

第一才子
歷史說部

三國志演義

第二冊

大達圖書局刊行





030

新式
標點
三國演義目次

卷一

第一回	宴桃園豪傑三結義	斬黃巾英雄首立功	一
第二回	張翼德怒鞭督郵	何國舅謀誅宦豎	七
第三回	議溫明董卓叱丁原	餽金珠李肅說呂布	一四
第四回	廢漢帝陳留踐位	謀董卓孟德獻刀	二〇
第五回	發矯詔諸鎮應曹公	破關兵三英戰呂布	二六
第六回	焚金闕董卓行兇	匿玉璽孫堅背約	三三
第七回	袁紹擊河戰公孫	孫堅跨江擊劉表	三八
第八回	王司徒巧使連環計	董太師大鬧鳳儀亭	四四
第九回	除兇暴呂布助司徒	犯長安李傕聽賈詡	五〇
第十回	勤王室馬騰舉義	報父讎曹操與師	五七
第十一回	劉皇叔北海救孔融	呂溫侯濮陽破曹操	六二
第十二回	陶恭祖三讓徐州	曹孟德大戰呂布	七〇
第十三回	李傕郭汜大交兵	楊奉董承雙救駕	七六
第十四回	曹孟德移駕幸許都	呂奉先乘夜襲徐郡	八三

第十五回	太史慈酣鬪小霸王	孫伯符大戰嚴白虎	九二
第十六回	呂奉先射戟轅門	曹孟德敗師清水	一〇一
第十七回	袁公路大起七軍	曹孟德會合三將	一一〇
第十八回	賈文和料敵決勝	夏侯惇拔矢啖睛	一一五
第十九回	下邳城曹操慶兵	白門樓呂布殞命	一二〇
第二十回	曹阿瞞許田打圍	董國舅內閣受詔	一二九
第二十一回	曹操煮酒論英雄	關公賺城斬車胄	一三五
第二十二回	袁曹各起馬步三軍	關張共擒王劉二將	一四一
第二十三回	繆正平裸衣罵賊	吉太醫下毒遭刑	一四八
第二十四回	國賊行兇殺貴妃	皇叔敗走投袁紹	一五六
第二十五回	屯土山關公約三事	救白馬曹操解重圍	一六〇
第二十六回	袁本初敗兵折將	關雲長挂印封金	一六六
第二十七回	美髯公千里走單騎	漢壽侯五關斬六將	一七二
第二十八回	斬蔡陽兄弟釋疑	會古城主臣聚義	一七八
第二十九回	小霸王怒斬于吉	碧眼兒坐領江東	一八六
第三十回	戰官渡本初敗績	劫烏巢孟德燒糧	一九三

第三十一回	曹操倉亭破本初	玄德荊州依劉表	一
第三十二回	奪冀州袁尙爭鋒	決漳河許攸獻計	七
第三十三回	曹丕乘亂納甄氏	郭嘉遺計定遼東	一四
第三十四回	蔡夫人隔屏聽密語	劉皇叔躍馬過檀溪	二一
第三十五回	玄德南漳逢隱淪	單福新野遇英主	二七
第三十六回	玄德用計襲樊城	元直走馬薦諸葛	三二
第三十七回	司馬徽再薦名士	劉玄德三顧草廬	三七
第三十八回	定三分隆中決策	戰長江孫氏報仇	四四
第三十九回	荊州城公子三求計	博望坡軍師初用兵	五〇
第四十回	蔡夫人議獻荊州	諸葛亮火燒新野	五七
第四十一回	劉玄德攜民渡江	趙子龍單騎救主	六三
第四十二回	張翼德大喝長坂橋	劉豫州敗走漢津口	七一
第四十三回	諸葛亮舌戰羣儒	魯子敬力排衆議	七六
第四十四回	孔明用智激周瑜	孫權決計破曹操	八三
第四十五回	三江口曹操折兵	羣英會蔣幹中計	八九
第四十六回	用奇謀孔明借箭	獻密計黃蓋受刑	九七
第四十七回	闕澤密獻詐降書	龐統巧授連環計	一〇三
第四十八回	宴長江曹操賦詩	鎖戰船北軍用武	一〇八

第四十九回	七星壇諸葛祭風	三江口周瑜縱火	一一二
第五十回	諸葛亮智算華容	關雲長義釋曹操	一一九
第五十一回	曹仁大戰東吳兵	孔明一氣周公瑾	一二五
第五十二回	諸葛亮智辭魯肅	趙子龍計取桂陽	一三〇
第五十三回	關雲長義釋黃漢升	孫仲謀大戰張文遠	一三六
第五十四回	吳國太佛寺看新郎	劉皇叔洞房續佳偶	一四二
第五十五回	玄德智激孫夫人	孔明二氣周公瑾	一四九
第五十六回	曹操大宴銅雀臺	孔明三氣周公瑾	一五五
第五十七回	柴桑口臥龍弔喪	耒陽縣鳳雛理事	一六一
第五十八回	馬孟起興兵雪恨	曹阿瞞割鬚棄袍	一六九
第五十九回	許褚裸衣鬪馬超	曹操抹書間韓遂	一七五
第六十回	張永年反難楊修	龐士元議取西蜀	一八二

卷三

第六十一回	趙雲截江奪阿斗	孫權遺書退老瞞	一
第六十二回	取涪關楊高授首	攻雒城黃魏爭功	七
第六十三回	諸葛亮痛哭龐統	張翼德義釋嚴顏	一四
第六十四回	孔明定計捉張任	楊阜借兵破馬超	二二

第六十五回	馬超大戰葭萌關	劉備自領益州牧	二八
第六十六回	關雲長單刀赴會	伏皇后爲國捐生	三六
第六十七回	曹操平定漢中地	張遼威震逍遙津	四三
第六十八回	甘寧百騎劫魏營	左慈椰盃戲曹操	五〇
第六十九回	卜周易管輅知機	討漢賊五臣死節	五七
第七十回	猛張飛智取瓦口隘	老黃忠計奪天蕩山	六三
第七十一回	占對山黃忠逸待勞	據漢水趙雲寡勝衆	七〇
第七十二回	諸葛亮智取漢中	曹阿瞞兵退斜谷	七七
第七十三回	玄德進位漢中王	雲長攻拔襄陽郡	八三
第七十四回	龐令名擡榼決死戰	關雲長放水淹七軍	八九
第七十五回	關雲長刮骨療毒	呂子明白衣渡江	九五
第七十六回	徐公明大戰沔水	關雲長敗走麥城	一〇〇
第七十七回	玉泉山關公顯聖	洛陽城曹操感神	一〇六
第七十八回	治風疾神醫身死	傳遺命奸雄數終	一一二
第七十九回	兄逼弟曹植賦詩	姪陷叔劉封伏法	一一八
第八十回	曹丕廢帝篡炎劉	漢王正位續大統	一二三
第八十一回	急兄讎張飛遇害	雪弟恨先主興兵	一二九
第八十二回	孫權降魏受九錫	先主征吳賞六軍	一三四

第八十三回	戰號亭先主得讎人	守江口書生拜大將	一四〇
第八十四回	陸遜營燒七百里	孔明巧布八陣圖	一四七
第八十五回	劉先主遺詔託孤兒	諸葛亮安居平五路	一五四
第八十六回	難張溫秦宓逞天辨	破曹丕徐盛用火攻	一六一
第八十七回	征南寇丞相大興師	抗天兵蠻王初受執	一六八
第八十八回	渡瀘水再縛番王	識詐降三擒孟獲	一七五
第八十九回	武鄉侯四番用計	南蠻王五次遭擒	一八二
第九十回	驅巨獸六破蠻兵	燒藤甲七擒孟獲	一八九

卷四

第九十一回	祭瀘水漢相班師	伐中原武侯上表	一
第九十二回	趙子龍力斬五將	諸葛亮智取三城	八
第九十三回	姜伯約歸降孔明	武鄉侯罵死王朗	一五
第九十四回	諸葛亮乘雪破羌兵	司馬懿尅日擒孟達	二二
第九十五回	馬謖拒諫失街亭	武侯彈琴退仲達	二九
第九十六回	孔明揮淚斬馬謖	周魴斷髮賺曹休	三七
第九十七回	討魏國武侯再上表	破曹兵姜維詐獻書	四四
第九十八回	追漢軍王雙受誅	襲陳倉武侯取勝	五〇

第九十九回	諸葛亮大破魏兵	司馬懿入寇西蜀	五七
第一百回	漢兵劫寨破曹真	武侯關陣辱仲達	六五
第一百零一回	出隴上諸葛妝神	奔劍閣張郃中計	七二
第一百零二回	司馬懿占北原渭橋	諸葛亮造木牛流馬	七九
第一百零三回	上方谷司馬受困	五丈原諸葛禳星	八八
第一百零四回	殞大星漢丞相歸天	見木像魏都督喪膽	九六
第一百零五回	武侯預伏錦囊計	魏主拆取承露盤	一〇一
第一百零六回	公孫淵兵敗死襄平	司馬懿詐病賺曹爽	一〇八
第一百零七回	魏主政歸司馬氏	姜維兵敗牛頭山	一一五
第一百零八回	丁奉雪中奮短兵	孫峻席間施密計	一二二
第一百零九回	困司馬漢將奇謀	廢曹芳魏家果報	一二七
第一百一十回	文鴛單騎退雄兵	姜維背水破大敵	一三三
第一百一十一回	鄧士載智取姜伯約	諸葛誕義討司馬昭	一三九
第一百一十二回	救壽春于詮死節	取長城伯約慶兵	一四四
第一百一十三回	丁奉定計斬孫綝	姜維關陣破鄧艾	一五〇
第一百一十四回	曹髦驅車死南闕	姜維棄糧勝魏兵	一五六
第一百一十五回	詔班師後主信讒	託屯田姜維避禍	一六一
第一百十六回	鍾會分兵漢中道	武侯顯聖定軍山	一六六

第一百十七回	鄧士載偷渡陰平	諸葛瞻戰死綿竹	一七二
第一百十八回	哭祖廟一王死孝	入西川二士爭功	一七八
第一百十九回	假投降巧計成虛話	再受禪依樣畫葫蘆	一八三
第一百二十回	薦杜預老將獻新謀	降孫皓三分歸一統	一九〇

新式
標點
二二國演義卷二

第三十一回 曹操倉亭破本初 玄德荊州依劉表

卻說曹操乘袁紹之敗，整頓軍馬，迤邐追襲。袁紹幅巾單衣，引八百餘騎，奔至黎陽北岸，大將蔣渠出寨迎接。紹以前事訴與義渠，義渠乃招諭離散之衆。衆聞紹在，又皆蟻聚。軍勢復振，議還冀州。軍行之次，夜宿荒山。紹於帳中聞遠遠有哭聲，遂私往聽之。却是敗軍相聚，訴說喪兄失弟，棄伴亡親之苦，各各捶胸大哭。皆曰：「若聽田豐之言，我等怎遭此禍！」紹大悔曰：「吾不聽田豐之言，兵敗將亡，今回去有何面目見之耶？」

次日上馬，正行間，逢紀引軍來接。紹對逢紀曰：「吾不聽田豐之言，致有此敗。吾今歸去，羞見此人。」逢紀因語曰：「豐在獄中聞主公兵敗，撫掌大笑曰：『果不出吾之所料！』」袁紹大怒曰：「豎儒怎敢笑我！我必殺之！」遂命使者齎寶劍先往冀州獄中殺田豐。

卻說田豐在獄中一日，獄吏來見豐曰：「與別駕賀喜。」豐曰：「何喜可賀？」獄吏曰：「將軍大敗而回，君必見重矣。」豐笑曰：「吾今死矣。」獄吏問曰：「人皆爲君喜，君何言死也？」豐曰：「袁將軍外寬而內忌，不念忠誠。若勝而喜，猶能赦我；今戰敗則羞，吾不望生矣。」

獄吏未信，忽使者齎劍至，傳袁紹命，欲取田豐之首。獄吏方驚。豐曰：「吾固知必死也。」獄吏皆流淚。豐曰：「大丈夫生於天地間，不識其主而事之，是無智也。今日受死，本無足惜。」乃自刎於獄中。後人有詩曰：

昨朝沮授軍中死，今日田豐獄內亡。河北棟梁皆折斷，本初焉不喪家邦？

田豐旣死，聞者皆爲歎惜。袁紹回冀州，心煩意亂，不理政事。其妻劉氏勸立後嗣。紹所生三子，長子袁譚，字顯

思，出守青州；次子袁熙，字顯奕，出守幽州；三子袁尚，字顯甫，是紹後妻劉氏所出，生得形貌俊偉，紹甚愛之，因此留在身邊。自官渡兵敗之後，劉氏勸立尚爲後嗣，紹乃與審配逢紀、辛評、郭圖四人商議。原來審配、逢紀二人，向輔袁、尚、辛郭二人，向輔袁、譚四人各爲其主。

當下袁紹謂四人曰：「今外患未息，內事不可不早定，吾將議立後嗣。長子譚爲人性剛好殺，次子熙爲人柔懦難成，三子尚有英雄之表，禮賢敬士，吾欲立之，公等之意若何？」郭圖曰：「三子之中，譚爲長，今又居外，主公若廢長立幼，此亂萌也。目今軍威稍挫，敵兵壓境，豈可復使父子兄弟自相爭亂耶？主公且理會拒敵之策，立嗣之事，再容後議。」

袁紹躊躇未決，忽報袁熙引兵六萬自幽州來，袁譚引兵五萬自青州來，外甥高幹亦引兵五萬自并州來，各至冀州助戰。紹喜，再整人馬來戰曹操。時操引得勝之兵，陳列於河上，有土人簞食壺漿以迎之。操見老父數人，鬚髮盡白，乃命入帳中賜坐，問之曰：「老丈多少年紀？」答曰：「皆近百歲矣。」操曰：「吾軍士驚擾汝鄉，吾甚不安。」老父曰：「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人殷馗善曉天文，夜宿於此，對老漢等言：「黃星見於乾象，正照此間。後五十年，當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間。」今以年計之，整整五十年。袁本初重斂於民，民皆怨之。丞相與仁義之兵，弔民伐罪，官渡一戰，破袁紹百萬之衆，正應當時殷馗之言，兆民可望太平矣。」操笑曰：「何敢當老丈所言？」遂取酒食絹帛賜老人而遣之，號令三軍，如有下鄉殺人、家雞犬者，如殺人之罪。」

於是軍民震服。操亦心中暗喜。人報袁紹聚四州之兵，得二三十萬，前至倉亭。下寨。操提兵前進，下寨已定。次日，兩軍相對，各布成陣勢。操引諸將出陣，紹亦引三子一甥及文官武將出到陣前。操曰：「本初計窮力盡，何尚不思投降？直待刀臨項上，悔無及矣！」紹大怒，回顧衆將曰：「誰敢出馬？」袁尚欲於父前逞能，便舞雙刀，飛馬出陣，來往奔馳。操指問衆將曰：「此何人？」有識者答曰：「此袁紹三子袁尚也。」

言未畢，一將挺槍早出。操視之，乃徐晃部將史渙也。兩騎相交，不三合，尚撥馬斜斜而走。史渙趕來，袁向拈弓搭箭，翻身背射，正中史渙左目，墜馬而死。袁紹見子得勝，揮鞭一指，大隊人馬擁殺過來混戰。大殺一場，各鳴金收軍還寨。操與諸將商議破紹之策。程昱獻「十面埋伏」之計，勸操退軍於河上，伏兵十隊，誘紹追至河上，我軍無退路，必將死戰，可勝紹矣。

操然其計，左右各分五隊：左一隊夏侯惇，二隊張遼，三隊李典，四隊樂進，五隊夏侯淵；右一隊曹洪，二隊張郃，三隊徐晃，四隊于禁，五隊高覽。中軍許褚爲先鋒，次自十隊先進，埋伏左右已定。至半夜，操令許褚引兵前進，僞作劫寨之勢。袁紹五寨人馬，一齊俱起。許褚回軍便走，袁紹引軍趕來，喊聲不絕；比及天明，趕至河上，曹軍無去路。操大呼曰：「前無去路，諸軍何不死戰？」衆軍回身奮力向前。許褚飛馬當先，力斬十數將。袁軍大亂，袁紹退軍急回，背後曹軍趕來。

正行間，一聲鼓響，左邊夏侯淵，右邊高覽，兩軍衝出。袁紹聚三子一甥，死衝血路奔走。又行不到十里，左邊樂進，右邊于禁，殺出，殺得袁軍屍橫遍野，血流成渠。又行不到數里，左邊李典，右邊徐晃，兩軍截殺一陣。袁紹父子膽喪心驚，奔入舊寨，令三軍造飯。方欲待食，左邊張遼，右邊張郃，徑來衝寨。紹慌上馬，前奔倉亭；人馬困乏，欲待歇息，後面曹操大軍趕來，袁紹捨命而走。

正行之間，右邊曹洪，左邊夏侯惇，擋住去路。紹大呼曰：「若不決死戰，必爲所擒矣！」奮力衝突，得脫重圍。袁熙、高幹，皆被箭傷。軍馬死亡殆盡。紹抱三子痛哭一場，不覺昏倒。衆人急救，紹口吐鮮血不止，歎曰：「吾自歷戰數十場，不意今日狼狽至此！此天喪吾也！汝等各回本州，誓與曹賊一決雌雄！」便教辛評、郭圖、火急隨袁譚前往青州，整頓恐曹操犯境，令袁熙仍回幽州，高幹仍回并州，各去收拾人馬，以備調用。袁紹引袁尚等入冀州養病，令尚與審配、逢紀暫掌軍事。

卻說曹操自倉亭大勝，重賞三軍，令人探察冀州虛實。細作回報：「紹臥病在牀，袁尚審配緊守城池，袁譚袁熙高幹，皆回本州。」衆皆勸操急攻之。操曰：「冀州糧食極廣，審配又有機謀，未可急拔。見今禾稼在田，恐廢民業，姑待秋成後取之未晚。」

正議間，忽荀彧有書到，報說：「劉備在汝南得劉辟龔都數萬之衆，聞丞相提軍出征河北，乃令劉辟守汝南，備親自引兵乘虛來攻許昌。丞相可速回軍禦之。」操大驚，留曹洪屯兵河上，虛張聲勢，操自提大兵往汝南來迎劉備。

卻說玄德與關張趙雲等，引兵欲襲許都。行近穰山地面，正遇曹兵殺來，玄德便於穰山下寨。軍分三隊：雲長屯兵於東南角上，張飛屯兵於西南角上，玄德與趙雲於正南立寨。曹操兵至，玄德鼓譟而出。操布成陣勢，叫玄德打話。玄德出馬於門旗下，操以鞭指罵曰：「吾待汝爲上賓，汝何背義亡恩？」玄德曰：「汝託名漢相，實爲國賊。吾乃漢室宗親，奉天子密詔來討反賊。」遂於馬上朗誦衣帶詔。

操大怒，教許褚出戰。玄德背後趙雲挺槍出馬，二將相交三十合，不分勝負。忽然喊聲大振，東南角上雲長衝突而來，西南角上張飛引軍衝突而來。三處一齊掩殺，曹軍遠來疲困，不能抵當，大敗而走。玄德得勝回營。次日，又使趙雲搦戰。操兵旬日不出。玄德再使張飛搦戰，操兵亦不出。玄德愈疑。忽報龔都運糧至，被曹軍圍住，玄德急令張飛去救。忽又報夏侯惇引軍抄背後，徑取汝南。玄德大驚：「若如此，吾前後受敵，無所歸矣。」急遣雲長救之。兩軍皆去。

不一日，飛馬來報，夏侯惇已打破汝南，劉辟棄城而走。雲長現今被圍。玄德大驚。又報張飛去救龔都，也被圍住了。玄德急欲回兵，又恐操兵後襲。忽報寨外許褚搦戰，玄德不敢出戰。候至天明，教軍士飽餐，步軍先起，馬軍後隨，寨中虛傳更點。玄德等離寨約行數里，轉過土山，火把齊明，山頭上大呼曰：「休教走了劉備丞相。在此專

等」玄德慌尋走路。趙雲曰：「主公勿憂，但跟某來。」趙雲挺槍躍馬，殺開條路，玄德掣雙股劍後隨。

正戰間，許褚追至，與趙雲力戰。背後于禁、李典又到。玄德見勢危，落荒而走。聽得背後喊聲漸遠，玄德望深山僻路，單馬逃生。捱到天明，側首一彪軍衝出。玄德大驚，視之，乃劉辟引敗軍千餘騎，護送玄德家小前來。孫乾簡雍糜芳亦至，訴說：「夏侯惇軍勢甚銳，因此棄城而走。曹兵趕來，幸得雲長當住，因此得脫。」玄德曰：「不知雲長今在何處？」劉辟曰：「將軍且行，卻再理會。」

行到數里，一棒鼓響，前面擁出一彪人馬，當先大將，乃是張郃，大叫：「劉備快下馬受降！」玄德方欲退後，只見山頭上紅旗麾動，一軍從山塢內擁出，爲首大將，乃高覽也。玄德兩頭無路，仰天大呼曰：「天何使我受此窘極耶！事勢至此，不如就死。」欲拔劍自刎。劉辟急止之曰：「容某死戰，奪路救君。」言訖，便來與高覽交鋒。戰不三合，被高覽一刀砍於馬下。

玄德正慌，方欲自戰，高覽後軍忽然自亂，一將衝陣而來，槍起處，高覽翻身落馬，視之，乃趙雲也。玄德大喜。雲縱馬挺槍，殺散後隊，又來前軍獨戰張郃。郃與雲戰三十餘合，撥馬敗走。雲乘勢衝殺，卻被郃兵守住山隘，路窄不得出。

正奪路間，只見雲長關平周倉引三百軍到。兩下夾攻，殺退張郃，各出隘口，占住山險下寨。玄德使雲長尋覓張飛。原來張飛去救龔都，龔都已被夏侯淵所殺。飛奮力殺退夏侯淵，迤邐趕去，卻被樂進引軍圍住。雲長路逢敗軍，尋蹤而去，殺退樂進，與飛同回見玄德。

人報曹軍大隊趕來，玄德教孫乾等保護家小先行。玄德與關張趙雲在後，且戰且走。操見玄德去遠，收軍不趕。玄德敗軍不滿一千，狼狽而奔。前至一江，喚土人問之，乃漢江也。玄德權且安營。土人知是玄德，奉獻羊酒，乃聚飲於沙灘之上。玄德歎曰：「諸君皆有王佐之才，不幸跟隨劉備。備之命窘，累及諸君。今日身無立錐，誠恐有

誤諸君。君等何不棄備而投明主，以取功名乎？」

衆皆掩面而哭。雲長曰：「兄言差矣。昔日高祖與項羽爭天下，數敗於羽，後九里山一戰成功，而開四百年基業。勝負兵家之常，何可自墮其志？」孫乾曰：「成敗有時，不可喪志。此離荊州不遠，劉景升坐鎮九州，兵強糧足，更且與公皆漢室宗親，何不往投之？」玄德曰：「但恐不容耳。」乾曰：「某願先往說之，使景升出境而迎主公。」玄德大喜，便令孫乾星夜往荊州。到郡入見劉表，禮畢。劉表問曰：「公從玄德，何故至此？」乾曰：「劉使君天下英雄，雖兵微將寡，而志欲匡扶社稷。汝南劉辟、龔都，素無親故，亦以死報之。明公與使君同爲漢室之胄，今使君新敗，欲往江東投孫仲謀。乾儂言曰：『不可背親而向疎。』荊州劉將軍禮賢下士，士歸之如水之投東，何況同宗乎？」因此使君特使乾先來拜白，唯明公命之。」

表大喜曰：「玄德，吾弟也。久欲相會，而不可得。今肯惠顧，實爲幸甚。」蔡瑁譖曰：「不可。劉備先從呂布，後事曹操，近投袁紹，皆不克終，足可見其爲人。今若納之，曹操必加兵於我，枉動干戈，不如斬孫乾之首，以獻曹操，必重待主公也。」孫乾正色曰：「乾非懼死之人也。劉使君忠心爲國，非曹操袁紹呂布等比。前此相從，不得已也。今聞劉將軍漢朝苗裔，誼切同宗，故千里相投，爾何獻讒而妬賢如此耶？」

劉表聞言，乃叱蔡瑁曰：「吾主意已定，汝勿多言。」蔡瑁慚恨而出。劉表遂命孫乾先往報玄德，一面親自出郭三十里迎接。玄德見表，執禮甚恭，表亦相待甚厚。玄德引關、張等拜見劉表，表遂與玄德等同入荊州，分撥院宅居住。

卻說曹操探知玄德已往荊州，投奔劉表，便欲引兵攻之。程昱曰：「袁紹未除，而遽攻襄荊，倘袁紹從北而起，勝負未可知矣。不如還兵許都，養軍蓄銳，待來年春暖，然後引兵先破袁紹，後取荊襄。南北之利，一舉可收也。」操然其言，遂提兵回許都。至建安八年春正月，操復商議興兵。先差夏侯惇、滿寵鎮守汝南，以拒劉表；留曹仁

荀彧守許都，親統大軍前赴官渡屯紮。

且說袁紹自舊歲感冒吐血症候，今方稍愈，商議欲攻許都。審配諫曰：「舊歲官渡倉亭之敗，軍心未振，尙當深溝高壘，以養軍民之力。」

正議間，忽報曹操進兵官渡，來攻冀州。紹曰：「若候兵臨城下，將至河邊，然後拒敵，事已遲矣。吾當自領大軍出迎。」袁尙曰：「父親病體未痊，不可遠征。兒願提兵前去迎敵。」紹許之，遂使人往青州取袁譚，幽州取袁熙，并州取高幹，四路同破曹操。正是：

纔向汝南鳴戰鼓，又從冀北動征鼙。

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奪冀州袁尙爭鋒 決漳河許攸獻計

卻說袁尙自斬史渙之後，自負其勇，不待袁譚等兵至，自引兵數萬出黎陽，與曹軍前隊相迎。張遼當先出馬，袁尙挺槍來戰，不三合，架隔遮攔不住，大敗而走。張遼乘勢掩殺，袁尙不能主張，急引大軍奔回冀州。袁紹聞袁尙敗回，又受了一驚，舊病復發，吐血數斗，昏倒在地。劉夫人慌救入臥內，病勢漸危。劉夫人急請審配逢紀，直至袁紹榻前，商議後事。紹但以手指而不能言。劉夫人曰：「尙可繼後嗣否？」紹點頭。審配便就榻前寫了遺囑。紹翻身大叫一聲，又吐血斗餘而死。後人有詩曰：

累世公卿立大名，少年意氣自縱橫。空招俊傑三千客，漫有英雄百萬兵。羊質虎皮功不就，鳳毛雞膽事難成。更憐一種傷心處，家難徒延兩弟兄。

袁紹既死，審配等主持喪事。劉夫人便將袁紹所愛寵妾五人，盡行殺害；又恐其陰魂於九泉之下，再與紹相

見，乃髡其髮，刺其面，毀其屍；其妬惡如此。袁尙恐寵妾家屬爲害，并收而殺之。審配逢紀立袁尙爲大司馬將軍，領冀青幽并四州牧，遣使報喪。此時袁譚已發兵離青州；知父死，便與郭圖、辛評商議。圖曰：「主公不在冀州，審配逢紀必立顯甫爲主矣。當速行。」辛評曰：「審逢二人，必預定機謀。今若速往，必遭其禍。」袁譚曰：「若此當如何？」郭圖曰：「可屯兵城外，觀其動靜。某當親往察之。」

譚依言，郭圖遂入冀州。見袁尙禮畢，尙問：「兄何不至？」圖曰：「因抱病在軍中，不能相見。」尙曰：「吾受父親遺命，立我爲主，加兄爲車騎將軍。目下曹軍壓境，請兄爲前部，吾隨後便調兵接應也。」圖曰：「軍中無人商議良策，願乞審正南逢元圖二人爲輔。」尙曰：「吾亦欲仗此二人早晚畫策，如何難得？」圖曰：「然則於二人內遣一人去，何如？」尙不得已，乃令二人拈鬪，拈着者便去。逢紀拈着，尙卽命逢紀齎印綬，同郭圖赴袁譚軍中。紀隨圖至譚軍，見譚無病，心中不安，獻上印綬。譚大怒，欲斬逢紀。郭圖密諫曰：「今曹軍壓境，且只款留逢紀在此，以安尙心。待破曹之後，却來爭冀州不遲。」

譚從其言，卽時拔寨起行，前至黎陽，與曹軍相抵。譚遣大將汪昭出戰，操遣徐晃迎敵。二將戰不數合，徐晃一刀斬汪昭於馬下。曹軍乘勢掩殺，譚軍大敗。譚收敗軍入黎陽，遣人求救於尙。尙與審配計議，只發兵五千餘人相助。曹操探知救軍已到，遣樂進、李典引兵於半路接着，兩頭攔住，盡殺之。袁譚知尙止撥兵五千，又被半路坑殺，大怒，乃喚紀逢責罵。紀曰：「容某作書致主公，求其親自來救。」譚卽令紀作書，遣人到冀州致袁尙。尙與審配共議。配曰：「郭圖多謀，前次不爭而去者，爲曹軍在境也。今若破曹，必來爭冀州矣。不如不發救兵，借操之力以除之。」

尙從其言，不肯發兵。使者回報，譚大怒，立斬逢紀，議欲降曹。早有細作密報袁尙。尙與審配議曰：「使譚降曹，并力來攻，則冀州危矣。」乃留審配并大將蘇由固守冀州，自領大軍來黎陽救譚。尙問軍中誰敢爲前部，大將

呂曠呂翔兄弟二人願去。尙點兵三萬，使爲先鋒，先至黎陽。譚聞尙自來，大喜，遂罷降曹之議。譚屯兵城中，尙屯兵城外，爲犄角之勢。

不一日，袁熙高幹皆領軍到城外，屯兵三處，每日出兵與操相持。尙屢敗，操兵屢勝。至建安八年春二月，操分路攻打，袁譚袁熙尙高幹皆大敗，棄黎陽而走。操引兵追至冀州，譚與尙入城堅守，熙與幹離城三十里下寨，虛張聲勢。操兵連日攻打不下。郭嘉進曰：「袁氏廢長立幼，而兄弟之間，權力相併，各自樹黨，急之則相救，緩之則相爭，不如舉兵南向荊州，征討劉表，以候袁氏兄弟之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而定也。」

操善其言，命賈詡爲太守，守黎陽；曹洪引兵守官渡。操引大軍向荊州進兵。譚尙聽知曹軍自退，遂相慶賀。袁熙高幹各自辭去。袁譚與郭圖辛評議曰：「我爲長子，反不能承父業，尙乃繼母所生，反承大爵，心實不甘。」圖曰：「主公可勒兵城外，只做請顯甫審配飲酒，伏刀斧手殺之，大事定矣。」譚從其言。適別駕王修自青州來，譚將此計告之。修曰：「兄弟者，左右手也。今與他人爭鬪，斷其右手，而曰我必勝，安可得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彼讒人離間骨肉，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

譚怒，叱退王修，使人去請袁尙。尙與審配商議，配曰：「此必郭圖之計也。主公若往，必遭奸計；不如乘勢攻之。」袁尙依言，便披挂上馬，引兵五萬出城。袁譚見尙引軍來，情知事泄，亦即披挂上馬，與尙交鋒。尙見譚大罵，譚亦罵曰：「汝藥死父親，篡奪爵位，今又來殺兄耶？」二人親自交鋒，袁譚大敗。尙親冒矢石，衝突掩殺。譚引敗軍奔平原，尙收兵還。袁譚與郭圖再議進兵，令岑璧爲將，領兵前來。尙自引兵出冀州。

兩陣對圓，旗鼓相望。璧出罵陣，尙欲自戰。大將呂曠拍馬舞刀，死戰岑璧。二將戰無數合，曠斬岑璧於馬下。譚兵又敗，再奔平原。審配勸尙進兵，追至平原。譚抵當不住，退回平原，堅守不出。尙三面圍城攻打，譚與郭圖計議。圖曰：「今城中糧少，彼軍方銳，勢不相敵。愚意可遣人投降曹操，使操將兵攻冀州，尙必還救，將軍引兵夾擊之。」

尙可擒矣。若操擊破尙軍，我因而歛其軍實以拒操。操軍遠來，糧食不繼，必自退去；我可以仍據冀北，以圖進取也。」

譚從其言，問曰：「何人可爲使？」圖曰：「辛評之弟辛毗，字佐治，見爲平原令。此人乃能言之士，可命爲使。」

譚卽召辛毗。毗欣然而至。譚修書付毗，使三千軍送毗出境。毗星夜齋書往見曹操。時操屯軍西平，伐劉表，表遣玄德引兵爲前部以迎之。未及交鋒，辛毗到操寨。見操禮畢，操問其來意，毗具言袁譚相求之意，呈上書信。

操看書畢，留辛毗於寨中，聚文武計議。程昱曰：「袁譚被袁尙攻擊太急，不得已而來降，不可准信。」呂虔滿寵亦曰：「丞相旣引兵至此，安可復舍表而助譚？」荀攸曰：「三公之言未善。以愚意度之，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不敢展足，其無四方之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若二子和睦，共守成業，天下事未可知也。今乘其兄弟相攻，勢窮而投我，我提兵先除袁尙，後觀其變，并滅袁譚，天下定矣。此機會不可失也。」

操大喜，便邀辛毗飲酒，謂之曰：「袁譚之降，眞耶詐耶？袁尙之兵，果可必勝耶？」毗對曰：「明公勿問眞與詐也，只論其勢可耳。袁氏連年喪敗，兵革疲於外，謀臣誅於內；兄弟讒隙，國分爲二；加之饑饉並臻，天災人困，無間智愚，皆知土崩瓦解。此爲天滅袁氏之時也。今明公提兵攻鄴，袁尙不還救，則失巢穴；若還救，則譚踵襲其後。以明公之威，擊疲憊之衆，如迅風之掃秋葉也。不此之圖，而伐荊州，荊州豐樂之地，國和民順，未可搖動。況四方之患，莫大於河北。河北旣平，則霸業成矣。願明公詳之。」操大喜曰：「恨與辛佐治相見之晚也！」卽日督軍還取冀州。玄德恐操有謀，不敢追襲，引兵自回荊州。

卻說袁尙知曹軍渡河，急急引軍還鄴，命呂曠呂翔斷後。袁譚見尙退軍，乃大起平原軍馬，隨後趕來。行不到數十里，一聲砲響，兩軍齊出。左邊呂曠，右邊呂翔，兄弟二人截住袁譚。譚勒馬告二將曰：「吾父在日，吾並未慢待二將軍，今何從吾弟而見逼耶？」

待二將軍，今何從吾弟而見逼耶？」

待二將軍，今何從吾弟而見逼耶？」

待二將軍，今何從吾弟而見逼耶？」

待二將軍，今何從吾弟而見逼耶？」

二將聞言，乃下馬降譚。譚曰：「勿降我，可降曹丞相。」二將因隨譚歸營。譚候操軍至，引二將見操。操大喜，以女許譚爲妻，卽令呂曠、呂翔爲媒。譚請操攻取冀州。操曰：「方今糧草不接，搬運勞苦，我由濟河過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然後進兵。」令譚且居平原。操引軍退屯黎陽，封呂曠、呂翔爲列侯，隨軍聽用。郭圖謂袁譚曰：「曹操以女許婚，恐非真意。今又封賞呂曠、呂翔，帶去軍中，此乃牢籠河北人心。後必將爲我禍。」主公可刻將軍印二顆，暗使人送與二呂，令作內應。待操破了袁尙，可乘便圖之。」

譚依言，遂刻將軍印二顆，暗送與二呂。二呂受訖，徑將印來稟曹操。操大笑曰：「譚暗送印者，欲汝等爲內助，待我破袁尙之後，就中取事耳。汝等且權受之，我自為主張。」自此曹操便有殺譚之心。

且說袁尙與審配商議：「今曹兵運糧入白溝，必來攻冀州，如之奈何？」配曰：「可發檄使武安長尹楷屯毛城，通上黨運糧道，令沮授之子沮鵠守邯鄲，遙爲聲援。主公可進兵平原，急攻袁譚，先絕袁譚，然後破曹。」袁尙大喜，留審配與陳琳守冀州，使馬延、張顛二將爲先鋒，連夜起兵攻打平原。譚知尙兵來近，告急於操。操曰：「吾今番必得冀州矣。」

正說間，適許攸自許昌來，聞尙又攻譚，入見操曰：「丞相坐守於此，豈欲待天雷擊殺二袁乎？」操笑曰：「吾已料定矣。」遂令曹洪先進兵攻鄴，操自引一軍來攻尹楷。兵臨本境，楷引軍來迎，楷出馬，操曰：「許仲康安在？」許褚應聲而出，縱馬直取尹楷。楷措手不及，被許褚一刀斬於馬下，餘衆奔潰。操盡招降之，卽勒兵取邯鄲。沮鵠進兵來迎，張遼出馬，與鵠交鋒，戰不三合，鵠大敗，遼從後追趕。兩馬相離不遠，遼急取弓射之，應弦落馬。操指揮軍馬掩殺，衆皆奔散。

於是操引大軍前抵冀州。曹洪已近城下，操令三軍繞城築起土山，又暗掘地道以攻之。審配設計堅守，法令甚嚴。東門守將馮禮，因酒醉有誤巡警，配痛責之。馮禮懷恨，潛地出城降操。操問破城之策。禮曰：「突門內土厚，

可掘地道而入。」操便命馮禮引五百壯士，晝夜掘地道而入。

卻說審配自馮禮出降之後，每夜親自登城點視軍馬。當夜在突門閣上，望見城外無燈火。配曰：「馮禮必引兵從地道而入也。」急喚精兵連石擊突闌門，馮禮及五百壯士皆死於土內。操折了這一場，遂罷地道之計，退軍於洹水之上，以候袁尙回兵。袁尙攻平原，聞曹操已破尹楷沮鵠，大軍圍困冀州，乃掣兵回救。部將馬延曰：「從大路去，曹操必有伏兵；可取小路，從西山出潞水口去劫曹營，必解圍也。」

尙從其言，自領大軍先行，令馬延與張顛斷後。早有細作去報曹操。操曰：「彼若從大路上來，吾當避之；若從西山小路而來，一戰可擒也。吾料袁尙必舉火爲號，令城中接應。吾可分兵擊之。」於是分撥已定。

卻說袁尙出潞水界口，東至陽平，屯軍陽平亭，離冀州十七里，一邊靠着潞水。尙令軍士堆積柴薪乾草，至夜焚燒爲號，遣主簿李孚扮作曹軍都督，直至城下，大叫「開門」。審配認得是李孚聲音，放入城中，說：「袁尙已陳兵在陽平亭，等候接應；若城中兵出，亦舉火爲號。」配教城中堆草放火，以通音信。孚曰：「城中無糧，可發老弱殘兵并婦人出降；彼必不爲備，我即以兵繼百姓之後出攻之。」

配從其計。次日，城上豎起白旗，上寫「冀州百姓投降」。操曰：「此是城中無糧，教老弱百姓投降；後必有兵出也。」操教張遼徐晃各引三千軍馬，伏於兩邊。操自乘馬，張麾蓋至城下。果見城門開處，百姓扶老攜幼手持白旗而出。百姓纔出盡，城中兵突出。操教將紅旗一招，張遼徐晃兩路兵齊出亂殺，城中兵只得復回。操自飛馬趕來，到弔橋邊，城中弩箭如雨，射中操盔，險透其頂。衆將急救回陣。操更衣換馬，引衆將來攻尙寨，尙自迎敵。

時各路軍馬一齊殺至，兩軍混戰，袁尙大敗。尙引敗兵退往西山下寨，令人催取馬延張顛軍來。不知曹操已使呂曠呂翔去招安二將。二將隨二呂來降，操亦封爲列侯。即日進兵攻打西山，先使二呂馬延張顛截斷袁尙糧道。

尙情知西山守不住，夜走滏口。安營未定，四下火光並起，伏兵齊出，人不及甲，馬不及鞍。尙軍大潰，退走五十里，勢窮力極，只得遣豫州刺史陰夔至操營請降。操佯許之，卻連夜使張遼、徐晃去劫寨。尙盡棄印綬節鉞，衣甲輜重，望中山而逃。操回軍攻冀州。許攸獻計曰：「何不決漳河之水以淹之？」

操然其計，先差軍於城外掘河，暫週圍四十里。審配在城上見操軍在城外掘塹，卻掘得甚淺。配暗笑曰：「此欲決漳河之水以灌城耳。河深可灌，如此之淺，有何用哉？」遂不爲備。

當夜曹操添十倍軍士，并力發掘，比及天明，廣深二丈，引漳水灌之。城中水深數尺，更兼糧絕，軍士皆餓死。辛毗在城外，用槍挑袁尙印綬衣服，招安城內之人。審配大怒，將辛毗家屬老小八十餘口，就於城上斬之，將頭擲下。辛毗號哭不已。審配之姪審榮，素與辛毗相厚，見辛毗家屬被害，心中懷忿，乃密寫獻門之書，拴於箭上，射下城來。軍士拾獻辛毗，毗將書獻操。操先下令，如入冀州，休得殺害袁氏一門老小，軍民降者免死。

次日天明，審榮大開西門，放曹兵入。辛毗躍馬先入，軍將隨後殺入冀州。審配在東南城樓上，見操軍已入城中，引數騎下城死戰，正迎徐晃交馬。徐晃生擒審配，綁出城來，路逢辛毗。毗咬牙切齒，以鞭鞭配首曰：「賊殺才今日死矣！」配大罵辛毗：「賊徒引曹操破我冀州，我恨不殺汝也！」

徐晃解配見操。操曰：「汝知獻門接我者乎？」配曰：「不知。」操曰：「此汝姪審榮所獻也。」配怒曰：「小兒無行，乃至於此！」操曰：「昨孤至城下，何城中弩箭之多耶？」配曰：「恨少恨少！」操曰：「卿忠於袁氏，不容不如此。今肯降吾否？」配曰：「不降不降！」辛毗哭拜於地曰：「家屬八十餘口，盡遭此賊殺害，願丞相戮之，以雪此恨。」配曰：「吾生爲袁氏臣，死爲袁氏鬼，不似汝輩諛諂阿諛之賊，可速斬我！」操教牽出，臨受刑，叱行刑者曰：「吾主在北，不可使我面南而死！」乃向北跪，引頸就刃。後人有詩歎曰：

河北多名士，誰如審正南。命因昏主喪，心與古人參。忠直言無隱，廉能志不貪。臨亡猶北面，降者盡羞慚。

審配既死，操憐其忠義，命葬於城北。衆將請曹操入城。操方欲起行，只見刀斧手擁一人至。操視之，乃陳琳也。操謂之曰：「汝前爲本初作檄，但罪狀孤，可也。何乃辱及祖父耶？」琳答曰：「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耳。」左右勸操殺之。操惜其才，赦之，乃命爲從事。

卻說操長子曹丕，字子桓，時年十八歲。丕初生時，有雲氣一片，其色青紫，圓如車蓋，覆於其室，終日不散。有望氣者，密謂操曰：「此天子氣也。令嗣貴不可言。」丕八歲能屬文，有逸才，博古通今，善騎射，好擊劍。時操破冀州，不隨父在軍中，先領隨身軍，逕投袁紹家下馬。拔劍而入，有一將當之曰：「丞相有命，諸人不許入紹府。」丕叱退，提劍入後堂，見兩個婦人相抱而哭，丕欲殺之，正是：

四世公侯都化夢，一家骨肉又遭殃。

未知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曹丕乘亂納甄氏 郭嘉遺計定遼東

卻說曹丕不見二婦人啼哭，拔劍欲斬之。忽見紅光滿目，遂按劍而問曰：「汝何人也？」一婦人告曰：「妾乃袁將軍之妻劉氏也。」丕曰：「此女何人？」劉氏曰：「此次男袁熙之妻甄氏也。因熙出鎮幽州，甄氏不肯遠行，故留於此。」

丕拖此女近前，見披髮垢面，不以衫袖拭其面而觀之，見甄氏玉肌花貌，有傾國之色，遂對劉氏曰：「吾乃曹丞相之子也。願保汝家，汝勿憂慮。」遂按劍坐於堂上。

卻說曹操統領衆將，入冀州城，將入城門，許攸縱馬近前，以鞭指城門而呼操曰：「阿瞞，汝不得我，安得入此門？」操大笑。衆將聞言，俱懷不平。操至紹府門下，問曰：「誰曾入此門來？」守將對曰：「世子在內。」操喚出責

之。劉氏出拜曰：「非世子不能保全妾家，願獻甄氏爲世子執箕帚。」操教喚出甄氏拜於前。操視之曰：「真吾兒婦也。」遂令曹丕納之。

操既定冀州，親往袁紹墓下設祭，再拜而哭，甚哀，願謂衆官曰：「昔日吾與本初共起兵時，本初問我曰：『若事不輯，方面何所可據？』吾問之曰：『足下意欲若何？』本初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沙漠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吾答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此言如昨，而今本初已喪，吾不能不爲流涕也。」衆皆歎息。操以金帛糧米賜紹妻劉氏，乃下令曰：「河北居民遭兵革之難，盡免今年租賦。」一面寫表申朝，操自領冀州牧。

一日，許褚走馬入東門，正迎許攸。攸喚褚曰：「汝等無我，安能出入此門乎？」褚怒曰：「吾等千生萬死，身冒血戰，奪得城池，汝安敢誇口？」攸罵曰：「汝等皆匹夫耳，何足道哉！」褚大怒，拔劍殺攸，提頭來見曹操，說許攸如此無禮，某殺之矣。操曰：「子遠與吾舊交，故相戲耳，何故殺之？」深責許褚，令厚葬許攸，乃令人遍訪冀州賢士。冀民曰：「騎都尉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也。數曾獻計於袁紹，紹不從，因此託疾在家。」

操卽召琰爲本州別駕從事，因謂曰：「昨按本州戶籍，共計三十萬衆，可謂大州。」琰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相爭，冀民暴骨原野，丞相不急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先計校戶籍，豈本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

操聞言，改容謝之，待爲上賓。操已定冀州，使人探冀消息。時譚引兵劫掠甘陵安平渤海河間等處，聞袁尙敗走中山，乃統軍攻之。尙無心戰鬪，徑奔幽州投袁熙。譚盡降其衆，欲復圖冀州。操使人召之，譚不至。操大怒，馳書絕其婚，自統大軍攻之，直抵平原。

譚聞操自統軍來，遣人求救於劉表。表請玄德商議。玄德曰：「今操已破冀州，兵勢正盛，袁氏兄弟，不久必爲

操擒，救之無益。況操常有窺荆襄之意，我只養兵自守，未可妄動。」表曰：「然則何以謝之？」玄德曰：「可作書與袁氏兄弟，以和解爲名，婉詞謝之。」

表然其言，先遣人以書遺譚。書略曰：

君子遠難，不適讎國，日前聞君屈膝降曹，則是忘先人之讎，棄手足之誼，而遺同盟之恥矣。若「冀州」不弟，當降心相從。待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高義耶？

又與袁尙書曰：

「青州」天性峭急，迷於曲直。君當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計曲直，不亦善乎？若迷而不返，則是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也。

譚得表書，知表無發兵之意，又自料不能敵操，遂棄平原，走保南皮。曹操追至南皮，時天氣寒肅，河道盡凍，糧船不能行動。操令本處百姓敲冰拽船，百姓聞令而逃。操大怒，欲捕斬之。百姓聞得，乃親往營中投首。操曰：「若不殺汝等，則吾號令不行；若殺汝等，吾又不忍。汝等快往山中逃避，休被我軍士擒獲。」

百姓皆垂淚而去。袁譚引兵出城，與曹軍相敵。兩陣對圓，操出馬以鞭指譚而罵曰：「吾厚待汝，汝何生異心？」譚曰：「汝犯吾境界，奪吾城池，賴吾妻子，反說我有異心耶？」操大怒，使徐晃出馬。譚使彭安接戰。兩馬相交，不數合，晃斬彭安於馬下。譚軍敗走，退入南皮。操遣軍四面圍住。譚着慌，使辛評見操約降。操曰：「袁譚小子，反覆無常，吾難准信。汝弟辛毗，吾已重用，汝亦留此可也。」評曰：「丞相差矣。某聞主貴臣榮，主憂臣辱。某久事袁氏，豈可背之？」

操知其不可留，乃遣回。評回見譚，言操不准投降。譚叱曰：「汝弟見事曹操，汝懷二心耶？」評聞言，氣滿填胸，昏絕於地。譚令扶出，須臾而死。譚亦悔之。郭圖謂譚曰：「來日盡驅百姓當先，以軍繼其後，與曹操決一死戰。」

譚從其言，當夜盡驅南皮百姓，皆執刀槍聽令。次日平明，大開四門，軍在後驅，百姓在前，喊聲大舉，一齊擁出，直抵曹寨。兩軍混戰，自辰至午，勝負未分，殺人徧地。操見未獲全勝，乘馬上山，親自擊鼓，將士見之，奮力向前。譚軍大敗，百姓被殺者無數。曹洪奮威突陣，正迎袁譚，舉刀亂砍，譚竟被曹操殺於陣中。郭圖見陣大亂，急馳入城中，樂進望見，拈弓搭箭，射下城壕，人馬俱陷。

操引兵入南皮，安撫百姓。忽有一彪軍來到，乃袁熙部將焦觸、張南也。操自引軍迎之。二將倒戈卸甲，特來投降。操封爲列侯。又黑山賊張燕引軍十萬來降，操封爲平北將軍。下令將袁譚首級號令，敢有哭者斬。頭挂北門外，一人布冠蓑衣，哭於頭下，左右拏來見操。操問之，乃青州別駕王修也。因諫袁譚被逐，今知譚死，故來哭之。

操曰：「汝知吾令否？」修曰：「知之。」操曰：「汝不怕死耶？」修曰：「我生受其辟，今亡而不哭，非義也。畏死忘義，何以立世乎？若得收葬譚死，受戮無恨。」操曰：「河北義士，何其如此之多也！可惜袁氏不能用，若能則吾安敢正眼覷此地哉？」遂命收葬譚屍，禮修爲上賓，以爲司金中郎將。因問之曰：「今袁尚已投袁熙，取之當用何策？」修不答。操曰：「忠臣也。」問郭嘉曰：「可使袁氏降將焦觸、張南等自攻之。」

操用其言，隨差焦觸、張南、呂曠、呂翔、馬延、張顛，各引本部兵，分三路進攻幽州；一面使李典、樂進會合張燕，打并州，攻高幹。

且說袁尚、袁熙知曹兵將至，料難迎敵，乃棄城引兵星夜奔遼西，投烏桓去了。幽州刺史烏桓、聚、幽州衆官，歃血爲盟，共議背袁向曹之事。烏桓先言曰：「吾知曹丞相當世英雄，今往投降，有不遵令者斬。」依次歃血，循至別駕韓珩，珩乃擲劍於地，大呼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主敗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缺矣。若北面而降曹，吾不爲也！」

衆皆失色。烏桓曰：「夫與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韓珩既有志如此，聽其自便。」推珩而出。烏

桓觸乃出城迎接三路軍馬，徑來降操。操大喜，加爲鎮北將軍。忽探馬來報：「樂進李典、張燕，攻打并州，高幹守住壺口關，不能下。」操自勒兵前往。三將接着說：「幹拒關難擊。」操集衆將共議破幹之計。荀攸曰：「若破幹，須用詐降計方可。」

操然之，喚降將呂曠、呂翔，附耳低言，如此如此。呂曠等引軍數十，直抵關下，叫曰：「吾等原係袁氏舊將，不得已而降曹。曹操爲人詭譎，薄待吾等，吾今還扶舊主，可疾開關相納。」高幹未信，只教二將自上關說話。二將卸甲棄馬而入，謂幹曰：「曹軍新到，可乘其軍心未定，今夜劫寨。某等願當先。」

幹喜從其言，是夜教二呂當先，引萬餘軍前去。將至曹寨，背後喊聲大震，伏兵四起。高幹知是中計，急回壺口城。樂進李典已奪了關，高幹奪路走脫，往投單于。操領兵拒住關口，使人追襲高幹。幹到單于界，正迎北番左賢王。幹下馬拜伏於地，言：「曹操吞併疆土，今欲犯王子地面，萬乞救援，同力克復，以保北方。」左賢王曰：「吾與曹操無讎，豈有侵我土地？汝欲使我結怨於曹氏耶？」叱退高幹。幹尋思無路，只得去投劉表。行至上潞，被都尉王琰所殺，將頭解送曹操。曹封琰爲列侯。

并州既定，操商議西擊烏桓。曹洪等曰：「袁熙、袁尚兵敗將亡，勢窮力盡，遠投沙漠。我今引兵西擊，倘劉備劉表乘虛襲許都，我救應不及，爲禍不淺矣。請回師勿進爲上。」郭嘉曰：「諸公所言錯矣。主公雖威震天下，沙漠之人，恃其邊遠，必不設備，乘其無備，卒然擊之，必可破也。且袁紹與烏桓有恩，而尚與熙兄弟猶存，不可不除。劉表坐談之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劉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爲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也。」操曰：「奉孝之言極是。」

遂率大小三軍，車數千輛，望前進發。但見黃沙漠漠，狂風四起，道路崎嶇，人馬難行。操有回軍之心，問於郭嘉。嘉此時不伏水土，臥病車中。操泣曰：「因我欲平沙漠，使公遠涉艱辛，以至染病，吾心何安？」嘉曰：「某感丞相

大恩，雖死不能報萬一。操曰：「吾見此地崎嶇，意欲回軍，若何？」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而難以趨利，不如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備，但須得識徑路者爲引導耳。」

遂留郭嘉於易州養病，求鄉導官以引路。人薦袁紹舊將田疇，深知此境，操召而問之。疇曰：「此道秋夏間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楫，最難行動，不如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前近柳城，掩其不備，冒頓可一戰而擒也。」

操從其言，封田疇爲靖北將軍，作鄉導官爲前驅。張遼爲次，操自押後，倍道輕騎而進。田疇引張遼前至白狼山，正遇袁熙袁尚會合冒頓等數萬騎前來。張遼飛報曹操，操自勒馬登高望之，見冒頓兵無隊伍，參差不整。操謂張遼曰：「敵兵不整，便可擊之。」乃以麾授遼，遼引許褚于禁徐晃分四路下山，奮力急攻，冒頓大亂。遼拍馬斬冒頓於馬下，餘衆皆降。袁熙袁尚引數千騎投遼東去了。

操收軍入柳城，封田疇爲柳亭侯，以守柳城。疇涕泣曰：「某負義逃竄之人耳，蒙厚恩全活，爲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寨，以邀賞祿哉？死不敢受侯爵。」操義之，乃拜疇爲議郎，操撫慰單于等人，收得駿馬萬匹，即日回兵。時天氣寒且旱，二百里無水，軍又乏糧，殺馬爲食，鑿地三四十丈，方得水。操回至易州，重賞先會諫者，因謂衆將曰：「孤前者乘危遠征，僥倖成功，雖得勝，天所佑也，不可以爲法。諸君之諫，乃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

操到易州時，郭嘉已死數日，停柩在公廡，操往祭之，大哭曰：「奉孝死，乃天喪吾也。」回顧衆官曰：「諸君年齒，皆孤等輩，惟奉孝最少，吾欲託以後事，不期中年夭折，使吾心腸崩裂矣。」嘉之左右，將嘉臨死所封之書呈上曰：「郭公臨死親筆書此，囑曰：『丞相若從書中所言，遼東事定矣。』」操拆書視之，點頭嗟歎。諸人皆不知其意。

次日，夏侯惇引衆人稟曰：「遼東太守公孫康，久不賓服，今袁熙袁尚又往投之，必爲後患，不如乘其未動，速

往征之，遼東可得也。」操笑曰：「不煩諸公虎威。數日之後，公孫康自送二袁之首至矣。」諸將皆不肯信。

卻說袁熙、袁尚引數千騎奔遼東。遼東太守公孫康，本襄平人，武威將軍公孫度之子也。當日知袁熙、袁尚來投，遂聚本部屬官商議此事。公孫恭曰：「袁紹存日，常有吞遼東之心。今袁熙、袁尚兵敗將亡，無處依棲，來此相投，是鳩奪鵲巢之意也。若容納之後，必相圖。不如賺入城中殺之，獻頭與曹公，曹公必重待我。」康曰：「只怕曹操引兵下遼東，又不如納二袁使爲我助。」恭曰：「可使人探聽。如曹兵來攻，則留二袁；如其不動，則殺二袁，送與曹公。」康從之，使人去探消息。

卻說袁熙、袁尚至遼東，二人密議曰：「遼東軍兵數萬，足可與曹操爭衡。今暫投之，後當殺公孫康而奪其地，養成氣力而抗中原，可復河北也。」

商議已定，乃入見公孫康。康留於館驛，只推有病，不卽相見。不一日，細作回報：「曹公兵屯易州，並無下遼東之意。」公孫康大喜，乃先伏刀斧手於壁衣中，使二袁入相見禮畢，命坐。時天氣嚴寒，尙見牀榻上無衾褥，謂康曰：「願鋪坐席。」康瞋目言曰：「汝二人之頭，將行萬里，何席之有？」尙大驚。康叱曰：「左右何不下手？」刀斧手擁出，就坐席上砍下二袁之頭，用木匣盛貯，使人送到易州，來見曹操。

時操在易州，按兵不動。夏侯惇、張遼入稟曰：「如不下遼東，可回許都，恐劉表生心。」操曰：「待二袁首級至，卽便回兵。」衆皆暗笑。忽報遼東公孫康遣人送袁熙、袁尚首級至，衆皆大驚。使者呈上書信。操大笑曰：「不出奉孝之所料！」重賞來使，封公孫康爲襄平侯、左將軍。衆官問曰：「何爲不出奉孝之所料？」操遂出郭嘉書以示之。書略曰：

今聞袁熙、袁尚往投遼東，明公切不可加兵。公孫康久畏袁氏吞併，二袁往投必疑。若以兵擊之，必併力迎敵，急不可下。若緩之，公孫康、袁氏必自相圖，其勢然也。

衆皆踴躍稱善。操引衆官復設祭於郭嘉靈前。亡年三十八歲，從征十有一年，多立奇勳。後人有詩讚曰：

天生郭奉孝，豪傑冠羣英。腹內藏經史，胸中隱甲兵。運謀如范蠡，決策似陳平。可惜身先喪，中原梁棟傾。

操領兵還冀州，使人先扶郭嘉靈柩於許都安葬。程昱等請曰：『北方既定，今還許都，可早建下江南之策。』

操笑曰：『吾有此志久矣。諸君所言，正合吾意。』是夜宿於冀州城東角樓上，凭欄仰觀天文。時荀彧在側。彧指曰：『南方旺氣燦然，恐未可圖也。』攸曰：『以丞相天威，何所不服？』

正看間，忽見一道金光從地而起。操曰：『此必有寶於地下。』操下樓令人隨光掘之。正是：

星文方向南中指，金寶旋從北地生。

不知所得何物，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蔡夫人隔屏聽密語 劉皇叔躍馬過檀溪

卻說曹操於金光處掘出一銅雀，問荀攸曰：『此何兆也？』攸曰：『昔舜母夢玉雀入懷而生舜，今得銅雀，亦吉祥之兆也。』操大喜，遂命作高臺以慶之。乃即日破土斷木，燒瓦磨磚，築銅雀臺於漳河之上。約計一年而工畢。少子曹植進曰：『若建層臺，必立三座中間高者，名爲銅雀左邊一座，名爲玉龍，右邊一座，名爲金鳳，更作兩條飛橋，橫空而上，乃爲壯觀。』操曰：『吾兒所言甚善。他日臺成，足可娛吾老矣。』原來曹操有五子，惟植性敏慧，善文章，曹操平日最愛之。

於是留曹植與曹不在鄴郡造臺，使張燕守北寨。操將所得袁紹之兵，共五六十萬，班師回許都，大封功臣；又表贈郭嘉爲貞侯，養其子奕於府中。復聚衆謀士商議，欲南征劉表。荀彧曰：『大軍方北征而回，未可復勳。且待半年，養精蓄銳，劉表孫權，可一鼓而下也。』操從之，遂分兵屯田，以候調用。

卻說玄德自到荊州，劉表待之甚厚。一日正相聚飲酒，忽報降將張武、陳孫在江夏擄掠人民，共謀造反。表驚曰：「二賊又反，爲禍不小。」玄德曰：「不須兄長憂慮，備請往討之。」表大喜，即點三萬軍，與玄德前去。玄德領命卽行，不一日來到江夏，張武、陳孫引兵來迎。玄德與關、張、趙雲出馬，在門旗下，望見張武所騎之馬，極其雄駿。玄德曰：「此必千里馬也。」

言未畢，趙雲挺槍而出，徑衝彼陣。張武縱馬來迎，不三合，被趙雲一槍刺落馬下，隨手扯住轡頭，牽馬回陣。陳孫見了，隨趕來奪。張飛大喝一聲，挺矛直出，將陳孫刺死。衆皆潰散。玄德招安餘黨，平復江夏諸縣，班師而回。表出郭迎接入城，設宴慶功。

酒至半酣，表曰：「吾弟如此雄才，荊州有倚賴也。但憂南越不時來寇，張魯、孫權皆足爲慮。」玄德曰：「弟有三將，足可委用，使張飛巡南越之境，雲長拒固子城，以鎮張魯，趙雲拒三江，以當孫權，何足慮哉？」

表喜，欲從其言。蔡瑁告其姊蔡夫人曰：「劉備遣三將居外，而自居荊州，久必爲患。」蔡夫人乃夜對劉表曰：「我聞荊州人多與劉備往來，不可不防之。今容其居住城中，無益，不若遣使他往。」表曰：「玄德仁人也。」蔡氏曰：「只恐他人不似汝心。」

表沈吟不答。次日出城，見玄德所乘之馬極駿，問之，知是張武之馬，表稱讚不已。玄德遂將此馬送與劉表。表大喜，騎回城中。蒯越見而問之，表曰：「此玄德所送也。」越曰：「昔先兄蒯良，最善相馬，越亦頗曉此。此馬眼下有淚槽，額邊生白點，名爲的盧，騎則妨主。張武爲此馬而亡，主公不可乘之。」

表聽其言，次日請玄德飲宴，因言曰：「昨承惠良馬，深感厚意。但賢弟不時征進，可以用之。敬當送還。」玄德起謝。表又曰：「賢弟久居此間，恐廢武事。襄陽屬邑新野縣，頗有錢糧，弟可引本部軍馬於本縣屯紮，何如？」玄德領諾。次日謝別劉表，引本部軍馬逕往新野。方出城門，只見一人在馬前長揖曰：「公所騎馬，不可乘也。」

「玄德視之，乃荆州幕賓伊籍，字機伯，山陽人也。玄德忙下馬問之。籍曰：『昨聞崩異度，對劉荆州云：「此馬名的盧，乘則妨主。」因此還公，公豈可復乘之？』玄德曰：『深感先生見愛，但凡人死生有命，豈馬所能妨哉？』籍服其高見，自此常與玄德往來。」

玄德自到新野，軍民皆喜，政治一新。建安十二年春，甘夫人生劉禪。是夜有白鶴一隻，飛來縣衙屋上，高鳴四十餘聲，望西飛去。臨分娩時，異香滿室。甘夫人嘗夜夢仰吞北斗，因而懷孕，故乳名阿斗。

此時曹操正統兵北征，玄德乃往荆州，說劉表曰：『今曹操悉兵北征，許昌空虛，若以荆襄之衆，乘間襲之，大事可就也。』表曰：『吾坐據九州足矣，豈可別圖？』玄德默然。表邀入後堂飲酒，酒至半酣，表忽然長歎。玄德曰：『兄長何故長歎？』表曰：『吾有心事，未易明言。』玄德再欲問時，蔡夫人出立屏後，劉表乃垂頭不語。

須臾席散，玄德自歸新野。至是年冬，聞曹操自柳城回，玄德甚歎表之不用其言。忽一日，劉表遣使至，請玄德赴荆州相會。玄德隨使而往。劉表接著，敘禮畢，請入後堂飲宴。因謂玄德曰：『近聞曹操提兵回許都，勢日強盛，必有吞併荆襄之心。昔日悔不聽賢弟之言，失此好機會。』玄德曰：『今天下分裂，干戈日起，機會豈有盡乎？若能應之於後，未足爲恨也。』表曰：『吾弟之言甚當。』相與對飲。

酒酣，表忽潸然下淚。玄德問其故。表曰：『吾有心事，前者欲訴與賢弟，未得其便。』玄德曰：『兄長有何難決之事，倘有用弟之處，弟雖死不辭。』表曰：『前妻陳氏所生長子琦，爲人雖賢，而柔懦不足立大事；後妻蔡氏所生少子琮，頗聰明，吾欲廢長立幼，恐礙於禮法。欲立長子，爭奈蔡氏族中，皆掌軍務，後必生亂，因此委決不下。』玄德曰：『自古廢長立幼，取亂之道。若憂蔡氏權重，可徐徐削之，不可瀾愛而立少子也。』表默然。原來蔡夫人素疑玄德，凡遇玄德與表敘論，必來竊聽。是時正在屏風後，聞玄德此言，心甚恨之。

玄德自知語失，遂起身如廁。因見己身牌肉復生，亦不覺潸然流淚。少頃復入席，表見玄德有淚容，怪問之。玄

德長歎曰：『備往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散，今久不騎，髀裏肉生，日月蹉跎，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表曰：『吾聞賢弟在許昌，與曹操青梅煮酒，共論英雄，賢弟盡舉當世名士，操皆不許，而獨曰：『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以曹操之權力，猶不敢居吾弟之先，何慮功業不建乎？』玄德乘著酒興，失口答曰：『備若有基本，天下碌碌之輩，誠不足慮也。』表聞言默然。玄德自知失語，託醉而起，歸館舍安歇。後人有詩讚玄德曰：

曹公屈指從頭數，天下英雄獨使君。髀肉復生猶感歎，爭教寰宇不三分。

卻說劉表聞玄德語，口雖不言，心懷不樂，別了玄德，退入內宅。蔡夫人曰：『適間吾於屏後聽得劉備之言，甚輕視人，足見其有吞併荊州之意。今若不除，必爲後患。』表不答，但搖頭而已。蔡氏乃密召蔡瑁入商議此事。瑁曰：『請先就館舍殺之，然後告知主公。』蔡氏然其言。瑁出，便連夜點軍。

卻說玄德在館舍中秉燭而坐，三更以後，方欲就寢，忽一人叩門而入，視之乃伊籍也。原來伊籍探知蔡瑁欲害玄德，特夤夜來報。當下伊籍將蔡瑁之謀，報知玄德，催促玄德速速起身。玄德曰：『未辭景升，如何便去？』籍曰：『公若辭，必遭蔡瑁之害矣。』

玄德乃謝別伊籍，急喚從者一齊上馬，不待天明，星夜奔回新野。比及蔡瑁領軍到館舍時，玄德已去遠矣。瑁悔恨無及，乃寫詩一首於壁間，逕入見表曰：『劉備有反叛之意，題反詩於壁上，不辭而去矣。』表不信，親詣館舍觀之，果有詩四句。詩曰：

數年徒守困，空對舊山川。龍豈池中物，乘雷欲上天！

劉表見詩大怒，拔劍言曰：『誓殺此無義之徒！』行數步，猛省曰：『吾與玄德相處許多時，不曾見他作詩。此必外人離間之計也。』遂回步入館舍，用劍尖削去此詩，棄劍上馬。蔡瑁請曰：『軍士已點齊，可就往新野擒劉備。』表曰：『未可造次，容徐圖之。』

蔡瑁見表遲疑不決，乃暗與蔡夫人商議，即日大會衆官於襄陽，就彼處謀之。次日，瑁稟表曰：「近年豐熟，合聚衆官於襄陽，以示撫慰之意。請主公一行。」表曰：「吾近日氣疾作，實不能行。可令二子爲主待客。」瑁曰：「公子年幼，恐失於禮節。」表曰：「可往新野請玄德待客。」瑁暗喜正中其計，便差人請玄德赴襄陽。

卻說玄德奔回新野，自知失言取禍，未對衆人言之。忽使者至，請赴襄陽。孫乾曰：「昨見主公恩惠而回，意甚不樂。愚意度之，在荆州必有事故。今忽請赴會，不可輕往。」玄德方將前項事訴與諸人。雲長曰：「兄自疑心語，失劉荆州並無噴責之意。外人之言，未可輕信。襄陽離此不遠，若不去，則荆州反生疑矣。」玄德曰：「雲長之言是也。」張飛曰：「筵無好筵，會無好會，不如休去。」趙雲曰：「某將馬步軍三百人同往，可保主公無事。」玄德曰：「如此甚好。」

遂與趙雲即日赴襄陽。蔡瑁出郭迎接，意甚謙謹。隨後劉琦、劉琮二子，引一班文武官僚出迎。玄德見二公子俱在，並不疑忌。是日請玄德於館舍暫歇。趙雲引三百軍圍繞保護。雲披甲挂劍，行坐不離左右。劉琦告玄德曰：「父親氣疾作，不能行動，特請叔父待客，撫勸各處守牧之官。」玄德曰：「吾本不敢當此，既有兄命，不敢不從。」

次日，人報九郡四十二州官員俱已到齊。蔡瑁預請蒯越計議曰：「劉備世之梟雄，久留於此，後必爲害。可就今日除之。」越曰：「恐失士民之望。」瑁曰：「吾已密領劉荆州言語在此。」越曰：「既如此，可預作準備。」瑁曰：「東門峴山大路，已使吾弟蔡和引軍守把；南門外已使蔡中守把；北門外已使蔡勳守把；止有西門不必守把。——前有檀溪阻隔，雖數萬之衆，不易過也。」越曰：「吾見趙雲行坐不離玄德，恐難下手。」瑁曰：「吾伏五百軍在城內準備。」越曰：「可使文聘、王威二人另設一席於外廳，以待武將。先請住趙雲，然後可行事。」瑁從其言，當日殺牛宰馬，大張筵席。玄德乘的盧馬至州衙，命牽入後園擗繫。衆官皆至堂中。玄德主席，二公

子兩邊分坐，其餘各依次而坐。趙雲帶劍立於玄德之側。文聘王威入請趙雲赴席。雲推辭不去。玄德令雲就席。雲勉強應命而出。蔡瑁在外收拾得鐵桶相似，將玄德帶來三百軍，都遣歸館舍，只待半酣，號起下手。

酒至三巡，伊籍起把盞，至玄德前，以目視玄德，低聲謂曰：「請更衣。」玄德會意，即起如廁。伊籍把盞畢，疾入後園，接着玄德，附耳報曰：「蔡瑁設計害君，城外東南北三處，皆有軍馬守把，惟西門可走。公宜急逃。」玄德大驚，急解的盧馬，開後園門牽出，飛身上馬，不顧從者，匹馬望西門而走。門吏問之，玄德不答，加鞭而出。門吏當之不住，飛報蔡瑁。瑁即上馬，引五百軍隨後追趕。

卻說玄德撞出西門，行無數里，前有一大溪，攔住去路。那檀溪闊數丈，水通湘江，其波甚緊。玄德到溪邊，見不可渡，勒馬再回，遙望城西塵頭大起，追兵將至。玄德曰：「今番死矣！」遂回馬到溪邊，回頭看時，追兵已近。玄德著慌，縱馬下溪，行不數步，馬前蹄忽陷，浸濕衣袍。玄德乃加鞭大呼曰：「的盧的盧！今日妨吾！」

言畢，那馬忽從水中湧身而起，一躍三丈，飛上西岸。玄德如從雲霧中起，後來蘇學士有古風一篇，單吟躍馬檀溪事。詩曰：

老去花殘春日暮，宦游偶至檀溪路。停驂遙望獨徘徊，眼前零落飄紅絮。暗想咸陽火德衰，龍爭虎鬪交相持。襄陽會上王孫飲，坐中玄德身將危。逃生獨出西門道，背後追兵復將到。一川煙水漲檀溪，急叱征騎往前跳。馬蹄踏碎青玻璃，天風響處金鞭揮。耳畔但聞千騎走，波中忽見雙龍飛。西川獨霸真英主，坐上龍駒兩相遇。檀溪溪水自東流，龍駒英主今何處。臨流三歎心欲酸，斜陽寂寂照空山。三分鼎足渾如夢，蹤跡空留在世間。

玄德躍過溪西，願望東岸。蔡瑁已引軍趕到溪邊，大叫：「使君何故逃席而去？」玄德曰：「吾與汝無仇，何故欲相害？」瑁曰：「吾並無此心，使君休聽人言。」玄德見瑁手將拈弓取箭，乃急撥馬望西南而去。蔡謂左右曰：

「是何神助也！」即欲收軍回城，只見西門內趙雲引三百軍趕來。正是：

躍去龍駒能救主，追來虎將欲誅仇。

未知蔡瑁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玄德南漳逢隱淪 單福新野遇英主

卻說蔡瑁方欲回城，趙雲引軍趕出城來。原來趙雲正飲酒間，忽見人馬動，急入內觀之，席上不見了玄德。雲大驚，出投館舍，聽得人說：「蔡瑁引軍望西趕去了。」雲火急綽槍上馬，引著原帶來三百軍，奔出西門，正迎著蔡瑁，急問曰：「吾主何在？」瑁曰：「使君逃席而去，不知何往。」

趙雲是謹慎之人，不肯造次，即策馬前行，遙望大溪，別無去路，乃復回馬，喝問蔡瑁曰：「汝請吾主赴宴，何故引著軍馬追來？」瑁曰：「九郡四十二州縣官僚俱在此，吾爲上將，豈可不防護？」雲曰：「汝逼吾主何處去了？」

瑁曰：「聞使君匹馬出西門，到此却又不見。」

雲驚疑不定，直來溪邊看時，只見隔岸一帶水跡。雲暗忖曰：「難道連馬跳過了溪去……」令三百軍四散觀望，並不見蹤跡。雲再回馬時，蔡瑁已入城去了。雲乃擊守門軍士追問，皆說劉使君飛馬出西門而去。雲再欲入城，又恐有埋伏，遂急引軍歸新野。

卻說玄德躍馬過溪，似醉如癡，想此闊澗一躍而過，豈非天意。迤邐望南漳，策馬而行，日將沈西。正行之間，見一牧童跨於牛背上，口吹短笛而來。玄德歎曰：「吾不如也。」遂立馬觀之，牧童亦停牛罷笛，熟視玄德曰：「將軍莫非破黃巾劉玄德否？」玄德驚問曰：「汝乃村僻小童，何以知吾姓字？」牧童曰：「我本不知，因常侍師父有客到日，多曾說有一劉玄德，身長七尺五寸，垂手過膝，目能自顧其耳，乃當世之英雄。今觀將軍如此模樣，想

必是也。」

玄德曰：「汝師何人也？」牧童曰：「吾師覆姓司馬，名徽，字德操，潁川人也，道號水鏡先生。」玄德曰：「汝師與誰爲友？」小童曰：「與襄陽龐德公、龐統爲友。」玄德曰：「龐德公乃龐統何人？」童子曰：「叔姪也。龐德公字山民，長俺師父十歲；龐統字士元，少俺師父五歲。一日，吾師父在樹上採桑，適龐統來相訪，坐於樹下，共相議論，終日不倦。吾師甚愛龐統，呼之爲弟。」玄德曰：「汝師今居何處？」牧童遙指曰：「前面林中，便是莊院。」玄德曰：「吾正是劉玄德，汝可引吾去拜見你師父。」

童子便引玄德行二里餘，到莊前下馬，入至中門，忽聞琴聲甚美。玄德教童子且休通報，側耳聽之，琴聲忽住而不彈。一人笑而出曰：「琴韻清幽，音中忽起高抗之調，必有英雄竊聽。」童子指謂玄德曰：「此卽吾師水鏡先生也。」玄德視其人，松形鶴骨，器宇不凡，慌忙進前施禮，衣襟尙濕。水鏡曰：「公今日幸免大難。」玄德驚訝不已。小童曰：「此劉玄德也。」

水鏡請入草堂，分賓主坐定。玄德見架上滿堆書卷，窗外盛栽松竹，橫琴於石牀之上，清氣飄然。水鏡問曰：「明公何來？」玄德曰：「偶爾經由此地，因小童相指，得拜尊顏，不勝欣幸。」水鏡笑曰：「公不必隱諱，公今必逃難至此。」玄德遂以襄陽一事告之。水鏡曰：「吾觀公氣色，已知之矣。」因問玄德曰：「吾久聞明公大名，何故至今猶落魄不偶耶？」玄德曰：「命途多蹇，所以至此。」水鏡曰：「不然，蓋因將軍左右不得其人耳。」玄德曰：「備雖不才，文有孫乾、糜竺、簡雍之輩，武有關、張、趙雲之流，竭忠輔相，頗賴其力。」水鏡曰：「關、張、趙雲，皆萬人敵，惜無善用之人。若孫乾、糜竺輩，乃白面書生，非經綸濟世之才也。」

玄德曰：「備亦嘗側身以求山谷之遺賢，奈未遇其人何？」水鏡曰：「豈不聞孔子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何謂無人？」玄德曰：「備愚昧不識，願賜指教。」水鏡曰：「公聞荆襄諸郡小兒謠言乎？其謠曰：『八九年間，』

始欲衰，至十三年無子遺。到頭天命有所歸，泥中蟠龍向天飛。此謠始於建安初。建安八年，劉景升喪却前妻，便生家亂，此所謂「始欲衰」也。「無子遺」者，而景升將逝，文武零落無子遺矣。「天命有歸」，「龍向天飛」，蓋應在將軍也。

玄德聞言驚謝曰：「備安敢當此？」水鏡曰：「今天下之奇才，盡在於此，公當往求之。」玄德急問曰：「奇才安在？果係何人？」水鏡曰：「伏龍鳳雛，兩人得一，可安天下。」玄德曰：「伏龍鳳雛，何人也？」水鏡撫掌大笑曰：「好好！玄德再問時，水鏡曰：『天色已晚，將軍可於此暫宿一宵，明日當言之。』即命小童具飲饌相待，馬牽入後院喂養。」

玄德飲膳畢，即宿於草堂之側。玄德因思水鏡之言，寢不成寐。約至更深，忽聽一人叩門而入。水鏡曰：「元直何來？」玄德起牀密聽之，聞其人答曰：「久聞劉景升善善惡惡，特往謁之。及至相見，徒有虛名。蓋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者也。故遺書別之，而來至此。」水鏡曰：「公懷王佐之才，宜擇人而事，奈何輕身往見景升乎？且英雄豪傑，只在眼前，公自不識耳。」其人曰：「先生之言是也。」

玄德聞之大喜，暗忖此人，必是伏龍鳳雛，即欲出見，又恐造次。候至天曉，玄德求見水鏡，問曰：「昨夜來者是誰？」水鏡曰：「此吾友也。」玄德求與相見。水鏡曰：「此人欲往投明主，已到他處去了。」玄德請問其姓名。水鏡笑曰：「好好！玄德再問：『伏龍鳳雛，果係何人？』水鏡亦只笑曰：『好好！』玄德拜請水鏡出山相助，同扶漢室。水鏡曰：『山野閒散之人，不堪世用。自有勝吾十倍者來助公，公宜訪之。』」

正談論間，忽聞莊外人喊馬嘶，小童來報：「有一將軍，引數百人到莊來也。」玄德大驚，急出視之，乃趙雲也。玄德大喜，雲下馬入見曰：「某夜來回縣，尋不見主公，連夜跟問到此。主公可作速回縣。只恐有人來縣中廝殺。」玄德辭了水鏡，與趙雲上馬，投新野來，行不數里，一彪人馬來到，視之，乃雲長翼德也，相見大喜。玄德訴說躍

馬檀溪之事，共相嗟訝。到縣中與孫乾等商議。乾曰：「可先致書於景升，訴告此事。」

玄德從其言，即令孫乾齋書至荊州。劉表喚入問曰：「吾請玄德襄陽赴會，緣何逃席而去？」孫乾呈上書札，具言蔡瑁設謀相害，賴躍馬檀溪得脫。表大怒，急喚蔡瑁責罵曰：「汝焉敢害吾弟！」命推出斬之。蔡夫人出，哭求免死，表怒猶未息。孫乾告曰：「若殺蔡瑁，恐皇叔不能安居於此矣。」表乃責而釋之，使長子劉琦同孫乾至玄德處請罪。

琦奉命赴新野，玄德接著，設宴相待。酒酣，琦忽然墮淚。玄德問其故。琦曰：「繼母蔡氏，常懷謀害之心，姪無計免禍，幸叔父指教。」玄德勸以「小心盡孝，自然無禍。」

次日，琦泣別。玄德乘馬送琦出郭，因指馬謂琦曰：「若非此馬，吾已爲泉下之人矣。」琦曰：「此非馬之力，乃叔父之洪福也。」說罷，相別。劉琦涕泣而去。玄德回馬入城，忽見市上一人，葛巾布袍，阜縱鳥履，長歌而來。歌曰：天地反覆兮，火欲殂，大廈將崩兮，一木難扶。山谷有賢兮，欲投明主，明主求賢兮，卻不知吾。

玄德聞歌，暗思：「此人莫非水鏡所言伏龍鳳雛乎？」遂下馬相見，邀入縣衙，問其姓名。答曰：「某乃潁上人也。姓單，名福。久聞使君納士招賢，欲來投託，未敢輒造，故行歌於市，以動尊聽耳。」

玄德大喜，待爲上賓。單福曰：「適使君所乘之馬，再乞一觀。」玄德命去鞍牽於堂下。單福曰：「此非的盧馬乎？雖是千里馬，却只妨主，不可乘也。」玄德曰：「已應之矣。」遂具言躍檀溪之事。福曰：「此乃救主，非妨主也。終必妨一主，某有一計可禳。」玄德曰：「願聞禳法。」福曰：「公意中有仇怨之人，可將此馬賜之，待妨過了此人，然後乘之，自然無事。」

玄德聞言變色曰：「公初至此，不教吾以正道，便教作利己妨人之事，備不敢聞教。」福笑謝曰：「向聞使君仁德，未敢便信，故以此言相試耳。」玄德亦改容起謝曰：「備安能有仁德及人，唯先生教之。」福曰：「吾自願

上來此，聞新野之人歌曰：「新野牧，劉皇叔，自到此，民豐足。」可見使君之仁德及人也。」玄德乃拜單福爲軍師，調練本部人馬。

卻說曹操自冀州回許都，常有取荊州之意，特差曹仁、李典并降將呂曠、呂翔等領兵三萬屯樊城，虎視荊襄，就探看虛實。時呂曠、呂翔稟曹仁曰：「今劉備屯兵新野，招軍買馬，積草屯糧，其志不小，不可不早圖之。吾二人自降丞相之後，未有寸功，願請精兵五千，取劉備之頭，以獻丞相。」

曹仁大喜，與二呂兵五千，前往新野廝殺。探馬飛報玄德，玄德請單福商議。福曰：「既有敵兵，不可令其入境。可使關公引一軍從左而出，以敵來軍中路；張飛引一軍從右而出，以敵來軍後路。公自引趙雲出兵前路相迎，敵可破矣。」

玄德從其言，卽差關、張二人去訖；然後與單福、趙雲等共引二千人馬出關相迎。行不數里，只見山後塵頭大起，呂曠、呂翔引軍來到。兩邊各射住陣角。玄德出馬於旗門下大呼曰：「來者何人敢犯吾境？」呂曠出馬曰：「吾乃大將呂曠也，奉丞相命，特來擒汝。」玄德大怒，使趙雲出馬。二將交戰，不數合，趙雲一槍刺呂曠於馬下。玄德麾軍掩殺，呂翔抵敵不住，引軍便走。

正行間，路傍一軍突出，爲首大將乃關雲長也，衝殺一陣。呂翔折兵大半，奪路走脫。行不到十里，又一軍攔住去路，爲首大將，挺矛大叫：「張翼德在此！」直取呂翔。翔措手不及，被張飛一矛刺中，翻身落馬而死。餘衆四散奔走。玄德合軍追趕，大半多被擒獲。玄德班師回縣，重待單福，犒賞三軍。

卻說敗軍回見曹仁，報說：「二呂被殺，軍士多被活捉。」曹仁大驚，與李典商議。典曰：「二將欺敵而亡，今只宜按兵不動，申報丞相，起大兵來征勦，乃爲上策。」仁曰：「不然。今二將陣亡，又折許多軍馬，此仇不可不急報。量新野彈丸之地，何勞丞相大軍？」典曰：「劉備人傑也，不可輕視。」仁曰：「公何怯也？」典曰：「兵法云：『知

彼知己百戰百勝。『某非法戰，但恐不能必勝耳。』仁怒曰：『公懷二心，耶？吾必欲生擒劉備！』典曰：『將軍若去，某守樊城。』仁曰：『汝若不同去，真懷二心矣。』典不得已，只得與曹仁點起二萬五千軍馬，渡河投新野而來。正是：

偏裨既有與尸辱，主將重興雪恥兵。

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玄德用計襲樊城 元直走馬薦諸葛

卻說曹仁忿怒，遂大起本部之兵，星夜渡河，意欲踏平新野。

且說單福得勝回縣，謂玄德曰：『曹仁屯兵樊城，今知二將被誅，必起大軍來戰。』玄德曰：『當何以迎之？』福曰：『彼若盡提兵而來，樊城空虛，可乘間襲之。』玄德問計福附耳低言，如此如此。

玄德大喜，預先準備已定。忽報馬報說：『曹仁引大軍渡河來了。』單福曰：『果不出吾之料。』遂請玄德出軍迎敵。兩陣對圓，趙雲出馬喚彼將答話。曹仁命李典出陣，與趙雲交鋒。約戰十數合，李典料敵不過，撥馬回陣。雲縱馬追趕，兩翼軍射住，遂各罷兵歸寨。

李典回見曹仁，言：『彼軍精銳，不可輕敵，不如回樊城。』曹仁大怒曰：『汝未出軍時，已慢吾軍心；今又賣陣，罪當斬首！』便喝刀斧手推出李典要斬。衆將苦告方免。乃調李典領後軍，仁自引兵爲前部。次日鳴鼓進軍，布成一個陣勢，使人問玄德曰：『識吾陣否？』

單福便上高處觀望畢，謂玄德曰：『此「八門金鎖陣」也。八門者：休、生、傷、杜、景、死、驚、開。如從生門、景門、開門而入則吉，從傷門、驚門、休門而入則傷，從杜門、死門而入則亡。今八門雖布得整齊，只是中間還欠主持。如從東

南角上生門擊入，往正西景門而出，其陣必亂。」

玄德傳令，教軍士把住陣角，命趙雲引五百軍從東南而入，逕往西出。雲得令，挺槍躍馬，引兵逕投東南角上，吶喊殺入中軍。曹仁便投北走。雲不追趕，却突出西門，又從西殺轉東南角上來。曹仁軍大亂。玄德麾軍衝擊，曹兵大敗而退。單福命休追趕，收軍自回。

卻說曹仁輸了一陣，方信李典之言，因復請典商議，言：「劉備軍中必有能者，吾陣竟爲所破。」李典曰：「吾雖在此，甚覺樊城。」曹仁曰：「今晚去劫寨，如得勝，再作計議，如不勝，便退軍回樊城。」李典曰：「不可。劉備必有準備。」仁曰：「若如此多疑，何以用兵？」遂不聽李典之言，自引軍爲前隊，使李典爲後應，當夜二更劫寨。

卻說單福正與玄德在寨中議事，忽信風驟起。福曰：「今夜曹仁必來劫寨。」玄德曰：「何以敵之？」福笑曰：「吾已預算定了。」遂密密分撥已畢。至二更，曹仁兵將近寨，只見寨中四圍火起，燒着寨柵。曹仁知有準備，急令退軍。趙雲掩殺將來，仁不及收兵回寨，急望北河而走。將到河邊，纔欲尋船渡河，岸上一彪軍殺到，爲首大將乃張飛也。曹仁死戰，李典保護曹仁下船渡河。曹軍大半淹死水中。

曹仁渡過河西，上岸奔至樊城，令人叫門，只見城上一聲鼓響，一將引軍而出，大喝曰：「吾已取樊城多時矣！」衆驚視之，乃關雲長也。仁大驚，撥馬便走。雲長追殺過來，曹仁又折了好些軍馬，星夜投許昌，於路打聽，方知有單福爲軍師設謀定計。

不說曹仁敗回許昌，且說玄德大獲全勝，引軍入樊城，縣令劉泌出迎。玄德安民已定，那劉泌乃長沙人，亦漢室宗親，遂請玄德到家，設宴相待。只見一人侍立於側，玄德視其人器宇軒昂，因問泌曰：「此何人？」泌曰：「此吾之甥寇封，本羅喉寇氏之子也。因父母雙亡，故依於此。」

玄德愛之，欲嗣爲義子。劉泌欣然從之，遂使寇封拜玄德爲父，改名劉封。玄德帶回，令拜雲長翼德爲叔。雲長

曰：「兄長既有子，何必用螟蛉？後必生亂。」玄德曰：「吾待之如子，彼必事吾如父，何亂之有？」雲長不悅。玄德與單福計議，令趙雲引一千軍守樊城。玄德領衆自問新野。

卻說曹仁與李典回許都，見曹操，泣拜於地請罪，具言損將折兵之事。操曰：「勝負乃兵家之常，但不知誰爲劉備畫策？」曹仁言是單福之計。操曰：「單福何人也？」程昱笑曰：「此非單福也。此人幼好學擊劍，中平末年嘗爲人報讎殺人，披髮塗面而走，爲吏所獲，問其姓名不答，吏乃縛於車上，擊鼓行於市，令市人識之，雖有識者不敢言，而同伴竊解救之，乃更姓名而逃，折節向學，遍訪名師，嘗與司馬徽談論，此人乃潁川徐庶，字元直。單福乃其託名耳。」操曰：「徐庶之才，比君何如？」昱曰：「十倍於昱。」操曰：「惜乎賢士歸於劉備，羽翼成矣，奈何？」昱曰：「徐庶雖在彼，丞相要用，召來不難。」操曰：「安得彼來歸？」昱曰：「徐庶爲人至孝，幼喪其父，止有老母在堂，現今其弟徐康已亡，老母無人侍養，丞相可使人賺其母至許昌，令作書召其子，則徐庶必至矣。」操大喜，使人星夜前去取徐庶母，不一日取至。操厚待之，因謂之曰：「聞令嗣徐元直，乃天下奇才也。今在新野，助逆臣劉備，背叛朝廷，正猶美玉落於汙泥之中，誠爲可惜。今煩老母作書，喚回許都，吾於天子之前保奏，必有重賞。」

遂命左右捧過文房四寶，令徐母作書。徐母曰：「劉備何如人也？」操曰：「沛郡小輩，妄稱皇叔，全無信義，所謂外君子而內小人者也。」徐母厲聲曰：「汝何虛誑之甚也！吾久聞玄德乃中山靖王之後，孝景皇帝閣下玄孫，屈身下士，恭己待人，仁聲素著。世之黃童白叟，牧子樵夫，皆知其名。眞當世之英雄也。吾兒輔之，得其主矣。汝雖託名漢相，實爲漢賊，乃反以玄德爲逆臣，欲使吾兒背明投暗，豈不自恥乎？」

言訖，便取石硯打曹操。操大怒，叱武士執徐母出，將斬之。程昱急止之，入諫。操曰：「徐母觸忤丞相者，欲求死也。丞相若殺之，則招不義之名，而成徐母之德。徐母既死，徐庶必死心助劉備，以報讎矣。不如留之，使徐庶身心

兩處：縱使助劉備，亦不盡力也。且留得徐母在，昱自有計賺徐庶至此，以輔丞相。」

操然其言，遂不殺徐母，送於別室養之。程昱日往問候，詐言曾與徐庶結爲兄弟，待徐母如親母，時常餽送物件，必具手啓。徐母因亦作手啓答之。程昱賺得徐母筆跡，乃做其字體，詐修家書一封，差一心腹人持書逕奔新野縣，尋問單福行幕。軍士引見徐庶，庶知母有家書至，急喚入問之。來人曰：「某乃館下走卒，奉老夫人言語，有書附達。」庶拆封視之，書曰：

近汝弟康喪，舉目無親。正悲悽間，不期曹丞相使人賺至許昌，言汝背反，下我於縲綯，賴程昱等救免。若得汝來降，能免我死。如書到日，可念劬勞之恩，星夜前來，以全孝道；然後徐圖歸耕故園，免遭大禍。吾今命若懸絲，專望救援，更不多囑。

徐庶覽畢，淚如泉湧，持書來見玄德曰：「某本潁川徐庶，字元直；爲因逃難，更名單福。前聞劉景升招賢納士，特往見之，及與論事，方知是無用之人，故作書別之。夤夜至司馬水鏡莊上，訴說其事。水鏡深責，庶不識主，因說「劉豫州在此，何不事之？」庶故作狂歌於市，以動使君。幸蒙不棄，卽賜重用。爭奈老母今被曹操奸計，賺至許昌囚禁，將欲加害。老母手書來喚，庶不容不去。非不欲效犬馬之勞，以報使君；奈慈親被執，不得盡力。今當告歸，容圖後會。」

玄德聞言大哭曰：「子母乃天性之親，元直無以備爲念。待與老夫人相見之後，或者再得奉教。」徐庶便拜謝欲行。玄德曰：「乞再聚一宵，來日餞行。」孫乾密謂玄德曰：「元直天下奇才，久在新野，盡知我軍中虛實。今若使歸曹操，必然重用，我其危矣。主公宜苦留之，切勿放去。操見元直不去，必斬其母。元直知母死，必爲母報讎，力攻曹操也。」玄德曰：「不可使人殺其母，而吾用其子，不仁也；留之不使去，以絕其子母之道，不義也。吾寧死，不爲不仁不義之事。」衆皆感歎。玄德請徐庶飲酒。庶曰：「今聞老母被囚，雖金波玉液，不能下咽矣。」玄德曰：

「備聞公將去，如失左右手。雖龍肝鳳髓，亦不甘味。」

二人相對而泣，坐以待旦。諸將已於郭外安排筵席餞行。玄德與徐庶並馬出城，至長亭，下馬相辭。玄德舉盃謂徐庶曰：「備分淺緣薄，不能與先生相聚，望先生善事新主，以成功名。」庶泣曰：「某才微智淺，深荷使君重用。今不幸半途而別，實爲老母故也。縱使曹操相逼，庶亦終身不設一謀。」玄德曰：「先生既去，劉備亦將遠遁山林矣。」庶曰：「某所以與使君共圖王霸之業者，恃此方寸耳。今以老母之故，方寸亂矣。縱使在此，無益於事。使君宜別求高賢輔佐，共圖大業，何便灰心如此？」玄德曰：「天下高賢，無有出先生右者。」庶曰：「某擇樸庸材，何敢當此重譽？」臨別又顧謂諸將曰：「願諸公善事使君，以圖名垂竹帛，功標青史，切勿效庶之無始終也。」

諸將無不傷感。玄德不忍相離，送了一程，又送一程。庶辭曰：「不勞使君遠送，庶就此告別。」玄德就馬上執庶之手曰：「先生此去，天各一方，未知相會卻在何日？」說罷，淚如雨下。庶亦涕泣而別。玄德立馬於林畔，看徐庶乘馬與從者恩恩而去。玄德哭曰：「元直去矣，吾將奈何？」凝淚而望，卻被一樹林隔斷。玄德以鞭指曰：「吾欲盡伐此處樹木。」衆問何故。玄德曰：「因阻吾望徐元直之目也。」

正望間，忽見徐庶拍馬而回。玄德曰：「元直復回，莫非無去意乎？」遂欣然拍馬向前迎問曰：「先生此回，必有主意。」庶勒馬謂玄德曰：「某因心緒如麻，忘卻一語。此間有一奇士，只在襄陽城外二十里隆中，使君何不求之？」玄德曰：「敢煩元直爲備請來相見。」庶曰：「此人不可屈致，使君可親往求之。若得此人，無異周得呂望，漢得張良也。」玄德曰：「此人比先生才德何如？」庶曰：「以某比之，譬猶駕馬並麒麟，寒鴉配鸞鳳耳。此人每嘗自比管仲樂毅，以吾觀之，管樂殆不及此人。此人有經天緯地之才，蓋天下一人也。」

玄德喜曰：「願聞此人姓名。」庶曰：「此人乃瑯琊陽都人，覆姓諸葛，名亮，字孔明。乃漢司隸校尉諸葛豐之

後。其父名珪，字子貢，爲泰山郡丞，早卒。亮從其叔玄。玄與荊州劉景升有舊，因往依之，遂家於襄陽。後玄卒，亮與弟諸葛均躬耕於南陽，嘗好爲梁父吟。所居之地，有一岡名臥龍岡，因自號爲臥龍先生。此人乃絕代奇才，使君急宜枉駕見之。若此人肯相輔佐，何愁天下不定乎？玄德曰：「昔水鏡先生曾爲備言：『伏龍鳳雛，兩人得一，可安天下。』今所云莫非即伏龍鳳雛乎？」庶曰：「鳳雛乃襄陽龐統也。伏龍正是諸葛孔明。」玄德踴躍曰：「今日方知伏龍鳳雛之語。何期大賢只在目前。非先生言，備有眼如盲也。」後人有詩讚徐庶走馬薦諸葛。詩曰：

痛恨高賢不再逢，臨歧泣別兩情濃。片言卻似春雷震，能使南陽起臥龍。

徐庶薦了孔明，再別玄德策馬而去。玄德聞徐庶之語，方悟司馬德操之言，似醉方醒，如夢初覺，引衆將回至新野，便具厚幣，同關張前去南陽請孔明。

且說徐庶既別玄德，感其留戀之情，恐孔明不肯出山輔之，遂乘馬直至臥龍岡下，入草廬見孔明。孔明問其來意。庶曰：「庶本欲事劉豫州，奈老母爲曹操所囚，馳書來召，只得捨之而往。臨行時，將公薦與玄德。玄德卽日將來奉謁，望公勿推阻，卽展平生之大才以輔之，幸甚。」

孔明聞言作色曰：「君以我爲享祭之犧牲乎？」說罷，拂袖而入。庶羞慚而退，上馬還程，赴許昌見母。正是：囑友一言因愛主，赴家千里爲思親。

未知後事若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司馬徽再薦名士 劉玄德三顧草廬

卻說徐庶還程赴許昌，曹操知徐庶已到，遂命荀彧程昱等一班謀士往迎之。庶入相府拜見曹操。操曰：「公乃高明之士，何故屈身而事劉備乎？」庶曰：「某幼逃難，流落江湖，偶至新野，遂與玄德交厚。老母在此，幸蒙慈

變，不勝愧感。」操曰：「公今至此，正可晨昏侍奉令堂，吾亦得聽清誨矣。」

庶拜謝而出，急往見其母，泣拜於堂下。母大驚曰：「汝何故至此？」庶曰：「近於新野事劉豫州，因得母書，故星夜至此。」徐母勃然大怒，拍案罵曰：「辱子飄蕩江湖數年，吾以爲汝學業有進，何其反不如初也！汝既讀書，須知忠孝不能兩全，豈不識曹操欺君罔上之賊？劉玄德仁義布於四海，況又漢室之胄，汝既事之，得其主矣。今憑一紙僞書，更不詳察，遂棄明投暗，自取惡名，真愚夫也！吾有何面目與汝相見！汝玷辱祖宗，空生於天地間耳！」罵得徐庶拜伏於地，不敢仰視。母自轉入屏風後去了。

少頃，家人出報曰：「老夫人自縊於梁間。」徐庶慌入救時，母氣已絕。後人有徐庶母讚曰：

賢哉徐母流芳千古，守節無虧於家有補。教子多方處身自苦，氣若丘山義出肺腑。讚美豫州，毀觸魏武。不畏鼎鑊，不懼刀斧。惟恐後嗣，玷辱先祖。伏劍同流，斷機堪伍。生得其名，死得其所。賢哉徐母流芳千古！

徐庶見母已死，哭絕於地，良久方甦。曹操使人齎禮弔問，又親往祭奠。徐庶葬母柩於許昌之南原，居喪守墓。凡曹操所賜，庶俱不受。時操欲商議南征，荀彧諫曰：「天寒未可用兵，姑待春暖，方可長驅大進。」操從之，乃引漳河之水作一池，名玄武池，於內教練水軍，準備南征。

卻說玄德正安排禮物，欲往隆中謁諸葛亮，忽人報：「門外有一先生，峨冠博帶，道貌非常，特來相探。」玄德曰：「此莫非卽孔明否？」遂整衣出迎，視之，乃司馬徽也。玄德大喜，請入後堂高坐，拜問曰：「備自別仙顏，日因軍務倥傯，有失拜訪。今得光降，大慰仰慕之私。」徽曰：「聞徐元直在此，特來一會。」玄德曰：「近因曹操囚其母，徐母遣人馳書喚回許昌去矣。」徽曰：「此中曹操之計矣。吾素聞徐母最賢，雖爲操所囚，必不肯馳書召其子。此書必詐也。元直不去，其母尚存；今若去，母必死矣。」

玄德驚問其故。徽曰：「徐母高義，必羞見其子也。」玄德曰：「元直臨行，薦南陽諸葛亮，其人若何？」徽笑曰：

「元直欲去，自去便了，何又惹他出來嘔心血也？」玄德曰：「先生何出此言？」徽曰：「孔明與博陵崔州平，潁川石廣元，汝南孟公威，與徐元直四人爲密友。此四人務於精純，惟孔明獨觀其大略。嘗抱膝長吟，而指四人曰：『公等仕進可至刺史郡守。』衆問孔明之志若何，孔明但笑而不答。每常自比管仲樂毅，其才不可量也。」玄德曰：「何潁川之多賢乎？」徽曰：「昔有殷墟善觀天文，嘗謂羣星聚於潁分，其地必多賢士。」

時雲長在側曰：「某聞管仲樂毅，乃春秋戰國名人，功蓋寰宇。孔明自比此二人，毋乃太過？」徽笑曰：「以吾觀之，不當比此二人，我欲另以二人比之。」雲長問那二人，徽曰：「可比興周八百年之姜子牙，旺漢四百年之張子房也。」衆皆愕然。徽下階相辭欲行。玄德留之不住。徽出門仰天大笑曰：「臥龍雖得其主，不得其時，惜哉！」言罷，飄然而去。玄德歎曰：「真隱居賢士也！」次日，玄德同關張并從人等來隆中，遙望山畔數人，荷鋤耕於田間，而作歌曰：

蒼天如圓蓋，陸地如棋局。世人黑白分，往來爭榮辱。榮者自安安，辱者定碌碌。南陽有隱居，高眠臥不足。玄德聞歌，勒馬喚農夫問曰：「此歌何人所作？」答曰：「乃臥龍先生所作也。」玄德曰：「臥龍先生住何處？」農夫曰：「自此山之南，一帶高岡，乃臥龍崗也。崗前疎林內茅廬中，卽諸葛先生高臥之地。」玄德謝之，策馬前行。不數里，遙望臥龍崗，果然清景異常。後人有古風一篇，單道臥龍居處。詩曰：

襄陽城西二十里，一帶高岡枕流水。高岡屈曲壓雲根，流水潺湲飛石髓。勢若困龍石上蟠，形如單鳳松陰裏。柴門半掩閉茅廬，中有高人臥不起。修竹交加列翠屏，四時籬落野花馨。牀頭堆積皆黃卷，座上往來無白丁。叩戶蒼猿時獻菓，守門老鶴夜聽經。囊裏名琴藏古錦，壁間寶劍映松文。廬中先生獨幽雅，閒來親自勤耕稼。專待春雷驚夢回，一聲長嘯安天下。

玄德來到莊前，下馬親叩柴門，一童出問。玄德曰：「漢左將軍宜城亭侯領豫州牧皇叔劉備特來拜見先生。」

「童子曰：『我記不得許多名字。』」玄德曰：『你只說劉備來訪。』童子曰：『先生今早少出。』玄德曰：『何處去了？』童子曰：『蹤跡不定，不知何處去了。』玄德曰：『幾時歸？』童子曰：『歸期亦不定，或三五日，或十數日。』

玄德惆悵不已。張飛曰：『既不見，自歸去罷了。』玄德曰：『且待片時。』雲長曰：『不如且歸，再使人來探聽。』玄德從其言，囑咐童子：『如先生回，可言劉備拜訪。』遂上馬，行數里，勒馬回觀隆中景物，果然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地不廣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猿鶴相親，松篁交翠，觀之不已。忽見一人容貌軒昂，丰姿俊爽，頭戴逍遙巾，身穿皂布袍，杖藜從山僻小路而來。玄德曰：『此必臥龍先生也。』急下馬向前施禮，問曰：『先生非臥龍否？』其人曰：『將軍是誰？』玄德曰：『劉備也。』其人曰：『吾非孔明，乃孔明之友，博陵崔州平也。』玄德曰：『久聞大名，幸得相遇，乞即席地權坐，請教一言。』

二人對坐於林間石上，關張侍立於側。州平曰：『將軍何故欲見孔明？』玄德曰：『方今天下大亂，四方雲擾，欲見孔明，求安邦定國之策耳。』州平笑曰：『公以定亂爲主，雖是仁心，但自古以來，治亂無常，自高祖斬蛇起義，誅無道秦，是由亂而入治也；至哀平之世，二百年太平日久，王莽篡逆，又由治而入亂；光武中興，重整基業，復由亂而入治；至今二百年，民安已久，故干戈又復四起。此正由治入亂之時，未可猝定也。將軍欲使孔明斡旋天地，補綴乾坤，恐不易爲，徒費心力耳。豈不聞「順天者逸，逆天者勞」？「數之所在，理不得而奪之；命之所在，人不得而強之」乎？』

玄德曰：『先生所言，誠爲高見。但備身爲漢胄，合當匡扶漢室，何敢委之數與命？』州平曰：『山野之夫，不足與論天下事。適承明問，故妄言之。』玄德曰：『蒙先生見教，但不知孔明往何處去了？』州平曰：『我亦欲訪之，正不知其何往。』玄德曰：『請先生同至敝縣，若何？』州平曰：『愚性頗樂閒散，無意功名久矣。容他日再見。』

言訖，長揖而去。玄德與關張上馬而行。張飛曰：「孔明又訪不著，卻遇此腐儒，閒談許久？」玄德曰：「此亦隱者之言也。」

三人回至新野，過了數日，玄德使人探聽孔明。回報曰：「臥龍先生已回矣。」玄德便教備馬。張飛曰：「量一村夫，何必哥哥自去，可使人喚來便了。」玄德吐曰：「汝豈不聞孟子云：『欲見賢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孔明當世大賢，豈可召乎？」遂上馬再往訪孔明。關張亦乘馬相隨。

時值隆冬，天氣嚴寒，彤雲密布。行不數里，忽然朔風凜凜，瑞雪霏霏。山如玉簇，林似銀妝。張飛曰：「天寒地凍，尚不用兵，豈宜遠見無益之人乎？不如回新野以避風雪。」玄德曰：「吾正欲使孔明知我懇勸之意，如弟輩怕冷，可先回去。」飛曰：「死且不怕，豈怕冷乎？但恐哥哥空勞神思。」玄德曰：「勿多言，只相隨同去。」將近茅廬，忽聞路旁酒店中有人作歌。玄德立馬聽之。其歌曰：

壯士功名尚未成，嗚呼久不遇陽春。君不見東海老叟辭荆榛，後車遂與文王親。八百諸侯不期會，白魚入舟涉孟津。牧野一戰血流杵，鷹揚偉烈冠武臣。又不見高陽酒徒起草中，長揖芒屨降準公。高談王霸驚人耳，輟洗延坐欽英風。東下齊城七十二，天下無人能繼蹤。——兩人非際聖天子，至今誰復識英雄。歌罷，又有一人擊桌而歌。其歌曰：

吾皇提劍清寰海，創業垂基四百載。桓靈季業火德衰，奸臣賊子調鼎鼎。青蛇飛下御座旁，又見妖虹降玉堂。羣盜四方如蟻聚，奸雄百輩皆鷹揚。吾儕長嘯空拍手，悶來村店飲村酒。獨善其身盡日安，何須千古名不朽？

二人歌罷，撫掌大笑。玄德曰：「臥龍其在此間乎？」遂下馬入店。見二人憑桌對飲，上首者白面長鬚，下首者清奇古貌。玄德揖而問曰：「二公誰是臥龍先生？」長鬚者曰：「公何人欲尋臥龍何幹？」玄德曰：「某乃劉備。」

也。欲訪先生，求濟世安民之術。」長鬚者曰：「我等非臥龍，皆臥龍之友也。吾乃潁川石廣元。此位是汝南孟公威。」玄德喜曰：「備久聞二公大名，幸得邂逅。今有隨行馬匹在此，敢請二公同往臥龍莊上一談。」廣元曰：「吾等皆山野慵懶之徒，不省治國安民之事，不勞下問。明公請自上馬，尋訪臥龍。」

玄德乃辭二人，上馬投臥龍岡來。到莊前下馬，扣門問童子曰：「先生今日在莊否？」童子曰：「現在堂上讀書。」玄德大喜，遂跟童子而入。至中門，只見門上大書一聯云：「淡泊以明志，寧靜而致遠。」玄德正看間，忽聞吟詠之聲，乃立於門側窺之，見草堂之上，一少年擁爐抱膝，歌曰：

鳳翔翔於千仞兮，非梧不棲；士伏處於一方兮，非主不依。樂躬耕於隴畝兮，吾愛吾廬；聊寄傲於琴書兮，以待天時。

玄德待其歌罷，上草堂施禮曰：「備久慕先生，無緣拜會。昨因徐元直稱薦，敬至仙莊，不遇空回。今特冒風雪而來，得瞻道貌，實爲萬幸。」那少年慌忙答禮曰：「將軍莫非劉豫州欲見家兄否？」玄德驚訝曰：「先生又非臥龍耶？」少年曰：「某乃臥龍之弟諸葛均也。愚兄弟三人，長兄諸葛瑾，現在江東孫仲謀處爲幕賓。孔明乃二家兄。」玄德曰：「臥龍今在家否？」均曰：「昨爲崔州平相約，出外閒遊去矣。」玄德曰：「何處閒遊？」均曰：「或駕小舟遊於江河之中，或訪僧道於山嶺之上，或尋朋友於村落之間，或樂琴棋於洞府之內，往來莫測，不知去所。」

玄德曰：「劉備直如此緣分淺薄，兩番不遇大賢。」均曰：「少坐獻茶。」張飛曰：「那先生既不在，請哥哥上馬。」玄德曰：「我既到此間，如何無一語而回？」因問諸葛均曰：「聞令兄臥龍先生熟諳韜略，日看兵書，可得開乎？」均曰：「不知。」張飛曰：「問他則甚，風雪甚緊，不如早歸。」玄德叱止之。均曰：「家兄不在，不敢久留車騎。容日卻來回禮。」玄德曰：「豈敢望先生枉駕。數日之內，備當再至。願借紙筆作一書，留達令兄，以表劉備慙。」

勸之意。均遂進文房四寶。玄德呵開凍墨，拂展雲箋，寫書曰：

備久慕高明，兩次晉謁，不遇空回，惆悵何似！竊念備漢朝苗裔，濫叨名爵，伏觀朝廷陵替，綱紀崩摧，羣雄亂國，惡黨欺君，備心膽俱裂。雖有匡濟之誠，實乏經綸之策。仰望先生仁慈忠義，慨然展呂望之犬才，施子房之鴻略，天下幸甚！社稷幸甚！先此布達，再容齋戒薰沐，特拜尊顏，面傾鄙悃。統希鑒原。

玄德寫罷，遞與諸葛均收了，拜辭出門。均送出，玄德再三懇勸致意而別。方上馬欲行，忽見童子招手籬外，叫曰：「老先生來也。」玄德視之，見小橋之西，一人綉帽遮頭，狐裘蔽體，騎著一驢，後隨一青衣小童，攜一葫蘆酒，踏雪而來，轉過小橋，口吟詩一首。詩曰：

一夜北風寒，萬里彤雲厚。長空雪亂飄，改盡江山舊。仰面觀太虛，疑是玉龍鬪。紛紛鱗甲飛，頃刻遍宇宙。騎驢過小橋，獨歎梅花瘦。

玄德聞歌曰：「此真臥龍矣！」滾鞍下馬，向前施禮曰：「先生冒寒不易，劉備等候久矣。」那人慌忙下驢答禮。諸葛均在後曰：「此非臥龍家兄，乃家兄岳父黃承彥也。」玄德曰：「適間所吟之句，極其高妙。」承彥曰：「老夫在小壻家觀梁父吟，記得這一篇。適過小橋，偶見籬落間梅花，故感而誦之。不期爲尊客所聞。」玄德曰：「曾見令壻否？」承彥曰：「便是老夫也來看他。」玄德聞言，辭別承彥上馬而歸。正值風雪又大，回望臥龍崗，悒悒不已。後人有詩，單道玄德風雪訪孔明。詩曰：

一天風雪訪賢良，不遇空回意感傷。凍合溪橋山石滑，寒侵鞍馬路途長。常頭片片梨花落，撲面紛紛柳絮狂。回首停鞭遙望處，爛銀堆滿臥龍崗。

玄德回新野之後，光陰荏苒，又早新春。乃令卜者揲著，選擇吉期，齋戒三日，薰沐更衣，再往臥龍崗謁孔明。關張聞之不悅，遂一齊入諫。玄德正是：

高賢未服英雄志，屈節偏生傑士疑。

未知其言若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定三分隆中決策 戰長江孫氏報仇

卻說玄德訪孔明兩次不遇，欲再往訪之。關公曰：「兄長兩次親往拜謁，其禮太過矣。想諸葛亮有虛名而無實學，故避而不敢見。兄何惑於斯人之甚也？」玄德曰：「不然。昔齊桓公欲見東郭野人，五反而方得一面。況吾欲見大賢耶？」張飛曰：「哥哥差矣。量此村夫，何足爲大賢？今番不須哥哥去，他如不來，我只用一條麻繩縛將來。」玄德叱曰：「汝豈不聞周文王謁姜子牙之事乎？文王且如此敬賢，汝何太無禮！今番汝休去，我自與雲長去。」飛曰：「既兩位哥哥都去，小弟如何落後？」玄德曰：「汝若同往，不可失禮。」

飛應諾。於是三人乘馬引從者往隆中。離草廬半里之外，玄德便下馬步行，正遇諸葛均。玄德忙施禮，問曰：「令兄在莊否？」均曰：「昨暮方歸。將軍今日可與相見。」言罷，飄然自去。玄德曰：「今番僥倖得見先生矣。」張飛曰：「此人無禮，便引我等到莊，也不妨！何故竟自去了？」玄德曰：「彼各有事，豈可相強？」

三人來到莊前叩門，童子開門出問。玄德曰：「有勞仙童轉報，劉備專來拜見先生。」童子曰：「今日先生雖在家，但今在草堂上晝寢未醒。」玄德曰：「既如此，且休通報。」分付關張二人，只在門首等著。玄德徐步而入，見先生仰臥於草堂几席之上。玄德拱立階下。

半晌，先生未醒。關張在外立久，不見動靜，入見玄德，猶然侍立。張飛大怒，謂雲長曰：「這先生如何傲慢！見我哥哥侍立階下，他竟高臥，推睡不起，等我去屋後放一把火，看他起不起！」雲長再三勸住。玄德仍命二人出門外等候。望堂上時，見先生翻身將起，忽又朝裏壁睡著。童子欲報。玄德曰：「且勿驚動。」又立了一個時辰，孔明

穉醒，口吟詩曰：

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遲遲。

孔明吟罷，翻身問童子曰：「有俗客來否？」童子曰：「劉皇叔在此，立候多時。」孔明乃起身曰：「何不早報？尚容更衣。」遂轉入後堂。又半晌，方整衣冠出迎。玄德見孔明身長八尺，面如冠玉，頭戴綸巾，身披鶴氅，飄飄然有神仙之概。玄德下拜曰：「漢室末胄，涿郡愚夫，久聞先生大名，如雷貫耳。昨兩次晉謁，不得一見，已書賤名於文几，未審得入覽否？」孔明曰：「南陽野人，疎懶成性，屢蒙將軍枉臨，不勝愧赧。」

二人敘禮畢，分賓主而坐。童子獻茶罷，孔明曰：「昨觀書意，足見將軍憂民憂國之心，但恨亮年幼才疎，有誤下問。」玄德曰：「司馬德操之言，徐元直之語，豈虛談哉？望先生不棄鄙賤，曲賜教誨。」孔明曰：「德操元直，世之高士，亮乃一耕夫耳，安敢談天下事？二公謬舉矣。將軍奈何舍美玉而求頑石乎？」玄德曰：「大丈夫抱經世奇才，豈可空老於林泉之下？願先生以天下蒼生為念，開備愚魯而賜教。」孔明笑曰：「願聞將軍之志。」玄德屏人促席而告曰：「漢室傾頽，奸臣竊命，備不量力，欲伸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迄無所就。唯先生開其愚而拯其厄，實為萬幸。」

孔明曰：「自董卓造逆以來，天下豪傑並起，曹操勢不及袁紹，而竟能克紹者，非唯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命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此可用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非其主不能守。是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國，高祖因之以成帝業。今劉璋闇弱，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彝越，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待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兵，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箝食壺漿以

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大業可成，漢室可興矣。此亮所以爲將軍謀者也。唯將軍圖之。」言罷，命童子取出畫一軸，挂於中堂，指謂玄德曰：「此西川五十四州之圖也。將軍欲成霸業，北讓曹操占天時，南讓孫權占地利，將軍可占人和，先取荊州爲家，後即取西川建基業，以成鼎足之勢，然後可圖中原也。」

玄德聞言，避席拱手謝曰：「先生之言，頓開茅塞，使備如撥雲霧而覩青天，但荊州劉表，益州劉璋，皆漢室宗親，備安忍奪之？」孔明曰：「亮夜觀天象，劉表不久人世，劉璋非立業之主，久後必歸將軍。」玄德聞言，頓首拜謝。只這一席話，乃孔明未出茅廬，已知三分天下，真萬古之人不及也。後人有詩讚曰：

豫州當日歎孤窮，何幸南陽有臥龍。欲識他年分鼎處，先生笑指畫圖中。

玄德拜請孔明曰：「備雖名微德薄，願先生不棄鄙賤，出山相助。備當拱聽明誨。」孔明曰：「亮久樂耕鋤，懶於應世，不能奉命。」玄德泣曰：「先生不出，如蒼生何？」言畢，淚沾袍袖，衣襟盡溼。孔明見其意甚誠，乃曰：「將軍既不相棄，願效犬馬之勞。」

玄德大喜，遂命關張入拜，獻金帛禮物。孔明固辭不受。玄德曰：「此非聘大賢之禮，但表劉備寸心耳。」孔明方受。於是玄德在莊中共宿一宵。次日，諸葛均回，孔明囑付曰：「吾受劉皇叔三顧之恩，不容不出。汝可躬耕於此，勿得荒蕪田畝。待我功成之日，即當歸隱。」後人有詩歎曰：

身未升騰思退步，功成應憶去時言。只因先主丁寧後，星落秋風五丈原。

又有古風一篇曰：

高皇手提三尺雪，芒碭白蛇夜流血。平秦滅楚入咸陽，二百年前幾斷絕。大哉光武興洛陽，傳至桓靈又崩裂。獻帝遷都幸許昌，紛紛四海生豪傑。曹操專權得天時，江東孫氏開鴻業。孤窮玄德走天下，獨居新野愁民危。南陽臥龍有大志，腹內雄兵分正奇。只因徐庶臨行語，茅廬三顧心相知。先生爾時年三九，收拾翠

書離隴畝。先取荊州。後取川。大展經綸。補天手。縱橫舌上鼓風雷。談笑胸中換星斗。龍驤虎視安乾坤。萬古千秋名不朽。

玄德等三人別了諸葛均，與孔明同歸新野。玄德待孔明如師，食則同桌，寢則同榻，終日共論天下大事。孔明曰：「曹操於冀州作玄武池，以練水軍，必有侵江南之意。可密令人過江探聽虛實。」玄德從之，使人往江東探聽。

卻說孫權自孫策死後，據住江東，承父兄基業，廣納賢士，開賓館於吳會，命顧雍張紘延接四方賓客。連年以來，你我相薦。時有會稽闕澤字德潤，彭城嚴峻字曼才，沛縣薛綜字敬文，汝南程秉字德樞，吳郡朱桓字休穆，陸績字公紀，吳人張溫字惠恕，會稽凌統字公績，烏程吳粲字孔休，此數人皆至江東。孫權敬禮甚厚，又得良將數人，乃汝陽呂蒙字子明，吳郡陸遜字伯言，瑯琊徐盛字文鸞，東郡潘璋字文珪，廬江丁奉字承淵。文武諸人，共相輔佐。由此江東稱得人之盛。

建安七年，曹操破袁紹，遣使往江東，命孫權遣子入朝隨駕。權猶豫未決。吳太夫人命周瑜張昭等面議。張昭曰：「操欲令我遣子入朝，是牽制諸侯之法也。然若不令去，恐其與兵下江東，勢必危矣。」周瑜曰：「將軍承父兄遺業，兼六郡之衆，兵精糧足，將士用命，有何逼迫而欲送質於人？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連和，彼有命召，不得不往，如此則見制於人也。不如勿遣，徐觀其變，別以良策禦之。」吳夫人曰：「公瑾之言是也。」權遂從其言，謝使者不遣子。自此曹操有下江南之意，但正值北方未寧，無暇南征。

建安八年十一月，孫權引兵伐黃祖，戰於大江之中。祖軍敗績，權部將凌操，輕舟當先，殺入夏口，被黃祖部下甘甯一箭射死。凌操子凌統，時年方十五歲，奮力往奪父屍而歸。權見風色不利，收軍還東吳。

卻說孫權弟孫翊爲丹陽太守，翊性剛好酒，醉後嘗鞭撻士卒。丹陽督將矯覽，郡丞戴員，二人常有殺翊之心，

乃與翊從人邊洪結爲心腹，共謀殺翊。時諸將縣令，皆集丹陽。翊設宴相待。翊妻徐氏美而慧，極善卜易；是日卜一卦，其象大凶，勸翊勿出會客。翊不從，遂與衆大會。

至晚席散，邊洪帶刀跟出門外，卽抽刀砍死孫翊。嬌覽戴員乃歸罪邊洪，斬之於市。二人乘勢擄翊家資侍妾。嬌覽見徐氏美貌，乃謂之曰：「吾爲汝夫報仇，汝當從我，不從則死。」徐氏曰：「夫死未幾，不忍便相從。可待至晦日，設祭除服，然後成親未遲。」

覽從之。徐氏乃密召孫翊心腹舊將孫高、傅嬰二人入府，泣告曰：「先夫在日，常言二公忠義。今嬌覽二賊謀殺我夫，只歸罪邊洪，將我家資童婢盡皆分去。嬌覽又欲強占妾身，妾已詐許之，以安其心。二將軍可差人星夜報知吳侯，一面設密計以圖二賊，雪此仇辱，生死啣恩。」言畢再拜。孫高、傅嬰皆泣曰：「我等平日感府君恩遇，今日所以不卽死難者，正欲爲復仇計耳。夫人所命，敢不效力！」

於是密遣心腹使者往報孫權。至晦日，徐氏先召孫傅二人，伏於密室幃幕之中，然後設祭於堂上。祭畢，卽除去孝服，沐浴薰香，濃裝豔裹，言笑自若。

嬌覽聞之甚喜。至夜，徐氏遣婢妾請覽入府，設席堂中飲酒。飲既醉，徐氏乃邀覽入密室。覽喜，乘醉而入。徐氏大呼曰：「孫傅二將軍何在？」二人卽從幃幕中持刀躍出。嬌覽措手不及，被傅嬰一刀砍倒在地。孫高再復一刀，登時殺死。徐氏復傳請戴員赴宴。員入府來，至堂中，亦被孫傅二將所殺。一面使人誅戮二賊家小，及其餘黨。徐氏遂重穿孝服，將嬌覽戴員首級，祭於孫翊靈前。

不一日，孫權自領軍馬至丹陽，見徐氏已殺嬌覽二賊，乃封孫高、傅嬰爲牙門將，令守丹陽，取徐氏歸家養老。江東人無不稱徐氏之德。後人有詩讚曰：

才節雙全世所無，姦回一日受摧鋤。庸臣從賊忠臣死，不及東吳女丈夫。

且說東吳各處山賊，盡皆平復。大江之中，有戰船七千餘隻。孫權拜周瑜爲大都督，總統江東水陸軍馬。建安十二年冬十月，權母吳太夫人病危，召周瑜張昭二人至，謂曰：「吾本吳人，幼亡父母，與弟吳環徙居越中。後嫁與孫氏，生四子，長子策，生時，吾夢月入懷。後生次子權，又夢日入懷。卜者云：「夢日月入懷者，其子大貴。」不幸策早喪，今將江東基業付權。望公等同心助之，吾死不朽矣。」又囑權曰：「汝事子布公瑾，以師傅之禮，不可怠慢。吾妹與我共嫁汝，則亦汝之母也。吾死之後，事吾妹如事我。汝妹亦當恩養，擇佳婿以嫁之。」

言訖遂終。孫權哀哭，具喪葬之禮，自不必說。至來年春，孫權商議欲伐黃祖。張昭曰：「居喪未及期年，不可動兵。」周瑜曰：「報仇雪恨，何待期年？」權猶豫未決。適北平都尉呂蒙人見，告權曰：「某把龍湫水口，忽有黃祖部將甘寧來降。某細詢之，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頗通書史，有氣力，好遊俠，嘗招合亡命，縱橫於江湖之中。腰懸銅鈴，人聽鈴聲，盡皆避之。又嘗以西川錦作帆，時人皆稱爲「錦帆賊」。後悔前非，改行從善，引衆投劉表。見表不能成事，即欲來投東吳，却被黃祖留住，在夏口。」

「前東吳破祖時，祖得甘寧之力，救回夏口，乃待寧甚薄。都督蘇飛屢薦寧於祖。祖曰：「寧乃劫江之賊，豈可重用？」寧因此懷恨。蘇飛知其意，乃置酒饌邀寧到家，謂之曰：「吾薦公數次，奈主公不能用。日月逾邁，人生幾何？宜自遠圖。吾當保公爲鄂縣長，自作去就之計。」寧因此得過夏口，欲投江東，恐江東恨其救黃祖殺凌操之事，某具言主公求賢若渴，不記舊恨，況各爲其主，又何恨焉？寧欣然引衆渡江，來見主公乞鈞，旨定奪。」

孫權大喜曰：「吾得興霸破黃祖必矣。」遂命呂蒙引甘寧入見。參拜已畢，權曰：「興霸來此，大獲我心，豈有記恨之理？請無懷疑。願教我以破黃祖之策。」寧曰：「今漢祚日危，曹操終必篡竊南荆之地，操所必爭也。劉表無遠慮，其子又愚劣，不能承業傳基，明公宜早圖之。若遲則操先圖之矣。今宜先取黃祖。祖今年老昏邁，務於貨利，侵求吏民，人心皆怨。戰具不修，軍無法律。明公若往攻之，其勢必破。既破祖軍，鼓行而西，據楚關而圖巴蜀，霸

業可定也。」

孫權曰：「此金玉之論也！」遂命周瑜爲大都督，總水陸軍兵；呂蒙爲前部先鋒，董襲與甘寧爲副將；權自領大軍十萬，征討黃祖。細作探知，報至江夏。黃祖急聚衆商議，令蘇飛爲大將，陳就、鄧龍爲先鋒，盡起江夏之兵迎敵。陳就、鄧龍各引一隊艤艫截住河口，艤艫上各設強弓硬弩千餘張，將大索繫定艤艫於水面上。東吳兵至，艤艫上鼓響弓弩齊發，兵不敢進，約退數里水面。甘寧謂董襲曰：「事已至此，不得不進。」乃選小船百餘隻，每船用精兵五十人，二十人撐船，三十人各披衣甲，手執鋼刀，不避矢石，直至艤艫傍邊，砍斷大索，艤艫遂橫。

甘寧飛上艤艫，將鄧龍砍死。陳就棄船而走。呂蒙見了，跳下小船，自舉檣棹，直入船隊，放火燒船。陳就急待上岸，呂蒙捨命趕到跟前，當胸一刀砍翻。比及蘇飛引軍於岸上接應時，東吳諸將一齊上岸，勢不可當。祖軍大敗。蘇飛落荒而走，正遇東吳大將潘璋。兩馬相交，戰不數合，被璋生擒過去，逕至船中來見孫權。權命左右以檻車囚之，待活捉黃祖，一并誅戮，催動三軍，不分晝夜，攻打夏口。正是：

只因不用錦帆賊，至令衝開大索船。

不知黃祖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荊州城公子三求計 博望坡軍師初用兵

卻說孫權督衆攻打夏口，黃祖兵敗將亡，情知守把不住，遂棄江夏，望荊州而走。甘寧料得黃祖必走荊州，乃於東門外伏兵等候。祖帶數十騎突出東門，正走之間，一聲喊起，甘寧攔住。祖於馬上謂寧曰：「我向日不會輕待汝，今何相逼耶？」寧叱曰：「吾昔在江夏，多立功績，汝乃以劫江賊待我，今日尙有何說！」

黃祖自知難免，撥馬而走。甘寧衝開士卒，直趕將來，只聽得後面喊聲起處，又有數騎趕來。寧視之，乃程普也。寧恐普來爭功，慌忙拈弓搭箭，背射黃祖。祖中箭翻身落馬，寧梟其首級，回馬與程普合兵一處，回見孫權。獻黃祖首級。權命以木匣盛貯，待回江東，祭獻於亡父靈前，重賞三軍。陸甘寧爲都尉，商議欲分兵守江夏。張昭曰：「孤城不可守，不如且回江東。」劉表知我破黃祖，必來報仇。我以逸待勞，必敗劉表。表敗而後乘勢攻之，荆襄可得也。」

權從其言，遂棄江夏，班師回江東。蘇飛在檻車內，密使人告甘寧求救。寧曰：「飛卽不言，吾豈忘之？」大軍既至吳會，權命將蘇飛梟首，與黃祖首級一同祭獻。甘寧乃入見權，頓首哭告曰：「某向日若不得蘇飛，則骨填溝壑矣。安能效命於將軍麾下哉？今飛罪當誅，某念其昔日之恩情，願納還官爵，以贖飛罪。」權曰：「彼既有恩於君，吾爲君赦之。但彼若逃去，奈何？」寧曰：「飛得免誅戮，感恩無地，豈肯走乎？若飛去，寧願將首級獻於階下。」權乃赦蘇飛，止將黃祖首級祭獻。祭畢設宴，大會文武慶功。

正飲酒間，忽見座上一人大哭而起，拔劍在手，直取甘寧。寧忙舉坐椅以迎之。權驚視其人，乃凌統也。因甘寧在江夏時，射死他父親凌操，今日相見，故欲報讎。權連忙勸住，謂統曰：「與霸射死卿父，彼時各爲其主，不容不盡力。今旣爲一家人，豈可復理舊讎？萬事皆看吾面。」凌統叩頭大哭曰：「不共戴天之仇，豈容不報？」

權與衆官再三勸之，凌統只是怒目而視甘寧。權卽日命甘寧領兵五千，戰船一百隻，往夏口鎮守，以避凌統。寧拜謝，領兵自往夏口去了。權又加封凌統爲丞烈都尉，統只得含恨而止。東吳自此廣造戰船，分兵守把江岸。又命孫靜引一枝軍守吳會，孫權自領大軍屯柴桑。周瑜日於鄱陽湖教練水軍，以備攻戰。

話分兩頭，却說玄德差人打探江東消息，回報東吳已攻殺黃祖，現今屯兵柴桑，玄德便請孔明計議。正話間，忽劉表差人來請玄德赴荊州議事。孔明曰：「此必因江東破了黃祖，故請主公商議報讎之策也。某

當與主公同往，相機而行，自有良策。」

玄德從之，留雲長守新野，令張飛引五百人馬跟隨往荊州來。玄德在馬上謂孔明曰：「今見景升，當若何對答？」孔明曰：「當先謝襄陽之事。他若令主公去征討江東，切不可應允。但說容歸新野，整頓軍馬。」

玄德依言，來到荊州館驛安下，留張飛屯兵城外。玄德與孔明入城見劉表。禮畢，玄德請罪於階下。表曰：「吾已悉知賢弟被害之事。當時即欲斬蔡瑁之首，以獻賢弟。因衆人告免，故姑恕之。賢弟幸勿見罪。」玄德曰：「非干蔡將軍之事，想皆下人所爲耳。」表曰：「今江夏失守，黃祖遇害，故請賢弟共議報復之策。」玄德曰：「黃祖性暴，不能用人，故致此禍。今若興兵南征，倘曹操北來，又將奈何？」表曰：「吾今年老多病，不能理事，賢弟可來助我。我死之後，弟便爲荊州之主也。」玄德曰：「兄何出此言？量備安敢當此重任？」

孔明以目視玄德，玄德曰：「容徐思良策。」遂辭出，回至館驛。孔明曰：「景升欲以荊州付主公，奈何却之？」玄德曰：「景升待我，恩禮交至，安忍乘其危而奪之？」孔明歎曰：「真仁慈之主也。」

正商論間，忽報公子劉琦來見。玄德接入。琦泣拜曰：「繼母不能相容，性命只在旦夕，望叔父憐而救之。」玄德曰：「此賢姪家事耳，奈何問我？」孔明微笑，玄德求計於孔明。孔明曰：「此家事，亮不敢與聞。」

少時，玄德送琦出，附耳低言曰：「來日我使孔明回拜，賢姪可如此如此。彼定有妙計相告。」琦謝而去。

次日，玄德只推腹痛，乃澆孔明代往回拜。孔明允諾，來至公子宅前下馬，入見公子。公子邀入後堂。茶罷，琦曰：「琦不見容於繼母，幸先生一言相救。」孔明曰：「亮客寄於此，豈敢與人骨肉之事。倘有洩漏，爲害不淺。」說罷，起身告辭。琦曰：「既承光顧，安敢慢別？」乃挽留孔明入密室共飲。

飲酒之間，琦又曰：「繼母不見容，乞先生一言救我。」孔明曰：「此非亮所敢謀也。」言訖，又欲辭去。琦曰：「先生不言則已，何便欲去？」孔明乃復坐。琦曰：「琦有一古書，請先生一觀。」乃引孔明登一小樓。孔明曰：「書

在何處？」琦泣拜曰：「繼母不見容，琦命在旦夕，先生忍無一言相救乎？」

孔明作色而起，便欲下樓，只見樓梯已撤去。琦告曰：「琦欲求教良策，先生恐有泄漏，不肯出言，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出君之口入琦之耳，可以賜教矣。」孔明曰：「一疎不聞親，亮何能爲公子謀？」琦曰：「先生不終幸教琦乎？」琦命固不保矣，請卽死於先生之前。」乃擊劍欲自刎。孔明止之曰：「已有良計。」琦拜曰：「願卽賜教。」孔明曰：「公子豈不聞申生垂耳之事乎？申生在內而亡，重耳在外而安。今黃祖新亡，江夏乏人守禦，公子何不上言，乞屯兵守江夏，則可以避禍矣。」

琦再拜謝教，乃命人取梯送孔明下樓。孔明辭別，回見玄德，具言其事。玄德大喜。次日，劉琦上言欲守江夏，劉表猶豫未決，請玄德共議。玄德曰：「江夏重地，固非他人可守，正須公子自往。東南之事，兄父子當之；西北之事，備願當之。」表曰：「近聞曹操於鄴郡作玄武池以練水軍，必有南征之意，不可不防。」玄德曰：「備已知之，兄勿憂慮。」遂拜辭回新野。劉表令劉琦引兵三千往江夏鎮守。

卻說曹操罷三公之職，自以丞相兼之，以毛玠爲東曹掾，崔琰爲西曹掾，司馬懿爲文學掾。懿字仲達，河內溫人也。潁川太守司馬雋之孫，京兆尹司馬防之子，主簿司馬朗之弟也。自是文官大備，乃聚武將商議南征。夏侯惇進曰：「近聞劉備在新野，每日教演士卒，必爲後患，可早圖之。」

操卽命夏侯惇爲都督，于禁李典夏侯蘭韓浩爲副將，領兵十萬，直抵博望城，以窺新野。荀彧諫曰：「劉備英雄，今更兼諸葛亮爲軍師，不可輕敵。」惇曰：「劉備鼠輩耳，吾必擒之。」徐庶曰：「將軍勿輕視劉玄德。今玄德得諸葛亮爲輔，如虎生翼矣。」操曰：「諸葛亮何人也？」庶曰：「亮字孔明，道號臥龍先生，有經天緯地之才，出鬼入神之計，真當世之奇士，非可小覷。」

操曰：「比公若何？」庶曰：「庶安敢比亮，庶如螢火之光，亮乃皓月之明也。」夏侯惇曰：「元直之言謬矣。吾

看諸葛亮如草芥耳，何足懼哉！吾若不一陣生擒劉備，活捉諸葛，願將首級獻與丞相。」操曰：「汝早報捷書，以慰吾心。」惇奮然辭曹操，引軍登程。

卻說玄德自得孔明，以師禮待之。關、張二人不悅曰：「孔明年幼，有甚才學！兄長待之太過，又未見他真實效驗！」玄德曰：「吾得孔明，猶魚之得水也。兩弟勿復多言。」關、張見說，不言而退。

一日，有人送犛牛尾至。玄德取尾親自結帽。孔明入見，正色曰：「明公無復有遠志，但事此而已耶？」玄德投帽於地而謝曰：「吾聊假此以忘憂耳。」孔明曰：「明公自度比曹操若何？」玄德曰：「不如也。」孔明曰：「明公之衆，不過數千人，萬一曹兵至，何以迎之？」玄德曰：「吾正愁此事，未得良策。」孔明曰：「可速招募民兵，亮自教之，可以待敵。」玄德遂招新野之民得三千人。孔明朝夕教演陣法，忽報曹操差夏侯惇引兵十萬，殺奔新野來了。張飛聞知，謂雲長曰：「可著孔明前去迎敵便了。」

正說之間，玄德召二人入，謂曰：「夏侯惇引兵到來，如何迎敵？」張飛曰：「哥哥何不使『水』去？」玄德曰：「智賴孔明，勇須二弟，何可推諉？」關、張出，玄德請孔明商議。孔明曰：「但恐關、張二人不肯聽吾號令。主公若欲亮行兵，乞假劍印。」玄德便以劍印付孔明。孔明遂聚集衆將聽令。張飛謂雲長曰：「且聽令去，看他如何調度。」

孔明令曰：「博望之左有山，名曰豫山；右有林，名曰安林，可以埋伏軍馬。雲長可引一千軍往豫山埋伏，等彼軍至，放過休敵。其輜重糧草，必在後面，但看南面火起，可縱兵出擊，就焚其糧草。翼德可引一千軍去安林背後山谷中埋伏，只看南面火起，便可出，向博望城舊屯糧草處縱火燒之。關平、劉封可引五百軍，預備引火之物於博望坡後兩邊等候。至初更兵到，便可放火矣。」——又命於樊城取回趙雲，令爲前部，不要贏，只要輸。」——主公自引一軍爲後援，各須依計而行，勿使有失。」

是蘆葦。典謂禁曰：「歎敵者必敗。南道路狹，山川相逼，樹木叢雜，倘彼用火攻，奈何？」禁曰：「君言是也。吾當往前爲都督言之。君可止住後軍。」李典便勒回馬，大叫：「後軍慢行！」人馬走發，那裏攔當得住。于禁驟馬大叫：「前軍都督且住！」

夏侯惇正走之間，見于禁從後軍奔來，便問何故。禁曰：「南道路狹，山川相逼，樹木叢雜，宜防火攻。」夏侯惇猛省，卽回馬令軍馬勿進。

言未已，只聽背後喊聲震起，早望見一派火光燒著。隨後兩邊蘆葦亦著。一霎時，四方八面，盡皆是火。又值風大火勢愈猛。曹家人馬，自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趙雲回軍趕殺，夏侯惇冒煙突火而走。

且說李典見勢頭不好，急奔回博望城。時火光中一軍攔住。當先大將，乃關雲長也。李典縱馬混戰，奪路而走。于禁見糧草車輛，都被火燒，便投小路奔逃去了。夏侯蘭韓浩來救糧草，正遇張飛。戰不數合，張飛一槍刺夏侯蘭於馬下。韓浩奪路走脫。直殺到天明，卻纔收軍。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河。後人有詩曰：

博望相持用火攻，指揮如意笑談中。直須驚破曹公膽，初出茅廬第一功。

夏侯惇收拾殘軍，自回許昌。

卻說孔明收軍，關張二人相謂曰：「孔明真英傑也！」行不數里，見糜竺糜芳引軍簇擁著一輛小車，車中端坐一人，乃孔明也。關張下馬，拜伏於車前。

須臾，玄德趙雲劉封關平等皆至，收聚衆軍，把所獲糧草輜重，分賞將士，班師回新野。新野百姓，望塵遮道而拜曰：「吾屬生全，皆使君得賢人之力也！」

孔明回至縣中，謂玄德曰：「夏侯惇雖敗去，曹操必自引大軍來。」玄德曰：「似此如之奈何？」孔明曰：「亮有一計，可敵曹軍。」正是：

破敵未堪息戰馬，避兵又必賴良謀。

未知其計若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蔡夫人議獻荊州 諸葛亮火燒新野

卻說玄德問孔明求拒曹兵之計。孔明曰：「新野小縣，不可久居。近聞劉景升病在危篤，可乘此機會，取彼荊州爲安身之地，庶可拒曹操也。」玄德曰：「公言甚善。但備受景升之恩，安忍圖之？」孔明曰：「今若不取，後悔何及？」玄德曰：「吾寧死不忍作負義之事。」孔明曰：「且再作商議。」

卻說夏侯惇敗回許昌，自縛見曹操，伏地請死。操釋之。惇曰：「惇遭諸葛亮詭計，用火攻破我軍。」操曰：「汝自幼用兵，豈不知狹處須防火攻？」惇曰：「李典于禁，曾言及此，悔之不及。」操乃賞二人。惇曰：「劉備如此猖獗，真腹心之患也，不可不急除。」操曰：「吾所慮者，劉備孫權耳。餘皆不足介意。今當乘此時掃平江南。」便傳令起大兵五十萬，令曹仁曹洪爲第一隊，張遼張郃爲第二隊，夏侯淵夏侯惇爲第三隊，于禁李典爲第四隊，操自領諸將爲第五隊。每隊各引兵十萬。又令許褚爲折衝將軍，引兵三千爲先鋒。選定建安十三年秋七月丙午日出師。

大中大夫孔融諫曰：「劉備劉表，皆漢室宗親，不可輕伐。孫權虎踞六郡，且有大江之險，亦不易取。今丞相興此無義之師，恐失天下之望。」操怒曰：「劉備劉表孫權，皆逆命之臣，豈容不討？」遂叱退孔融，下令如有再諫者必斬。孔融出府，仰天歎曰：「以至不仁伐至仁，安得不敗乎？」

時御史大夫鄒慮家客聞此言，報知鄒慮。慮常被孔融侮慢，心正恨之，乃以此言入告曹操。且曰：「融平日每狎侮丞相，又與禰衡相善。衡贊融曰：『仲尼不死。』融贊衡曰：『顏回復生。』向者禰衡之辱丞相，乃融使之。」

也。」操大怒，遂命廷尉捕捉孔融。融有二子，年尚幼，時方在家，對坐奕棋。左右急報曰：「尊君被廷尉執去，將斬矣。」二公子何不急避？」二子曰：「破巢之下，安有完卵乎？」

言未已，廷尉又至，盡收融家小并二子，皆斬之，號令融屍於市。京兆脂習伏屍而哭。操聞之，大怒，欲殺之。荀彧曰：「彧聞脂習常諫融曰：『公剛直太過，乃取禍之道。』今融死而來哭，乃義人也，不可殺。」操乃止。習收融父子屍首，皆葬之。後人有詩讚孔融曰：

孔融居北海，豪氣貫長虹。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文章驚世俗，談笑侮王公。史筆褒忠直，存官紀大中。曹操既殺孔融，傳令五隊軍馬次第起行，只留荀彧等守許昌。

卻說荊州劉表病重，使人請玄德來託孤。玄德引關張至荊州見劉表。表曰：「我病已入膏肓，不久便死矣。特託孤於賢弟。我子無才，恐不能承父業。我死之後，賢弟可自領荊州。」玄德泣拜曰：「當竭力以輔賢姪，安敢有他意乎？」

正說間，人報曹操自統大兵至。玄德急辭劉表，星夜回新野。劉表中聞此信，喫驚不小，商議寫遺囑，令玄德輔佐長子劉琦爲荊州之主。蔡夫人聞之大怒，關上內門，使蔡瑁、張允二人把住外門。時劉琦在江夏，知父病危，來至荊州探病。方到外門，蔡瑁當住曰：「公子奉父命鎮守江夏，其任至重，今擅離職守，倘東吳兵至，如之奈何？若入見主公，主公必生嗔怒，病將轉增，非孝也。宜速回。」

劉琦立於門外，大哭一場，上馬仍回江夏。劉表病勢危篤，望劉琦不來，至八月戊申日，大叫數聲而死。後人有詩歎劉表曰：

昔聞袁氏居河朔，又見劉君霸漢陽。總爲牝晨致家索，可憐不久盡銷亡。

劉表既死，蔡夫人與蔡瑁、張允商議，假寫遺囑，令次子劉琮爲荊州之主，然後舉哀報喪。時劉琮年方十四歲，

頗聰明，乃聚衆言曰：「吾父棄世，吾兄現在江夏，更有叔父玄德在新野。汝等立我爲主，倘兄與叔與兵問罪，如何解釋？」

衆官未及對，幕官李珪答曰：「公子之言甚善。今可急發哀書至江夏，請大公子爲荊州之主，就命玄德一同理事。北可以敵曹操，南可以拒孫權，此萬全之策也。」蔡瑁叱曰：「汝何人，敢亂言以逆主公遺命！」李珪大罵曰：「汝內外朋謀，假稱遺命，廢長立幼，眼見荆襄九郡，送於蔡氏之手，故主有靈，必當殛汝！」

蔡瑁大怒，喝令左右推出斬之。李珪至死大罵不絕。於是蔡瑁遂立劉琮爲主。蔡氏宗族，分領荊州之兵，命治中鄧義，別駕劉先守荊州。蔡夫人自與劉琮前赴襄陽駐紮，以防劉琦。劉備就葬劉表之棺於襄陽城東漢陽之原，竟不計告劉琦與玄德。

劉琮到襄陽，方纔歇馬，忽報曹操引大軍巡望襄陽而來。琮大驚，遂請蒯越、蔡瑁等商議。東曹掾傅巽進言曰：「不特曹操兵來爲可憂，今大公子在江夏，玄德在新野，我皆未往報喪，若彼與兵問罪，荆襄危矣。巽有一計，可使荆襄之民安如泰山，又可保全主公名爵。」琮曰：「計將安出？」巽曰：「不如將荆襄九郡，獻與曹操，操必重待主公也。」

琮叱曰：「是何言也！孤受先君之基業，坐向未穩，豈可便棄之他人？」蒯越曰：「傅公悌之言是也。夫逆順有大體，強弱有定勢。今曹操南征北討，以朝廷爲名，主公拒之，其名不順。且主公新立，外患未寧，內憂將作。荆襄之民，聞曹兵至，未戰而膽先寒，安能與之敵哉？」琮曰：「諸公善言，非我不從，但以先君之業，一旦棄與他人，恐貽笑於天下耳。」

言未已，一人昂然而進曰：「傅公悌，蒯異度之言甚善，何不從之？」衆視之，乃山陽高平人，姓王，名粲，字仲宣。容貌瘦弱，身材短小，幼時往見中郎蔡邕，時邕高朋滿座，聞粲至，倒履迎之，賓客皆驚曰：「蔡中郎何獨敬此

小子耶？」邕曰：「此子有異才，吾不如也。」蔡博聞強記，人皆不及；嘗視道旁碑文一過，便能記誦；觀人奕棋，棋局亂，蔡復爲擺出，不差一子。又善算術，其文詞妙絕一時，年十七，辟爲黃門侍郎，不就。後因避亂至荆襄，劉表以爲上賓。

當日謂劉琮曰：「將軍自料比曹公何如？」琮曰：「不如也。」蔡曰：「曹公兵強將勇，足智多謀，擒呂布於下，邳，摧袁紹於官渡，逐劉備於隴右，破烏桓於白登，梟除蕩定者，不可勝計。今以大軍南下荆襄，勢難抵敵。傅嗣二君之謀，乃長策也。將軍不可遲疑，致生後悔。」琮曰：「先生見教極是，但須稟告母親知道。」但見蔡夫人從屏後轉出，謂琮曰：「既是仲宣公悌異度三人所見相同，何必告我？」

於是劉琮意決，便寫降書，令宋忠潛地往曹操軍前投獻。宋忠領命直至宛城，接著曹操，獻上降書。操大喜，重賞宋忠，分付教劉琮出城迎接，便著他永爲荆州之主。宋忠拜辭曹操，取路回荆襄。將欲渡江，忽見一枝人馬到來，視之，乃關雲長也。宋忠迴避不及，被雲長喚住，細問荆州之事。忠初時隱諱，後被雲長盤問不過，只得將前後事情，一一實告。雲長大驚，隨捉宋忠至新野，見玄德備言其事。

玄德聞之大哭。張飛曰：「事已如此，可先斬宋忠，隨起兵渡江，奪了襄陽，殺了蔡氏劉琮，然後與曹操交戰。」玄德曰：「你且緘口，我自有的斟酌。」乃叱宋忠曰：「你知衆人作事，何不早來報我？今雖斬汝，無益於事。可速去。」忠拜謝，抱頭鼠竄而去。

玄德正憂悶間，忽報公子劉琦差伊籍到來。玄德感伊籍昔日相救之恩，降階迎之，再三稱謝。籍曰：「大公子在江夏，聞荆州已故，蔡夫人與蔡瑁等商議，不來報喪，竟立劉琮爲主。公子差人往襄陽探聽，回說是實，恐使君不知，特差某齋哀書呈報，并求使君盡起麾下精兵，同往襄陽問罪。」

玄德看書畢，謂伊籍曰：「機伯只知劉琮僭立，更不知劉琮已將荆襄九郡，獻與曹操矣。」籍大驚曰：「使君

從何知之？」玄德具言擊懿宋忠之事。籍曰：「若如此，使君不如以弔喪爲名，前赴襄陽，誘劉琮出迎，就便擒下，誅其黨類，則荊州屬使君矣。」

孔明曰：「機伯之言是也。主公可從之。」玄德垂淚曰：「吾兄臨危託孤於我，今若執其子而奪其地，異日死於九泉之下，何面目復見吾兄乎？」孔明曰：「如不行此事，今曹兵已至宛城，何以拒敵？」玄德曰：「不如走樊城以避之。」

正商議間，探馬飛報曹兵已到博望了。玄德慌忙發付伊籍回江夏，整頓軍馬，一面與孔明商議拒敵之計。孔明曰：「主公且寬心。前番一把火，燒了夏侯惇大半人馬，今番曹軍又來，必教他中這條計。我等在新野住不得了，不如早到樊城去。」便差人四門張榜，曉諭居民：「無問老幼男女，願從者，卽於今日皆跟我往樊城暫避，不可自誤。」差孫乾往河邊調撥船隻，救濟百姓，差糜竺護送各官家眷到樊城。一面聚諸將聽令。先教雲長引一千軍去白河上流頭埋伏。各帶布袋，多裝沙土，遏住白河之水。至來日三更後，只聽下流頭人喊馬嘶，急取起布袋，放水淹之，卻順水殺將下來接應。又喚趙雲：「引軍三千，分爲四隊，自領一隊伏於東門外，其三隊分伏西南北三門，卻先於城內人家屋上，多藏硫磺焰硝引火之物。曹軍入城，必安歇民房。來日黃昏後，必有大風。但看風起，便令西南北三門伏軍盡將火箭射入城去。待城中火勢大作，卻於城外吶喊助威，只留東門放他出走。汝卻於東門外從後擊之。天明會合關張二將收軍回樊城。」再令糜芳劉封二人，帶二千軍，一半紅旗，一半青旗，去新野城外三十里鵝尾坡前屯住。一見曹軍到，紅旗軍走在左，青旗軍走在右，他心疑必不敢追。汝二人却去分頭埋伏。只望城中火起，便可追殺敗兵，然後却來白河上流頭接應。」

孔明分撥已定，乃與玄德登高瞭望，只候捷音。

卻說曹仁曹洪引軍十萬爲前隊，前面已有許褚引三千鐵甲軍開路，浩浩蕩蕩，殺奔新野來。是日午牌時分，來到鵲尾坡，望見坡前一簇人馬，盡打靑紅旗號。許褚催軍向前，劉封糜芳分爲四隊，靑紅旗各歸左右。許褚勒馬教：「且休進，前面必有伏兵。我兵只在此處住下。」許褚一騎馬飛報前隊曹仁曹仁曰：「此是疑兵，必無埋伏。可速進兵。我當催軍繼至。」

許褚復回坡前，提兵殺入。至林下追尋時，不見一人。時日已墜西。許褚方欲前進，只聽得山上大吹大擂。抬頭看時，只見山頂上一簇旗，旗叢中兩把傘蓋，左玄德，右孔明，二人對坐飲酒。許褚大怒，引軍尋路上山。山上插木礮石，打將下來，不能前進。又聞山後喊聲大振，欲尋路廝殺，天色已晚。曹仁領兵到，教且奪新野城歇馬。軍士至城下時，只見四門大開，曹兵突入，並無阻當。城中亦不見一人，竟是一座空城了。

曹洪曰：「此是勢孤計窮，故盡帶百姓逃竄去了。我軍權且在城安歇。來日平明進兵。」此時各軍走乏，都已飢餓，皆去奪房造飯。曹仁曹洪就在衙內安歇，初更已後，狂風大作。守門軍士飛報火起。曹仁曰：「此必軍士造飯不小心，遺漏之火，不可自驚。」

說猶未了，接連幾次飛報，西南北三門皆火起。曹仁急令衆將上馬時，滿縣火起，上下通紅。是夜之火，更勝前日博望燒屯之火。後人有詩歎曰：

奸雄曹操守中原，九月南征到漢川。
風伯怒臨新野縣，祝融飛下焰摩天。

曹仁引衆將突烟冒火，尋路奔走，聞說東門無火，急急奔出東門。軍士自相踐踏，死者無數。曹仁等方纔脫得火厄，背後一聲喊起，趙雲引軍趕來混戰。敗軍各逃性命，誰肯回身廝殺。

正奔走間，糜芳引一軍至，又衝殺一陣。曹仁大敗，奪路而走。劉封又引一軍截殺一陣。到四更時分，人困馬乏，軍士大半焦頭爛額，奔至白河邊，喜得河水不甚深，人馬都下河喫水。人相喧嚷，馬盡嘶鳴。

卻說雲長在上流用布袋遏住河水。黃昏時分，望見新野火起。至四更，忽聽得下流頭人語馬嘶，急令軍士一齊掣起布袋，水勢滔天，望下流衝去。曹軍人馬俱溺於水中，死者極多。曹仁引衆將望水勢慢處奪路而走。行到博陵渡口，只聽喊聲大起，一軍攔路。當先大將，乃張飛也，大叫：「曹賊快來納命！」曹軍大驚。正是：

城內纔看紅焰吐，水邊又遇黑風來。

未知曹仁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劉玄德攜民渡江 趙子龍單騎救主

卻說張飛因關公放了上流水，遂引軍從下流殺將來，截住曹仁混殺。忽遇許褚，便與交鋒。許褚不敢戀戰，奪路走脫。張飛趕來，接著玄德、孔明，一同沿河到上流。劉封、糜芳已安排船隻等候，遂一齊渡河，盡望樊城而去。孔明教將船筏放火燒毀。

卻說曹仁收拾殘軍，就新野屯住，使曹洪去見曹操，具言失利之事。操大怒曰：「諸葛村夫，安敢如此！」催勳三軍，漫山塞野，盡至新野下寨，傳令軍士一面搜山，一面填塞白河，令大軍分作八路，一齊去取樊城。劉曄曰：「丞相初至襄陽，必須先買民心。今劉備盡遷新野百姓入樊城，若我兵逕進二縣爲齏粉矣，不如先使人招降劉備，備卽不降，亦可見我愛民之心，若其來降，則荊州之地，可不戰而定也。」

操從其言，便問：「誰可爲使？」劉曄曰：「徐庶與劉備至厚，今現在軍中，何不命他一往？」操曰：「他去恐不復來。」曄曰：「他若不來，貽笑於人矣。丞相勿疑。」操乃召徐庶，謂曰：「我今欲踏平樊城，奈憐衆百姓之命，公可往說劉備，如肯來降，免罪賜爵，若更執迷，軍民共戮，玉石俱焚。吾知公忠義，故特使公往，願勿相負。」

徐庶受命而行，至樊城。玄德、孔明接見，共訴舊日之情。庶曰：「曹操使庶來招降使君，乃假買民心也。今彼分

兵八路，填白河而進，樊城恐不可守，宜速作行計。」玄德欲留徐庶，庶謝曰：「某若不還，恐惹人笑。今老母已喪，抱恨終天，身雖在彼，誓不爲設一謀。公有臥龍輔佐，何愁大業不成，庶請辭。」

玄德不敢強留。徐庶辭回，見了曹操，言玄德並無降意。操大怒，即日進兵。玄德問計於孔明。孔明曰：「可速棄樊城，取襄陽暫歇。」玄德曰：「奈百姓相隨已久，安忍棄之？」孔明曰：「可令人遍告百姓，有願隨者同去，不願者留下。」先使雲長往江岸整頓船隻，令孫乾簡雍在城中聲揚曰：「今曹兵將至，孤城不可久守，百姓願隨者，便同過江。」

兩縣之民，齊聲大呼曰：「我等雖死，亦願隨使君！」即日號泣而行。扶老攜幼，將男帶女，滾滾渡河。兩岸哭聲不絕。玄德於船上望見，大慟曰：「爲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難，吾何生哉！」欲投江而死。左右急救止。聞者莫不痛哭。船到南岸，回顧百姓，有未渡者，望南而哭。玄德急令雲長催船渡之，方纔上馬。至行襄陽東門，只見城上遍插旌旗，壕邊密布鹿角。玄德勒馬大叫曰：「劉琮賢姪，吾但欲救百姓，並無他念，可快開門！」

劉琮聞玄德至，懼而不出。蔡瑁張允逕至敵樓上，叱軍士亂箭射下。城外百姓，皆望敵樓而哭。城中忽有一將，引數百人，逕上城樓，大喝：「蔡瑁張允逕至敵樓上，叱軍士亂箭射下。城外百姓，皆望敵樓而哭。城中忽有一將，身長八尺，面如重棗，乃義陽人也，姓魏，名延，字文長。」

當下魏延輪刀砍死守門將士，開了城門，放下吊橋，大叫：「劉皇叔快領兵入城，共殺賣國之賊！」張飛便躍馬欲入。玄德急止之曰：「休驚百姓。」魏延只管招呼玄德軍馬入城。只見城內一將飛馬引軍而出，大喝：「魏延無名小卒，安敢造亂，認得我大將文聘麼？」魏延大怒，挺槍躍馬，便來交戰。

兩下軍兵在城邊混殺，喊聲大震。玄德曰：「本欲保民，反害民也。吾不願入襄陽！」孔明曰：「江陵乃荊州要地，不如先取江陵爲家。」玄德曰：「正合吾心。」於是引著百姓，盡離襄陽大路，望江陵而走。襄陽城中百姓，多

有乘亂逃出城來，跟玄德而去。魏延與文聘交戰，從已至未，手下兵卒皆已折盡。延乃撥馬而逃，却尋不見玄德，自投長沙太守韓玄去了。

卻說玄德同行軍民十餘萬，大小車數千輛，挑擔背負者不計其數，路過劉表之墓，玄德率衆將拜於墓前，哭告曰：「辱弟備無德無才，負兄寄託之重罪在備一身，與百姓無干，望兄英靈垂救荆襄之民。」言甚悲切，軍民無不下淚。

忽哨馬報說：「曹操大軍已屯樊城，使人收拾船筏，即日渡江趕來也。」衆將皆曰：「江陵要地，足可拒守，今擁民衆數萬，日行十餘里，似此幾時得至江陵？倘曹兵到，如何迎敵？不如暫棄百姓，先行爲上。」玄德泣曰：「舉大事者必以人爲本，今人歸我，奈何棄之？」百姓聞玄德此言，莫不傷感。後人有詩讚之曰：

臨難仁心存百姓，登舟揮淚動三軍。至今憑弔襄江口，父老猶然憶使君。

卻說玄德擁著百姓，緩緩而行。孔明曰：「追兵不久即至，可遣雲長往江夏求救，於公子劉琦，教他速起兵乘船會於江陵。」玄德從之，即修書令雲長同孫乾領五百軍往江夏求救，令張飛斷後，趙雲保護老小，其餘俱管顧百姓而行。每日只走十餘里，便歇。

卻說曹操在樊城，使人渡江至襄陽，召劉琮相見。琮懼怕不敢往見。蔡瑁張允請行。王威密告琮曰：「將軍旣降，玄德又走，曹必懈弛無備，願將軍奮整奇兵，設於險處擊之，操可獲矣。獲操則威震天下，中原雖廣，可傳檄而定。此難遇之機，不可失也。」

琮以其言告蔡瑁。瑁叱王威曰：「汝不知天命，安敢妄言！」威怒罵曰：「賣國之徒，吾恨不生啖汝肉！」瑁欲殺之，蒯越勸止。瑁遂與張允同至樊城，拜見曹操。瑁等辭色甚是諂佞。操問：「荊州軍馬錢糧，今有多少？」瑁曰：「軍馬五萬，步軍十五萬，水軍八萬，共二十八萬。錢糧大半在江陵，其餘各處亦足供給一載。」操曰：「戰船多

少原是何人管領？瑤曰：「大小戰船，共七千餘隻，原是瑤等二人掌管。」

操遂加瑤爲鎮南侯水軍大都督，張允爲助順侯水軍副都督。二人大喜拜謝。操又曰：「劉景升既死，其子降順，吾當表奏天子，使永爲荊州之主。」二人大喜而退。荀攸曰：「蔡瑁、張允乃詔佞之徒，主公何遂加以如此顯爵，更教都督水軍乎？」操笑曰：「吾豈不識人？止因吾所領北地之衆，不習水戰，故且權用此二人。待成事之後，別有理會。」

卻說蔡瑁、張允歸見劉琮，具言曹操許保奏將軍永鎮荊襄。琮大喜。次日與母蔡夫人齎捧印綬兵符，親自渡江拜迎曹操。操撫慰畢，即引隨征軍將進屯襄陽城外。蔡瑁、張允令襄陽百姓焚香拜接。曹操俱用好言撫諭，入城至府中坐定，即召蒯越、近前，撫慰曰：「吾不喜得荊州，喜得異度也。」遂封蒯越爲江陵太守，樊城侯，傅巽、王粲等皆爲關內侯，而以劉琮爲青州刺史，便教起程。

琮聞命大驚，辭曰：「琮不願爲官，願守父母鄉土。」操曰：「青州近帝都，教你隨朝爲官，免在荊襄被人圖害。」琮再三推辭，曹操不准。琮只得與母蔡夫人同赴青州。只有故將王威相隨，其餘官員俱送至江口而回。操喚于禁囑付曰：「你可引輕騎追劉琮母子殺之，以絕後患。」

于禁得令，領衆趕上，大喝曰：「我奉丞相令，教來殺汝母子，可早納下首級。」蔡夫人抱劉琮而大哭。于禁喝令軍士下手。王威忿怒，奮力相鬪，竟被衆軍所殺。軍士殺死劉琮及蔡夫人。于禁回報曹操，操重賞于禁，便使人往隆中搜尋孔明妻小，却不知去向。原來孔明先已令人搬送至三江內隱避矣。操深恨之。

襄陽既定，荀攸進言曰：「江陵乃荊襄重地，錢糧極廣，劉備若據此地，急難動搖。」操曰：「孤豈忘之？」隨命於襄陽諸將中，選一員引軍開道。諸將中卻獨不見文聘。操使人尋問，方纔來見。操曰：「汝來何遲？」對曰：「爲人臣而不能使其主保全境土，心實悲慚，無顏早見耳。」言訖，歔歔流涕。操曰：「真忠臣也。」除江夏太守，賜爵

關內侯，便教引軍開道。探馬報說：『劉備帶領百姓，日行止十數里，計程只有三百餘里。』操教各部下精選五千鐵騎，星夜前進，限一日一夜，趕上劉備。大軍陸續隨後而進。

卻說玄德引十數萬百姓，三千餘軍馬，一程程挨著往江陵進發。趙雲保護老小，張飛斷後。孔明曰：『雲長往江夏去了，絕無回音，不知若何。』玄德曰：『敢煩軍師親自走一遭。』劉琦感公昔日之教，今若見公親至，事必讚矣。』孔明允諾，便同劉封引五百軍先往江夏求救去了。

當日玄德自與簡雍、糜竺、糜芳同行。正行間，忽然一陣狂風在馬前刮起，塵土冲天，平遮紅日。玄德驚曰：『此何兆也？』簡雍頗明陰陽，袖占一課，失驚曰：『此大凶之兆也。應在今夜。主公可速棄百姓而走。』玄德曰：『百姓從新野相隨至此，吾安忍棄之？』雍曰：『主公若戀而不棄，禍不遠矣。』玄德問：『前面是何處？』左右答曰：『前面是當陽縣。有梁山名爲景山。』玄德便教：『就此山紮住。』

時秋末冬初，涼風透骨，黃昏將近，哭聲遍野。至四更時分，只聽得西北喊聲震地而來。玄德大驚，急上馬引本部精兵二千餘人迎敵。曹兵掩至，勢不可當。玄德死戰。

正在危迫之際，幸得張飛引軍至，殺開一條血路，救玄德望東而走。文聘當先攔住。玄德罵曰：『背主之賊，尙有何面目見人！』文聘羞慚滿面，引兵自投東北去了。

張飛保著玄德，且戰且走，奔至天明，聞喊聲漸漸遠去。玄德方纔歇馬，看手下隨行人，止有百餘騎；百姓老小并糜竺、糜芳、簡雍、趙雲等一干人，皆不知下落。玄德大哭曰：『十數萬生靈，皆因戀我，遭此大難，諸將及老小皆不知存亡，雖土木之人，寧不悲乎？』

正悽惶時，忽見糜芳面帶數箭，踉蹌而來，口言：『趙子龍反投曹操去了也。』玄德叱曰：『子龍是我故交，安肯反乎？』張飛曰：『他今見我等勢窮力盡，或者反投曹操，以圖富貴耳。』玄德曰：『子龍從我於患難，心如鐵。』

石，非富貴所能動搖也。」糜芳曰：「我親見他投西北去了。」張飛曰：「待我親自尋他去。若撞見時，一槍刺死！」玄德曰：「休錯疑了。豈不見你二兄誅顏良文醜之事乎？子龍此去，必有事故。我料子龍必不棄我也。」

張飛那裏肯聽，引二十餘騎，至長坂橋。見橋東有一帶樹木，飛生一計，教所從二十餘騎，都砍下樹枝，拴在馬尾上，在樹林內往來馳騁，沖起塵土，以爲疑兵。飛却親自橫矛立馬於橋上，向西而望。

卻說趙雲自四更時分，與曹軍廝殺，往來衝突，殺至天明，尋不見玄德，又失了玄德老小。雲自思曰：「主人將甘糜二夫人，與小主人阿斗，託付在我身上，今日軍中失散，有何面目去見主人？不如去決一死戰，好歹要尋主母與小主人下落。」回顧左右，只有三四十騎相隨。雲拍馬在亂軍中尋覓，二縣百姓號哭之聲，震天動地。中箭著槍，拋棄男女而走者，不計其數。

趙雲正走之間，見一人臥在草中，視之乃簡雍也。雲急問曰：「曾見兩位主母否？」雍曰：「二主母棄了車仗，抱阿斗而走。我飛馬趕去，轉過山坡，被一將刺了一槍，跌下馬來，馬被奪了去。我爭鬥不得，故臥在此。」雲乃將從人所騎之馬，借一匹與簡雍騎坐，又著二卒扶護簡雍先去，報與主人。我上天入地，好歹尋主母與小主人來。如尋不見，死在沙場上也。」

說罷，拍馬望長坂坡而去。忽一人大叫：「趙將軍那裏去？」雲勒馬問曰：「你是何人？」答曰：「我乃劉使君帳下護送車仗的軍士，被箭射倒在此。」趙雲便問二夫人消息。軍士曰：「恰纔見甘夫人披頭跣足，相隨一夥百姓婦女投南而走。」

雲見說，也不顧軍士，急縱馬望南趕去，只見一夥百姓，男女數百人，相攜而走。雲大叫曰：「內中有甘夫人否？」夫人在後面望見趙雲，放聲大哭。雲下馬插槍而泣曰：「使主母失散，雲之罪也。糜夫人與小主人安在？」甘夫人曰：「我與糜夫人被逐，棄了車仗，雜於百姓內步行，又撞見一枝軍馬衝散。糜夫人與阿斗，不知何往。我獨

自逃生至此。」

正言間，百姓發喊，又撞出一枝軍來。趙雲拔槍上馬看時，面前馬上綁著一人，乃糜竺也。背後一將，手提大刀，引著千餘軍，乃曹仁部將淳于導，拿住糜竺，正要解去獻功。趙雲大喝一聲，挺槍縱馬，直取淳于導。導抵敵不住，被雲一槍刺落馬下，向前救了糜竺，奪得馬二匹。

雲請甘夫人上馬，殺開條大路，直送至長坂坡。只見張飛橫矛立馬於橋上，大叫：「子龍，你如何反我哥哥？」雲曰：「我尋不見主母與小主人，因此落後，何言反耶？」飛曰：「若非簡雍先來報信，我今見你，怎肯干休也！」雲曰：「主公在何處？」飛曰：「只在前面不遠。」雲謂糜竺曰：「糜子仲保甘夫人先行，待我仍往尋糜夫人與小主人去。」言罷，引數騎再回舊路。

正走之間，見一將手提鐵槍，背著一口劍，引十數騎躍馬而來。趙雲更不打話，直取那將。交馬只一合，把那將一槍刺倒，從騎皆走。原來那將乃曹操隨身背劍之將夏侯恩也。曹操有寶劍二口，一名「倚天」，一名「青釭」。倚天劍自佩之，青釭劍令夏侯恩佩之。那青釭劍砍鐵如泥，鋒利無比。

當時夏侯恩自恃勇力，背著曹操，只顧引人搶奪擄掠，不想撞著趙雲，被他一槍刺死，奪了那口劍，看靶上有金嵌「青釭」二字，方知是寶劍也。雲插劍提槍，復殺入重圍，回顧手下從騎，已沒一人，只剩得孤身。雲並無半點退心，只顧往來覓尋。但逢百姓，便問糜夫人消息。忽一人指曰：「夫人抱著孩兒，左腿上著了槍，行走不得，只在前面牆缺內坐地。」

趙雲聽了，連忙追尋。只見一個人家，被火燒壞土牆，糜夫人抱著阿斗，坐於牆下枯井之傍啼哭。雲急下馬伏地而拜。夫人曰：「妾得見將軍，阿斗有命矣。望將軍可憐他父親飄蕩半世，只有這點骨血。將軍可護持此子，教他得見父面，妾死無恨！」

雲曰：「夫人受難，雲之罪也。不必多言，請夫人上馬。雲自步行死戰，保夫人透出重圍。」糜夫人曰：「不可。將軍豈可無馬？此子全賴將軍保護。妾包重傷，死何足惜。望將軍速抱此子前去，勿以妾爲累也。」雲曰：「喊聲將近，追兵已至，請夫人速速上馬。」糜夫人曰：「妾身委實難去，休得兩誤。」乃將阿斗遞與趙雲曰：「此子性命全在將軍身上！」

趙雲三回五次，請夫人上馬，夫人不肯上馬。四邊喊聲又起。雲厲聲曰：「夫人不聽吾言，追軍若至，爲之奈何？」糜夫人乃棄阿斗於地，翻身投入枯井中而死。後人有詩讚之曰：

戰將全憑馬力多，步行怎把幼君扶。拚將一死存劉嗣，勇漢還虧女丈夫。

趙雲見夫人已死，恐曹軍盜屍，便將土牆推倒，掩蓋枯井。掩訖，解開勒甲縵，放下掩心鏡，將阿斗抱護在懷，綽槍上馬。早有一將，引一隊步軍至，乃曹洪部將晏明也，持三尖兩刃刀來戰趙雲。不三合，被趙雲一槍刺死，殺散衆軍，衝開一條路。

正走間，前面又一枝軍馬攔路。當先一員大將，旗號分明，大書「河間張郃」。雲更不答話，挺槍便戰。約十餘合，雲不敢戀戰，奪路而走。背後張郃趕來，雲加鞭而行，不想蹉躓一聲，連馬和人，顛入土坑之內。張郃挺槍來刺，忽然一道紅光，從土坑中滾起，那匹馬平空一躍，跳出坑外。後人有詩曰：

紅光罩體困龍飛，征馬衝開長坂圍。四十二年真命主，將軍因得顯神威。

張郃見了，大驚而退。趙雲縱馬正走，背後忽有二將大叫：「趙雲休走！」前面又有二將，使兩般軍器，截住去路。後面趕的是馬延、張顛，前面阻的是焦觸、張南，都是袁紹手下降將。趙雲力戰四將，曹軍一齊擁至。雲乃拔青釭劍亂砍，手起處，衣甲平過，血如湧泉。殺退衆軍將，直透重圍。

卻說曹操在景山頂上，望見一將，所到之處，威不可當，急問左右是誰。曹洪飛馬下山大叫曰：「軍中戰將可

留姓名。」雲應聲曰：「吾乃常山趙子龍也。」曹洪回報曹操曰：「真虎將也！吾當生致之。」遂令飛馬傳報各處：「如趙雲到，不許放冷箭，只要捉活的。」因此趙雲得脫此難。此亦阿斗之福所致也。

這一場殺，趙雲懷抱後主，直透重圍，砍倒大旗兩面，奪槊三條，前後槍刺劍砍，殺死曹營名將五十餘員。後人有詩曰：

血染征袍透甲紅，當陽誰敢與爭鋒？古來衝陣扶危主，只有常山趙子龍！

趙雲當下殺透重圍，已離大陣，血滿征袍。正行間，山坡下文撞出兩枝軍，乃夏侯惇部將鍾繇、鍾紳兄弟二人，一個使大斧，一個使畫戟，大喝：「趙雲快下馬受縛！」正是：

纔離虎窟逃生去，又遇龍潭鼓浪來。

畢竟子龍怎地脫身，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張翼德大喝長坂橋 劉豫州敗走漢津口

卻說鍾繇、鍾紳二人攔住趙雲廝殺。趙雲挺槍便刺。鍾繇當先揮大斧來迎。兩馬相交，戰不三合，被雲一槍刺落馬下，奪路便走。背後鍾紳持戟趕來，馬尾相啣，那枝戟只在趙雲後心內弄影。雲急撥轉馬頭，恰好兩胸相拍。雲左手持槍，隔過畫戟，右手拔出青釭寶劍，砍去帶盔連腦，砍去一半，紳落馬而死。餘衆奔散。趙雲得脫長坂橋而走。只聞後面喊聲大震。原來文聘引軍趕來。趙雲到得橋邊，人困馬乏，見張飛挺矛立馬於橋上，雲大呼曰：「翼德，援我！」飛曰：「子龍速行，追兵我自當之！」

雲縱馬過橋，行二十餘里，見玄德與衆人憩於樹下，雲下馬伏地而泣。玄德亦泣。雲喘息而言曰：「趙雲之罪，萬死猶輕，糜夫人身帶重傷，不肯上馬，投井而死。雲只得推土牆掩之，懷抱公子，身突重圍，賴主公洪福，幸而得

脫。適來公子尚在懷中啼哭，此一會不見動靜，想是不能保也。」遂解視之。原來阿斗正睡着未醒。雲喜曰：「幸得公子無恙！」雙手遞與玄德。玄德接過，擲之於地曰：「爲汝這孺子，幾損我一員大將！」趙雲忙向地下抱起阿斗，泣拜曰：「雲雖肝腦塗地，不能報也。」後人有詩讚曰：

曹操軍中飛虎出，趙雲懷內小龍眠。無由撫慰忠臣意，故把親兒擲馬前。

卻說文聘引軍追趙雲至長坂橋，只見張飛倒豎虎鬚，圓睜環眼，手綽蛇矛，立馬橋上；又見橋東樹林之後，塵頭大起，疑有伏兵，便勒住馬不敢近前。

俄而曹仁、李典、夏侯淵、樂進、張遼、許褚等都至。見飛怒目橫矛，立馬於橋上，又恐是諸葛孔明之計，都不敢近前，紮住陣脚，一字兒擺在橋西，使人飛報曹操。

操聞知，急上馬，從陣後來。張飛圓睜環眼，隱隱見後軍青羅傘蓋，旄鉞旌旗來到，料得是曹操心疑，親自來看。飛乃厲聲大喝曰：「我乃燕人張翼德也，誰敢與我決一死戰！」聲如巨雷。曹軍聞之，盡皆股栗。曹操急令去其傘蓋，回顧左右曰：「我向會聞雲長言翼德於百萬軍中，取上將之首，如探囊取物。今日相逢，不可輕敵。」

書未已，張飛睜目又喝曰：「燕人張翼德在此，誰敢來決死戰！」曹操見張飛如此氣概，頗有退心。飛望見曹操後軍陣脚移動，乃挺矛又喝曰：「戰又不戰，退又不退，卻是何故？」

喊聲未絕，曹操身邊夏侯傑，驚得肝膽碎裂，倒撞於馬下。操便回馬而走。於是諸軍衆將一齊望西逃奔。正是：黃口孺子，怎聞霹靂之聲；病體樵夫，難聽虎豹之吼。一時棄槍落盔者，不計其數。人如潮湧，馬似山崩，自相踐踏。後人有詩讚曰：

長坂橋頭殺氣生，橫槍立馬眼圓睜。一聲好似轟雷震，獨退曹家百萬兵。

卻說曹操懼張飛之威，驟馬望西而走，冠簪盡落，披髮奔逃。張遼、許褚趕上，扯住轡環。曹操倉皇失措。張遼曰：

「丞相休驚。料張飛一人，何足深懼！今急回軍殺去，劉備可擒也。」曹操方纔神色稍定，乃領張遼許褚再至長坂橋探聽消息。

且說張飛見曹軍一擁而退，不敢追趕，速喚回原隨二十餘騎，解去馬尾樹枝，令將橋梁拆斷，然後回馬來見玄德，具言斷橋一事。玄德曰：「吾弟勇則勇矣，惜失於計較。」飛問其故。玄德曰：「曹操多謀，汝不合拆斷橋梁，彼必追至矣。」飛曰：「他被吾一喝，倒退數里，何敢再追？」玄德曰：「若不斷橋，彼恐有埋伏，不敢進兵；今拆斷了橋，彼料我無軍而怯，必來追趕。彼有百萬之衆，雖涉江漢，可填而過，豈懼一橋之斷耶？」於是即刻起身，從小路斜投漢津，望沔陽路而走。

卻說曹操使張遼許褚探長坂橋消息，回報曰：「張飛已拆斷橋梁而去矣。」操曰：「彼斷橋而去，乃心怯也。」遂傳令差一萬軍，速搭三座浮橋，只今夜就要過。李典曰：「此恐是諸葛亮之詐謀，不可輕進。」操曰：「張飛一勇之夫，豈有詐謀？」遂傳下號令，火速進兵。

卻說玄德行近漢津，忽見後面塵頭大起，鼓聲連天，喊聲震地。玄德曰：「前有大江，後有追兵，如之奈何？」急命趙雲準備抵敵。曹操下令軍中曰：「今劉備釜中之魚，穿中之虎，若不就此時擒捉，如放魚入海，縱虎歸山矣。衆將可努力向前！」衆將領命，一個個奮威追趕。忽山坡後鼓聲響處，一隊軍馬飛出，大叫曰：「我在此等候多時了！」

當頭那員大將，手執青龍刀，坐下赤兔馬。原來是關雲長。去江夏借得軍馬一萬，探知當陽長坂大戰，特地從此路截出。曹操一見雲長，即勒住馬，回顧衆將曰：「又中諸葛亮之計也。」傳令大軍速退。

雲長追趕十數里，即回軍保護玄德等到漢津，已有船隻伺候。雲長請玄德并甘夫人阿斗至船中坐定。雲長問曰：「二嫂嫂如何不見？」玄德訴說當陽之事。雲長歎曰：「曩日獵於許田時，若從吾意，可無今日之患。」玄

德曰：「我於此時亦『投鼠忌器』耳。」

正說之間，忽見江南岸戰鼓大鳴，舟船如蟻，順風揚帆而來。玄德大驚，船來至近，只見一人白袍銀鎧，立於船頭上大呼曰：「叔父別來無恙，小姪得罪來遲。」玄德視之，乃劉琦也。琦過船，哭拜曰：「聞叔父困於曹操，小姪特來接應。」玄德大喜，遂合兵一處放舟而行。在船中正訴情由，江西南上戰船一字兒擺開，乘風唿哨而至。劉琦驚曰：「江夏之兵，小姪已盡起至此矣。今有戰船攔路，非曹操之兵，卽江東之兵也，如之奈何？」

玄德出船頭視之，見一人綸巾道服，坐在船頭上，乃孔明也。背後立着孫乾。玄德慌請過船，問其何故卻在此。孔明曰：「亮自至江夏，先令雲長於漢津登陸地而接。我料曹操必來追趕，主公必不從江陵來，必斜取漢津矣。故特請公子先來接應，我竟往夏口，盡起軍前來相助。」

玄德大悅，合爲一處，商議破曹之策。孔明曰：「夏口城險，頗有錢糧，可以久守。請主公且往夏口屯住。公子自回江夏，整頓戰船，收拾軍器，爲犄角之勢，可以抵當曹操。若共歸江夏，則勢反孤矣。」劉琦曰：「軍師之言甚善。但愚意欲請叔父暫至江夏，整頓軍馬，停當，再回夏口不遲。」玄德曰：「賢姪之言亦是。」遂留下雲長，引五千軍守夏口。玄德孔明劉琦共投江夏。

卻說曹操見雲長在旱路引軍截出，疑有伏兵，不敢來追；又恐水路先被玄德奪了江陵，便星夜提兵赴江陵。荆州治中鄒義，別駕劉先，已備知襄陽之事，料不能抵敵曹操，遂引荆州軍民出郭投降。

曹操入城，安民已定，釋韓嵩之囚，加爲大鴻臚。其餘衆官，各有封賞。曹操與衆將議曰：「今劉備已投江夏，恐結連東吳，是滋蔓也。當用何計破之？」荀攸曰：「我今大振兵威，遣使馳檄江東，請孫權會獵於江夏，共擒劉備，分荆州之地，永結盟好。孫權必驚疑而來降，則吾事濟矣。」

操從其計，一面發檄遣使赴東吳，一面計點馬步水軍共八十三萬，詐稱一百萬，水陸並進，船騎雙行，沿江而

來。西連荆、陝，東接蘄、黃，秦、柵聯絡三百餘里。

話分兩頭。卻說江東 孫權，屯兵柴桑郡，聞曹操大軍至襄陽，劉琮已降，今又星夜兼道取江陵，乃集衆謀士商議禦守之策。魯肅曰：「荆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士民殷富。若吾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劉備新敗，肅請奉命往江夏弔喪，因說劉備使撫劉表衆將，同心一意，共破曹操。備若喜而從命，則大事可定矣。」權喜從其言，即遣魯肅齎禮往江夏弔喪。

卻說玄德至江夏，與孔明、劉琦共議良策。孔明曰：「曹操勢大，急難抵敵，不如往投東吳 孫權，以爲應援。使南北相持，吾等於中取利，有何不可？」玄德曰：「江東人物極多，必有遠謀，安肯相容耶？」孔明笑曰：「今操引百萬之衆，虎踞江漢，江東安得不使人來探聽虛實？若有人到此，亮借一帆風，直至江東，憑三寸不爛之舌，說南北兩軍互相吞併。若南軍勝，共誅曹操，以取荆州之地；若北軍勝，則我乘勢以取江南，可也。」玄德曰：「此論甚高，但如何得江東人到？」

正說間，人報江東 孫權差魯肅來弔喪，船已傍岸。孔明笑曰：「大事濟矣！」遂問劉琦曰：「往日孫策亡時，襄陽曾遣人去弔喪否？」琦曰：「江東與我家有殺父之讎，安得通慶弔之禮？」孔明曰：「然則魯肅之來，非爲弔喪，乃來探聽軍情也。」遂謂玄德曰：「魯肅至，若問曹操動靜，主公只推不知。再三問時，主公只說可問諸葛亮。」

計會已定，使人迎接魯肅。肅入城弔喪，收過禮物，劉琦請肅與玄德相見。禮畢，邀入後堂飲酒。肅曰：「久聞皇叔大名，無緣拜會，今幸得見，實爲欣慰。近聞皇叔與曹操會戰，必知彼虛實。敢問操軍約有幾何？」玄德曰：「備兵微將寡，一聞操至，即走，竟不知彼虛實。」魯肅曰：「聞皇叔用諸葛孔明之謀，兩場火燒得曹操魂亡膽落，何曾不知也？」玄德曰：「除非問孔明，便知其詳。」肅曰：「孔明安在，願求一見。」

玄德教請孔明出來相見。肅見孔明禮畢，問曰：「向慕先生才德，未得拜晤，今幸得遇，願聞目今安危之事。」孔明曰：「曹操奸計，亮已盡知，但恨力未及，故且避之。」肅曰：「皇叔今將止於此乎？」孔明曰：「使君與蒼梧太守吳臣有舊，將往投之。」肅曰：「吳臣糧少兵微，不能自保，焉能容人？」孔明曰：「吳臣處雖不足久居，今且暫依之，別有良圖。」

肅曰：「孫將軍虎踞六郡，兵精糧足，又極敬賢禮士，江東英雄，多歸附之，今爲君計，莫若遣心腹往結東吳，以共圖大事。」孔明曰：「劉使君與孫將軍自來無舊，恐虛費詞說，且別無心腹之人可使。」肅曰：「先生令兄，現爲江東參謀，日望與先生相見，肅不才，願與公同見孫將軍，共議大事。」玄德曰：「孔明是吾之師，頃刻不可相離，安可去也？」

肅堅請孔明同去。玄德佯不許。孔明曰：「事急矣，請奉命一行。」玄德方纔許諾。魯肅遂別了玄德劉琦與孔明登舟，望柴桑郡來。正是：

只因諸葛扁舟去，致使曹兵一旦休。

不知孔明此去畢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諸葛亮舌戰羣儒 魯子敬力排衆議

却說魯肅孔明辭了玄德劉琦，登舟望柴桑郡來。二人在舟中共議。魯肅謂孔明曰：「先生見孫將軍，切不可實言曹操兵多將廣。」孔明曰：「不須子敬叮嚀，亮自有對答之語。」及船到岸，肅請孔明於館驛中暫歇，先自往見孫權。權正聚文武於堂上議事，聞魯肅回，急召入問曰：「子敬往江夏探聽虛實若何？」肅曰：「已知其略，倘容徐裏。」權將曹操檄文示肅曰：「操昨遣使齎文至此，孤先發遣來使，現今會衆商議未定。」肅接檄文觀

看其略曰：

孤近承帝命，奉詞伐罪，旄麾南指，劉琮束手，荆襄之民，望風歸順。今統雄兵百萬，上將千員，欲與將軍會獵於江夏，共伐劉備，同分土地，永結盟好。幸勿觀望，速賜回音。

魯肅看畢曰：「主公尊意若何？」權曰：「未有定論。」張昭曰：「曹操擁百萬之衆，借天子之名，以征四方，拒之不順。且主公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既得荊州，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勢不可敵。以愚之計，不如納降爲萬安之策。」衆謀士皆曰：「子布之言，正合天意。」孫權沈吟不語。張昭又曰：「主公不必多疑。如降操則東吳民安，江南六郡可保矣。」孫權低頭不語。

須臾，權起更衣，魯肅隨於權後。權知肅意，乃執肅手而言曰：「卿欲如何？」肅曰：「恰纔衆人所言，深誤將軍。衆人皆可降曹操，惟將軍不可降曹操。」權曰：「何以言之？」肅曰：「如肅等降操，當以肅還鄉黨，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降操，欲安所歸乎？位不過過封侯，車不過一乘，騎不過一匹，從不過數人，豈得南面稱孤哉？衆人之意，各自爲己，不可聽也。將軍宜早定大計。」

權歎曰：「諸人議論，大失孤望。子敬開說大計，正與吾見相同。此天以子敬賜我也！但操新得袁紹之衆，近又得荊州之兵，恐勢大難以抵敵。」肅曰：「肅至江夏，引諸葛瑾之弟諸葛亮在此。主公可問之，便知虛實。」權曰：「臥龍先生在此乎？」肅曰：「現在館驛中安歇。」權曰：「今日天晚，且未相見。來日聚文武於帳下，先教見我江東英俊，然後升堂議事。」

肅領命而去。次自至館驛中見孔明，又囑曰：「今見我主，切不可言曹操兵多。」孔明笑曰：「亮自見機而行，決不有誤。」肅乃引孔明至幕下。蚤見張昭、顧雍等一班文武，二十餘人，峨冠博帶，整衣端坐。孔明逐一相見，各問姓名。施禮已畢，坐於客位。張昭等見孔明丰神飄灑，器宇軒昂，料道此人必來游說。張昭先以言挑之曰：「昭

乃江東微末之士，久聞先生高臥隆中，自比管樂。此語果有之乎？孔明曰：「此亮平生小可之比也。」昭曰：「近聞劉豫州三顧先於草廬之中，幸得先生，以爲如魚得水，思欲席捲荆襄，今一旦以屬曹操，未審是何主意？」孔明自思張昭乃孫權手下第一個謀士，若不先難倒他，如何說得孫權？遂答曰：「吾觀取漢上之地，易如反掌。我主劉豫州躬行仁義，不忍奪同宗之基業，故力辭之。劉琮孺子，聽信佞言，暗自投降，致使曹操得以猖獗，今我主屯兵江夏，別有良圖，非等閒可知也。」

昭曰：「若此，是先生言行相違也。先生自比管樂，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樂毅扶持微弱之燕，下齊七十餘城；此二人者，真濟世之才也。先生在草廬之中，但笑傲風月，抱膝危坐；今既從事劉豫州，當爲生靈興利除害，勦滅亂賊。且劉豫州未得先生之前，尚且縱橫寰宇，割據城池；今得先生，人皆仰望。雖三尺童蒙，亦謂彪虎生翼，將見漢室復興，曹氏即滅矣。朝廷舊臣，山林隱士，無不拭目而待，以爲拂高天之雲翳，仰日月之光輝，拯民於水火之中，措天下於衽席之上，在此時也。何先生自歸豫州，曹兵一出，棄甲拋戈，望風而竄；上不能報劉表以安庶民，下不能輔孤子而據疆土，乃棄新野，走樊城，敗當陽，奔夏口，無容身之地。是豫州既得先生之後，反不如其初也。管仲樂毅，果如足下愚直之言，幸勿見怪。」

孔明聽罷，啞然而笑曰：「鵬飛萬里，其志豈羣鳥能識哉？譬如人染沈疴，當先用糜粥以飲之，和藥以服之；待其腑臟調和，形體漸安，然後用肉食以補之，猛藥以治之，則病根盡去，人得全生也。若不待氣脈和緩，便投以猛藥厚味，欲求安保，誠爲難矣。吾主劉豫州，向日軍敗於汝南，寄跡劉表，兵不滿千，將止關張趙雲而已；此正如病勢危羸已極之時也。新野山僻小縣，人民稀少，糧食鮮薄，豫州不過暫借以容身，豈真將坐守於此耶？夫以甲兵不完，城郭不固，軍不經練，糧不繼日，然而博望燒屯，白河用水，使夏侯惇曹仁輩心驚膽裂，竊謂管仲樂毅之用。」

兵，未必過此。至於劉琮降操，豫州實出不知，且又不忍乘亂奪同宗之基業，此真大仁大義也。當陽之敗，豫州見有數十萬赴義之民，扶老攜幼相隨，不忍棄之，日行十里，不思進取江陵，甘與同敗，此亦大仁大義也。寡不敵衆，勝負乃其常事。昔高皇數敗於項羽，而垓下一戰成功，此非韓信之良謀乎？夫信入事高皇，未嘗累勝。蓋國家大計，社稷安危，是有主謀，非比誇辯之徒，虛譽欺人。——坐議立談，無人可及。臨機應變，百無一能。——誠爲天下笑耳。

這一篇言語，說得張昭並無一言回答，座上忽一人抗聲問曰：「今曹公兵屯百萬，將列千員，龍驤虎視，平吞江夏，公以爲何如？」孔明視之，乃虞翻也。孔明曰：「曹操收袁紹蟻聚之兵，劫劉表烏合之衆，雖數百萬，不足懼也。」虞翻冷笑曰：「軍敗於當陽，計窮於夏口，區區求救於人，而猶言不懼，此真大言欺人也。」孔明曰：「劉豫州以數千仁義之師，安能敵百萬殘暴之衆，退守夏口，所以待時也。今江東兵精糧足，且有長江之險，猶欲使其主屈膝降賊，不顧天下恥笑，由此論之，劉豫州真不懼操賊者矣。」

虞翻不能對。座間又一人問曰：「孔明欲效儀秦之舌，游說東吳耶？」孔明視之，乃步騭也。孔明曰：「步子山以蘇秦張儀爲辯士，不知蘇秦佩六國相印，張儀兩次相秦，皆有匡扶人國之謀，非比畏強陵弱，懼刀避劍之人也。君等聞曹操虛發詐僞之詞，便畏懼請降，敢笑蘇秦張儀乎？」

步騭默然無語。忽一人問曰：「孔明以曹操爲何如人也？」孔明視其人，乃薛綜也。孔明答曰：「曹操乃漢賊也，又何必問。」綜曰：「公言差矣。漢歷傳至今，天數將終。今曹公已有天下三分之二，人皆歸心。劉豫州不識天時，強欲與爭，正如以卵擊石，安得不敗乎？」孔明厲聲曰：「薛敬文安得出此無父無君之言乎？夫人生天地間，以忠孝爲立身之本。公旣爲漢臣，則見有不臣之人，當誓共戮之，臣之道也。今曹操祖宗叨食漢祿，不思報效，反懷篡逆之心，天下之所共憤，公乃以天數歸之，真無父無君之人也。不足與語，請勿復言！」

薛綜滿面羞慚，不能對答。座上又一人應聲問曰：「曹操雖挾天子以令諸侯，猶是相國曹參之後。劉豫州雖云中山站王苗裔，卻無可稽考，眼見只是織席販履之夫耳，何足與曹操抗衡哉？」孔明視之，乃陸績也。孔明笑曰：「公非袁術座間懷橘之陸郎乎？請安坐聽吾一言。」曹操既爲曹相國之後，則世爲漢臣矣；今乃專權肆橫，欺陵君父，是不惟無君，亦且蔑祖；不惟漢室之亂臣，亦曹氏之賊子也。劉豫州堂堂帝胄，當今皇帝，按譜賜爵，何云無可稽考？且高祖起身亭長，而終有天下；織席販履，又何足爲辱乎？公小兒之見，不足與高士共語！」

陸績語塞。座上一人忽曰：「孔明所言，皆強詞奪理，均非正論，不必再言。且請問孔明治何經典？」孔明視之，乃嚴畯也。孔明曰：「尋章摘句，世之腐儒也，何能興邦立事？且古耕莘伊尹，釣渭子牙，張良陳平之流，鄧禹耿弇之輩，皆有匡扶宇宙之才，未審其生平治何經典，豈亦效書生區區於筆硯之間，數黑論黃，舞文弄墨而已乎？」嚴畯低頭喪氣，而不能對。忽又一人大聲曰：「公好爲大言，未必真有實學，恐適爲儒者所笑耳。」孔明視其人，乃汝南程德樞也。孔明答曰：「儒有君子小人之別。君子之儒，忠君愛國，守正惡邪，務使澤及當時，名留後世。若夫小人之儒，惟務雕蟲，專工翰墨，青春作賦，皓首窮經，筆下雖有千言，胸中實無一策。且如揚雄以文章名世，而屈身事莽，不免投閣而死，此所謂小人之儒也。雖日賦萬言，亦何取哉！」

程德樞不能對。衆人見孔明對答如流，盡皆失色。時座上張溫略統二人，又欲問難。忽一人自外而入，厲聲言曰：「孔明乃當世奇才，君等以唇舌相難，非敬客之禮也。曹操大軍臨境，不思退敵之策，乃徒鬪口耶？」

衆視其人，乃零陵人，姓黃名蓋，字公覆，現爲東吳糧官。當時黃蓋謂孔明曰：「愚聞多言獲利，不如默而無言。何不將金石之論，爲我主言之，乃與衆人辯論也？」孔明曰：「諸君不知世務，互相問難，不容不答耳。」

於是黃蓋與魯肅引孔明入，至門正中，遇諸葛瑾，孔明施禮。瑾曰：「賢弟既到江東，何不來見我？」孔明曰：「弟既事劉豫州，理宜先公後私。公事未畢，不敢及私。望兄見諒。」瑾曰：「賢弟見過吳侯，卻來敘話。」說罷自

去魯肅曰：「適間所囑，不可有誤。」孔明點頭應諾。引至堂上，孫權降階而迎，優禮相待。施禮畢，賜孔明坐。衆文武分兩行而立。魯肅立於孔明之側，只看他講話。孔明致玄德之意畢，偷眼看孫權，碧眼紫鬚，堂堂一表。孔明暗思：「此人相貌非常，只可激，不可說。等他問時，用言激之便了。」

獻茶已畢，孫權曰：「多聞魯子敬談足下之才，今幸得相見，敢求教益。」孔明曰：「不才無學，有辱明問。」權曰：「足下近在新野，佐劉豫州與曹操決戰，必深知彼軍虛實。」孔明曰：「劉豫州兵微將寡，更兼新野城小無糧，安能與曹操相持？」權曰：「曹兵共有多少？」孔明曰：「馬步水軍約有一百餘萬。」權曰：「莫非詐乎？」孔明曰：「非詐也。曹操就兗州已有青州軍二十萬，平了袁紹，又得五六十萬，中原新招之兵三四十萬，今又得荆州之軍二三十萬，以此計之，不下一百五十萬。亮以百萬言之，恐驚江東之士也。」

魯肅在旁，聞言失色，以目視孔明。孔明只做不見。權曰：「曹操部下戰將，還有多少？」孔明曰：「足智多謀之士，能征慣戰之將，何止一二人！」權曰：「今曹操平了荆楚，復有遠圖乎？」孔明曰：「卽今沿江下寨，準備戰船，不欲圖江東，待取何地？」權曰：「若彼有吞併之意，戰與不戰，請足下爲我一決。」孔明曰：「亮有一言，但恐將軍不肯聽從。」權曰：「願聞高論。」孔明曰：「向者宇內大亂，故將軍起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除大難，略已平矣；近又新破荊州，威震海內；縱有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其不能，何不從衆謀士之論，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權未及答。孔明又曰：「將軍外託服從之名，內懷疑貳之見，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誠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降操？」孔明曰：「昔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帝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仰慕，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又安能屈處人下乎？」

孫權聽了孔明此言，不覺勃然變色，拂衣而起，退入後堂。衆皆哂笑而散。魯肅責孔明曰：「先生何故出此言？」

幸是吾主寬洪大度，不卽面責。先生之言，藐視吾主甚矣。」孔明仰天笑曰：「何如此不能容物耶？我自破曹之計，彼不問我，我故不言。」肅曰：「果有良策，肅當請主公求教。」孔明曰：「吾視曹操百萬之衆，如羣蟻耳。但我一舉手，則皆爲齧粉矣。」

肅聞言，便入後堂，見孫權。權怒氣未息，顧謂肅曰：「孔明欺吾太甚！」肅曰：「臣亦以此責孔明，孔明反笑。主公不能容物，破曹之策，孔明不肯輕言，主公何不求之？」權回嗔作喜曰：「原來孔明有良謀，故以言詞激我。我一時淺見，幾誤大事。」便同魯肅重復出堂，再請孔明，敘話。權見孔明，謝曰：「適來冒瀆威嚴，幸勿見罪。」孔明亦謝曰：「亮言語冒犯，望乞恕罪。」權邀孔明入後堂，置酒相待。

數巡之後，權曰：「曹操平生所惡者，呂布、劉表、袁紹、袁術、豫州與孤耳。今數雄已滅，獨豫州與孤尚存。孤不能以全吳之地，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與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孔明曰：「豫州雖新敗，然關雲長、猶率精兵萬人，劉琦領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憊，近追豫州，輕騎一日夜行三百里。此所謂一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荊州士民，附操者迫於勢耳，非本心也。今將軍誠能與豫州協力同心，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則荊吳之勢強，而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唯將軍裁之。」

權大悅曰：「先生之言，頓開茅塞。吾意已決，更無他疑。卽日商議起兵，共滅曹操。」遂令魯肅將此意傳諭文武官員，就送孔明於館驛安歇。

張昭知孫權欲興兵，遂與衆議曰：「中了孔明之計也。」急入見權曰：「昭等聞主公將興兵與曹操爭鋒。主公自思比袁紹若何？曹操向日兵微將寡，尙能一鼓克袁紹。何況今日擁百萬之衆南征，豈可輕敵若聽諸葛亮之言，妄動甲兵，此所謂負薪救火也。」孫權只低頭不語。顧雍曰：「劉備因爲曹操所敗，故欲借我江東之兵以

拒之主公奈何爲其所用乎？願聽子布之言。」

孫權沈吟未決。張昭等出，魯肅入見曰：「適張子布等又勸主公休動兵，力主降議，此皆全軀保妻子之臣，爲自謀之計耳。願主公勿聽也。」孫權尚在沈吟。肅曰：「主公若遲疑，必爲衆人誤矣。」權曰：「卿且暫退，容我三思。」肅乃退出。時武將或有要戰的，文官都是要降的，議論紛紛不一。

且說孫權退入內宅，寢食不安，猶豫不決。吳國太見權如此，問曰：「何事在心，寢食俱廢？」權曰：「今曹操屯兵於江漢，有下江南之意。問諸文武，或欲降者，或欲戰者，欲待戰來，恐寡不敵衆；欲待降來，又恐曹操不容。因此猶豫不決。」吳國太曰：「汝何不聽吾姊臨終之語乎？」孫權如醉方醒，似夢初覺，想出這句話來，正是：

追思國母臨終語，引得周郎立戰功。

畢竟說著甚的，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孔明用智激周瑜 孫權決計破曹操

卻說吳國太見孫權疑惑不決，乃謂之曰：「先姊遺言云：『伯符臨終有言，內事不決問張昭，外事不決問周瑜。』今何不請公瑾問之？」權大喜，即遣使往鄱陽請周瑜議事。原來周瑜在鄱陽湖訓練水師，聞曹操大軍至漢上，便星夜回柴桑郡議軍機事。使者未發，周瑜已先到。魯肅與瑜最厚，先來接著，將前項事細述一番。周瑜曰：「子敬休憂，瑜自有主張。今可速請孔明來相見。」

魯肅上馬去了。周瑜方纔歇息，忽報張昭顧雍張紘步騭四人來相探。瑜接入堂中坐定，敘寒溫畢。張昭曰：「都督知江東之利害否？」瑜曰：「未知也。」昭曰：「曹操擁衆百萬，屯於漢上，昨傳檄文至此，欲請主公會獵於江夏。雖有相吞之意，尙未露其形。昭等勸主公且降之，庶免江東之禍。不想魯子敬從江夏帶劉備軍師諸葛亮

至此，彼因自欲雪憤，特下說詞以激主公。子敬卻執迷不悟。正欲待都督一決。瑜曰：「公等之見皆同否？」願雍等曰：「所議皆同。」瑜曰：「吾亦欲降久矣。公等請回。明早見主公，自有定議。」

昭等辭去。少頃，又報程普黃蓋韓當等一班戰將來見。瑜迎入，各問慰訖。程普曰：「都督知江東早晚屬他人否？」瑜曰：「未知也。」普曰：「吾等自隨孫將軍開基創業，大小數百戰，方纔戰得六郡城池。今主公聽謀士之言，欲降曹操，此真可恥可惜之事。吾等寧死不辱。望都督勸主公決計與兵。吾等願效死戰。」瑜曰：「將軍等所見皆同否？」黃蓋忿然而起，以手拍額曰：「吾頭可斷，誓不降曹！」衆人皆曰：「吾等皆不願降。」瑜曰：「吾正欲與曹操決戰，安肯投降將軍等請回。瑜見主公，自有定議。」

程普等別去。又未幾，諸葛瑾呂範等一班兒文官相候。瑜迎入，講禮畢。諸葛瑾曰：「舍弟諸葛亮自漢上來，言劉豫州欲結東吳，共伐曹操，文武商議未定。因舍弟爲使，瑾不敢多言，專候都督來決此事。」瑜曰：「以公論之，若何？」瑾曰：「降者易安，戰者難保。」周瑜笑曰：「瑜自有主張。來日同至府下定議。」

瑾等辭退，忽又報呂蒙甘寧等一班兒來見。瑜請入，亦敘談此事。有要戰者，有要降者，互相爭論。瑜曰：「不必多言。來日都到府下公議。」衆乃辭去。周瑜冷笑不止。

至晚，人報魯子敬引孔明來拜。瑜出中門迎入，敘禮畢，分賓主而坐。肅先問瑜曰：「今曹操驅衆南侵，和與戰二策，主公不能決，一聽於將軍。將軍之意若何？」瑜曰：「曹操以天子爲名，其師不可拒。且其勢大，未可輕敵。戰則必敗，降則易安。吾意已決。來日見主公，便當遣使納降。」

魯肅愕然曰：「君言差矣。江東基業，已歷三世，豈可一旦棄於他人？伯符遺言，外事付託將軍。今正欲仗將軍保全國家，爲泰山之靠，奈何亦從懦夫之議耶？」瑜曰：「江東六郡，生靈無限，若罹兵革之禍，必有歸怨於我，故決計請降耳。」肅曰：「不然。以將軍之英雄，東吳之險固，操未必便能得志也。」

二人互相爭辨，孔明只袖手冷笑。瑜曰：「先生何故哂笑？」孔明曰：「亮不笑別人，笑子敬不識時務耳。」肅曰：「先生如何反笑我不識時務？」孔明曰：「公瑾主意欲降操，甚爲合理。」瑜曰：「孔明乃識時務之士，必與吾有同心。」肅曰：「孔明，你也如何說此？」孔明曰：「操極善用兵，天下莫敢當，向只有呂布、袁紹、袁術、劉表，敢與對敵。今數人皆被操滅，天下無人矣。獨有劉豫州不識時務，強與爭衡。今孤身江夏，存亡未保。將軍決計降曹，可以保妻子，可以全富貴，國祚遷移，付之天命，何足惜哉？」

魯肅大怒曰：「汝教吾主屈膝受辱於國賊乎？」孔明曰：「愚有一計，並不勞牽羊擔酒，納土獻印，亦不須親自渡江，只須遣一介之使，扁舟送兩個人到江上，操若得此兩人，百萬之衆，皆卸甲捲旗而退矣。」瑜曰：「用何二人，可退操兵？」孔明曰：「江東去此兩人，如大樹飄一葉，太倉減極粟耳。而操得之，必大喜而去。」

瑜又問果用何二人，孔明曰：「亮居隆中時，卽聞操於漳河新造一臺，名曰銅雀，極其壯麗，廣選天下美女以實其中。操本好色之徒，久聞江東喬公有二女，長曰大喬，次曰小喬，有沈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操曾發誓曰：『吾一願掃平四海，以成帝業；一願得江東二喬，置之銅雀臺，以樂晚年，雖死無恨矣。』今雖引百萬之衆，虎視江南，其實爲此二女也。將軍何不去尋喬公，以千金買此二女，差人送與曹操，操得二女，稱心滿意，必班師矣。此范蠡獻西施之計，何不速爲之？」

瑜曰：「操欲得二喬，有何證據？」孔明曰：「曹操幼子曹植，字子建，下筆成文。操嘗命作一賦，名曰銅雀臺賦。賦中之意，單道他家合爲天子，誓取二喬。」瑜曰：「此賦公能記否？」孔明曰：「吾愛其文華美，嘗竊記之。」瑜曰：「試請一誦。」孔明卽時誦銅雀臺賦云：

「從明后以嬉游兮，登層臺以娛情。見太府之廣開兮，觀聖德之所營。建高門之嵯峨兮，浮雙闕乎太清。直中天之華觀兮，連飛閣乎西城。臨漳水之長流兮，望園果之滋榮。立雙臺於左右兮，有玉龍與金鳳。攬二

喬於東南兮，樂朝夕之與共。俯皇都之宏麗兮，瞰雲霞之浮動。欣羣才之來萃兮，協飛熊之吉夢。仰春風之和穆兮，聽百鳥之悲鳴。雲天互其既立兮，家願得乎雙逞。揚仁化於宇宙兮，盡肅恭於上京。惟桓文之爲盛兮，豈足方乎聖明。

「休矣美矣！惠澤遠揚，翼佐我皇家兮，寧彼四方。同天地之規量兮，齊日月之輝光。永尊貴而無極兮，等君壽於東皇。御虎旂以遨遊兮，迴鸞駕而周章。恩化及乎四海兮，嘉物阜而民康。願斯臺之永固兮，樂終古而未央。」

周瑜聽罷，勃然大怒，離座指北而罵曰：「老賊欺吾太甚！」孔明急起止之曰：「昔單于屢侵疆界，漢天子許以公主和親，今何惜民間二女乎？」瑜曰：「公有所不知。大喬是孫伯符將軍主婦，小喬乃瑜之妻也。」孔明伴作惶恐之狀曰：「亮實不知。失口亂言，死罪死罪！」瑜曰：「吾與老賊誓不兩立！」孔明曰：「事須三思，免致後悔。」瑜曰：「吾承伯符寄託，安有屈身降操之理。適來所言，故相試耳。吾自離鄱陽湖，便有北伐之心。雖刀斧加頭，不易其志也。望孔明助一臂之力，同破操賊！」孔明曰：「若蒙不棄，願效犬馬之勞。早晚拱聽驅策。」瑜曰：「來日入見主公，便議起兵。」

孔明與魯肅辭出，相別而去。次日清晨，孫權升堂。左邊文官張昭、顧雍等三十餘人，右邊武官程普、黃蓋等三十餘人，衣冠濟濟，劍佩鏘鏘，分班侍立。

少頃，周瑜入見，禮畢，孫權問慰罷。瑜曰：「近聞曹操引兵屯漢上，馳書至。主公尊意若何？」權即取檄文與周瑜看。瑜看畢，笑曰：「老賊以我江東無人，敢如此相侮耶？」權曰：「君之若何？」瑜曰：「主公曾與衆文武商議否？」權曰：「連日議此事，有勸我降者，有勸我戰者。吾意未定，故請公瑾一決。」瑜曰：「誰勸主公降？」權曰：「張子布等皆主其意。」瑜即問張昭曰：「願聞先生所以主降之意。」昭曰：「曹操挾天子而征四方，動以

朝廷爲名；近又得荊州，威勢愈大。吾江東可以拒操者，長江耳。今操艤艦戰艦，何止千百？水陸並進，何可當之？不如且降，更圖後計。」瑜曰：「此迂儒之論也！江東自開國以來，今歷三世，安忍一旦廢棄？」權曰：「若此計將安出？」

瑜曰：「操雖託名漢相，實爲漢賊。將軍以神武雄才，仗父兄餘業，據有江東，兵精糧足，正當橫行天下，爲國家除殘去暴，奈何降賊耶？且操今此來，多犯兵家之忌：北土未平，馬騰韓遂爲其後患，而操久於南征，一忌也；北軍不熟水戰，操捨鞍馬，仗舟楫，與東吳爭衡，二忌也；又時值隆冬盛寒，馬無藁草，三忌也；驅中國士卒，遠涉江湖，不服水土，多生疾病，四忌也。操兵犯此數忌，雖多必敗。將軍擒操，正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進屯夏口，爲將軍破之。」

權矍然起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所懼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尙存。孤與老賊，誓不兩立。卿言當伐，甚合孤意。此天以卿授我也。」瑜曰：「臣爲將軍決一血戰，萬死不辭。只恐將軍狐疑不定。」權拔佩劍砍面前奏案一角曰：「諸官將有再言降操者，與此案同。」言罷，便將此劍賜周瑜，卽封瑜爲大都督，程普爲副都督，魯肅爲贊軍校尉。如文武官將有不聽號令者，卽以此劍誅之。

瑜受了劍，對衆言曰：「吾奉主公之命，率衆破曹。諸將官吏來日俱於江畔行營聽令。如遲誤者，依七禁令五十四斬施行。」言罷，辭了孫權，起身出府。衆文武各無言而散。

周瑜回到下處，便請孔明議事。孔明至，瑜曰：「今日府下公議已定，願求破曹良策。」孔明曰：「孫將軍心尙未穩，不可以決策也。」瑜曰：「何謂心不穩？」孔明曰：「心怯曹兵之多，懷寡不敵衆之意，將軍以軍數開解，使其了然無疑，然後大事可成。」瑜曰：「先生之論甚善。」

乃復入見孫權。權曰：「公瑾夜至，必有事故。」瑜曰：「來日調撥軍馬，主公心有疑否？」權曰：「但憂曹操兵

多寡不敵衆耳。他無所疑。」瑜笑曰：「瑜特爲此，特來開解主公。主公因見操檄文，言水陸大軍百萬，故懷疑懼，不復料其虛實。今以實較之，彼將中國之兵，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袁氏之衆，亦止七八萬耳，尙多懷疑未服。夫以久疲之卒，狐疑之衆，其數雖多，不足畏也。瑜得五萬兵，自足破之。願主公勿以爲慮。」權撫瑜背曰：「公瑾此言，足釋吾疑。子布無謀，深失孤望。獨卿及子敬與孤同心耳。卿可與子敬程普即日選軍前進，孤當續發人馬，多載資糧，爲卿後應。卿前軍尙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親與曹賊決戰，更無他疑。」

周瑜謝出，暗忖曰：「孔明早已料着吳侯之心。其計畫又高我一頭。久必爲江東之患，不如殺之。」乃令人連夜請魯肅入帳，言欲殺孔明之事。肅曰：「不可。今操賊未破，先殺賢士，是自去其助也。」瑜曰：「此人助劉備，必爲江東之患。」肅曰：「諸葛瑾乃其親兄，可令招此人同事東吳，豈不妙哉？」

瑜善其言。次日，平明，瑜赴行營，升中軍帳高坐。左右立刀斧手，聚集文官武將聽令。原來程普年長於瑜，今瑜爵居其上，心中不樂。是日，乃託病不出，令長子程咨自代。瑜令衆將曰：「王法無親，諸君各守乃職。方今曹操弄權，甚於董卓。囚天子於許昌，屯暴兵於境上。吾今奉命討之，諸君幸皆努力向前。大軍到處，不得擾民。賞勞罰罪，並不徇縱。」

令畢，卽差韓當黃蓋爲前部先鋒，領本部戰船，卽日起行，前至三江口下寨，別聽將令。蔣欽周泰爲第二隊；凌統潘璋爲第三隊；太史慈呂蒙爲第四隊；陸遜董襲爲第五隊；呂範朱治爲四方巡警使。催督六部官軍，水陸並進，剋期取齊。

調撥已畢，諸將各自收拾船隻軍器起行。程咨回見父程普，說周瑜調兵，動止有法。普大驚曰：「吾素欺周郎懦弱，不足爲將。今能如此，真將才也。我如何不服？」遂親詣行營謝罪。瑜亦遜謝。

次日，瑜請諸葛瑾，謂曰：「令弟孔明有王佐之才，如何屈身事劉備？今幸至江東，欲煩先生不惜齒牙餘論，使

令弟棄劉備而事東吳，則主公既得良輔，而先生兄弟又得相見，豈不美哉？先生幸即一行。」瑾曰：「瑾自至江東，愧無寸功，今都督有命，敢不效力。」即時上馬，逕投驛亭來見孔明。孔明接入，哭拜，各訴闊情。

瑾泣曰：「弟知伯夷叔齊乎？」孔明暗思：「此必周郎教來說我也。」遂答曰：「夷齊古之聖賢也。」瑾曰：「夷齊雖至餓死首陽山下，兄弟二人亦在一處。我今與你同胞共乳，乃各事其主，不能且暮相聚，視夷齊之爲人，能無愧乎？」孔明曰：「兄所言者，情也。弟所守者，義也。弟與兄皆漢人。今劉皇叔乃漢室之胄，兄若能去東吳，而與弟同事劉皇叔，則上不愧爲漢臣，而骨肉又得相聚，此情義兩全之策也。不識兄意以爲何如？」

瑾思曰：「我來說他，反被他說了我。」遂無言回答，起身辭去，回見周瑜，細述孔明之言。瑜曰：「公意若何？」瑾曰：「吾受孫將軍厚恩，安肯相背？」瑜曰：「公既忠心事主，不必多言。吾自有伏孔明之計。」正是：

智與智逢宜必合，才和才角又難容。
畢竟周瑜何計伏孔明，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三江口曹操折兵 羣英會蔣幹中計

卻說周瑜聞諸葛瑾之言，轉恨孔明，存心欲謀殺之。次日點齊軍將，入辭孫權。權曰：「卿先行，孤即起兵繼後。」瑜辭出，與程普魯肅領兵起行，便邀孔明同往。孔明欣然從之，一同登舟，駕起帆檣，迤邐望夏口而進。離三江口五六十里，船依次第歇定。周瑜在中央下寨，岸上依西山結營，週圍屯住。孔明只在一葉小舟內安身。

周瑜分撥已定，使人請孔明議事。孔明至中軍帳，敘禮畢。瑜曰：「昔曹操兵少，袁紹兵多，而操反勝紹者，因用許攸之謀，先斷烏巢之糧也。今操兵八十三萬，我兵只五六萬，安能拒之？亦必須先斷操之糧，然後可破。我已探知操軍糧草，俱屯於聚鐵山。先生久居漢上，熟知地理，敢煩先生與關張子龍輩——吾亦助兵千人——星夜

望聚鐵山斷糧道，彼此各爲主人之事，幸勿推諉。」

孔明暗思：「此因說我不動，設計害我。我若推諉，必爲所笑。不如應之，別有計議。」乃欣然領諾。瑜大喜。孔明辭出。魯肅密謂瑜曰：「公使孔明劫糧，是何意見？」瑜曰：「吾欲殺孔明，恐惹人笑，故借曹操之手殺之，以絕後患耳。」

肅聞言，乃往見孔明，看他知也不知。只見孔明略無難色，整點軍馬要行。肅不忍，以言挑之曰：「先生此去可成功否？」孔明笑曰：「吾水戰步戰馬戰車戰，各盡其妙，何愁功績不成？非比江東公與周郎輩止一能也。」肅曰：「吾與公瑾何謂一能？」孔明曰：「吾聞江南小兒謠言云：『伏路把關饒子敬，臨江水戰有周郎。』公等於陸地但能伏路把關，周公瑾但堪水戰，不能陸戰耳。」

肅乃以此言告知周瑜。瑜怒曰：「何欺我不能陸戰耶！不用他去，我自引一萬馬軍，往聚鐵山斷糧道。」肅又將此言告孔明。孔明笑曰：「公瑾令吾斷糧者，實欲使曹操殺吾耳。吾故以片言戲之。公瑾便容納不下。目今用人之際，只願吳侯與劉使君同心，則功可成。如各相謀害，大事休矣。操賊多謀，他平生慣斷人糧道，今如何不以重兵隄備？公瑾若去，必爲所擒。今只當先決水戰，挫動北軍銳氣，別尋妙計破之。望子敬善言以告公瑾爲幸。」

魯肅遂連夜回見周瑜，備述孔明之言。瑜搖首頓足曰：「此人見識勝吾十倍，今不除之，後必爲我國之禍！」肅曰：「今用人之際，望以國家爲重。且待破曹之後，圖之未晚。」瑜然其說。

卻說玄德分付劉琦守江夏，自領衆將引兵往夏口。遙望江南岸旗旛隱隱，戈戟重重，料是東吳已動兵矣。乃盡移江夏之兵，至樊口屯紮。玄德聚衆曰：「孔明一去東吳，杳無音信，不知事體如何。誰人可去探聽虛實回報？」糜竺曰：「竺願往。」

玄德乃備羊酒禮物，令糜竺至東吳，以犒軍爲名，探聽虛實。竺領命，駕小舟順流而下，逕至周瑜大寨前。軍士入報，周瑜召入。竺再拜，致玄德相敬之意，獻上酒禮。瑜受訖，設宴款待。糜竺曰：「孔明在此已久，今願與同回。」瑜曰：「孔明方與我同謀破曹，豈可便去？吾亦欲見劉豫州，共議良策，奈身統大軍，不可暫離。若豫州肯枉駕來臨，深慰所望。」

竺應諾，拜辭而回。肅問瑜曰：「公欲見玄德，有何計議？」瑜曰：「玄德世之梟雄，不可不除。吾今乘機誘至殺之，實爲國家除一後患。」魯肅再三勸諫，瑜只不聽，遂傳密令：「如玄德至，先埋伏刀斧手五十人於壁衣中，看我擲杯爲號，便出下手。」

卻說糜竺回見玄德，具言周瑜欲請主公到彼面會，別有商議。玄德便教收拾快船一隻，只今便行。雲長諫曰：「周瑜多謀之士，又無孔明書信，恐其中有詐，不可輕去。」玄德曰：「我今結東吳以共破曹操，周郎欲見我，若不往，非同盟之意。兩相猜忌，事不諧矣。」雲長曰：「兄長若堅意要去，弟願同往。」張飛曰：「我也跟去。」玄德曰：「只雲長隨我去，翼德與子龍守寨，簡雍固守鄂縣。我去便回。」

分付畢，卽與雲長乘小舟，并從者二十餘人，飛棹赴江東。玄德觀看江東艨艟戰艦，旌旗甲兵，左右分布整齊，心中甚喜。軍士飛報周瑜：「劉豫州來了。」瑜問：「帶多少船隻來？」軍士答曰：「只有一隻船，二十餘從人。」瑜笑曰：「此人命合休矣。」乃命刀斧手先埋伏定，然後出寨迎接。玄德引雲長等二十餘人，直到中軍帳，敘禮畢。瑜請玄德上坐。玄德曰：「將軍名傳天下，備不才，何煩將軍重禮？」乃分賓主而坐。周瑜設宴相待。

且說孔明偶來江邊，聞說玄德來此與都督相會，吃了一驚，急入中軍帳，竊看動靜。只見周瑜面有殺氣，兩邊壁衣中密排刀斧手。孔明大驚曰：「似此如之奈何？」回視玄德談笑自若，卻見玄德背後一人按劍而立，乃雲長也。孔明喜曰：「吾主無危矣。」遂不復入，仍回身至江邊等候。

周瑜與玄德飲宴，酒行數巡，瑜起身把盞，猛見雲長按劍立於玄德背後，忙問何人。玄德曰：「吾弟關雲長也。」瑜驚曰：「非向日斬顏良文醜者乎？」玄德曰：「然也。」瑜大驚，汗流滿面，便斟酒與雲長把盞。

少頃，魯肅入，玄德曰：「孔明何在？煩子敬請來一會。」瑜曰：「且待破了曹操，與孔明相會未遲。」玄德不敢再言。雲長以目視玄德，玄德會意，即起身辭瑜曰：「備暫告別，即日破敵收功之後，專當叩賀。」瑜亦不留，送出轅門。

玄德別了周瑜，與雲長等來至江邊，只見孔明已在舟中。玄德大喜，孔明曰：「主公知今日之危乎？」玄德愕然曰：「不知也。」孔明曰：「若無雲長，主公幾爲周郎所害矣。」玄德方纔省悟，便請孔明同回樊口。孔明曰：「亮雖居虎口，安如泰山。今主公但收拾船隻軍馬候用，以十一月二十甲子日後爲期，可令子龍駕小舟來南岸邊等候，切勿有誤。」

玄德問其意，孔明曰：「但看東南風起，亮必還矣。」玄德再欲問時，孔明催促玄德作速開船，言訖自回。玄德與雲長及從人開船，行不數里，忽見上流頭放下五六十隻船來，船頭上一員大將，橫矛而立，乃張飛也。因恐玄德有失，雲長獨力難支，特來接應。於是三人一同回寨，不在話下。

卻說周瑜送了玄德，回至寨中，魯肅入問曰：「公既誘玄德至此，爲何又不下手？」瑜曰：「關雲長，世之虎將也。與玄德行坐相隨，吾若下手，他必來害我。」

肅愕然，忽報曹操遣使送書至。瑜喚入使者，呈上書看時，封面上判云：「漢大丞相付周都督開拆。」瑜大怒，更不開看，將書扯碎，擲於地上，喝斬來使。肅曰：「兩國相爭，不斬來使。」瑜曰：「斬使以示威。」遂斬使者，將首級付從人持回，隨令甘寧爲先鋒，韓當爲左翼，蔣欽爲右翼。瑜自部領諸將接應。來日四更造飯，五更開船，鳴鼓吶喊而進。

卻說曹操知周瑜毀書斬使，大怒，便喚蔡瑁、張允等一班荊州降將爲前部。操自爲後軍，催督戰船，到三江口。早見東吳船隻蔽江而來，爲首一員大將，坐在船頭上大呼曰：「吾乃甘寧也！誰敢來與我決戰？」蔡瑁令弟蔡橫前進。兩船將近，甘寧拈弓搭箭，望蔡瑁射來，應弦而倒。寧遂驅船大進，萬弩齊發。曹軍不能抵當。右邊蔣欽、左邊韓當直衝入曹軍陣中。曹軍大半是青徐之兵，素不習水戰，大江面上，戰船一擺，早立脚不住。甘寧等三路戰船縱橫水面。周瑜又催船助戰。曹軍中箭著礮者，不計其數。從巳時直殺到未時，周瑜雖得利，只恐寡不敵衆，遂下令鳴金收住船隻。

曹軍敗回，操登旱寨，再整軍士，喚蔡瑁、張允責之曰：「東吳兵少，反爲所敗，是汝等不用心耳！」蔡瑁曰：「荊州水軍，久不操練，青徐之軍，又素不習水戰，故爾致敗。今當先立水寨，令青徐軍在中，荊州軍在外，每日教習精熟，方可用之。」操曰：「汝旣爲水軍都督，可以便宜從事，何必稟我？」於是張蔡二人，自去訓練水軍。沿江一帶，分二十四座水門，以大船居於外爲城郭，小船居於內，可通往來。至晚點上燈火，照得天心水面通紅。旱寨三百餘里，煙火不絕。

卻說周瑜得勝回寨，犒賞三軍，一面差人到吳侯處報捷。當夜瑜登高觀望，只見西邊火光接天。左右告曰：「此皆北軍燈火之光也。」瑜亦心驚。

次日，瑜欲親往探看曹軍水寨，乃命收拾樓船一隻，帶著鼓樂，隨行健將數員，各帶強弓硬弩，一齊上船迤邐前進。至操寨邊，瑜命下了碇石，樓船上鼓樂齊奏。瑜暗窺他水寨，大驚曰：「此深得水軍之妙也！」問：「水軍都督是誰？」左右曰：「蔡瑁、張允。」瑜思曰：「二人久居江東，諳習水戰，吾必先設計除此二人，然後可以破曹。」正窺看間，早有曹軍飛報曹操，說周瑜偷看吾寨。操命縱船擒捉。瑜見水寨中旗號動，急教收起碇石，兩邊四下一齊輪轉棹，望江面上如飛而去。比及曹寨中船出時，周瑜的樓船已離了十數里遠，追之不及，回報曹操。

操問衆將曰：「昨日輸了一陣，挫動銳氣，今又被他探窺吾寨，吾當作何計破之？」

言未畢，忽帳下一人出曰：「某自幼與周郎同窗交契，願憑三寸不爛之舌，往江東說此人來降。」曹操大喜，視之，乃九江人，姓蔣，名幹，字子翼，見爲帳下幕賓。操問曰：「子翼與周公瑾相厚乎？」幹曰：「丞相放心。幹到江左，必要成功。」操問：「要將何物去？」幹曰：「只消一童隨往，二僕駕舟，其餘不用。」操甚喜，置酒與蔣幹送行。幹葛巾布袍，駕一隻小舟，徑到周瑜寨中，命傳報：「故人蔣幹相訪。」

周瑜正在帳中議事，聞幹至，笑謂諸將曰：「說客至矣。」遂與衆將附耳低言：「如此如此。」衆將應命而去。瑜整衣冠，引從者數百，皆錦衣花帽，前後簇擁而出。蔣幹引一青衣小童，昂然而來。瑜拜迎之。幹曰：「公瑾別來無恙乎？」瑜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爲曹氏作說客耶？」幹愕然曰：「吾久別足下，特來敘舊，奈何疑我作說客也？」瑜笑曰：「吾雖不及師曠之聰，聞絃歌而知雅意。」幹曰：「足下待故人如此，便請告退。」瑜笑而挽其臂曰：「吾但恐兄爲曹氏作說客耳。既無此心，何速去也？」遂同入帳。敘禮畢，坐定，即傳令悉召江左英傑與子翼相見。

須臾，文官武將，各穿錦衣，帳下偏裨將校，都披銀鎧，分兩行而入。瑜都教相見畢，就列於兩傍而坐，大張筵席，奏軍中得勝之樂，輪換行酒。瑜告衆官曰：「此吾同窗契友也。雖從江北到此，卻不是曹家說客。公等勿疑。」遂解佩劍付太史慈曰：「公可佩我劍作監酒。今日宴飲，但敘朋友交情，如有提起曹操與東吳軍旅之事者，即斬之。」

太史慈應諾，按劍坐於席上。蔣幹驚愕，不敢多言。周瑜曰：「吾自領軍以來，滴酒不飲，今日見了故人，又無疑忌，當飲一醉。」說罷，大笑暢飲。座上觥籌交錯，飲至半酣，瑜攜幹手，同步出帳外。左右軍士，皆全裝貫帶，持戈執戟而立。瑜曰：「吾之軍士，頗雄壯否？」幹曰：「真熊虎之士也。」

瑜又引幹到帳後一望，糧草堆如山積。瑜曰：「吾之糧草，頗足備否？」幹曰：「兵精糧足，名不虛傳。」瑜伴醉大笑曰：「想周瑜與子翼同學業時，不曾望有今日。」幹曰：「以吾兄高才，實不爲過。」瑜執幹手曰：「大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必行，計必從，禍福共之。假使蘇秦張儀陸賈酈生復出口，似懸河，吾如利刃，安能動我心哉？」

言罷大笑。蔣幹面如土色。瑜復攜幹入帳，會諸將再飲。因指諸將曰：「此皆江東之英傑。今日此會，可名『羣英會。』」飲至天晚，點上燈燭。瑜自起舞劍作歌，歌曰：

「丈夫處世兮立功名，立功名兮慰平生。慰平生兮吾將醉，吾將醉兮發狂吟！」

歌罷，滿座歡笑至夜深。幹辭曰：「不勝酒力矣。」瑜命撤席，諸將辭出。瑜曰：「久不與子翼同榻，今宵抵足而眠。」於是伴作大醉之狀，攜幹入帳共寢。瑜和衣臥倒，嘔吐狼藉。蔣幹如何睡得着，伏枕聽時，軍中鼓打二更，起視殘燈尚明。看周瑜時，鼻息如雷。幹見帳內桌上，堆着一卷文書，乃起牀偷視之，卻都是往來書信。內有一封上寫「蔡瑁張允謹封」。幹大驚，暗讀之。書略曰：

某等降曹，非圖仕祿，迫於勢耳。今已賺北軍困於寨中，但得其便，即將操賊之首，獻於麾下。早晚人到，便有關報。幸勿見疑。先此敬覆。

幹思曰：「原來蔡瑁張允結連東吳……」遂將書暗藏於衣內。再欲檢看他書時，牀上周瑜翻身，幹急滅燈就寢。瑜口內含糊曰：「子翼，我數日之內，教你看曹賊之首。」幹勉強應之。瑜又曰：「子翼，且住……教你看曹賊之首……」及幹問之，瑜又睡着。

幹伏於牀上，將近四更，只聽得有人入帳，喚曰：「都督醒否？」周瑜夢中做忽覺之狀，故問那人曰：「牀上睡着何人？」答曰：「都督請子翼同寢，何故忘卻？」瑜懊悔曰：「吾平日未嘗飲醉，昨日醉後失事，不知可曾說甚。」

言語？」那人曰：「江北有人到此。」瑜喝：「低聲！」便喚：「子翼。」蔣幹只妝睡着。瑜潛出帳，幹竊聽之，只聞有人在外面曰：「張蔡二都督道：『急切不得下手。』」後面言語頗低，聽不真實。

少頃，瑜入帳，又喚：「子翼。」蔣幹只是不應，蒙頭假睡。瑜亦解衣就寢。幹尋思：「周瑜是個精細人，天明尋書不見，必然害我。」睡至五更，幹起喚周瑜，瑜卻睡着。幹戴上巾幘，潛步出帳，喚了小童，徑出轅門。軍士問：「先生那裏去？」幹曰：「吾在此恐誤都督事，權且告別。」軍士亦不阻當。

幹下船，飛棹回見曹操。操問：「子翼幹事若何？」幹曰：「周瑜雅量高致，非言詞所能動也。」操怒曰：「事又不濟，反爲所笑。」幹曰：「雖不能說周瑜，却與丞相打聽得一件事，乞退左右。」幹取出書信，將上項事逐一說與曹操。操大怒曰：「二賊如此無禮耶！」即使喚蔡瑁、張允到帳下。操曰：「我欲使汝二人進兵。」瑁曰：「軍尙未曾練熟，不可輕進。」操怒曰：「軍若練熟，吾首級獻於周郎矣！」蔡、張二人不知其意，驚慌不能回答。操喝武士推出斬之。須臾，獻頭帳下。操方省悟曰：「吾中計矣！」後人有詩歎曰：

曹操奸雄不可當，一時詭計中周郎。蔡張賣主求生計，誰料今朝劍下亡？

衆將見殺了張、蔡二人，入問其故。操雖心知中計，却不肯認錯，乃謂衆將曰：「二人怠慢軍法，吾故斬之。」衆皆嗟訝不已。操於衆將內選毛玠、于禁爲水軍都督，以代蔡、張二人之職。

細作探知，報過江東。周瑜大喜曰：「吾所患者，此二人耳。今既勦除，吾無憂矣。」肅曰：「都督用兵如此，何愁曹賊不破乎？」瑜曰：「吾料諸將不知此計，獨有諸葛亮識見勝我，想此謀亦不能瞞也。」子敬試以言挑之，看他知也不知，便當回報。」正是：

還將反間成功事，去試從旁冷眼人。

未知肅去問孔明還是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用奇謀孔明借箭 獻密計黃蓋受刑

卻說魯肅領了周瑜言語，逕來舟中相探孔明。孔明接入小舟對坐。肅曰：「連日措辦軍務，有失聽教。」孔明曰：「便是，亮亦未與都督賀喜。」肅曰：「何喜？」孔明曰：「公瑾使先生來探亮，知也不知，便是這件事可賀喜耳。」嚇得魯肅失色，問曰：「先生何由知之？」孔明曰：「這條計只好弄蔣幹。曹操雖被一時瞞過，必然便省悟，只是不肯認錯耳。今蔡張兩人既死，江東無患矣，如何不賀喜？吾聞曹操換毛玠于禁爲水軍都督，在這兩個手裏，好歹送了水軍性命。」

魯肅聽了，開口不得，把些言語支吾了半晌，別孔明而回。孔明囑曰：「望子敬在公瑾面前勿言亮先知此事。恐公瑾心懷妬忌，又要尋事害亮。」魯肅應諾而去。回見周瑜，把上項事只得實說了。瑜大驚曰：「此人決不可留，吾決意斬之。」肅勸曰：「若殺孔明，卻被曹操笑也。」瑜曰：「吾自有公道斬之，教他死而無怨。」肅曰：「以何公道斬之？」瑜曰：「子敬休問，來日便見。」

次日，聚衆將於帳下，教請孔明議事。孔明欣然而至。坐定，瑜問孔明曰：「即日將與曹軍交戰，水路交兵，當以何兵器爲先？」孔明曰：「大江之上，以弓箭爲先。」瑜曰：「先生之言，甚合愚意。但今軍中正缺箭用，敢煩先生監造十萬枝箭，以爲應敵之具。此係公事，先生幸勿推却。」孔明曰：「都督見委，自當效勞。敢問十萬枝箭，何時要用？」瑜曰：「十日之內，可完辦否？」孔明曰：「操軍即日將至，若候十日，必誤大事。」瑜曰：「先生料幾日可完辦？」孔明曰：「只消三日，便可拜納十萬枝箭。」瑜曰：「軍中無戲言。」孔明曰：「怎敢戲都督，願納軍令狀。三日不辦，甘當重罰。」

瑜大喜，喚軍政司當面取了文書，置酒相待曰：「待軍事畢後，自有酬勞。」孔明曰：「今日已不及，來日造起。」

至第三日，可差五百小軍到江邊搬箭。飲了數杯，辭去。魯肅曰：「此人莫非詐乎？」瑜曰：「他自送死，非我逼他。今明白對衆要了文書，他便兩脅生翅，也飛不去。我只分付軍匠人等，教他故意遲延，凡應用物件，都不與齊備。如此，必然誤了日期。那時定罪，有何理說？公今可去探他虛實，卻來回報。」

肅領命來見孔明。孔明曰：「吾曾告子敬，休對公瑾說，他必要害我。不想子敬不肯爲我隱諱，今日果然又弄出這來。三日內如何造得十萬箭？子敬只得救我。」肅曰：「公自取其禍，我如何救得你？」孔明曰：「望子敬借我二十隻船，每船要軍士三十人，船上皆用青布爲幔，各束草千餘個，分布兩邊。吾別有妙用。第三日包管有十萬枝箭，只不可又教公瑾得知。若彼知之，吾計敗矣。」

孔明允諾，卻不釋其意，回報周瑜，果然不提借船之事，只言孔明並不用箭竹翎毛膠漆等物，自有道理。瑜大疑曰：「且看他三日後如何回覆我。」

卻說魯肅私自撥輕快船二十隻，各船三十餘人，并布幔束草等物，盡皆齊備，候孔明調用。第一日卻不見孔明動靜。第二日亦只不動。至第三日四更時分，孔明密請魯肅到船中。肅問曰：「公召我來何意？」孔明曰：「特請子敬同往取箭。」肅曰：「何處去取？」孔明曰：「子敬休問，前去便見。」遂令將二十隻船，用長索相連，徑望北岸進發。是夜大霧漫天，長江之中，霧氣更甚，對面不相見。孔明促舟而進，果然是好大霧。前人有篇大霧垂江賦曰：

大哉長江！西接岷峨，南控三吳，北帶九河。匯百川而入海，歷萬古以揚波。至若龍伯海若，江妃水母，長鯨千丈，天蜈九首，鬼怪異類，咸集而有。蓋夫鬼神之所憑依，英雄之所戰守也。

時而陰陽既亂，昧爽不分。訝長空之一色，忽大霧之四屯。雖與薪而莫覩，惟金鼓之可聞。初若溟濛，纔隱南山之豹；漸而充塞，欲迷北海之鯢。然後上接高天，下垂厚地。渺乎蒼茫，浩乎無際。鯨鯢出水而騰波，蛟龍

潛淵而吐氣。又如梅霖收溽，春陰釀寒；溟溟漠漠，浩浩漫漫。東失柴桑之岸，南無夏口之山。戰船千餘，俱沈淪於岩壑；漁舟一葉，驚出沒於波瀾。甚則穹吳無光，朝陽失色；返白晝而昏黃，變丹山而水碧。雖大禹之智，不能測其深淺；離婁之明，焉能辨乎咫尺？

於是馮夷息浪，屏翳收功；魚鱉遁跡，鳥獸潛蹤。隔斷蓬萊之島，暗圍閭闔之宮。恍惚奔騰，如驟雨之將至；紛紜雜沓，若寒雲之欲同。乃能中隱毒蛇，因之而爲瘴癘；內藏妖魅，憑之而爲禍害。降疾厄於人間，加風塵於塞外。小民遇之失傷，大人觀之感慨。蓋將返元氣於洪荒，混天地爲大塊。

當夜五更時候，船已近曹操水寨。孔明教把船隻頭西尾東，一帶擺開，就船上擂鼓吶喊。魯肅驚曰：「倘曹兵齊出，如之奈何？」孔明笑曰：「吾料曹操於重霧中，必不敢出。吾等只顧酌酒取樂，待霧散便回。」

卻說曹操寨中，聽得擂鼓吶喊，毛玠于禁二人慌忙飛報曹操。操傳令曰：「重霧迷江，彼軍忽至，必有埋伏，切不可輕動。可撥水軍弓弩手亂箭射之。」又差人往旱寨內喚張遼、徐晃各帶弓弩軍三千，火速到江邊助射。比及號令到來，毛玠于禁怕南軍搶入水寨，已差弓弩手在寨前放箭。

少頃，旱寨內弓弩手亦到，約一萬餘人，盡皆向江中放箭。箭如雨發。孔明教把船吊回，頭東尾西，逼近水寨受箭，一面擂鼓吶喊。待至日高霧散，孔明令收船急回，二十隻船兩邊束草上，排滿箭枝。孔明令各船上軍士齊聲叫曰：「謝丞相箭！」比及曹軍寨內報知曹操時，這裏船輕水急，已放回二十餘里，追之不及。曹操懊悔不已。

卻說孔明回船謂魯肅曰：「每船上箭約五六千矣。不費江東半分之力，已得十萬餘箭。明日即將來射曹軍，卻不甚便？」肅曰：「先生真神人也。何以知今日如此大霧？」孔明曰：「爲將而不通天文，不識地理，不知奇門，不曉陰陽，不看陣圖，不明兵勢，是庸才也。亮於三日前已算定今日有大霧，因此敢任三日之限。公瑾教我十日完辦，工匠料物，都不應手，將這一件風流罪過，明是要殺我；我命係於天，公瑾焉能害我哉！」

魯肅拜服。船到岸時，周瑜已差五百軍在江邊等候搬箭。孔明教於船上取之，可得十萬餘枝。都搬入中軍帳交納。魯肅入見周瑜，備說孔明取箭之事。瑜大驚，慨然歎曰：「孔明神機妙算，吾不如也！」後人有詩讚曰：

一天濃霧滿長江，遠近難分水渺茫。驟雨飛蝗來戰艦，孔明今日伏周郎。

少頃，孔明入寨見周瑜。瑜下帳迎之，稱羨曰：「先生神算，使人敬服。」孔明曰：「詭譎小計，何足爲奇？」瑜邀孔明入帳共飲。瑜曰：「昨吾主遣使來催督進軍，瑜未有奇計，願先生教我。」孔明曰：「亮乃碌碌庸才，安有妙計？」瑜曰：「某昨觀曹操水寨，極其嚴整，有法，非等閒可攻。思得一計，不知可否。先生幸爲我一決之。」孔明曰：「都督且休言，各自寫於手內，看同也不同。」

瑜大喜，教取筆硯來，先自暗寫了，却送與孔明。孔明亦暗寫了。兩個移近坐榻，各出掌中之字，互相觀看，皆大笑。原來周瑜掌中字，乃一「火」字，孔明掌中亦一「火」字。瑜曰：「既我兩人所見相同，更無疑矣。幸勿漏泄。」孔明曰：「兩家公事，豈有漏泄之理？吾料曹操雖兩番經我這條計，然必不爲備。今都督儘行之可也。」飲罷分散，諸將皆不知其事。

卻說曹操平白地折了十五六萬箭，心中氣悶。荀攸進計曰：「江東有周瑜諸葛亮二人用計，急切難破，可差人去東吳詐降，爲奸細內應，以通消息，方可圖也。」操曰：「此言正合吾意。汝料軍中誰可行此計？」攸曰：「蔡瑁被誅，蔡氏宗族皆在軍中。瑁之族弟蔡中、蔡和現爲副將，丞相可以恩結之，差往詐降，東吳必不見疑。」操從之。當夜密喚二人入帳，囑付曰：「汝二人可用些少軍士，去東吳詐降。但有動靜，使人密報。事成之後，重加封賞。休懷二心。」二人曰：「吾等妻子俱在荊州，安敢懷二心。丞相勿疑。某二人必取周瑜諸葛亮之首，獻於麾下。」操厚賞之。次日，二人帶五百軍士，駕船數隻，順風望着南岸來。

且說周瑜正理會進兵之事，忽報江北有船來到江口，稱是蔡瑁之弟蔡和、蔡中特來投降。瑜喚入，二人哭拜

曰：『吾兄無罪，被曹賊所殺。吾二人欲報兄仇，特來投降。望賜收錄，願爲前部。』

瑜大喜，重賞二人，卽命與甘寧引軍爲前部。二人拜謝以爲中計。瑜密喚甘寧分付曰：『此二人不帶家小，非真投降，乃曹操使來爲奸細者。吾今欲將計就計，教他通報消息。汝可假意相待，就裏隄防。至出兵之日，先要殺他兩個祭旗。汝切須小心，不可有誤。』

甘寧領命而去。魯肅入見周瑜曰：『蔡中蔡和之降，多應是詐，不可收用。』瑜叱曰：『彼因曹操殺其兄，欲報仇而來降，何詐之有？你若如此多疑，安能容天下之士乎？』

肅默然而退，乃往告孔明。孔明笑而不言。肅曰：『孔明何故哂笑？』孔明曰：『吾笑子敬不識公瑾用計耳。大江隔遠，細作極難往來。操使蔡中蔡和詐降，竊探我軍中事，公瑾將計就計，正要他通報消息。兵不厭詐，公瑾之謀是也。』肅方纔省悟。

却說周瑜夜坐帳中，忽見黃蓋潛入中軍來見周瑜。瑜曰：『公覆夜至，必有良謀見教。』蓋曰：『彼衆我寡，不宜久持，何不用火攻之？』瑜曰：『誰教公獻此計？』蓋曰：『某出自己意，非他人之所教也。』瑜曰：『吾正欲如此，故留蔡中蔡和詐降之人，以通消息，但恨無一人爲我行詐降計耳。』蓋曰：『某願行此計。』瑜曰：『不受些苦，彼如何肯信？』蓋曰：『某受孫氏厚恩，雖肝腦塗地，亦無怨悔。』瑜拜而謝之曰：『君若肯行此苦肉計，則江東之萬幸也。』蓋曰：『某死亦無怨。』遂謝而出。

次日，周瑜鳴鼓大會諸將於帳下。孔明亦在座。周瑜曰：『操引百萬之衆，連絡三百餘里，非一日可破。今令諸將各領三個月糧草，準備禦敵。』

言未訖，黃蓋進曰：『莫說三個月，便支三十個月糧草，也不濟事。若是這個月能破便破，若是這個月不能破，只可依張子布之言，棄甲倒戈，北面而降之耳。』

周瑜勃然變色大怒曰：「吾奉主公之命，督兵破曹，敢有再言降者，必斬！今兩軍相敵之際，汝敢出此言，慢我軍心，不斬汝首，難以服衆！」喝左右將黃蓋斬訖報來。黃蓋亦怒曰：「吾自隨破虜將軍，縱橫東南，已歷三世，那有你來！」

瑜大怒，喝令速斬。甘寧進前告曰：「公覆乃東吳舊臣，望寬恕之。」瑜喝曰：「汝何敢多言，亂吾法度！」先叱左右將甘寧亂棒打出。衆官皆跪告曰：「黃蓋罪固當誅，但於軍不利。望都督寬恕，權且記罪。破曹之後，斬亦未遲。」

瑜怒未息。衆官苦苦告求。瑜曰：「若不看衆官面皮，決須斬首，今且免死！」命左右拖翻，打一百脊杖，以正其罪。衆官又告免。瑜推翻案桌，叱退衆官，喝教行杖。將黃蓋剝了衣服，拖翻在地，打了五十脊杖。衆官又復苦苦求免。瑜躍起指蓋曰：「汝敢小覷我耶？且記下五十棍，再有怠慢，二罪俱罰！」恨聲不絕而入帳中。

衆官扶起黃蓋，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扶歸本寨，昏絕幾次。動問之人，無不下淚。魯肅也往看問了，來至孔明船中，謂孔明曰：「今日公瑾怒責公覆，我等皆是他部下，不敢犯顏苦諫。先生是客，何故袖手旁觀，不發一語？」孔明笑曰：「子敬欺我。」肅曰：「肅與先生渡江以來，未嘗一事相欺，今何出此言？」孔明曰：「子敬豈不知公瑾今日毒打黃公覆，乃其計耶？如何要我勸他？」肅方悟。孔明曰：「不用苦肉計，何能瞞過曹操？今必令黃公覆去詐降，卻教蔡中蔡和報知其事矣。子敬見公瑾時，切勿言亮先知其事，只說亮也埋怨都督便了。」

肅辭去，入帳見周瑜。瑜邀入帳後。肅曰：「今日何故痛責黃公覆？」瑜曰：「諸將怨否？」肅曰：「多有心中不安者。」瑜曰：「孔明之意若何？」肅曰：「他也埋怨都督忒情薄。」瑜笑曰：「今番須瞞過他也。」肅曰：「何謂也？」瑜曰：「今日痛打黃蓋，乃計也。吾欲令他詐降，先須用苦肉計，瞞過曹操，就中用火攻之，可以取勝。」肅乃暗思孔明之高見，却不敢明言。

且說黃蓋臥於帳中，諸將皆來動問。蓋不言語，但長吁而已。忽報參謀闕澤來問，蓋令請入臥內，叱退左右。闕澤曰：「將軍莫非與都督有仇？」蓋曰：「非也。」澤曰：「然則公之受責，莫非苦肉計乎？」蓋曰：「何以知之？」澤曰：「某觀公瑾舉動，已料着八九分。」蓋曰：「某受吳侯三世厚恩，無以爲報，故獻此計，以破曹操。肉雖受苦，亦無所恨。吾遍觀軍中，無一人可爲心腹者。唯公素有忠義之心，敢以心腹相告。」澤曰：「公之告我，無非要我獻詐降書耳。」蓋曰：「實有此意。未知肯否？」闕澤欣然領諾，正是

勇將輕身思報主，謀臣爲國有同心。

未知闕澤所言若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闕澤密獻詐降書 龐統巧授連環計

卻說闕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也。家貧好學，嘗借人書來看。看過一遍，便不遺忘。口才辨給，少有膽氣。孫權召爲參謀，與黃蓋最相善。蓋知其能有膽，故欲使獻詐降書。澤欣然應諾曰：「大丈夫處世，不能立功建業，不纔與草木同腐乎？公既捐軀報主，澤又何惜微生？」黃蓋接下牀來，拜而謝之。澤曰：「事不可緩，即今便行。」蓋曰：「書已修下了。」

澤領了書，只就當夜扮作漁翁，駕小舟，望北岸而行。是夜寒星滿天，三更時候，早到曹軍水寨。巡江軍士掣住，連夜報知曹操。操曰：「莫非是奸細麼？」軍士曰：「只一漁翁，自稱是東吳參謀闕澤，有機密事來見。」操便教引將入來。軍士引闕澤至，只見帳上燈燭輝煌。曹操憑几危坐，問曰：「汝既是東吳參謀，來此何幹？」澤曰：「人言曹丞相求賢若渴，今觀此問，甚不相合。」黃公覆，汝又錯尋思了也！」

操曰：「吾與東吳旦夕交兵，汝私行到此，如何不問？」澤曰：「黃公覆乃東吳三世舊臣，今被周瑜於衆將之

前無端毒打，不勝忿恨。因欲投降丞相，爲報讎之計，特謀之於我。我與公覆，情同骨肉，徑來爲獻密書。未知丞相肯容納否？」操曰：「書在何處？」關澤取書呈上。操拆書，就燈下觀看。書略曰：

蓋受孫氏厚恩，本不當懷二心。然以今日事勢論之，用江東六郡之卒，當中國百萬之師，衆寡不敵，海內所共見也。東吳將吏，無論智愚，皆知其不可。周瑜小子，褊懷淺戇，自負其能，輒欲以卵敵石，兼之擅作威福，無罪受刑，有功不賞。蓋係舊臣，無端爲所摧辱，心實恨之。伏聞丞相，誠心待物，虛懷納士，蓋願率衆歸降，以圖建功雪恥。糧草車仗，隨船獻納。泣血拜白，萬勿見疑。

曹操於几案上翻覆將書看了十餘次，忽然拍案張目大怒曰：「黃蓋用苦肉計，令汝下詐降書，就中取事，卻敢來戲侮我耶？」便教左右推出斬之。左右將關澤簇下。澤面不改容，仰天大笑。操教牽回，叱曰：「吾已識破奸計，汝何故哂笑？」澤曰：「吾不笑你，吾笑黃公覆不識人耳。」操曰：「何不識人？」澤曰：「殺便殺，何必多問？」操曰：「吾自幼熟讀兵書，深知奸僞之道。汝這條計，只好瞞別人，如何瞞得我？」澤曰：「你且說書中那件事是奸計？」操曰：「我說出你那破綻，教你死而無怨。你既是真心獻書投降，如何不明約幾時？如今你有何理說？」關澤聽罷，大笑曰：「虧汝不惶恐，敢自誇熟讀兵書，還不及早收兵回去。儻若交戰，必被周瑜擒矣。無學之輩，可惜吾屈死汝手！」操曰：「何謂我無學？」澤曰：「汝不識機謀，不明道理，豈非無學？」操曰：「你且說我那幾般不是處？」澤曰：「汝無待賢之禮，吾何必言？但有死而已。」操曰：「汝若說得有理，我自然敬服。」澤曰：「豈不聞『背主作竊，不可定期』。儻今約定日期，急切下不得手，這裏反來接應，事必泄漏。但可覷便而行，豈可預期相訂乎？汝不明此理，欲屈殺好人，真無學之輩也！」

操聞言，改容下席而謝曰：「某見事不明，誤犯尊威，幸勿掛懷。」澤曰：「吾與黃公覆，傾心投降，如嬰兒之望父母，豈有詐乎？」操大喜曰：「若二人能建大功，他日受爵，必在諸人之上。」澤曰：「某等非爲爵祿而來，實應

天順人耳。」操取酒待之。

少頃，有人入帳，於操耳邊私語。操曰：「將書來看。」其人以密書呈上。操觀之，顏色頗喜。闕澤暗思：「此必蔡中蔡和來報黃蓋受刑消息，操故喜我投降之事爲真實也。」操曰：「煩先生再回江東，與黃公覆約定，先通消息過江，吾以兵接應。」澤曰：「某已離江東，不可復還。望丞相別遣機密人去。」操曰：「若他人去，事恐泄漏。」澤再三推辭，良久乃曰：「若去則不可久停，便當行矣。」

操賜以金帛，澤不受，辭別出營，再駕扁舟，重回江東，來見黃蓋，細說前事。蓋曰：「非公能辯，則蓋徒受苦矣。」澤曰：「吾今去甘寧寨中，探蔡中蔡和消息。」蓋曰：「甚善。」澤至寧寨，寧接入。澤曰：「將軍昨爲救黃公覆，被周公瑾所辱，吾甚不平。」寧笑而不答。

正話間，蔡和蔡中至，澤以目送甘寧。寧會意，乃曰：「周公瑾只自恃其能，全不以我等爲念。我今被辱，羞見江左諸人。」說罷，咬牙切齒，拍案大叫。澤乃虛與寧耳邊低語。寧低頭不言，長歎數聲。

蔡和蔡中見澤寧皆有反意，以言挑之曰：「將軍何故煩惱？先生有何不平？」澤曰：「吾等腹中之苦，汝豈知耶？」蔡和曰：「莫非欲背吳投曹耶？」闕澤失色。甘寧拔劍而起曰：「吾事已爲窺破，不可不殺之以滅口！」

蔡和蔡中慌曰：「二公勿憂，吾亦當以心腹之事相告。」寧曰：「可速言之。」蔡和曰：「吾二人乃曹公使來詐降者。二公若有歸順之心，吾當引進。」寧曰：「汝言果真乎？」二人齊聲曰：「安敢相欺。」寧佯喜曰：「若如此，是天賜其便也。」二蔡曰：「黃公覆與將軍被辱之事，吾已報知丞相矣。」澤曰：「吾已爲黃公覆獻書丞相，今特來見興霸，相約回降耳。」寧曰：「大丈夫既遇明主，自當傾心相投。」

於是四人共飲，同論心事。二蔡即時寫書，密報曹操，說甘寧與某同爲內應。闕澤另自修書，遣人密報曹操。書中具言黃蓋欲來，未得其便，但看船頭插青牙旗而來者，即是也。

卻說曹操連得二書，心中疑惑不定，聚衆謀士商議曰：「江左甘寧，被周瑜所辱，願爲內應，黃蓋受責，令關澤來納降，俱未可深信。誰敢直入周瑜寨中，探聽實信？」蔣幹進曰：「某前日空往東吳，未得成功，深懷慚愧。今願捨身再往，務得實信，回報丞相。」操大喜，即時令蔣幹上船，幹駕小舟，徑到江南水寨邊，便使人傳報。

周瑜聽得幹又到，大喜曰：「吾之成功，只在此人身上。」遂囑咐魯肅：「請龐士元來，爲我如此如此。」原來襄陽龐統，字士元，因避亂寓居江東。魯肅曾薦之於周瑜，統未及往見。瑜先使肅問計於統，曰：「破曹當用何策？」統密謂肅曰：「欲破曹兵，須用火攻，但大江面上，一船着火，餘船四散，除非獻「連環計」，教他釘作一處，然後功可成也。」肅以告瑜，瑜深服其論，因謂肅曰：「爲我行此計者，非龐士元不可。」肅曰：「只怕曹操奸猾，如何去得？」

周瑜就吟未決，正尋思沒個機會，忽報蔣幹又來。瑜大喜，一面分付龐統用計；一面坐於帳上，使人請幹。幹見不來接，心中疑慮，教把船於僻靜岸口繫纜，乃入寨見周瑜。瑜作色曰：「子翼何故欺吾太甚？」蔣幹笑曰：「吾想與你乃舊日弟兄，特來吐心腹事，何言相欺也？」瑜曰：「汝要說我降，除非海枯石爛。前番吾念舊日交情，請你痛飲一醉，留你同榻，你却盜吾私書，不辭而去，歸報曹操，殺了蔡瑁、張允，致使吾事不成。今日無故又來，必不懷好意，吾不看舊日之情，一刀兩段。本待送你過去，爭奈吾一二日間，便要破曹賊，待留你在軍中，又必有泄漏。」便教「左右送子翼往西山庵中歇息。」待吾破了曹操，那時渡你過江未遲。」

蔣幹再欲開言，周瑜已入帳後去了。左右取馬與蔣幹乘坐，送到西山背後小庵歇息，撥兩個軍人伏侍。幹於庵內心中憂悶，寢食不安。是夜星露滿天，獨步出庵後，只聽得讀書之聲。信步尋去，見山巖畔有草屋數椽，內射燈光。幹往窺之，只見一人挂劍燈前，誦孫吳兵書。幹思此必異人也，叩戶請見。其人開門出迎，儀表非俗。幹問姓名，答曰：「姓龐，名統，字士元。」幹曰：「莫非鳳雛先生否？」統曰：「然也。」幹喜曰：「久聞大名，今何僻居此地？」

「答曰：『周瑜自恃才高，不能容物，吾故隱居於此。公乃何人？』」幹曰：『吾蔣幹也。』

統乃邀入草庵，共坐談心。幹曰：『以公之才，何往不利？如肯歸曹，幹當引進。』統曰：『吾亦欲離江東久矣。公既有引進之心，即今便當一行。如遲，則周瑜聞之，必將見害。』於是與幹連夜下山，至江邊尋著原來船隻，飛棹投江北。既至操寨，幹先入見，備述前事。操聞鳳雛先生來，親自出帳迎入，分賓主坐定，問曰：『周瑜年幼，恃才欺衆，不用良謀。操久聞先生大名，今得惠顧，乞不吝教誨。』統曰：『某素聞丞相用兵有法，今願一觀軍容。』

操教備馬，先邀統同觀旱寨。統與操並馬登高而望。統曰：『傍山依林，前後顧盼，出入有門，進退曲折，雖孫吳再生，稷卨復出，亦不過此矣。』操曰：『先生勿得過譽，尙望指教。』於是又與同觀水寨。見向南分二十四座門，皆有艤艫戰艦，列爲城郭，中藏小船，往來有巷，起伏有序。統笑曰：『丞相用兵如此，名不虛傳。』因指江南而言曰：『周郎周郎，尅期必亡！』

操大喜回寨，請入帳中置酒共飲，同說兵機。統高談雄辨，應答如流。操深敬服，慙懃相待。統佯醉曰：『敢問軍中有良醫否？』操問何用。統曰：『水軍多疾，須用良醫治之。』時操軍因不服水土，俱生嘔吐之疾，多有死者。操正慮此事，忽聞統言，如何不問。統曰：『丞相教練水軍之法甚妙，但可惜不全。』操再三請問。統曰：『某有一策，使大小水軍並無疾病，安穩成功。』

操大喜，請問妙策。統曰：『大江之中，潮生潮落，風浪不息。北軍不慣乘舟，受此顛播，便生疾病。若以大船小船各皆配搭，或三十爲一排，或五十爲一排，首尾用鐵環連鎖，上鋪闌板，休言人可渡，馬亦可走矣。乘此而行，任他風浪潮水上下，復何懼哉？』曹操下席而謝曰：『非先生良謀，安能破東吳耶？』統曰：『愚淺之見，丞相自裁之。』操即時傳令，喚軍中鐵匠，連夜打造連環大釘，鎖住船隻。諸軍聞之，俱各喜悅。後人有詩曰：

赤壁鏖兵用火攻，運籌決策盡皆同。若非龐統連環計，公瑾安能立大功。

龐統又謂操曰：「某觀江左豪傑，多有怨周瑜者。某憑三寸舌，爲丞相說之，使皆來降。周瑜孤立無援，必爲丞相所擒。瑜既破，則劉備無所用矣。」操曰：「先生果能成大功，操請奏聞天子，封爲三公之列。」統曰：「某非爲富貴，但欲救萬民耳。」丞相渡江，慎勿殺害。」操曰：「吾替天行道，安忍殺戮人民？」統拜求榜文，以安宗族。操曰：「先生家屬，見居何處？」統曰：「只在江邊。若得此榜，可保全矣。」

操命寫榜簽押付統。統拜謝曰：「別後可速進兵，休待周郎知覺。」操然之。統拜別，至江邊，正欲下船，忽見岸上一人，道袍竹冠，一把扯住統曰：「你好大膽，黃蓋用苦肉計，闕澤下詐降書，你又來獻連環計，只恐燒不盡絕。你們把出這等毒手來，只好瞞曹操也，須瞞我不得。」嚇得龐統魂魄散，正是

莫道東南能制勝，誰云西北獨無人。

畢竟此人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宴長江曹操賦詩 鎖戰船北軍用武

卻說龐統聞言，喫了一驚，急回視其人，原來卻是徐庶。統見是故人，心下方定，回顧左右無人，乃曰：「你若說破我計，可惜江南八十一州百姓，皆是你送了也。」庶笑曰：「此間八十三萬人馬，性命如何？」統曰：「元直真欲破我計耶？」庶曰：「吾感劉皇叔厚恩，未嘗忘報。曹操送死吾母，吾已說過終身不設一謀，今安肯破兄良策？只是我亦隨軍在此，兵敗之後，玉石不分，豈能免難？若當教我脫身之術，我即緘口遠避矣。」統笑曰：「元直如此高見，遠識諒此有何難哉？」庶曰：「願先生賜教。」統去徐庶耳邊，略說幾句。庶大喜，拜謝。龐統別卻徐庶下船，自回江東。

且說徐庶當晚密使近人去各寨中暗布謠言。次日，寨中三三五五，交頭接耳而說。早有探事人報知曹操，說

「軍中傳言西涼州韓遂馬騰謀反，殺奔許都來。」操大驚，急聚衆謀士商議曰：「吾引兵南征，心中所憂者，韓遂馬騰耳。軍中謠言，雖未辨虛實，然不可不防。」

言未畢，徐庶進曰：「庶蒙丞相收錄，恨無寸功報效。請得三千人馬，星夜往散關把住隘口。如有緊急，再行告報。」操喜曰：「若得元直去，吾無憂矣。」散關之上，亦有軍兵，公統領之。目下撥三千馬步軍，命威霸爲先鋒，星夜前去，不可稽遲。」徐庶辭，曹操與威霸便行。此便是龐統救徐庶之計。後人有詩曰：

曹操征南日，愛馬騰韓遂。起戈矛，鳳雛一語教徐庶。正似游魚脫釣鉤。

曹操自遣徐庶去後，心中稍安。遂上馬先看沿江旱寨，次看水寨。乘大船一隻於中央，上建「帥」字旗號，兩旁皆列水寨，船上埋伏弓弩千張。操居於上。時建安十二年冬十一月十五日，天氣清明，平風靜浪。操令置酒設樂於大船之上，「吾今夕欲會諸將。」

天色向晚，東山月上，皎皎如同白日，長江一帶，如橫素練。操坐大船之上，左右侍御者數百人，皆錦衣繡襖，荷戈執戟。文武衆官，各依次而坐。操見南屏山色如畫，東視柴桑之境，西觀夏口之江，南望樊山，北觀烏林，四顧空闊，心中歡喜，謂衆官曰：「吾自起義兵以來，與國家除兇去害，誓願掃清四海，削平天下，所未得者江南也。今吾有百萬雄師，更賴諸公用命，何患不成功耶？收服江南之後，天下無事，與諸公共享富貴，以樂太平。」文武皆起謝曰：「願得早奏凱歌，我等終身皆賴丞相福蔭。」操大喜，命左右行酒。

飲至半夜，操酒酣，遙指南岸曰：「周瑜魯肅，不識天時，今幸有投降之人，爲彼心腹之患，此天助吾也。」荀攸曰：「丞相勿言，恐有泄漏。」操大笑曰：「座上諸公，與近侍左右，皆吾心腹之人也，言之何礙？」又指夏口曰：「劉備諸葛亮，汝不料螻蟻之力，欲撼泰山，何其愚耶？」顧謂諸將曰：「吾今年五十四歲矣，如得江南，竊有所喜。昔日喬公與吾至契，吾知其二女皆有國色。後不料爲孫策周瑜所娶，吾今新構銅雀臺於漳水之上，如得江南，

當娶二喬置之臺上，以娛暮年，吾願足矣。」言罷大笑。唐人杜牧之有詩曰：

折戟沈沙鐵未消，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

曹操正笑談間，忽聞鴉聲望南飛鳴而去。操問曰：「此鴉緣何夜鳴？」左右答曰：「鴉見月明，疑是天曉，故離樹而鳴也。」操又大笑。時操已醉，乃取槩立於船頭上，以酒奠於江中，滿飲三爵，橫槩謂諸將曰：「我持此槩破黃巾擒呂布，滅袁術，收袁紹，深入塞北，直抵遼東，縱橫天下，頗不負大丈夫之志也。今對此景，甚有慷慨。吾當作歌，汝等和之。」歌曰：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無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呦呦鹿鳴，食野之萍。我有嘉賓，鼓瑟吹笙。皎皎如月，何時可輟？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讌，心念舊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遶樹三匝，無枝可依。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歌罷，衆和之，共皆歡笑。忽座間一人進曰：「大軍相當之際，將士用命之時，丞相何故出此不吉之言？」操視之，乃揚州刺史沛國相人，姓劉，名馥，字元穎。馥起自合淝，創立州治，聚逃散之民，立學校，廣屯田，與治教，久事曹操，多立功績。當下操橫槩問曰：「吾言有何不吉？」馥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遶樹三匝，無枝可依。」此不吉之言也。」操大怒曰：「汝安敢敗吾興！」手起一槩，刺死劉馥。衆皆驚駭，遂罷宴。

次日，操酒醒，懊恨不已。馥子劉熙，告請父屍歸葬。操泣曰：「吾昨因醉誤傷汝父，悔之無及。可以三公厚禮葬之。」又撥軍士護送靈柩，即日回葬。次日，水軍都督毛玠于禁詣帳下，請曰：「大小船隻，俱已配搭連鎖停當。旌旗戰具，一一齊備。請丞相調遣，尅日進兵。」

操至水軍中央大戰船上坐定，喚集諸將，各各聽令。水旱二軍，俱分五色旗號。水軍中央黃旗毛玠于禁，前軍紅旗張郃，後軍皂旗呂虔，左軍青旗文聘，右軍白旗呂通。馬步前軍紅旗徐晃，後軍皂旗李典，左軍青旗樂進，右

軍白旗夏侯淵。水陸路都接應使，夏侯惇、曹洪、護衛往來監戰使，許褚、張遼。其餘驍將，各依隊伍。

令畢，水軍寨中發搗三通，各隊伍戰船分門而出。是日西北風驟起，各船拽起風帆，衝波激浪，穩如平地。北軍在船上，踴躍施勇，刺槍使刀，前後左右，各軍旗旛不雜。又有小船五十餘隻，往來巡警催督。操立於將臺之上，觀看調練，心中大喜，以爲必勝之法。教且收住帆幔，各依次序回寨。操升帳，謂衆謀士曰：「若非天命助吾，安得鳳雛妙計鐵索連舟，果然渡江如履平地。」程昱曰：「船皆連鎖，固是平穩，但彼若用火攻，難以迴避，不可不防。」操大笑曰：「程仲德雖有遠慮，却還有見不到處。」荀攸曰：「仲德之言甚是，丞相何故笑之？」

操曰：「凡用火攻，必藉風力。方今隆冬之際，但有西風北風，安有東風南風耶？吾居於西北之上，彼兵皆在南岸，彼若用火，是燒自己之兵也，吾何懼哉？若是十月小春之時，吾早已隄備矣。」諸將皆拜伏曰：「丞相高見，衆人不及。」操顧諸將曰：「青徐燕代之衆，不慣乘舟，今非此計，安能涉大江之險？」只見班部中，二將挺身出曰：「小將雖幽燕之人，也能乘舟，今願借巡船二十隻，直至北江口，奪旗鼓而還，以顯北軍亦能乘舟也。」

操視之，乃袁紹手下舊將焦觸、張南也。操曰：「汝等皆生長北方，恐乘舟不便。江南之兵，往來水上，習練精熟，汝勿輕以生命爲兒戲也。」焦觸、張南大叫曰：「如其不勝，甘受軍法。」操曰：「戰船盡已連鎖，惟有小舟，每舟可容二十人，只恐未便接戰。」觸曰：「若用大船，何足爲奇？乞付小舟二十餘隻。某與張南各引一半，只今日直抵江南水寨，須要奪旗斬將而還。」操曰：「吾與汝二十隻船，差撥精銳軍五百人，皆長槍硬弩。到來日天明，將大寨船出到江面上，遠爲之勢，更差文聘亦領三十隻巡船接應汝回。」

焦觸、張南欣喜而退。次日四更造飯，五更結束已定，早聽得水寨中搗鼓鳴金，船皆出寨，分布水面。長江一帶，青紅旗號交雜。焦觸、張南領哨船二十隻，穿寨而出，望江南進發。

卻說南岸隔日聽得鼓聲喧震，遙望曹操調練水軍，探事人報知周瑜。瑜往山頂觀之，操軍已收回。次日，忽又

聞鼓聲震天，軍士急登高觀望，見有小船衝波而來，飛報中軍。周瑜問帳下誰敢先出，韓當周泰二人齊出曰：「某當權爲先鋒破敵。」瑜喜，傳令各寨嚴加守禦，不可輕動。韓當周泰各引哨船五隻，分左右而出。

卻說焦觸、張南憑一勇之氣，飛棹小船而來。韓當胸披掩心，手執長槍，立於船頭。焦觸船先到，便命軍士亂箭望韓當船上射來。當用牌遮隔，焦觸挺長槍與韓當交鋒，當手起一槍，刺死焦觸。張南隨後大叫趕來，隔斜裏周泰船出。張南挺槍立於船頭，兩邊弓矢亂射。周泰一臂挽牌，一手提刀。兩船相離七八尺，泰卽飛身一躍，直躍過張南船上，手起刀落，砍張南於水中，亂殺駕舟軍士。衆船飛棹急回。韓當周泰催船追趕，到半江中，恰與文聘船相迎。兩邊便擺定船廝殺。

卻說周瑜引衆將立於山頂，遙望江北水面艤艦戰船，排合江上，旗幟號帶，皆有次序。回看文聘與韓當、周泰相持，韓當、周泰奮力攻擊，又聘抵敵不住，回船而走。韓、周二人急催船追趕。周瑜恐二人深入重地，便將白旗招颺，令衆鳴金，二人乃揮棹而回。

周瑜於山頂看隔江戰船，盡入水寨。周瑜謂衆將曰：「江北戰船，如蘆葦之密，操又多謀，當用何計以破之？」衆未及對，忽見曹軍寨中，被風吹折中央黃旗，飄入江中。瑜大笑曰：「此不祥之兆也！」

正觀之際，忽狂風大作，江中波濤拍岸。一陣風過，刮起旗角於周瑜臉上拂過。瑜猛然想起一事在心，大叫一聲，往後便倒口吐鮮血。諸將急救起時，卻早不省人事。正是：

一時忽笑又忽叫，難使南軍破北軍。

畢竟周瑜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九回 七星壇諸葛祭風 三江口周瑜縱火

卻說周瑜立於山頂，觀望良久，忽然望後而倒，口吐鮮血，不省人事，左右救回帳中。諸將皆來動問，盡皆愕然。相顧曰：「江北百萬之衆，虎踞鯨吞，不料都督如此。倘曹兵一至，如之奈何？」慌忙差人申報吳侯，一面求醫調治。

卻說魯肅見周瑜臥病，心中憂悶，來見孔明，言周瑜猝病之事。孔明曰：「公以爲何如？」肅曰：「此乃曹操之福，江東之禍也。」孔明笑曰：「公瑾之病，亮亦能醫。」肅曰：「誠如此，則國家萬幸。」即請孔明同去看病。肅先入看周瑜，瑜以被蒙頭而臥。肅曰：「都督病勢若何？」周瑜曰：「心腹攪痛，時復昏迷。」肅曰：「曾服何藥？」瑜曰：「心中嘔逆，藥不能下。」肅曰：「適來去望孔明，言能醫都督之病，見在帳外，煩來醫治，如何？」

瑜命請入教左右扶起，坐於牀上。孔明曰：「連日不晤君顏，何期貴體不安？」瑜曰：「人有旦夕禍福，豈能自保？」孔明笑曰：「天有不測風雲，人又豈能料乎？」瑜聞失色，乃作呻吟之聲。孔明曰：「都督心中似覺煩積否？」瑜曰：「然。」孔明曰：「必須用涼藥以解之。」瑜曰：「已服涼藥，全然無效。」孔明曰：「須先理其氣，氣若順，則呼吸之間，自然痊可。」

瑜料孔明必知其意，乃以言挑之曰：「欲得順氣，當服何藥？」孔明笑曰：「亮有一方，便教都督氣順。」瑜曰：「願先生賜教。」孔明索紙筆，屏退左右，密書十六字曰：「欲破曹公，宜用火攻，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寫畢，遞與周瑜曰：「此都督病源也。」

瑜見了大驚，暗思：「孔明真神人也！早已知我心事，只索以實情告之。」乃笑曰：「先生已知我病源，將用何藥治之？事在危急，望即賜教。」孔明曰：「亮雖不才，曾遇異人傳授奇門遁甲天書，可以呼風喚雨。都督若要東南風時，可於南屏山建一臺，名曰七星壇，高九尺，作三層，用一百二十人，手執旗旛圍繞。亮於臺上作法，借三日三夜東南大風，助都督用兵，何如？」瑜曰：「休道三日三夜，只一夜大風，大事可成矣。只是事在目前，不可遲緩。」

孔明曰：「十一月二十日甲子祭風，至二十二日丙寅風息，如何？」

瑜聞言大喜，躍然而起，便傳令差五百精壯軍士，往南屏山築壇，撥一百二十人，執旗守壇，聽候使令。孔明辭別出帳，與魯肅上馬，來南屏山相度地勢，令軍士取東南方赤土築壇，方圓二十四丈，每一層高三尺，共是九尺。下一層插二十八宿旗，東方七面青旗，按角亢氐房心尾箕，布蒼龍之形；北方七面卓旗，按斗牛女虛危室壁，作玄武之勢；西方七面白旗，按奎婁胃昂畢勞參，踞白虎之威；南方七面紅旗，按井鬼柳星張翼軫，成朱雀之狀。第二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四卦，分八位而立。上一層用四人，各人戴束髮冠，穿卓羅袍，鳳衣博帶，朱履方裾。前左立一人，手執長竿，竿尖上用鷄羽爲葆，以招風信；前右立一人，手執長竿，竿上繫七星號帶，以表風色；後左立一人，捧寶劍；後右立一人，捧香爐。壇下二十四人，各持旌旗寶蓋，大戟長戈，黃旄白鉞，朱旛卓纛，環遶四面。

孔明於十一月二十日甲子吉辰，沐浴齋戒，身被道衣，跣足散髮，來到壇前，分付魯肅曰：「子敬，自往軍中相助公瑾調兵，倘亮所祈無應，不可有怪。」魯肅別去。孔明囑付守壇將士：「不許擅離方位，不許交頭接耳，不許失口亂言，不許失驚打怪，如違令者，斬！」衆皆領命。孔明緩步登壇，觀瞻方位已定，焚香於爐，注水於盂，仰天暗祝。下壇入帳中少歇，令軍士更替吃飯。孔明一日上壇三次，下壇三次，卻並不見有東南風。

且說周瑜請程普魯肅一班軍官，在帳中伺候，只等東南風起，便調兵出；一面關報孫權接應。黃蓋已自準備火船二十隻，——船頭密布大釘，船內裝載蘆葦乾柴，灌以魚油，上鋪硫磺焰硝引火之物，各用青布油單遮蓋；船頭上插青龍牙旗，船尾各繫走舸。——在帳下聽候，只等周瑜號令。甘寧關澤窩盤蔡和蔡中在水寨中，每日飲酒，不放一卒登岸。周圍盡是東吳軍馬，把得水泄不通。只等帳上號令下來。

周瑜正在帳中坐議，探子來報：「吳侯船隻離寨八十五里停泊，只等都督好音。」瑜卽差魯肅通告各部下官兵將士：「俱各收拾船隻軍器帆檣等物，號令一出，時刻休違。倘有違誤，卽按軍法。」衆兵將得令，一個個磨

拳擦掌，準備廝殺。

是日看看近夜，天色清明，微風不動。瑜謂魯肅曰：「孔明之言謬矣。隆冬之時，怎得東南風乎？」肅曰：「吾料孔明必不謬談。」

將近三更時分，忽聽風聲響，旗旛轉動。瑜出帳看時，旗帶竟飄西北，霎時間東南風大起。瑜駭然曰：「此人有奪天地造化之法，鬼神不測之術，若留此人，乃東吳禍根也。及早殺卻，免生他日之憂。」急喚帳前護軍校尉丁奉、徐盛二將，「各帶一百人，徐盛從江內去，丁奉從旱路去，都到南屏山七星壇前，休問長短，拏住諸葛亮，便行斬首，將首級來請功。」

二將領命，徐盛下船，一百刀斧手，蕩開棹槳；丁奉上馬，一百弓弩手，各跨征駒，往南屏山來。於路正迎著東南風起，後人有詩曰：

七星壇上臥龍登，一夜東風江水騰。不是孔明施妙計，周郎安得逞才能？

丁奉馬軍先到，見壇上執旗將士，當風而立。丁奉下馬提劍上壇，不見孔明，慌問守壇將士。答曰：「恰纔下壇去了。」丁奉忙下壇尋時，徐盛船已到。二人聚於江邊。小卒報曰：「昨晚一隻快船停在前面灘口，適間卻見孔明披髮下船，那船望上水去了。」

丁奉徐盛便分水陸兩路追襲，徐盛教拽起滿帆，搶風而使。遙望前船不遠，徐盛在船頭上高聲大叫：「軍師休去，都督有請。」只見孔明立於船尾大笑曰：「上覆都督，好好用兵。諸葛亮暫回夏口，異日再容相見。」徐盛曰：「請暫少住，有緊要話。」孔明曰：「吾已料定都督不能容我，必來加害，預先教趙子龍來相接。將軍不必追趕。」

徐盛見前船無篷，只顧趕去。看看至近，趙雲拈弓搭箭，立於船尾大叫曰：「吾乃常山趙子龍也。奉令特來接

軍師。你如何來追趕？本待一箭射死你來，顯得兩家失了和氣。教你知我手段！言訖，箭到處，射斷徐盛船上篷索。那篷墮下落水，其船便橫。趙雲卻教自己船上拽起滿帆，乘順風而去。其船如飛，追之不及。

岸上丁奉喚徐盛船近岸，言曰：「諸葛亮神機妙算，人不可及。更兼趙雲有萬夫不當之勇，汝知他當陽長坂時否？吾等只索回報便了。」於是二人回見周瑜，言孔明預先約趙雲迎接去了。周瑜大驚曰：「此人如此多謀，使我曉夜不安矣。」魯肅曰：「且待破曹之後，卻再圖之。」

瑜從其言，喚集諸將聽令。先教甘寧帶了蔡中，並降卒沿南岸而走。只打北軍旗號，直取烏林地面，正當曹操屯糧之所。深入軍中，舉火爲號。只留下蔡和一人在帳下，我有用處。第二喚太史慈分付：「你可領三千兵，直奔黃州地界，斷曹操合淝接應之兵，就逼曹兵放火爲號，只看紅旗，便是吳侯接應兵到。」這兩隊兵最遠先發。第三喚呂蒙領三千兵，去烏林接應甘寧，焚燒曹操寨柵。第四喚凌統領三千兵，直截彝陵界首，只看烏林起火，以兵應之。第五喚董襲領三千兵，直取漢陽，從漢川殺奔曹操寨中，看白旗接應。第六喚潘璋領三千兵，盡打白旗往漢陽接應董襲。

六隊船隻，各自分路去了。卻令黃蓋安排火船，使小卒馳書約曹操今夜來降。一面撥戰船四隻，隨於黃蓋船後接應。第一隊領兵軍官韓當，第二隊領兵軍官周泰，第三隊領兵軍官蔣欽，第四隊領兵軍官陳武。四隊各引戰船三百隻，前面各排列火船二十隻。周瑜自與程普在大艙上督戰，徐盛丁奉爲左右護衛，只留魯肅共關澤及衆謀士守寨。程普見周瑜調軍有法，甚相敬服。

卻說孫權差使命持兵符至，說已差陸遜爲先鋒，直抵蘄黃地面進兵。吳侯自爲後應。瑜又差人西山放火，破南屏山舉號旗，各各準備停當，只等黃昏舉動。

話分兩頭。且說劉玄德在夏口專候孔明回來，忽見一隊船到，乃是公子劉琦自來探聽消息。玄德請上敵樓。

坐定，說：『東南風起多時，子龍去接孔明，至今不見到，吾心甚憂。』小校遙指樊口港上，『一帆風送扁舟來到，必軍師也。』玄德與劉琦下樓迎接，須臾船到，孔明子龍登岸。玄德大喜，問候畢，孔明曰：『且無暇告訴別事。前者所約軍馬戰船，皆已辦否？』玄德曰：『收拾久矣，只候軍師調用。』

孔明便與玄德劉琦升帳坐定，謂趙雲曰：『子龍可帶三千軍馬，渡江徑取烏林小路，揀樹木蘆葦密處埋伏。今夜四更以後，曹操必然從那條路奔走。等他軍馬過，就半中間放起火來。雖然不殺他盡絕，也殺他一半。』雲曰：『烏林有兩條路，一條通南郡，一條取荊州。不知向那條路來？』孔明曰：『南郡勢迫，曹操不敢往，必來荊州。然後大軍投許昌而去。』

雲領計去了。又喚張飛曰：『翼德可領三千兵渡江，截斷彝陵這條路，去葫蘆谷口埋伏。曹操不敢走南彝陵，必望北彝陵去。來日雨過，必然來埋鍋造飯。只看烟起，便就山邊放起火來。雖然捉不得曹操，翼德這場功料也不小。』

飛領計去了。又喚糜竺糜芳劉封三人，各駕船隻，遠江勦擒敗軍，奪取器械。三人領計去了。孔明起身，謂公子劉琦曰：『武昌一望之地，最爲緊要。公子便請回，率領所部之兵，陳於岸口。操一敗必有逃來者，就而擒之，卻不可輕離城郭。』劉琦便辭玄德孔明去了。孔明謂玄德曰：『主公可於樊口屯兵，凭高而望，坐看今夜周郎成大功也。』

時雲長在側，孔明全然不睬。雲長忍耐不住，乃高聲曰：『關某自隨兄長征戰許多年來，未嘗落後。今日逢大敵，軍師卻不委用，此是何意？』孔明笑曰：『雲長勿怪。某本欲煩足下把一個最緊要的隘口，怎奈有些遠礙處，不敢教去。』雲長曰：『有何遠礙？願即見諭。』孔明曰：『昔日曹操待足下甚厚，足下當有以報之。今日操兵敗，必走華容道。若令足下去時，必然放他過去。因此不敢教去。』

雲長曰：「軍師好心多當！日曹操果是重待某，某已斬顏良，誅文醜，解白馬之圍，報過他了。今日撞見，豈肯輕放？」孔明曰：「倘若放了時，卻如何？」雲長曰：「願依軍法。」孔明曰：「如此，立下文書。」雲長便與了軍令狀。

雲長曰：「若曹操不從那條路上來，如何？」孔明曰：「我亦與你軍令狀。」雲長大喜。孔明曰：「雲長可於華容小路高山之處，堆積柴草，放起一把火烟，引曹操來。」雲長曰：「曹操望見煙，知有埋伏，如何肯來？」孔明笑曰：「豈不聞兵法虛虛實實之論？操雖能用兵，只此可以瞞過他也。他見煙起，將謂虛張聲勢，必然投這條路來。將軍休得容情。」

雲長領了將令，引關平、周倉並五百校刀手，投華容道埋伏去了。玄德曰：「吾弟義氣深重，若曹操果然投華容道去時，只恐端的放了。」孔明曰：「亮夜觀乾象，操賊未合身亡，留這人情，教雲長做了，亦是美事。」玄德曰：「先生神算，世所罕及！」孔明遂與玄德往樊口，看周瑜用兵，留孫乾、簡雍守城。

卻說曹操在大寨中，與衆將商議，只等黃蓋消息。當日東南風起甚緊，程昱入告曹操曰：「今日東南風起，宜預隄防。」操笑曰：「冬至一陽生，來復之時，安得無東南風？何足爲怪！」

軍將忽報江東一隻小船來到，說有黃蓋密書。操急喚入其人，呈上書。書中訴說：「周瑜關防得緊，因此無計脫身。今有鄱陽湖新運到糧，周瑜差蓋巡江，已有方便。好歹殺江東名將，獻首來降。只在今晚三更，船上插青龍牙旗者，卽糧船也。」操大喜，遂與衆將來到水寨中大船上，觀望黃蓋船到。

且說江東天色向晚，周瑜喚出蔡和，令軍士縛倒，和叫無罪。瑜曰：「汝是何等人，敢來詐降？吾今缺少福物祭旗，願借你首級。」和抵賴不過，大叫曰：「汝家闕澤甘寧亦曾與謀！」瑜曰：「此乃吾之所使也。」蔡和悔之無及，瑜令捉至江邊，卓纛旗下，奠酒燒紙，一刀斬了蔡和，用血祭旗畢，便令開船。黃蓋在第三隻火船上，獨披掩心，手提利刀，旗上大書「先鋒黃蓋」。蓋乘一天順風，望赤壁進發。

是時東風大作，波浪洶湧。操在中軍遙望隔江，看看月上，照耀江水，如萬道金蛇，翻波戲浪。操迎風大笑，自以爲得志。忽一軍指說：『江南隱隱一簇帆幔，使風而來。』操凭高望之，報稱：『皆插青龍牙旗。內中有大旗，大書先鋒黃蓋名字。』操笑曰：『公覆來降，此天助我也！』

來船漸近。程昱觀望良久，謂操曰：『來船必詐。且休教近寨。』操曰：『何以知之？』程昱曰：『糧在舟中，船必穩重。今觀來船輕而且浮，更兼今夜東南風甚緊，倘有詐謀，何以當之？』操省悟，便問：『誰去止之？』文聘曰：『某在水上頗熟，願請一往。』言畢，跳下小船，用手一指，十數隻巡船，隨文聘船出。聘立在船頭，大叫：『丞相鈞旨，南船且休近寨，就江心拋住。』衆軍齊喝：『快下了篷！』

言未絕，弓弦響處，文聘被箭射中左臂，倒在船中。船上大亂，各自回奔。南船距操寨，止隔二里水面。黃蓋用刀一招，前船一齊發火。火趁風威，風助火勢，船如箭發，煙焰障天，二十隻火船，撞入水寨。操寨中船隻一時盡著，又被鐵環鎖住，無處逃遁。隔江砲響，四下火船齊到，但見三江面上，火逐風飛，一派通紅，漫天徹地。

曹操回觀岸上營寨，處處煙火。黃蓋跳在小船上，背後數人駕舟，冒煙突火，來尋曹操。操見勢急，方欲跳上岸，忽張遼駕一小腳船，扶操下得船時，那隻大船，已自著了。張遼與十數人保護曹操，飛奔岸口。黃蓋望見穿絳紅袍者下船，料是曹操，乃催船速進，手提利刀，高聲大叫：『曹賊休走！黃蓋在此。』操叫苦連聲。張遼拈弓搭箭，觀著黃蓋較近，一箭射去。此時風聲正大，黃蓋在火光中，那裏聽得弓弦響，正中肩窩，翻身落水。正是：

火厄盛時遭水厄，棒瘡愈後患金瘡。

未知黃蓋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諸葛亮智算華容 關雲長義釋曹操

卻說當夜張遼一箭射黃蓋下水，救得曹操登岸，尋著馬匹走時，軍已大亂。韓當冒煙突火來攻水寨，忽聽得士卒報道：「後梢舵上一人，高叫將軍表字。」韓當細聽，但聞高叫：「公義救我。」當曰：「此黃公覆也。」急救起。見黃蓋負著箭傷，咬出箭桿，箭頭陷在肉內。韓當急爲脫去濕衣，用刀剜出箭頭，扯旗束之，脫自己戰袍與黃蓋穿了，先令別船送回大寨醫治。原來黃蓋深知水性，故大寒之時，和甲墮江，也逃得性命。

卻說當日滿江火滾，喊聲震地。左邊是韓當、蔣欽兩軍從赤壁西邊殺來；右邊是周泰、陳武兩軍從赤壁東邊殺來；正中是周瑜、程普、徐盛、丁奉大隊船隻都到。火須兵應，兵仗火威。此正是三江水戰，赤壁鏖兵。曹軍著槍中箭，火焚水溺者，不計其數。後人有詩曰：

魏吳爭鬪決雌雄，赤壁樓船一掃空。
烈火初張照雲海，周郎曾此破曹公。

又有一絕云：

山高月小水茫茫，追歎前朝割據忙。
南士無心迎魏武，東風有意便周郎。

不說江中鏖兵，且說甘寧令蔡中引入曹寨深處，寧將蔡中一刀砍於馬下，就草上放起火來。呂蒙遙望中軍火起，也放十數處火，接應甘寧。潘璋、董襲分頭放火，吶喊四下，裏鼓聲大震。曹操與張遼引百餘騎，在火林內走，看前面無一處不著。

正走之間，毛玠救得文聘，引十數騎到。曹令軍尋路。張遼指道：「只有烏林，地面空闊，可走。」操徑奔烏林。

正走間，背後一軍趕到，大叫「曹操休走！」火光中現出呂蒙旗號。操催軍馬向前，留張遼斷後，抵敵呂蒙。卻見前面火把又起，從山谷中擁出一軍，大叫「凌統在此！」曹操肝膽皆裂。忽刺斜裏一彪軍到，大叫「丞相休慌，徐晃在此！」彼此混戰一場，一路望北而走。忽見一隊軍馬，屯在山坡前。徐晃出問，乃是袁紹手下降將馬延、張顛，有三千北地軍馬，列寨在彼。當夜見滿天火起，未敢輕動，恰好接著曹操。

操教二將引一千軍馬開路，其餘留著護身。操得這枝生力軍馬，心中稍安。馬延、張顛二將飛騎前行，不到十里，喊聲起處，一彪軍出爲首一將，大呼曰：『吾乃東吳甘興霸也！』馬延正欲交鋒，早被甘寧一刀斬於馬下。張顛挺槍來迎，寧大喝一聲，措手不及，被寧手起一刀，翻身落馬。後軍飛報曹操。

操此時只望合淝有兵救應，不想孫權在合淝路口，望見江中火光，知是我軍得勝，便教陸遜舉火爲號。太史慈見了，與陸遜合兵一處，衝殺將來。操只得望彝陵而走。路上撞見張郃，操令斷後。縱馬加鞭，走至五更，回望火光漸遠，操心方定，問曰：『此是何處？』左右曰：『此是烏林之西，宜都之北。』

操見樹木叢雜，山川險峻，乃於馬上仰面大笑不止。諸將問曰：『丞相何故大笑？』操曰：『吾不笑別人，單笑周瑜無謀，諸葛亮少智。若是吾用兵之時，預先在這裏伏下一軍，如之奈何？』

說猶未了，兩邊鼓聲震動，火光冲天而起，驚得曹操幾乎墜馬。刺斜裏一彪軍殺出，大叫：『我趙子龍奉軍師將令，在此等候多時了！』操叫徐晃、張郃雙敵趙雲，自己冒煙突火而去。子龍不來追趕，只顧搶奪旗幟。曹操得脫，天色微明，黑雲罩地，東南風尚不息。忽然大雨傾盆，濕透衣甲。操與軍士冒雨而行，諸軍皆有飢色。操令軍士往村落中劫掠糧食，尋覓火種。方欲造飯，後面一軍趕到。操心甚慌，原來卻是李典、許褚保護著衆謀士來到。

操大喜，令軍馬且行，問：『前面是那裏地面？』人報：『一邊是南彝陵大路，一邊是北彝陵山路。』操問：『那裏投南郡江陵去？』軍士稟曰：『取南彝陵過葫蘆口去最便。』操教走南彝陵。行至葫蘆口，軍皆飢餒，行不上馬，亦困乏，多有倒於路者。操教前面暫歇，馬上有帶得鑼鍋的，也有村中掠得糧米的，便就山邊揀乾處埋鍋造飯，割馬肉燒吃。盡皆脫去濕衣，於風頭吹曬。馬皆摘鞍野放，咽咬草根。

操坐於疏林之下，仰面大笑。衆官問曰：『適來丞相笑周瑜諸葛亮，引惹出趙子龍來，又折了許多人馬，如今爲何又笑？』操曰：『吾笑諸葛亮、周瑜，畢竟智謀不足。若是我用兵時，就這個去處，也埋伏一彪軍馬，以逸待勞，

我等縱然脫得性命，也不免重傷矣。彼見不到此，我是以笑之。」

正說間，前軍後軍一齊發喊。操大驚，棄甲上馬。衆軍多有不及收馬者。早見四下火煙布合山口，一軍擺開，爲首乃燕人張翼，德橫刀立馬，大叫：「操賊走那裏去！」諸軍衆將見了張飛，盡皆胆寒。許褚騎無鞍馬來戰張飛。張遼、徐晃二將，縱馬也來夾攻。兩邊軍馬混戰做一團。操先將馬走脫，諸將各自脫身。張飛從後趕來。操迤邐奔逃，追兵漸遠，回顧衆將多已帶傷。

正行間，軍士稟曰：「前面有兩條路，請問丞相從那條路去？」操問：「那條路近？」軍士曰：「大路稍平，卻遠五十餘里；小路投華容道，卻近五十餘里。只是地窄路險，坑坎難行。」操令人上山觀望，回報：「小路山邊有數處煙起，大路並無動靜。」操教前軍便走華容道。小路諸將曰：「烽煙起處，必有軍馬，何故反走這條路？」操曰：「豈不聞兵書有云：一虛則實之，實則虛之。」諸葛亮多謀，故使人於山僻燒煙，使我軍不敢從這條山路走，他却伏兵於大路等著。吾料已定，偏不教中他計。」諸將皆曰：「丞相妙算，人所不及。」遂勒兵走華容道。此時人皆飢倒，馬盡困乏，焦頭爛額者，扶策而行，中箭著槍者，勉強而走。衣甲濕透，個個不全。軍器旗旛，紛紛不整。大半皆是彝陵道上被趕得慌，只騎得禿馬，鞍轡衣服，盡皆拋棄。正值隆冬嚴寒之時，其苦何可勝言。

操見前軍停馬不進，問是何故。回報曰：「前面山僻路小，因早晨下雨，坑塹內積水不流，泥陷馬蹄，不能前進。」操大怒，叱曰：「軍旅逢山開路，遇水壘橋，豈有泥濘不堪行之理！」傳下號令，教老弱中傷軍士在後慢行，強壯者担土束柴，搬草運蘆，填塞道路，務要即時行動，如違令者斬。衆軍只得都下馬，就路旁砍伐竹木，填塞山路。操恐後軍來趕，令張遼、許褚、徐晃，引百騎執刀在手，但遲慢者便斬之。

操喝令人馬沿棧而行，死者不可勝數。號哭之聲，於路不絕。操怒曰：「生死有命，何哭之有！如再哭者立斬！」三停人馬，一停落後，一停填了溝壑，一停跟隨曹操。過了險峻，路稍平坦。操回顧止有三百餘騎隨後，並無衣甲。

袍鍙整齊者。操催速行。衆將曰：『馬盡乏矣，只好少歇。』操曰：『趕到荊州將息未遲。』又行不到數里，操在馬上揚鞭大笑。衆將問：『丞相何又大笑？』操曰：『人皆言周瑜諸葛亮足智多謀，以吾觀之，到底是無能之輩。若使此處伏一旅之師，吾等皆束手受縛矣。』

言未畢，一聲礮響，兩邊五百校刀手擺開，爲首大將關雲長，提青龍刀，跨赤兔馬，截住去路。操軍見了，亡魂喪胆，而面相覷。操曰：『既到此處，只得決一死戰。』衆將曰：『人縱然不怯，馬力已乏，安能復戰？』程昱曰：『某素知雲長傲上而不忍下，欺強而不陵弱，恩怨分明，信義素著。丞相舊日有恩於彼，今只親自告之，可脫此難。』操從其說，卽縱馬向前，欠身謂雲長曰：『將軍別來無恙？』雲長亦欠身答曰：『關某奉軍師將令，等候丞相多時。』操曰：『曹操兵敗勢危，到此無路，望將軍以昔日之情爲重。』雲長曰：『昔日關某雖蒙丞相恩厚，然已斬顏良，誅文醜，解白馬之危，以奉報矣。今日之事，豈敢以私廢公？』操曰：『五關斬將之時，還能記否？丈夫以信義爲重，將軍深明春秋，豈不知庾公之斯、子濯孺子之事乎？』

雲長是個義重如山之人，想起當日曹操許多恩義，與後來五關斬將之事，如何不動心？又見曹軍惶惶皆欲垂淚，越發心中不忍。於是把馬頭勒回，謂衆軍曰：『四散擺開。』這個分明是放曹操的意思。操見雲長回馬，便和衆將一齊衝將過去。雲長回身時，曹操已與衆將過去了。雲長大喝一聲，衆軍皆下馬，哭拜於地。雲長愈加不忍。正猶豫間，張遼驟馬而至。雲長見了，又動故舊之情。長歎一聲，並皆放去。後人有詩曰：

曹瞞兵敗走華容，正與關公狹路逢。只爲當初恩義重，放開金鎖走蛟龍。

曹操既脫華容之難，行至谷口，回顧所隨軍兵，止有二十七騎。比及天晚，已近南郡，火把齊明，一簇人馬攔路。操大驚曰：『吾命休矣！』只見一羣哨馬衝到，方認得是曹仁軍馬。操纔心安。曹仁接著言：『雖知兵敗，不敢遠離，只得在附近迎接。』操曰：『幾與汝不相見也！』

於是引衆入南郡安歇。隨後張遼也到，說雲長之德。操點將校中傷者極多，操皆令將息。曹仁置酒與操解悶。衆謀士俱在座。操忽仰天大慟。衆謀士曰：「丞相於虎窟中逃難之時，全無懼怯；今到城中，人已得食，馬已得料，正須整頓軍馬，復離何反痛哭？」操曰：「吾哭郭奉孝耳。若奉孝在，決不使吾有此大失也。」遂搥胸大哭曰：「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衆謀士皆默然自慚。

次日，操喚曹仁曰：「吾今暫回許都，收拾軍馬，必來報仇。汝可保全南郡。吾有一計，密留在此，非急休開，急則開之。依計而行，使東吳不敢正視南郡。」仁曰：「合淝襄陽，誰可保守？」操曰：「荊州託汝管領，襄陽吾已撥夏侯惇守把，合淝最爲緊要之地，吾令張遼爲主將，樂進李典爲副將，保守此地。但有緩急，飛報將來。」

操分撥已定，遂上馬引衆奔回許昌。荊州原降文武各官，依舊帶回許昌調用。曹仁自遣曹洪據守彝陵南郡，以防周瑜。

卻說關雲長放了曹操，引軍自回。此時諸路軍馬，皆得馬匹器械錢糧，已回夏口。獨雲長不獲一人一騎，空身回見玄德。孔明正與玄德作賀，忽報雲長至。孔明忙離坐席，執盃相迎曰：「且喜將軍立此蓋世之功，除普天下之大害，合宜遠接慶賀。」

雲長默然。孔明曰：「將軍莫非因吾等不會遠接，故爾不樂？」回顧左右曰：「汝等緣何不先報？」雲長曰：「關某特來請死。」孔明曰：「莫非曹操不曾投華容道上來？」雲長曰：「是從那裏來。關某無能，因此被他走脫。」孔明曰：「拏得甚將士來？」雲長曰：「皆不曾拏。」孔明曰：「此是雲長想曹操昔日之恩，故意放了。但既有軍令狀在此，不得不按軍法。」遂叱武士推出斬之。正是：

拏將一死酬知己，致令千秋仰義名。

未知雲長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一回 曹仁大戰東吳兵 孔明一氣周公瑾

卻說孔明欲斬雲長。玄德曰：「昔吾三人結義時，誓同生死。今雲長雖犯法，不忍違卻前盟。望權記過，容將功贖罪。」孔明方纔饒了。

且說周瑜收軍點將，各各敘功，申報吳侯，所得降卒，盡皆發付渡江。大犒三軍，遂進兵攻取南郡。前隊臨江下寨，前後分五營。周瑜居中。

瑜正與衆商議征進之策，忽報：「劉玄德使孫乾來與都督作賀。」瑜命請入。乾施禮畢，言：「主公特命乾拜謝都督大德，有薄禮上獻。」瑜問曰：「玄德在何處？」乾答曰：「見移兵屯油江口。」瑜驚曰：「孔明亦在油江否？」乾曰：「孔明與主公同在油江。」瑜曰：「足下先回，某自來相謝也。」

瑜收了禮物，發付孫乾先回。肅曰：「卻纔都督爲何失驚？」瑜曰：「劉備屯兵油江，必有取南郡之意，我等費了許多軍馬，用了許多錢糧，目下南郡唾手可得，彼等心懷不仁，要就現成，須放著周瑜不死。」肅曰：「常用何策退之？」瑜曰：「吾自去和他說話，好便好，不好時不等他取南郡，先結果了劉備。」肅曰：「某願同往。」於是瑜與魯肅引三千輕騎，徑投油江口來。

先說孫乾回見玄德，言周瑜將親來相謝。玄德乃問孔明曰：「來意若何？」孔明笑曰：「那裏爲這些薄禮，肯來相謝，只爲南郡而來。」玄德曰：「他若提兵來，何以待之？」孔明曰：「他來便可如此如此答應。」遂於油江口擺開戰船，岸上列著軍馬。

人報：「周瑜魯肅引兵到來。」孔明使趙雲領數騎來接。瑜見軍勢雄壯，心甚不安。行至營門外，玄德孔明迎入帳中，各敘禮畢，設宴相待。玄德舉酒致謝慶兵之事。

酒至數巡，瑜曰：「豫州移兵在此，莫非有取南郡之意否？」玄德曰：「聞都督欲取南郡，故來相助。若都督不取，備必取之。」瑜笑曰：「吾東吳久欲併吞漢江，今南郡已在掌中，如何不取？」玄德曰：「勝負不可預定。曹操臨歸，令曹仁守南郡等處，必有奇計，更兼曹仁勇不可當，但恐都督不能取耳。」瑜曰：「吾若取不得，那時任從公取。」玄德曰：「子敬孔明在此爲證，都督休悔。」

魯肅躊躇未對。瑜曰：「大丈夫一言既出，何悔之有？」孔明曰：「都督此言，甚是公論。先讓東吳去取，若不下，主公取之，有何不可？」

瑜與肅辭別玄德，孔明上馬而去。玄德問孔明曰：「卻纔先生教備如此回答，雖一時說了，展轉尋思，於理未然。我今孤窮一身，無置足之地，欲得南郡，權且容身。若先教周瑜取了城池，已屬東吳矣，卻如何得住？」孔明大笑曰：「當初亮勸主公取荊州，主公不聽，今日卻想耶？」玄德曰：「前爲景升之地，故不忍取；今爲曹操之地，理合取之。」孔明曰：「不須主公憂慮。儘著周瑜去廝殺，早晚教主公在南郡城中高坐。」玄德曰：「計將安出？」孔明曰：「只須如此如此。」玄德大喜，只在江口屯紮，按兵不動。

卻說周瑜魯肅回寨。肅曰：「都督如何亦許玄德取南郡？」瑜曰：「吾彈指可得南郡，落得虛做人情。」隨問帳下將士：「誰敢先取南郡？」一人應聲而出，乃蔣欽也。瑜曰：「汝爲先鋒，徐盛丁奉爲副將，撥五千精銳軍馬，先渡江，吾隨後引兵接應。」

且說曹仁在南郡，分付曹洪守彝陵，以爲犄角之勢。人報：「吳兵已渡漢江。」仁曰：「堅守勿戰爲上。」驍騎牛金奮然進曰：「兵臨城下而不出戰，是怯也。况吾兵新敗，正當重振銳氣。某願借精兵五百，決一死戰。」

仁從之，令牛金引五百軍出戰。丁奉縱馬來迎，約戰四五合，奉詐敗，牛金引軍追趕入陣。奉指揮衆軍士裹圍牛金於陣中，金左右衝突，不能得出。曹仁在城上望見牛金在核心，遂披甲上馬，引麾下壯士數百騎出城奮力

揮刀，殺入吳陣。徐盛迎戰，不能抵當。曹仁殺到垓心，救出牛金，回顧尚有數十騎在陣，不能得出，遂復翻身殺入，救出重圍。正遇蔣欽攔路，曹仁與牛金奮力衝散。仁弟曹純，亦引兵接應。混殺一陣，吳軍敗走，曹仁得勝而回。

蔣欽兵敗，回見周瑜，怒欲斬之，衆將告免。瑜卽點兵，要親與曹仁決戰。甘寧曰：「都督未可造次。今曹仁令曹洪據守彝陵，爲犄角之勢。某願以精兵三千，徑取彝陵，都督然後可取南郡。」

瑜服其論，先教甘寧引三千兵攻打彝陵。早有細作報知曹仁，仁與陳矯商議。矯曰：「彝陵有失，南郡亦不可守矣。宜速救之。」仁遂令曹純與牛金暗地引兵救曹洪。曹純先使人報知曹洪，令洪出城誘敵。甘寧引兵至彝陵，洪出與甘寧交鋒。戰有二十餘合，洪敗走。寧奪了彝陵。至黃昏時，曹純牛金兵到，兩下相合，圍了彝陵。

探馬飛報周瑜，說甘寧困於彝陵城中。瑜大驚。程普曰：「可急分兵救之。」瑜曰：「此地正當衝要之處，若分兵去救，倘曹仁引兵來襲，奈何？」呂蒙曰：「甘興霸乃江東大將，豈可不救？」瑜曰：「吾欲自往救之，但留何人在此，代當吾任？」蒙曰：「留凌公績當之。蒙爲前驅，都督斷後，不須十日，必奏凱歌。」瑜曰：「未知凌公績肯暫代吾任否？」凌統曰：「若十日爲期，可當之；十日之外，不勝其任矣。」

瑜大喜，遂留兵萬餘，付與凌統，卽日起大兵投彝陵來。蒙謂瑜曰：「彝陵南僻小路，取南郡極便。可差五百軍去砍倒樹木，以斷其路。彼軍若敗，必走此路。馬不能行，必棄馬而走，吾可得其馬也。」

瑜從之，差軍去訖。大兵將至彝陵，瑜問：「誰可突圍而入，以救甘寧？」周泰願往，卽時綽刀縱馬，直殺入曹軍之中，徑到城下。甘寧望見周泰至，自出城迎之。泰言：「都督自提兵至。」寧傳令教軍士嚴裝飽食，準備內應。

卻說曹洪、曹純、牛金聞周瑜兵將至，先使人往南郡報知曹仁，一面分兵拒敵。及吳兵至，曹兵迎之。比及交鋒，甘寧、周泰分兩路殺出，曹兵大亂。吳兵四下掩殺。曹洪、曹純、牛金果然投小路而走，却被亂柴塞道，馬不能行，盡皆棄馬而走。吳兵得馬五百餘匹。周瑜驅兵星夜趕到南郡，正遇曹仁軍來救彝陵。兩軍接著，混戰一場。天色已

晚各自收兵。

曹仁回城中與衆商議。曹洪曰：「目今失了彝陵，勢已危急，何不拆丞相遺計觀之，以解此危？」曹仁曰：「汝言正合吾意。」遂拆書觀之，大喜，便傳令教五更造飯，平明大小軍馬，盡皆棄城，城上遍插旌旗，虛張聲勢，軍分三門而出。

卻說周瑜救出甘寧，陳兵於南郡城外。見曹兵分三門而出，瑜上將臺觀看。只見女牆邊虛插旌旗，無人守護；又見軍士腰下各束縛包裹。瑜暗忖：曹仁必先準備走路，遂下將臺號令，分布兩軍爲左右翼，如前軍得勝，只顧向前追趕，直待鳴金，方許退兵。命程普督後軍，瑜親自引軍取城。對陣鼓聲響處，曹洪出馬搦戰。瑜自至門旗下，使韓當出馬，與曹洪交鋒，戰到三十餘合，洪敗走。曹仁自出接戰，周泰縱馬相迎，鬪十餘合，仁敗走，陣勢錯亂。

周瑜麾兩翼軍殺出，曹軍大敗。瑜自引軍馬追至南郡城下，曹軍皆不入城，望西北而走。韓當周泰引前部盡力追趕。瑜見城門大開，城上又無人，遂令衆軍搶城，數十騎當先而入。瑜在背後縱馬加鞭，直入甕城。陳矯在敵樓上，望見周瑜親自入城來，暗暗喝采道：「丞相妙算如神！」

一聲梆子響，兩邊弓弩齊發，勢如驟雨，爭先入城的，都顛入陷坑內。周瑜急勒馬回時，被一弩箭，正射中左肋，翻身落馬。牛金從城中殺出來捉周瑜。徐盛丁奉二人，捨命救去。城中曹兵突出，與兵自相踐踏，落塹坑者無數。程普急收軍時，曹洪曹仁分兵兩路殺回。吳兵大敗，幸得凌統引一軍從刺斜裏殺來，敵住曹兵。曹仁引得勝兵進城，程普收軍回寨。

丁徐二將救得周瑜到帳中，喚行軍醫者用鐵鉗子拔出箭頭，將金瘡藥敷掩瘡口，疼不可當，飲食俱廢。醫者曰：「此箭頭上有毒，急切不能痊可，若怒氣沖激，其瘡復發。」程普令三軍緊守各寨，不許輕出。三日後，牛金引軍來搦戰，程普按兵不動。牛金罵至日暮方回，次日又來罵戰。程普恐瑜生氣，不敢報知。第三日，牛金直至寨門。

外叫罵，聲聲只道要捉周瑜。程普與衆商議，欲暫且退兵，回見吳侯，卻再理會。

卻說周瑜雖患瘡痛，心中自有主張，已知曹兵常來寨前叫罵，卻不見衆將來裏。一日，曹仁自引大軍，擂鼓呐喊，前來搦戰。程普拒住不出。周瑜喚衆將入帳問曰：「何處鼓噪呐喊？」衆將曰：「軍中教演士卒。」瑜怒曰：「何欺我也！吾已知曹兵常來寨前辱罵。程德謀既同掌兵權，何故坐視？」遂命人請程普入帳問之。普曰：「吾見公瑾病瘡，醫者言勿觸怒，故曹兵搦戰，不敢報知。」瑜曰：「公等不戰，主意若何？」普曰：「衆將皆欲收兵暫回江東，待公箭瘡平復，再作區處。」

瑜聽罷，於牀上奮然躍起曰：「大丈夫既食君祿，當死於戰場，以馬革裹尸還，幸也；豈可爲我一人，而廢國家大事乎？」言訖，即披甲上馬，諸軍衆將無不駭然。遂引數百騎出營前，望見曹兵已布成陣勢，曹仁自立馬於門旗下，揚鞭大罵曰：「周瑜孺子，料必橫天，再不敢正覷我兵！」

罵猶未絕，瑜從華騎內突然出曰：「曹仁匹夫見周郎否？」曹軍看見，盡皆驚駭。曹仁回顧衆將曰：「可大罵之！」衆將厲聲大罵。周瑜大怒，使潘璋出戰。未及交鋒，周瑜忽大叫一聲，口中噴血，墜於馬下。曹兵衝來，衆將向前抵住，混戰一場，救起周瑜，回到帳中。

程普問曰：「都督貴體若何？」瑜密謂普曰：「此吾之計也。」普曰：「計將安出？」瑜曰：「吾身本無甚痛楚，吾所以爲此者，欲令曹兵知我病危，必然欺敵，可使心腹軍士去城中詐降，說吾已死。今夜曹仁必來劫寨，吾卻於四下埋伏以應之，則曹仁可一鼓而擒也。」程普曰：「此計大妙！」隨就帳下興起哀聲。衆軍大驚，盡傳言都督箭瘡大發而死，各寨盡皆挂孝。

卻說曹仁在城中與衆商議，言周瑜怒氣沖發，金瘡崩裂，以致口中噴血，墜於馬下，不久必亡。

正論間，忽報「吳寨內有十數個軍士來降，中間亦有二人，原是曹兵被擄過去的。」曹仁忙喚入問之。軍士

曰：「今日周瑜陣前金瘡破裂，歸寨即死。今衆將皆已挂孝舉哀。我等皆受程普之辱，故特歸降，便報此事。」
曹仁大喜，隨卽商議今夜便去劫寨，奪周瑜之屍，斬其首級，送赴許都。陳矯曰：「此計速行，不可遲誤。」曹仁遂令牛金爲先鋒，自爲中軍，曹洪、曹純爲合後，只令陳矯領些少軍士守城，其餘軍兵盡起。初更後出城，徑投周瑜大寨。來到寨門，不見一人，但見虛插旗槍而已。情知中計，急忙退軍。四下礮聲齊發，東邊韓當、蔣欽殺來，西邊周泰、潘璋殺來，南邊徐盛、丁奉殺來，北邊陳武、呂蒙殺來。曹兵大敗，三路軍皆被衝散，首尾不能相救。

曹仁引十數騎殺出重圍，正遇曹洪，遂引敗殘軍馬一同奔走。殺到五更，離南郡不遠，一聲鼓響，凌統又引一軍攔住去路，截殺一陣。曹仁引軍斜斜而走，又遇甘寧大殺一陣。曹仁不敢回南郡，徑投襄陽大路而行。吳軍趕了一程，自回。周瑜程普收住衆軍，徑到南郡城下，見旌旗布滿，敵樓上一將叫曰：「都督少罪。吾奉軍師將令，已取城了。吾乃常山趙子龍也。」

周瑜大怒，便命攻城。城上亂箭射下。瑜命且回軍商議，使甘寧引數千軍馬，徑取荊州；凌統引數千軍馬，徑取襄陽；然後卻再取南郡未遲。

正分撥間，忽然探馬急來報說：「諸葛亮自得了南郡，遂用兵符，星夜詐調荊州守城軍馬來救，卻教張飛襲了荊州。」又一探馬飛來報說：「夏侯惇在襄陽，被諸葛亮差人齎兵符，詐稱曹仁求救，誘惇引兵出，卻教雲長襲取了襄陽。」二處城池，全不費力，皆屬劉玄德矣。周瑜曰：「諸葛亮怎得兵符？」程普曰：「他拏住陳矯兵符，自當盡屬之矣。」周瑜大叫一聲，金瘡迸裂。正是

幾郡城池無我分，一場辛苦爲誰忙？

未知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諸葛亮智辭魯肅 趙子龍計取桂陽

卻說周瑜見孔明襲了南郡，又聞他襲了荊襄，如何不氣？氣傷箭瘡，半晌方甦。衆將再三勸解。瑜曰：「若不殺諸葛村夫，怎息我心中怨氣？」程德謀可助我攻打南郡，定要奪還東吳。」

正說間，魯肅至。瑜謂之曰：「吾欲起兵與劉備諸葛亮共決雌雄，復奪城池。子敬幸助我。」魯肅曰：「不可。方今與曹操相持，尚未分成。敗主公見攻合淝不下，如若自家互相吞併，倘曹兵乘虛而來，其勢危矣。况劉玄德舊會與曹操相厚，若逼得緊急，獻了城池，一同攻打東吳，如之奈何？」瑜曰：「吾等用計策，損兵馬，費錢糧，他去圖現成，豈不可恨！」肅曰：「公瑾且耐容某親見玄德，將理來說他。若說不通，那時動兵未遲。」諸將曰：「子敬之言甚善。」

於是魯肅引從者徑投南郡來，到城下叫門。趙雲出問。肅曰：「我要見劉玄德有話說。」雲答曰：「吾主與軍師在荊州城中。」肅遂不入南郡，徑奔荊州。見旌旗整列，軍容甚盛。肅暗羨曰：「孔明真非常人也！」軍士報入城中，說魯子敬要見孔明，令大開城門，接肅入衙講禮畢，分賓主而坐。茶罷，肅曰：「吾主吳侯與都督公瑾，教某再三申意皇叔，前者操引百萬之衆，南下江南，實欲來圖皇叔，幸得東吳殺退曹兵，救了皇叔所有荊州九郡，合當歸於東吳。今皇叔用詭計，奪占荊襄，使江東空費錢糧軍馬，而皇叔安受其利，恐於理未順。」

孔明曰：「子敬乃高明之士，何故亦出此言？常言道：『物必歸主。』荆襄九郡，非東吳之地，乃劉景升之基業。吾主固景升之弟也。景升雖亡，其子尚在。以叔輔姪，而取荊州，有何不可？」肅曰：「若果係公子劉琦占據，尙有可解。今公子在江夏，須不在這裏。」孔明曰：「子敬欲見公子乎？」便命左右請公子出來。只見兩從者從屏風後扶出劉琦。琦謂肅曰：「病軀不能施禮，子敬勿罪。」魯肅吃了一驚，默然無語。良久言曰：「公子若不在，便如何？」孔明曰：「公子在一日，守一日；若不在，別有商議。」肅曰：「若公子不在，必將城池還我東吳。」孔明曰：「子敬之言是也。」遂設宴相待。

宴罷，肅辭出城，連夜歸寨，具言前事。瑜曰：「劉琦正青春年少，如何便得他死？這荊州何日得還？」肅曰：「都督放心。只在魯肅身上，務要討荊襄還東吳。」瑜曰：「子敬有何高見？」肅曰：「吾今觀劉琦過於酒色，病入膏肓，現今面色羸瘦，氣喘嘔血，不過半年，其人必死。那時往取荊州，劉備須無得推故。」

周瑜猶自怨氣未消，忽孫權遣使至，瑜令請入，使曰：「主公圍合肥，累戰不捷，特令都督收回大軍，且撥兵赴合肥相助。」周瑜只得班師回柴桑養病，令程普領戰船士卒來合肥，聽孫權調用。

卻說玄德自得荊州南郡襄陽，心中大喜，商議久遠之計。忽見一人上廳獻策，視之，乃伊籍也。玄德感其舊日之恩，十分相敬，坐而問之。籍曰：「要知荊州久遠之計，何不求賢士以問之？」玄德曰：「賢士安在？」籍曰：「荆襄馬氏兄弟五人，並有才名。幼者名諤，字幼常，其最賢者，眉間有白毛，名良，字季常。鄉里爲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公何不求此人而與之謀？」

玄德遂命請之。馬良至，玄德優禮相待，請問保守荊襄之策。良曰：「荆襄四面受敵之地，恐不可久守。可令公子劉琦於此養病，招諭舊人以守之，就表奏公子爲荊州刺史，以安民心。然後南征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四郡，積收錢糧，以爲根本。此久遠之計也。」

玄德大喜，遂問：「四郡當先取何郡？」良曰：「湘江之西，零陵最近，可先取之。次取武陵。然後襄江之東，取桂陽。長沙爲後。」玄德遂用馬良爲從事，伊籍副之。請孔明商議送劉琦回襄陽，替雲長回荊州，便調兵取零陵，差張飛爲先鋒，趙雲合後，孔明玄德爲中軍，人馬一萬五千，留雲長守荊州，糜竺劉封守江陵。

卻說零陵太守劉度，聞玄德軍馬來，乃與其子劉賢商議。賢曰：「父親放心。他雖有張飛趙雲之勇，我本州上將邢道榮，力敵萬人，可以抵敵。」劉度遂命劉賢與邢道榮引兵萬餘，離城三十里，依山靠水下寨。探馬報說：「孔明自引一軍到來。」道榮便引軍出戰，兩陣對圓，道榮出馬，手使開山大斧，厲聲高叫：「反賊安敢侵我境！」

界！只見對陣中，一簇黃旗，門旗開處，推出一輛四輪車。車中端坐一人，頭戴綸巾，身披鶴氅，手執羽扇，用扇招那道榮曰：『吾乃南陽諸葛孔明也。曹操引百萬之衆，被吾聊施小計，殺得片甲不回。汝等豈堪與我對敵？我今來招汝等，何不早降？』

道榮大笑曰：『赤壁鏖兵，乃周郎之謀也，干汝何事，敢來誑語！』輪大斧竟奔孔明。孔明便回車，望陣中走，陣門復閉。道榮直衝殺過來，陣勢急分兩下而走。道榮遙望中央一簇黃旗，料是孔明，乃只望黃旗而趕。抹過山腳，黃旗卻住，忽地中央分開，不見四輪車，只見一將挺矛躍馬，大喝一聲，直取道榮，乃張翼也。道榮輪大斧來迎，戰不數合，氣力不加，撥馬便走。翼隨後趕來，喊聲大震，兩下伏兵齊出。道榮捨死衝過，前面一員大將攔住去路，大叫：『認得常山趙子龍否？』

道榮料敵不過，又無處奔走，只得下馬請降。子龍縛來寨中，見玄德、孔明。玄德喝教斬首。孔明急止之，問道：榮曰：『汝若與我捉了劉賢，便准你投降。』道榮連聲願往。孔明曰：『你用何法捉他？』道榮曰：『軍師若肯放某回去，某自有巧說。今晚軍師調兵劫寨，某爲內應，活捉劉賢，獻與軍師。劉賢既擒，劉度自降矣。』玄德不信其言。孔明曰：『那將軍非謬言也。』遂放道榮歸。道榮得放回寨，將前事實訴劉賢。賢曰：『如之奈何？』道榮曰：『可將計就計。今夜將兵伏於寨外，寨中虛立旗旛，待孔明來劫寨，就而擒之。』

劉賢依計。當夜二更，果然有一彪軍到寨口，每人各帶草把一齊放火。劉賢、道榮兩下殺來，放火軍便退。劉賢、道榮兩軍乘勢追趕，趕了十餘里，軍皆不見。劉賢、道榮大驚，急回本寨，只見火光未滅，寨中突出一將，乃張翼也。劉賢叫道：榮不可入寨，卻去劫孔明寨便了。於是復回軍，走不十里，趙雲引一軍刺斜裏殺出一槍，刺道榮於馬下。劉賢急撥馬奔走，背後張飛趕來，活捉過馬，綁縛見孔明。賢告曰：『道榮教某如此，實非本心也。』孔明令釋其縛，與衣穿了，賜酒壓驚，教人送入城說父投降，如其不降，打破城池，滿門盡誅。

劉賢回零陵見父劉度備述孔明之德勸父投降。度從之遂於城上豎起降旗大開城門齋捧印綬出城竟投玄德大寨納降。孔明教劉度仍爲郡守其子劉賢赴荊州隨軍辦事。零陵一郡居民盡皆喜悅。玄德入城安撫已畢賞勞三軍乃問衆將曰：『零陵已取了桂陽郡何人敢取？』趙雲應曰：『某願往。』張飛奮然出曰：『飛亦願往。』二人相爭。孔明曰：『終是子龍先應只教子龍去。』張飛不服定要去取。孔明教拈鬚拈著的便去。又是子龍拈著張飛怒曰：『我並不要人相幫只獨領三千軍去穩取城池。』趙雲曰：『某也只領三千軍馬如不得城願受軍令。』

孔明大喜責了軍令狀選三千精兵付趙雲去。張飛不服玄德喝退趙雲領了三千人馬逕往桂陽進發。早有探馬報知桂陽太守趙範。範急聚衆商議管軍校尉陳應鮑龍願領兵出戰。原來二人都是桂陽嶺山鄉獵戶出身。陳應會使飛叉鮑龍曾射殺雙虎。二人自恃勇力乃對趙範曰：『劉備若來某二人願爲前部。』趙範曰：『我聞劉玄德乃大漢皇叔更兼孔明多謀關張極勇今領兵來的趙子龍在當陽長坂百萬軍中如入無人之境我桂陽能有多少人馬不可迎敵只可投降。』應曰：『某請出戰若擒不得趙雲那時任太守投降不遲。』

趙範拗不過只得應允。陳應領三千人馬出城迎敵早望見趙雲領軍來到陳應列成陣勢飛馬綽叉而出。趙雲挺槍出馬責罵陳應曰：『吾主劉玄德乃劉景升之弟今輔公子劉琦同領荊州特來撫民汝何敢迎敵？』陳應罵曰：『我等只服曹操豈順劉備？』趙雲大怒挺槍驟馬直取陳應。應捋叉來迎兩馬相交戰到四五合陳應料敵不過撥馬便走。趙雲追趕陳應回顧趙雲馬來相近用飛叉擲去被趙雲接住回擲陳應。應急躲過雲馬早到將陳應活捉過馬擲於地下喝軍士綁縛回寨。敗軍四散奔走。雲入寨叱陳應曰：『量汝安敢敵我！我今不殺汝放汝回去說與趙範早來投降。』

陳應謝罪抱頭鼠竄回到城中對趙範盡言其事。範曰：『我本欲降汝強要戰以致如此。』遂叱退陳應齋捧

印綬，引十數騎出城投大寨納降。雲出寨迎接，待以賓禮，置酒共飲，納了印綬。酒至數巡，範曰：「將軍姓趙，某亦姓趙，五百年前，合是一家。將軍乃真定人，某亦真定人，又是同鄉。倘得不棄，結爲兄弟，實爲萬幸。」雲大喜，各敘年庚。雲與範同年。雲長範四個月，範遂拜雲爲兄。二人同鄉同年，又同姓，十分相得。至晚席散，範辭回城。

次日，範請雲入城安民。雲教軍士休動，只帶五十騎隨入城中。居民執香伏道而接。雲安民已畢，趙範復請入衙飲酒。酒至半酣，範復邀雲入後堂深處，洗盞更酌。雲欲微醉，範忽請出一婦人與雲把酒。子龍見婦人身穿縞素，有傾國傾城之色，乃問範曰：「此何人也？」範曰：「家嫂樊氏也。」子龍改容敬之。樊氏把盞畢，範令就坐。雲辭謝，樊氏辭歸後堂。雲曰：「賢弟何必煩令嫂舉杯耶？」範笑曰：「中間有緣故，乞兄勿阻。先兄棄世已三載，家嫂寡居，終非了局，弟常勸其改嫁。嫂曰：『若得三件事兼全之人，我方嫁之。第一要文武雙全，名聞天下；第二要相貌堂堂，威儀出衆；第三要與家兄同姓。』你道天下那得有這般湊巧的？今尊兄堂堂儀表，名震四海，又與家兄同姓，正合家嫂所言。若不嫌家嫂貌陋，願陪嫁資，與將軍爲妻，結累世之親，何如？」

雲聞言大怒而起，厲聲曰：「吾既與汝結爲兄弟，汝嫂卽吾嫂也，豈可作此亂人倫之事！」趙範羞慚滿面，答曰：「我好意相待，如何這般無禮！」遂目視左右，有相害之意。雲已覺，一拳打倒趙範，逕出府門，上馬出城去了。範急喚陳應、鮑龍商議。應曰：「這人發怒去了，只索與他廝殺。」範曰：「但恐贏他不得。」鮑龍曰：「我兩個詐降在他軍中，太守卻引兵來搦戰，我二人就陣上擒之。」陳應曰：「必須帶些人馬。」龍曰：「五百騎足矣。」當夜二人引五百軍徑奔趙雲寨來投降。雲已心知其詐，遂教喚入二將到帳下，說：「趙範欲用美人計賺將軍，只等將軍醉了，扶入後堂謀殺，將頭去曹丞相處獻功，如此不仁。某二人見將軍怒出，必連累於某，因此投降。」趙雲伴喜，置酒與二人痛飲。二人大醉，雲乃縛於帳中，擒其手下人問之，果是詐降。雲喚五百軍人，各賜酒食，傳令曰：「要害我者，陳應、鮑龍也，不干衆人之事。汝等聽吾行計，皆有重賞。」衆軍拜謝，將降將陳應、鮑龍二人，當時

斬了；卻教五百軍引路，雲引一千軍在後，連夜到桂陽城下叫門。

城上聽時，說陳鮑二將軍殺了趙雲回軍，請太守商議事務。城上將火照看，果是自家軍馬。趙範急忙出城，雲喝左右捉下，遂入城安撫百姓。已定，飛報玄德。玄德與孔明親赴桂陽，雲迎接入城，推趙範於階下。孔明問之，範備言以嫂許嫁之事。孔明謂雲曰：「此亦美事，公何如此？」雲曰：「趙範既與某結爲兄弟，今若娶其嫂，惹人唾罵，一也；其婦再嫁便失大節，二也；趙範初降，其心難測，三也。主公新定江漢，枕席未安，雲安敢以一婦人而廢主公之大事？」

玄德曰：「今日大事已定，與汝娶之，若何？」雲曰：「天下女子不少，但恐名譽不立，何患無妻子乎？」玄德曰：「子龍真丈夫也！」遂釋趙範，仍令爲桂陽太守，重賞趙雲。張飛大叫曰：「偏子龍幹得功，偏我是無用之人！只撥三千軍與我去取武陵郡，活捉太守金旋來獻！」孔明大喜曰：「翼德要去不妨，但要依一件事。」正是：軍師決勝多奇策，將士爭先立戰功。未知孔明說出那一件事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三回 關雲長義釋黃漢升 孫仲謀大戰張文遠

卻說孔明謂張飛曰：「前者子龍取桂陽郡時，責下軍令狀而去。今日翼德要取武陵，必須也責下軍令狀，方可領兵去。」

張飛遂立軍令狀，欣然領三千軍，星夜投武陵界上來。金旋聽得張飛引兵到，乃集將校整點精兵器，出城迎敵。從事鞏志諫曰：「劉玄德乃大漢皇叔，仁義布於天下，加之張翼德驍勇非常，不可迎敵，不如納降爲上。」金旋大怒曰：「汝欲與賊通連爲內變耶？」喝令武士推山斬之。衆官苦告曰：「先斬家人，於軍不利。」

金旋乃喝退鞏志，自率兵出。離城二十里，正迎張飛。飛挺矛立馬，大喝金旋。旋問部將：「誰敢出戰？」衆皆畏懼，莫敢向前。旋自驢馬舞刀迎之，張飛大喝一聲，渾如巨雷。金旋失色，不敢交鋒，撥馬便走。飛引衆軍隨後掩殺。金旋走至城邊，城上亂箭射下，旋驚視之，見鞏志立於城上曰：「汝不順天時，自取敗亡，吾與百姓自降劉矣。」言未畢，一箭射中金旋面門，墜於馬下。軍士割頭獻張飛，鞏志出城納降。飛就令鞏志齎印綬，往桂陽見玄德。玄德大喜，遂令鞏志代金旋之職。玄德親至武陵安民畢，馳書報雲長，言翼德子龍各得一郡。雲長乃回書上請曰：「聞長沙尚未取，如兄長不以弟爲不才，教關某幹這件功勞甚好。」

玄德大喜，遂教張飛星夜去替雲長守荊州，令雲長來取長沙。雲長既至，入見玄德、孔明。孔明曰：「子龍取桂陽，翼德取武陵，都是三千軍去。今長沙太守韓玄固不足道，只是他有一員大將，乃南陽人，姓黃名忠，字漢升，是劉表帳下中郎將，與劉表之姪劉磐共守長沙，後事韓玄。雖今年近六旬，卻有萬夫不當之勇，不可輕敵。雲長去必須多帶軍馬。」

雲長曰：「軍師何故長別人銳氣，滅自己威風？量一老卒，何足道哉！關某不須用三千軍，只消本部下五百名校刀手，決定斬黃忠、韓玄之首，獻來麾下。」玄德苦擋雲長不依，只領五百校刀手而去。孔明謂玄德曰：「雲長輕敵黃忠，只恐有失。主公當往接應。」玄德從之，隨後引兵望長沙進發。

卻說長沙太守韓玄，平生性急，輕於殺戮，衆皆惡之。是時聽知雲長軍到，便喚老將黃忠商議。忠曰：「不須主公憂慮。憑某這口刀，這張弓，一千個來，一千個死！」原來黃忠能開二石力之弓，百發百中。

言未畢，塔下一人應聲而出曰：「不須老將軍出戰，只就某手中定活捉關某。」韓玄視之，乃管軍校尉楊齡。韓玄大喜，遂令楊齡引軍一千，飛奔出城。約行五十里，望見塵頭起處，雲長軍馬早到。楊齡挺槍出馬，立於陣前罵戰。雲長大怒，更不打話，飛馬舞刀，直取楊齡。齡挺槍來迎，不三合，雲長手起刀落，砍楊齡於馬下。追殺敗兵，直

至城下。

韓玄聞之大驚，便教黃忠出馬。玄自來城上觀看。忠提刀縱馬，引五百騎兵飛過吊橋。雲長見一老將出馬，知是黃忠，把五百校刀手一字擺開，橫刀立馬而問曰：「來將莫非黃忠否？」忠曰：「既知我名，焉敢犯我境！」雲長曰：「特來取汝首級！」

言罷，兩馬交鋒，鬪一百餘合，不分勝負。韓玄恐黃忠有失，鳴金收軍。黃忠收軍入城。雲長也退軍，離城十里下寨，心中暗忖：「老將黃忠，名不虛傳，鬪一百合，全無破綻。來日必用拖刀計，背砍贏之。」次日早飯畢，又來城下搦戰。韓玄坐在城上，教黃忠出馬。忠引數百騎殺過吊橋，再與雲長交馬。又鬪五六十合，勝負不分。兩軍齊聲喝采。

鼓聲正急時，雲長撥馬便走。黃忠趕來。雲長欲用刀砍去，忽聽得腦後一聲響，急回頭看時，見黃忠被戰馬前失，掀在地下。雲長急回馬，雙手舉刀猛喝曰：「我且饒你性命，快換馬來廝殺！」黃忠急提起馬蹄，飛身上馬，奔入城中。玄驚問之，忠曰：「此馬久不上陣，故有此失。」玄曰：「汝箭百發百中，何不射之？」忠曰：「來日再戰，必然詐敗，誘到吊橋邊射之。」玄以自己所乘一匹青馬與黃忠。忠拜謝而退，尋思：「難得雲長如此義氣，他不忍殺害我，我又安忍射他？」若不射，又恐違了將令。是夜躊躇未定。

次日天曉，人報雲長搦戰。忠領兵出城。雲長兩日戰黃忠不下，十分焦躁，抖擻威風，與忠交馬，戰不到三十餘合，忠詐敗，雲長趕來。忠想昨日不殺之恩，不忍便射，帶住刀，把弓虛拽，弦響雲長急閃，卻不見箭。雲長又趕，忠又虛拽。雲長急閃，又無箭，只道黃忠不會射，放心趕來。箭近吊橋，黃忠在橋上搭箭開弓，弦響箭到，正射在雲長盔纓根上。前面軍齊聲喊起。雲長喫了一驚，帶箭回寨，方知黃忠有百步穿楊之能。今日只射盔纓，正是報昨日不殺之恩也。

雲長領兵而退。黃忠回到城上來見韓玄，玄便喝左右捉下黃忠。忠叫曰：「無罪！」玄大怒曰：「我看了三日，汝敢欺我！汝前日不力戰，必有私心。昨日馬失，他不殺汝，必有關通。今日兩番虛拽弓弦，第三箭卻止射他盔纓，如何不是外通內連？若不斬汝，必爲後患！」喝令刀斧手推下城門外斬之。衆將欲告玄，玄曰：「但告免黃忠者，便是同情。」剛推到門外，恰欲舉刀，忽然一將揮刀殺入，砍死刀手，救起黃忠，大叫曰：「黃漢升乃長沙之保障，今殺漢升，是殺長沙百姓也。韓玄殘暴不仁，輕賢慢士，常衆共殛，願隨我者便來！」

衆視其人，面如重棗，目若朗星，乃義陽人魏延也。自襄陽趕劉玄德不著，來投韓玄，玄怪其傲慢少禮，不肯重用，故屈沈於此。當日救下黃忠，教百姓同殺韓玄，袒臂一呼，相從者數百餘人。黃忠攔當不住，魏延直殺上城頭，一刀砍韓玄爲兩段，提頭上馬，引百姓出城，投拜雲長。雲長大喜，遂入城安撫已畢，請黃忠相見。忠託病不出，雲長卽使人去請玄德、孔明。

卻說玄德自雲長來取長沙，與孔明隨後催促人馬接應。正行間，青旗倒捲，一鴉自北南飛，連叫三聲而去。玄德曰：「此應何禍福？」孔明就在馬上袖占一課，曰：「長沙郡已得，又主得大將，午時後定見分曉。」少頃，見一小校飛報前來，說：「關將軍已得長沙郡，降將黃忠、魏延、耑等主公到彼。」玄德大喜，遂入長沙。雲長接入廳上，具言黃忠之事。玄德乃親往黃忠家相請，忠方出降，求葬韓玄屍首於長沙之東。後人有詩讚黃忠曰：

將軍氣概與天參，白髮猶然困漢南。至死甘心無怨望，臨降低首尙懷慚。寶刀燦雪彰神勇，鐵騎臨風憶戰酣。千古高名應不泯，長隨孤月照湘潭。

玄德待黃忠甚厚。雲長引魏延來見，孔明喝令刀斧手推出斬之。玄德驚問孔明曰：「魏延乃有功無罪之人，軍師何故欲殺之？」孔明曰：「食其祿而殺其主，是不忠也；居其土而獻其地，是不義也。吾觀魏延腦後有反骨，

久後必反，故先斬之，以絕禍根。」玄德曰：「若斬此人，恐降者人人自危。望軍師恕之。」孔明指魏延曰：「吾今饒汝性命，汝可盡忠報主，勿生異心。若生異心，我好歹取汝首級。」

魏延喏喏連聲而退。黃忠薦劉表姪劉曄——見在攸縣閒居——玄德取回，教掌長沙郡。四郡已平，玄德班師回荊州，改油江口爲公安。自此錢糧廣盛，賢士歸之，將軍馬四散屯於隘口。

卻說周瑜自回柴桑養病，令甘寧守巴陵郡，令凌統守漢陽郡。二處分布戰船，聽候調遣。程普引其餘將士投合淝縣來。原來孫權自從赤壁糜兵之後，久在合淝，與曹兵交鋒，大小十餘戰，未決勝負，不敢逼城下寨，離城五十里屯兵。聞程普兵到，孫權大喜，親自出營勞軍。人報魯子敬先至，權乃下馬立待之。肅慌忙滾鞍下馬施禮。衆將見權如此待肅，皆大驚異。權請肅上馬，並轡而行，密謂曰：「孤下馬相迎，足顯公否？」肅曰：「未也。」權曰：「然則何如而後爲顯耶？」肅曰：「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總括九州，克成帝業，使肅名書竹帛，始爲顯矣。」

權撫掌大笑，回至帳中，大設飲宴，犒勞糜兵將士，商議破合淝之策。忽報張遼差人來下戰書，權拆書觀畢，大怒曰：「張遼欺吾太甚，汝聞程普軍來，故意使人搦戰，來日吾不用新軍赴敵，看我大戰一場。」傳令當夜五更，三軍出寨，望合淝進發。辰時左右，軍馬行至半途，曹兵已到，兩邊布成陣勢。孫權金盔金甲，披挂出馬；左宋謙、右賈華，二將使方天畫戟，兩邊護衛三通鼓罷，曹軍陣中門旗兩開，三員將全裝貫帶，立於陣前；中央張遼，左邊李典，右邊樂進，張遼縱馬當先，專搦孫權決戰。權綽槍欲自戰，陣門中一將挺槍驟馬早出，乃太史慈也。張遼揮刀來迎，兩將戰有七八十合，不分勝負。曹陣上李典謂樂進曰：「對面金盔者，孫權也。汝若捉得孫權，足可與八十萬大軍報讎。」

說猶未了，樂進一騎馬，一口刀，從斜裏徑取孫權，如一道電光，飛至面前，手起刀落。宋謙、賈華急將畫戟遮架。刀到處，兩枝戟齊斷，只將戟幹望馬頭上打。樂進回馬，宋謙、綽軍士手中槍趕來。李典搭上箭，望宋謙心窩裏

便射，應弦落馬。太史慈見背後有人墮馬，棄卻張遼，望本陣便回。張遼乘勢掩殺過來，吳兵大亂，四散奔走。張遼望見孫權，驟馬趕來，看看趕上，刺斜裏撞出一軍，爲首大將，乃程普也。截殺一陣，救了孫權。張遼收軍自回合淝。程普保孫權歸大寨，敗軍陸續回營。孫權因見折了宋謙，放聲大哭。長史張紘曰：「主公恃盛壯之氣，輕視大敵，三軍之衆，莫不寒心。即使斬將塞旗，威振疆場，亦偏將之任，非主公所宜也。願抑賁育之勇，懷王霸之計。且今日宋謙死於鋒鏑之下，皆主公輕敵之故。今後切宜保重。」權曰：「是孤之過也。從今當改之。」

少頃，太史慈入帳，言：「某手下有一人，姓戈，名定，與張遼手下養馬後槽是弟兄。後槽被責懷怨，今晚使人報來，舉火爲號，刺殺張遼，以報宋謙之讎。某請引兵爲外應。」權曰：「戈定何在？」太史慈曰：「已混入合淝城中去了。某願乞五千兵去。」諸葛瑾曰：「張遼多謀，恐有準備，不可造次。」太史慈堅執要行。權因傷感宋謙之死，急要報讎，遂令太史慈引兵五千去爲外應。

卻說戈定乃太史慈鄉人。當日雜在軍中，隨入合淝城，尋見養馬後槽，兩個商議。戈定曰：「我已使人報太史慈將軍去了。今夜必來接應，你如何用事？」後槽曰：「此間離軍中較遠，夜間急不能進，只就草堆上放起一把火，你去前面叫反，城中兵亂，就裏刺殺張遼，餘軍自走也。」戈定曰：「此計大妙！」

是夜張遼得勝回城，賞勞三軍，傳令不許解甲宿睡。左右曰：「今日全勝，吳兵遠遁，將軍何不卸甲安息？」遼曰：「非也。爲將之道，勿以勝爲喜，勿以敗爲憂。倘吳兵度我無備，乘虛攻擊，何以應之。今夜防備，當比每夜更加謹慎。」

說猶未了，後寨火起，一片聲叫反，報者如麻。張遼出帳上馬，喚親從將校十數人，當道而立。左右曰：「喊聲甚急，可往觀之。」遼曰：「豈有一城皆反者？此是造反之人，故驚軍士耳。如亂者先斬！」

無移時，李典擒戈定并後槽至。遼詢得其情，立斬於馬前。只聽得城門外鳴鑼擊鼓，喊聲大震。遼曰：「此是吳

兵外應，可就計破之。」便令人於城門內放起一把火，衆皆叫反，大開城門，放下吊橋。

太史慈見城門大開，只道內變，挺槍縱馬先入。城上一聲礮響，亂箭射下。太史慈急退，身中數箭。背後李典、樂進殺出，吳兵折其大半，乘勢直趕到寨前。陸遜、董襲殺出，救了太史慈。曹兵自回。孫權見太史慈身帶重傷，愈加傷感。張昭請權罷兵。權從之，遂收兵下船，回南徐、潤州。比及屯住軍馬，太史慈病重，權使張昭等問安。太史慈大叫曰：「大丈夫生於亂世，當帶三尺劍，立不世之功。今所志未遂，奈何死乎！」言訖而亡。年四十一歲。後人有詩讚曰：

矢志全忠孝，東萊太史慈。姓名昭遠塞，弓馬震雄師。北海酬恩日，神亭酣戰時。臨終言壯志，千古共嗟咨。

孫權聞慈死，傷悼不已，命厚葬於南徐、北固山下，養其子太史享於府中。卻說玄德在荊州整頓軍馬，聞孫權合淝兵敗，已回南徐，與孔明商議。孔明曰：「亮夜觀星象，見西北有星墜地，必應折一皇族。」

正言間，忽報公子劉琦病亡。玄德聞之，痛哭不已。孔明勸曰：「生死分定，主公勿憂。恐傷貴體。且理大事。可急差人到彼守禦城池，并料理葬事。」玄德曰：「誰可去？」孔明曰：「非雲長不可。」即時便教雲長前去襄陽，保守。玄德曰：「今日劉琦已死，東吳必來討荊州，如何對答？」孔明曰：「若有人來，亮自有言對答。」過了半月，人報東吳魯肅特來弔喪。正是：

先將計策安排定，只等東吳使命來。

未知孔明如何對答，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吳國太佛寺看新郎 劉皇叔洞房續佳偶

卻說孔明聞魯肅到，與玄德出城迎接，接到公廨相見畢。肅曰：「主公聞令姪棄世，特具薄禮，遣某前來致祭。周都督再三致意，劉皇叔諸葛先生。」玄德孔明起身稱謝，收了禮物，置酒相待。肅曰：「前者皇叔有言：『公子不在，即還荊州。』今公子已去世，必然見還，不識幾時可以交割？」玄德曰：「公且飲酒，有一個商議。」

肅強飲數杯，又開言相問。玄德未及回答，孔明變色曰：「子敬好不通理！直須待人開口，自我高皇帝斬蛇起義，開基立業，傳至於今，不幸奸雄並起，各據一方，少不得天道好還，復歸正統。我主乃中山靖王之後，孝景皇帝玄孫，今皇上之叔，豈不可分茅裂土，況劉景升乃我主之兄也。弟承兄業，有何不順？汝主乃錢塘小吏之子，素無功德於朝廷，今倚勢力，佔據六郡八十一州，尚自貪心不足，而欲并吞漢土。劉氏天下，我主姓劉，倒無分汝主姓孫，反要強爭。且赤壁之戰，我主多負勤勞，衆將並皆用命，豈獨是汝東吳之力？若非我借東南風，周郎安能展半籌之功？江南一破，休說二喬置於銅雀宮，雖公等家小，亦不能保。適來我主人不即答應者，以子敬乃高明之士，不待細說，何公不察之甚也！」

一席話說得魯子敬緘口無言。半晌乃曰：「孔明之言，怕不有理；爭奈魯肅身上甚是不便。」孔明曰：「有何不便處？」肅曰：「昔日皇叔當陽受難時，是肅引孔明渡江，見我主公，後來周公瑾欲興兵取荊州，又是肅擋住。至說待公子去世還荊州，又是肅擔承，今卻不應前言，教魯肅如何回覆？我主與周公瑾必然見罪。肅死不恨，只恐惹惱東吳，輿動干戈，皇叔亦不能安坐荊州，空爲天下恥笑耳。」

孔明曰：「曹操統百萬之衆，動以天子爲名，吾亦不以爲意，豈懼周郎一小兒乎？若恐先生面上不好看，我勸主人立紙文書，暫借荊州爲本，待我主別圖得城池之時，便交付還東吳。此論如何？」肅曰：「孔明待奪得何處，還我荊州？」孔明曰：「中原急未可圖，西川劉璋闇弱，我主將圖之。若圖得西川，那時便還。」

肅無奈，只得聽從。玄德親筆寫成文書一紙，押了字。保人諸葛孔明也押了字。孔明曰：「亮是皇叔這裏人，難

道自家作保。煩子敬先生也押個字，回見吳侯也好看。」肅曰：「某知皇叔乃仁義之人，必不相負。」遂押了字，收了文書。宴罷辭回。玄德與孔明，送到船邊。孔明囑曰：「子敬回見吳侯，善言伸意，休生妄想。若不准我文書，我翻了面皮，連八十一州都奪了，今只要兩家和氣，休教曹賊笑話。」

肅作別下船而回，先到柴桑郡見周瑜。問曰：「子敬討荆州若何？」肅曰：「有文書在此。」呈與周瑜。瑜頓足曰：「子敬中諸葛之謀也，名爲借地，實是混賴。他說取了西川便還，知他幾時取西川？假如十年不得西川，十年不還。這等文書，如何中用，你卻與他做保！他若不還時，必須連累足下。倘主公見罪，奈何？」

肅聞言，呆了半晌，曰：「想玄德不負我。」瑜曰：「子敬乃誠實人也。劉備梟雄之輩，諸葛亮奸猾之徒，恐不似先生心地。」肅曰：「若此，如之奈何？」瑜曰：「子敬是我恩人，想昔日指困相贈之情，如何不救你？你且寬心住數日，待江北探細的回，別有區處。」魯肅踟躕不安。

過了數日，細作回報：「荆州城中揚起布旛，做好事，城外別建新墳，軍士各挂孝。」瑜驚問曰：「沒了甚人？」細作曰：「劉玄德沒了甘夫人，即日安排殯葬。」瑜謂魯肅曰：「吾計成矣。使劉備束手就縛，荆州反掌可得。」肅曰：「計將安出？」瑜曰：「劉備喪妻，必將續娶。主公有一妹，極其剛勇，侍婢數百，居常帶刀，房中軍器擺列遍滿，雖男子不及。我今上書主公，教人去荆州爲媒，說劉備來入贅。賺到南徐，妻子不能勾得，幽囚在獄中，卻使人去討荆州，換劉備。等他交割了城池，我別有主意於子敬身上，須無事也。」

魯肅拜謝。周瑜寫了書呈，選快船送魯肅投南徐見孫權，先說借荆州一事，呈上文書。權曰：「你卻如此糊塗！這樣文書，要他何用？」肅曰：「周都督有書呈在此，說用此計，可得荆州。」

權看畢，點頭暗喜，尋思：「誰人可去？」猛然省曰：「非呂範不可。」遂召呂範至，謂曰：「近聞劉玄德喪婦，吾有一妹，欲招贅玄德爲婿，永結姻親，同心破曹，以扶漢室。非子衡不可爲媒，望即往荆州一言。」範領命，即日收

拾船隻，帶數個從人，望荆州來。

卻說玄德自沒甘夫人，晝夜煩惱。一日，正與孔明閒敘，人報東吳差呂範到來。孔明笑曰：「此乃周瑜之計。必爲荆州之故。亮只在屏風後潛聽。但有甚說話，主公都應承了。留來人在館驛中安歇，別作商議。」

玄德教請呂範入禮畢，坐定。茶罷，玄德問曰：「子衡來必有所論。」範曰：「範近聞皇叔失偶，有一門好親，故不避嫌，特來作媒。未知尊意如何？」玄德曰：「中年喪妻，大不幸也。骨肉未寒，安忍便議親？」範曰：「人若無妻，如屋無梁，豈可中道而廢人倫？吾主吳侯有一妹，美而賢，堪奉箕帚。若兩家共結秦晉之好，則曹賊不敢正視東南也。此事家國兩便，請皇叔無疑。但我國吳太夫人甚愛幼女，不肯遠嫁，必求皇叔到東吳就婚。」玄德曰：「此事吳侯知否？」範曰：「不先稟吳侯，如何敢造次來說？」玄德曰：「吾年已半百，鬢髮斑白。吳侯之妹，正當妙齡，恐非配偶。」範曰：「吳侯之妹，身雖女子，志勝男兒。常言：『若非天下英雄，吾不事之。』今皇叔名聞四海，正所謂淑女配君子，豈以年齒上下相嫌乎？」玄德曰：「公且少留，來日回報。」

是日設宴相待，留於館舍。至晚，與孔明商議。孔明曰：「來意，亮已知道了。適間卜易得一大吉大利之兆。主公便可應允。先教孫乾和呂範回見吳侯，面許已定，擇日便去就親。」玄德曰：「周瑜定計欲害劉備，豈可以身輕入危險之地？」孔明大笑曰：「周瑜雖能用計，豈能出諸葛亮之料乎？略用小謀，使周瑜半籌不展；吳侯之妹，又屬主公，荆州萬無一失。」

玄德懷疑未決。孔明竟教孫乾往江南說合親事。孫乾領了語言，與呂範同到江南來見孫權。權曰：「吾願將小妹招贅玄德，並無異心。」孫乾拜謝，回荆州見玄德，言吳侯專候主公去結親。玄德懷疑不敢往。孔明曰：「吾已定下三條計策，非子龍不可行也。」遂喚趙雲近前，附耳言曰：「汝保主公入吳，當領此三個錦囊，囊中有三條妙計，依次而行。」即將三個錦囊與雲貼肉收藏。孔明先使人往東吳納了聘，一切完備。

時建安十四年冬十月。玄德與趙雲孫乾取快船十隻，隨行五百餘人，離了荊州，前往南徐進發。荊州之事，皆聽孔明裁處。玄德心中怏怏不安。到南徐州，船已傍岸。雲曰：「軍師分付三條妙計，依次而行。今已到此，當先開第一個錦囊來看。」

於是開囊看了計策，便喚五百隨行軍士，一一分付如此如此。衆軍領命而去。又教玄德先往見喬國老。那喬國老乃二喬之父，居於南徐。玄德牽羊擔酒，先往拜見，說呂範爲媒，娶夫人之事。隨行五百軍士，俱披紅挂綵，入南郡買辦物件，傳說玄德入贅東吳，城中人盡知其事。孫權知玄德已到，教呂範相待，且就館舍安歇。

卻說喬國老既見玄德，便入見吳國太賀喜。國太問：「有何喜事？」喬國老曰：「令愛已許劉玄德爲夫人，劉玄德已到，何故相瞞？」國太驚曰：「老身不知此事。」便使人請吳侯問虛實，一面先使人於城中探聽。人皆回報：「果有此事。女婿已在館驛安歇。五百隨行軍士都在城中買豬羊菓品，準備成親。做媒的女家是呂範，男家是孫乾，俱在館驛中相待。」國太喫了一驚。

少頃，孫權入後堂見母親。國太搥胸大哭。權曰：「母親何故煩惱？」國太曰：「你直如此將我看承得如無物！我姊姊臨危之時，分付你甚麼話來？」孫權失驚曰：「母親有話明說，何苦如此？」國太曰：「男大須婚，女大須嫁，古今常理。我爲你母親，事當稟命於我。你招劉玄德爲婿，如何瞞我女兒？須是我的。」

權喫了一驚，問曰：「那裏得這話來？」國太曰：「若要不知，除非莫爲。滿城百姓，那一個不知你倒瞞我？」喬國老曰：「老夫已知多日了，今特來賀喜。」權曰：「非也。此是周瑜之計。因要取荊州，故將此爲名，賺劉備來拘囚在此，要他把荊州來換；若其不從，先斬劉備。此是計策，非實意也。」

國太大怒，罵周瑜曰：「汝做六郡八十一州大都督，直恁無條計策去取荊州，卻將我女兒爲名，使美人計殺了劉備，我女便是望門寡，明日再怎的說親？須誤了我女兒一世，你們好做作！」喬國老曰：「若用此計，便得荊

州，也被天下恥笑。此事如何行得！

說得孫權默然無語。國太不住口的罵周瑜。喬國老勸曰：「事已如此，劉皇叔乃漢室宗親，不如真個招他爲婿，免得出醜。」權曰：「年紀恐不相當。」國老曰：「劉皇叔乃當世豪傑，若招得這個女婿，也不辱了令妹。」國太曰：「我不曾認得劉皇叔，明日約在甘露寺相見。如不中我意，任從你們行事；若中我的意，我自把女兒嫁他。」

孫權乃大孝之人，見母親如此言語，隨即應承，出外喚呂範，分付來日甘露寺方丈設宴。國太要見劉備。呂範曰：「何不令賈華部領三百刀斧手，伏於兩廊？若國太不喜時，一聲號舉，兩邊齊出，將他拏下。」權遂喚賈華分付預先準備，只看國太舉動。

卻說喬國老辭吳國太歸，使人去報玄德，言來日吳侯國太親自要見，好生在意。玄德與孫乾趙雲商議。雲曰：「來日此會，多凶少吉，雲自引五百軍保護。」

次日，吳國太、喬國老先在甘露寺方丈裏坐定。孫權引一班謀士，隨後都到，卻教呂範來館驛中請玄德。玄德內披細鎧，外穿錦袍，從人背劍緊隨，上馬投甘露寺來。趙雲全裝貫帶，引五百軍隨行。來到寺前下馬，先見孫權。權觀玄德儀表非凡，心中有畏懼之意。

二人敘禮畢，遂入方丈見國太。國太見了玄德，大喜，謂喬國老曰：「真吾婿也！」國老曰：「玄德有龍鳳之姿，天日之表，更兼仁德布於天下，國太得此佳婿，真可慶也。」玄德拜謝，共宴於方丈之中。

少刻，子龍帶劍而入，立於玄德之側。國太問曰：「此是何人？」玄德答曰：「常山趙子龍也。」國太曰：「莫非當陽長坂抱阿斗者乎？」玄德曰：「然。」國太曰：「真將軍也！」遂賜以酒。趙雲謂玄德曰：「卻纔某於廊下巡視，見房內有刀斧手埋伏，必無好意，可告知國太。」玄德乃跪於國太席前，泣而告曰：「若殺劉備，就此請誅。」

國太曰：「何出此言？」玄德曰：「廊下暗伏刀斧手，非殺備而何？」

國太大怒，責罵孫權：「今日玄德既爲我婿，卽我之兒女也。何故伏刀斧手於廊下？」權推不知，喚呂範問之。範推賈華。國太喚賈華責罵。華默然無言。國太喝令斬之。玄德告曰：「若斬大將，於親不利，備難久居膝下矣。」喬國老也相勸。國太方叱退賈華。刀斧手皆抱頭鼠竄而去。玄德更衣出殿前，見庭下有一石塊。玄德拔從者所佩之劍，仰天祝曰：「若劉備得勾回荊州，成王霸之業，一劍揮石爲兩段。如死於此地，劍剝石不開。」言訖，手起劍落，火光迸濺，砍石爲兩段。

孫權在後面看見，問曰：「玄德公如何恨此石？」玄德曰：「備年近五旬，不能爲國家勦除賊黨，心常自恨。今蒙國太招爲女婿，此平生之際遇也。恰纔問天買卦，如破曹與漢，砍斷此石。今果然如此。」權暗思：「劉備莫非用此言瞞我？」亦掣劍謂玄德曰：「吾亦問天買卦，若破得曹賊，亦斷此石。」卻暗暗祝告曰：「若再取得荊州，與旺東吳，砍石爲兩半。」手起劍落，巨石亦開。至今有十字紋，恨石尙存。後人觀此勝蹟，作詩讚曰：

寶劍落時山石斷，金環響處火光生。兩朝旺氣皆天數，從此乾坤鼎足成。

二人棄劍，相攜入席，又飲數巡。孫乾目視玄德，玄德辭曰：「備不勝酒力，告退。」孫權送出寺前，二人並立，觀江山之景。玄德曰：「此乃天下第一江山也。」至今甘露寺碑上云：「天下第一江山。」後人有詩讚曰：

江山雨霽擁青螺，境界無憂樂最多。昔日英雄凝目處，巖崖依舊抵風波。

二人共覽之次，江風浩蕩，洪波滾雪，白浪掀天。忽見波上一葉小舟，行於江面上，如行平地。玄德歎曰：「南人駕船，北人乘馬，信有之也。」孫權聞言自思曰：「劉備此言戲我不慣乘馬耳。」乃令左右牽過馬來，飛身上馬，馳驟下山，復加鞭上嶺，笑謂玄德曰：「南人不能乘馬乎？」玄德聞言，撩衣一躍，躍上馬背，飛走下山，復馳騁而上。二人立馬於山坡之上，揚鞭大笑。至今此處名爲駐馬坡。後人有詩曰：

馳驟龍駒氣概多，二人並轡望山河。東吳西蜀成王霸，千古猶存駐馬坡。

當日二人並轡而回。南徐之民，無不稱賀。玄德自回館驛，與孫乾商議。乾曰：「主公只是哀求，喬國老早早畢姻，免生別事。」次日，玄德復至喬國老宅前下馬。國老接入禮畢，茶罷，玄德告曰：「江左之人，多有要害劉備者，恐不能久居。」國老曰：「玄德寬心，吾爲公告國太，令作護持。」

玄德拜謝自回。喬國老入見國太，言玄德恐人謀害，急急要回。國太大怒曰：「我的女婿，誰敢害他！」卽時便教搬入書院暫住，擇日畢姻。玄德自入告國太曰：「只恐趙雲在外不便，軍士無人約束。」國太教盡搬入府中安歇，休留在館驛中，免得生事。

玄德暗喜。數日之內，大排筵會，孫夫人與玄德結親。至晚客散，兩行紅炬，接引玄德入房。燈光之下，但見槍刀簇滿，侍婢皆佩劍懸刀，立於兩旁，嚇得玄德魂不附體。正是：

驚看侍女橫刀立，疑是東吳設伏兵。

畢竟是何緣故，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五回 玄德智激孫夫人 孔明二氣周公瑾

卻說玄德見孫夫人房中兩邊槍刀森列，侍婢皆佩劍，不覺失色。管家婆進曰：「貴人休得驚懼。夫人自幼好觀武事，居常令侍婢擊劍爲樂，故爾如此。」玄德曰：「非夫人所觀之事，吾甚心寒，可命暫去。」管家婆覆孫夫人曰：「房中擺列兵器，嬌客不安，今且去之。」孫夫人笑曰：「廝殺半生，尚懼兵器乎？」命盡撤去，令侍婢解劍伏侍。當夜玄德與孫夫人成親，兩情歡洽。玄德又將金帛散給侍婢，以買其心，先教孫乾回荊州報喜。自此連日飲酒，國太十分愛敬。

卻說孫權差人來柴桑郡報周瑜說：「我母親力主，已將吾妹嫁劉備。不想弄假成真，此事還復如何？」瑜聞大驚，行坐不安，乃思一計，修密書付來人持回見孫權。權拆書視之，書略曰：

瑜所謀之事，不想反覆如此。既已弄假成真，又當就此用計。劉備以梟雄之姿，有關張趙雲之將，更兼諸葛用謀，必非久屈人下者。愚意莫如輒困之於吳中，盛爲築宮室，以喪其心志；多送美色玩好，以娛其耳目。使分開關張之情，隔遠諸葛之契，各置一方，然後以兵擊之，大事可定矣。今若縱之，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願明公熟思之。

孫權看畢，以書示張昭。昭曰：「公瑾之謀，正合愚意。劉備起身微末，奔走天下，未嘗受享富貴。今若以華堂大廈，子女金帛，令彼享用，自然疎遠孔明關張等，使彼各生怨望，然後荊州可圖也。主公可依公瑾之意而速行之。」

權大喜，即日修整東府，廣栽花木，盛設器用，請玄德與妹居住；又增樂女數十餘人，并金玉錦綺玩好之物。國太只道孫權好意，喜不自勝。玄德果然被聲色所迷，全不想回荊州。

卻說趙雲與五百軍在東府前住，終日無事，只去城外射箭走馬。看看年終，雲猛省：「孔明分付三個錦囊與我，教我初到南徐，開第一個；住到年終，開第二個；臨到危急無路之時，開第三個。於內有神出鬼沒之計，可保主公回家。此時歲已將終，主公貪戀女色，並不見面，何不拆開第二個錦囊，看計而行？」遂拆開視之。原來如此神策。即日徑到府堂，要見玄德。

侍婢報曰：「趙子龍有緊急事來報貴人。」玄德喚入問之。雲伴作失驚之狀，曰：「主公深居畫堂，不想荊州耶？」玄德曰：「有甚事如此驚怪？」雲曰：「今早孔明使人來報，說曹操欲報赤壁慶兵之恨，起精兵五十萬，殺奔荊州，甚是危急，請主公便回。」玄德曰：「必須與夫人商議。」雲曰：「若和夫人商議，必不肯放主公回。不如

休說，今晚便好起程。遲則誤事。」玄德曰：「你且暫退，我自自有道理。」

雲故意催逼數番而出。玄德入見孫夫人，暗暗垂淚。孫夫人曰：「丈夫何故煩惱？」玄德曰：「念備一身飄蕩，異鄉生不能侍奉二親，又不能祭祀宗祖，乃大逆不孝也。今歲日在邇，使備慍快不已。」孫夫人曰：「你休瞞我。我已聽知了也。方纔趙子龍報說荊州危急，你欲還鄉，故推此意。」玄德跪而告曰：「夫人既知，備安敢相瞞？備欲不去，使荊州有失，被天下人恥笑，欲去又捨不得夫人，因此煩惱。」夫人曰：「妾已事君，任君所之，妾當相隨。」玄德曰：「夫人之心，雖則如此，爭奈國太與吳侯安肯容夫人去？夫人若可憐劉備，暫時辭別。」言畢，淚如雨下。孫夫人勸曰：「丈夫休得煩惱，妾當苦告母親，必放妾與君同去。」玄德曰：「縱然國太肯時，吳侯必然阻擋。」孫夫人沈思良久，乃曰：「妾與君正且拜賀時，推稱江邊祭祖不告而去，若何？」玄德又跪而謝曰：「若如此，生死難忘，切勿泄漏。」

兩個商議已定，玄德密喚趙雲分付：「正旦日，你先引軍士出城，於官道等候。吾推祭祖，與夫人同走。」雲領諾。建安十五年春正月元旦，吳侯大會文武於堂上。玄德與孫夫人拜國太。孫夫人曰：「夫主想父母祖宗墳墓，俱在涿郡，晝夜傷感不已。今日欲往江邊，望北遙祭，須告母親得知。」國太曰：「此孝道也，豈有不從？汝雖不識舅姑，可同汝夫前去祭拜，亦見爲婦之禮。」

孫夫人同玄德拜謝而出。此時只瞞着孫權。夫人乘車，止帶隨身一應細軟。玄德上馬，引數騎跟隨出城，與趙雲相會。五百軍士前遮後擁，離了南徐，趨程而行。當日孫權大醉，左右近侍扶入後堂，文武皆散。比及衆官探得玄德夫人逃遁之時，天色已晚，要報孫權，權醉不醒。及至睡覺，已是五更。

次日，孫權聞知走了玄德，急喚文武商議。張昭曰：「今日走了此人，早晚必生禍亂。可急追之。」孫權令陳武、潘璋選五百精兵，無分晝夜，務要趕上。拏回二將領命去了。孫權深恨玄德，將案上玉硯，摔爲粉碎。程普曰：「主

公公有冲天之怒。某料陳武潘璋必擒此人不得。『權曰：』焉敢違我令！』普曰：』郡主自幼好觀武事，嚴毅剛正，諸將皆懼，既肯順劉備，必同心而去，所追之將，若見郡主，豈肯下手？』

權大怒，掣所佩之劍，喚蔣欽、周泰聽令，曰：』汝二人將這口劍去取吾妹，並劉備頭來，違令者立斬！』蔣欽、周泰領命，隨後引一千軍趕來。

卻說玄德加鞭縱轡，趨程而行；當夜於路暫歇，兩個更次，慌忙起行。看看來到柴桑界首，望見後面塵頭大起，人報：』追兵至矣。』玄德慌問趙雲曰：』追兵既至，如之奈何？』趙雲曰：』主公先行，某願當後。』轉過前面山脚，一彪軍馬攔住去路。當先兩員大將，厲聲大叫曰：』劉備！早早下馬受縛，吾奉周都督將令，守候多時！』原來周瑜恐玄德遁走，先使徐盛、丁奉引三千軍馬於衝要之處，割營等候，時常令人登高遙望，料得玄德若投旱路，必經此道而過。

當日徐盛、丁奉瞭望到玄德一行人到，各綽兵器截住去路。玄德驚慌，勒馬回問趙雲曰：』前有攔截之兵，後有追趕之兵，前後無路，如之奈何？』雲曰：』主公休慌，軍師有三條妙計，多在錦囊之中，已拆了兩個，並皆應驗。今尚有第三個在此，分付遇危難之時，方可拆看。今日危急，當拆觀之。』便將錦囊拆開，獻與玄德。

玄德看了，急來車前泣告孫夫人曰：』備有心腹之言，至此盡當實訴。』夫人曰：』丈夫有何言語，實對我說。』玄德曰：』昔日吳侯與周瑜同謀，將夫人招贅劉備，實非爲夫人計，乃欲幽困劉備，而奪荊州耳。奪了荊州，必將殺備，是以夫人爲香餌而釣備也。備不懼萬死而來，蓋知夫人有男子之胸襟，必能憐備。昨聞吳侯將欲加害，故託荊州有難，以圖歸計。幸得夫人不棄，同至於此。今吳侯又令人在後追趕，周瑜又使人於前截住，非夫人莫解此禍。如夫人不允，備請死於車前，以報夫人之德。』

夫人怒曰：』吾兄既不以我爲親骨肉，我有何面目重相見乎？今日之危，我當自解。』於是叱從人推車直出，

捲起車簾，親喝徐盛曰：「你二人欲造反耶？」徐丁二將慌忙下馬，棄了兵器，聲諾於車前曰：「安敢造反。爲奉周都督將令，屯兵在此，專候劉備。」孫夫人大怒曰：「周瑜逆賊！我東吳不會虧負你！玄德乃大漢皇叔，是我丈夫。我已對母親哥哥說知回荊州去。今你兩個於山脚去處，引著軍馬攔截道路，意欲劫掠我夫妻財物耶？」

徐盛丁奉諾連聲，口稱：「不敢。請夫人息怒。這不干我等之事，乃是周都督的將令。」孫夫人叱曰：「你只怕周瑜，獨不怕我周瑜殺得你，我豈殺不得周瑜？」把周瑜大罵一場，喝令推車前進。徐盛丁奉自思：「我等是下人，安敢與夫人違拗？」又見趙雲十分怒氣，只得把兵喝住，放條大路教過去。恰纔行不得五六里，背後陳武潘璋趕到。徐盛丁奉備言其事。陳潘二將曰：「你放他過去差了。我二人奉吳侯旨意，特來追捉他回去。」於是四將合兵一處，趨程趕來。

玄德正行間，忽聽的背後喊聲大起。玄德又告孫夫人曰：「後面追兵又到，如之奈何？」夫人曰：「丈夫先行，我與子龍當後。」玄德先引三百軍，望江岸去了。子龍勒馬於車傍，將士卒擺開，專候來將。四員將見了孫夫人，只得下馬，叉手而立。夫人曰：「陳武潘璋，來此何幹？」二將答曰：「奉主公之命，請夫人玄德回。」夫人正色叱曰：「都是你這夥匹夫，離間我兄妹不睦。我已嫁他人，今日歸去，須不是與人私奔。我奉母親慈旨，令我夫婦回荊州，便是我哥哥來，也須依禮而行。你二人倚仗兵威，欲待殺害我耶？」

罵得四人面面相覷，各自尋思：「他一萬年也只是兄妹，更兼國太作主。吳侯乃大孝之人，怎敢違逆母言？明日翻過臉來，只是我等不是。不如做個人情。」軍中又不見玄德，但見趙雲怒目睜眉，只待廝殺。因此四將諾諾連聲而退。孫夫人令推車而行。徐盛曰：「我四人同去見周都督告稟此事。」

四人猶豫未定，忽見一軍如旋風而來，視之，乃蔣欽周泰二將問曰：「你等曾見劉備否？」四人曰：「早晨過

去，已半日矣。」蔣欽曰：「何不拏下？」四人各言孫夫人發話之事。蔣欽曰：「便是吳侯怕道如此，封一口劍在此，教先殺他妹，後斬劉備。違者立斬。」四將曰：「去之已遠，怎生奈何？」蔣欽曰：「他終是些步軍，急行不上。徐丁二將軍，可飛報都督，教水路掉快船追趕。我四人在岸上追趕，無問水旱之路，趕上殺了，休聽他言語。」於是徐盛、丁奉、飛報周瑜、蔣欽、周泰、陳武、潘璋四個領兵沿江趕來。

卻說玄德一行人馬，離柴桑較遠，來到劉郎浦，心纔稍寬，沿著江岸尋渡，一望江水瀾漫，並無船隻。玄德俯首沈吟，趙雲曰：「主公在虎口中逃出，今已近本界，吾料軍師必有調度，何用發疑？」玄德聽罷，驀然想起在吳繁華之事，不覺淒然淚下。後人有詩歎曰：

吳蜀成婚此水滸，明珠步幃屋黃金。誰知一女輕天下，欲易劉郎鼎峙心？

玄德令趙雲望前哨探船隻，忽報後面塵土冲天而起。玄德登高望之，但見軍馬蓋地而來，歎曰：「連日奔走，人困馬乏，追兵又到，死無地矣！」看看喊聲漸近，正慌急間，忽見江岸邊一字兒拋著拖篷船二十餘隻。趙雲曰：「天幸有船在此，何不速下，掉過對岸，再作區處？」

玄德與孫夫人便奔上船。子龍引五百軍亦都上船。只見船艙中一人綸巾道服，大笑而出，曰：「主公且喜，諸葛亮在此等候多時。」船中扮作客人的，皆是荊州水軍。玄德大喜，不移時，四將趕到。孔明笑指岸上人言曰：「吾已算定多時矣。汝等回去傳示周郎，教休再使美人局手段。」岸上亂箭射來，船已開得遠了。蔣欽等四將，只好呆看。

玄德與孔明正行間，忽然江聲大振，回頭視之，只見戰船無數。帥字旗下，周瑜自領慣戰水軍，左有黃蓋，右有韓當，勢如飛馬，疾似流星。看看趕上，孔明教掉船投北岸，棄了船盡皆上岸而走，軍馬登程。周瑜趕到江邊，亦皆上岸追襲。大小水軍，盡是步行。只有爲首軍官騎馬。周瑜當先，黃蓋、韓當、徐盛、丁奉緊隨。周瑜曰：「此處是那裏？」

「軍士答曰：『前面是黃州界首。』望見玄德軍馬不遠，瑜令併力追襲。

正趕之間，一聲鼓響，山谷內一隊刀手擁出，爲首一員大將，乃關雲長也。周瑜舉止失措，急撥馬便走。雲長趕來，周瑜縱馬逃命。正奔走間，左邊黃忠，右邊魏延，兩軍殺出。吳兵大敗。周瑜急急下得船時，岸上軍士齊聲大叫：『周郎妙計安天下，陪了夫人又折兵。』瑜怒曰：『可再登岸決一死戰。』黃蓋、韓當力阻。瑜自思曰：『吾計不成，有何面目去見吳侯！』大叫一聲，金槍迸裂，倒於船上。衆將急救，卻早不省人事。正是：

兩番弄巧反成拙，此日含嗔卻帶羞。

未知周郎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六回 曹操大宴銅雀臺 孔明二氣周公瑾

卻說周瑜被諸葛亮預先埋伏關公、黃忠、魏延三枝軍馬一擊大敗。黃蓋、韓當急救下船，折卻水軍無數。遙視玄德、孫夫人車馬僕從，都停住於山頂之上。瑜如何不氣，箭瘡未愈，因怒氣沖激，瘡口迸裂，昏絕於地。衆將救醒，開船逃去。孔明教休追趕，自和玄德歸荊州慶喜，賞賜衆將。周瑜自回柴桑。蔣欽等一行人馬自歸南徐，報孫權權不勝忿怒，欲拜程普爲都督，起兵取荊州。

周瑜又上書，請與兵雪恨。張昭諫曰：『不可。』曹操日夜思報赤壁之恨，因恐孫劉同心，故未敢興兵。今主公若以一時之忿，自相吞併，操必乘虛來攻，國勢危矣。』顧雍曰：『許都豈無細作在此？若知孫劉不睦，操必使人勾結劉備，備懼東吳，必投曹操。若此，則江南何日得安爲今之計，莫若使人赴許都，表劉備爲荊州牧。曹操知之，則懼而不敢加兵於東南。且使劉備不恨於主公，然後使心腹用反間之計，令曹操相攻，吾乘隙而圖之，斯爲得耳。』權曰：『元嘆之言甚善，但誰可爲使？』雍曰：『此間有一人，乃曹操敬慕者，可以爲使。』權問何人。雍曰：『華』

歆在此，何不遣之？」

權大喜，即遣歆齎表赴許都。歆領命起程，逕到許都，求見曹操。聞操會羣臣於鄴郡，慶賞銅雀臺，歆乃赴鄴郡。候見，操自赤壁敗後，常思報讎，只疑孫劉併力，因此不敢輕進。時建安十五年春，造銅雀臺，成操乃大會文武於鄴郡，設宴慶賀。其臺正臨漳河中央，乃銅雀臺，左邊一座名玉龍臺，右邊一座名金鳳臺，各高十丈，上橫二橋相通，千門萬戶，金碧交輝。

是日曹操頭戴嵌寶金冠，身穿綠錦羅袍，玉帶珠履，憑高而坐。文武侍立臺下。操欲觀武官比試弓箭，乃使近侍將西川紅錦戰袍一領，挂於垂楊枝，下設一箭塚，以百步爲界，分武官爲兩隊。曹氏宗族俱穿紅，其餘將士俱穿綠。各帶雕弓長箭，跨鞍勒馬，聽候指揮。操傳令曰：「有能射中箭塚紅心者，即以錦袍賜之。如射不中，罰水一杯。」

號令方下，紅袍隊下一個少年將軍驟馬而出。衆視之，乃曹休也。休飛馬往來，奔馳三次，扣上箭，拽滿弓，一箭射去，正中紅心。金鼓齊鳴，衆皆喝采。曹操於臺上望見大喜，曰：「此吾家千里駒也。」方欲使人取錦袍與曹休，只見綠袍隊中，一騎飛出，叫曰：「丞相錦袍，合讓俺外姓先取，宗族中不宜攙越。」

操視其人，乃文聘也。衆官曰：「且看文仲業射法。」文聘拈弓縱馬一箭，亦中紅心。衆皆喝采，金鼓亂鳴。聘大呼曰：「快取袍來！」只見紅袍隊中，又一將飛馬而出，厲聲曰：「文烈先射，汝何得爭奪？看我與你兩個解箭！」拽滿弓，一箭射去，也中紅心。衆人齊聲喝采，視其人，乃曹洪也。洪方欲取袍，只見綠袍隊裏又一將出，揚弓叫曰：「你三人射法，何足爲奇！看我射來！」衆視之，乃張郃也。郃飛馬翻身，背射一箭，也中紅心。四枝箭，齊齊的攢在紅心裏。衆人都道：「好射法！」郃曰：「錦袍須該是我的。」

言未畢，紅袍隊中一將飛馬而出，大叫曰：「汝翻身背射，何足稱異！看我奪射紅心！」衆視之，乃夏侯淵也。淵

驟馬至界口，紐回身一箭射去，正在四箭當中。金鼓齊鳴，淵勒馬按弓大叫曰：「此箭可奪得錦袍麼？」只見綠袍隊裏，一將應聲而出，大叫：「且留下錦袍與我徐晃。」淵曰：「汝何更有射法，可奪我袍？」晃曰：「汝奪射紅心，不足爲異。看我單取錦袍。」拈弓搭箭，遙望柳條射去，恰好射斷柳條，錦袍墜地。徐晃飛取錦袍，披於身上，驟馬至臺前，聲喏曰：「謝丞相袍！」

曹操與衆官無不稱羨。晃纔勒馬要回，猛然臺邊躍出一個綠袍將軍，大呼曰：「你將錦袍那裏去！早早留下與我！」衆視之，乃許褚也。晃曰：「袍已在此，汝何敢強奪！」褚更不回答，竟飛馬來奪袍。兩馬相近，徐晃便把弓打許褚。褚一手按住弓，把徐晃拖離鞍韉。晃急棄了弓，翻身下馬，裙亦下馬，兩個揪住廝打。操急使人解開那領錦袍，已是扯得粉碎。

操令二人都上臺。徐晃睜眉怒目，許褚切齒咬牙，各有相鬪之意。操笑曰：「孤特視公等之勇耳。豈惜一錦袍哉？」便教諸將盡都上臺，各賜蜀錦一疋。諸將各各稱謝。操命各依位次而坐。樂聲競奏，水陸並陳。文官武將輪次把盞，獻酬交錯。操顧謂衆文官曰：「武將既以騎射爲樂，足顯威勇矣。公等皆飽學之士，登此高臺，可不進佳章以紀一時之勝事乎？」衆官皆躬身而言曰：「願從鈞命！」

時有王朗、鍾繇、王粲、陳琳一班文官，進獻詩章。詩中多有稱頌曹操功德巍巍，合當受命之意。曹操逐一覽畢，笑曰：「諸公佳作，過譽甚矣。孤本愚陋，始舉孝廉，後值天下大亂，築精舍於譙東五十里，欲春夏讀書，秋冬射獵，以待天下清平，方出仕耳。不意朝廷徵孤爲點軍校尉，遂更其意，專欲爲國家討賊立功，圖死後得題墓道曰：『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平生願足矣。念自討董卓，勳黃巾以來，除袁術、破呂布、滅袁紹，定劉表，遂平天下。身爲宰相，人臣之貴已極，又復何望哉？如國家無孤一人，正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見孤權重，妄相忖度，疑孤有異心，此大謬常也。孤念孔子稱文王之至德，此言耿耿在心，但欲孤委捐兵衆，歸就所封武平侯之國，實不可。」

耳。誠恐一解兵柄，爲人所害。孤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也。諸公必無知孤意者。」衆皆起拜曰：「雖伊尹周公不及丞相矣。」後人有詩曰：

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僞有誰知？

曹操連飲數杯，不覺沉醉，喚左右捧過筆硯，亦欲作銅雀臺詩。剛纔下筆，忽報「東吳使華歆表奏劉備爲荆州牧，孫權以妹嫁劉備，漢上九郡大半已屬備矣。」操聞之，手脚慌亂，投筆於地。程昱曰：「丞相在萬軍之中，矢石交攻之際，未嘗動心，今聞劉備得了荆州，何故如此失驚？」操曰：「劉備人中之龍也，生平未嘗得水，今得荆州，是因龍入大海矣。孤安得不動心哉？」程昱曰：「丞相知華歆來意否？」操曰：「未知。」昱曰：「孫權本忌劉備，欲以兵攻之，但恐丞相乘虛而擊，故令華歆爲使，表薦劉備，乃安備之心，以塞丞相之望耳。」

操點頭曰：「是也。」昱曰：「某有一計，使孫劉自相吞併，丞相乘間圖之，一鼓而二敵俱破。」操大喜，遂問其計。程昱曰：「東吳所倚者，周瑜也。丞相今表奏周瑜爲南郡太守，程普爲江夏太守，留華歆在朝重用之，瑜必自與劉備爲讎敵矣。我乘其相併而圖之，不亦善乎？」操曰：「仲德之言，正合孤意。」遂召華歆上臺，重加賞賜。當日筵散，操即引文武回許昌，表奏周瑜爲總領南郡太守，程普爲江夏太守，封華歆爲大理寺卿，留在許都。使命至東吳，周瑜程普各受職訖。

周瑜既領南郡，愈思報讎，遂上書吳侯，乞令魯肅去討遼荆州。孫權乃命肅曰：「汝昔保借荆州與劉備，今備遷延不還，等待何時？」肅曰：「文書上明白寫着，得了西川便還。」權叱曰：「只說取西川，至今又不動兵，不等老了人！」肅曰：「某願往言之。」遂乘船投荆州而來。

卻說玄德與孔明在荆州廣聚糧草，訓練軍馬，遠近之士多歸之。忽報魯肅到，玄德問孔明曰：「子敬此來何意？」孔明曰：「昨者孫權表主公爲荆州牧，此是懼曹操之計。操封周瑜爲南郡太守，此欲令我兩家自相吞併，

他好於中取事也。今魯肅此來，又是周瑜既受太守之職，來要索荊州之意。」玄德曰：「何以答之？」孔明曰：「若肅提起荊州之事，主公便放聲大哭。哭到悲切之處，亮自出來解勸。」

計會已定，接魯肅入府禮畢，敘坐。肅曰：「今日皇叔做了東吳女婿，便是魯肅主人，如何敢坐？」玄德笑曰：「子敬與我舊交，何必太謙。」肅乃就坐。茶罷，肅曰：「今奉吳侯鈞命，專爲荊州一事而來。皇叔已借住多時，未蒙見還。今既兩家結親，當看親情，早早交付。」

玄德聞言，掩面大哭。肅驚曰：「皇叔何故如此？」玄德哭聲不絕。孔明從屏後出曰：「亮聽之久矣。子敬知吾主人哭的緣故麼？」肅曰：「某實不知。」孔明曰：「有何難見？當初我主人借荊州時，許下取得西川便還。仔細想來，益州劉璋是我主人之弟，一般都是漢朝骨肉，若要興兵去取他城池時，恐被外人唾罵；若要取還了荊州，何處安身？若不還時，於尊舅面上又不好看。事出兩難，因此淚出痛腸。」

孔明說罷，觸動玄德衷腸，真個捶胸頓足，放聲大哭。魯肅勸曰：「皇叔且休煩惱，與孔明從長計議。」孔明曰：「有煩子敬，回見吳侯，勿惜一言之勞，將此煩惱情節，懇告吳侯，再容幾時。」肅曰：「倘吳侯不從，如之奈何？」孔明曰：「吳侯既以親妹聘嫁皇叔，安得不從乎？望子敬善言回覆。」

魯肅是個寬仁長者，見玄德如此哀痛，只得應允。玄德孔明拜謝宴畢，送魯肅下船。逕到柴桑，見了周瑜，具言其事。周瑜頓足曰：「子敬又中諸葛亮之計也。當初劉備依劉表時，常有吞併之意，何況西川劉璋乎？以此推調，未免累及老兄矣。吾有一計，使諸葛亮不能出吾算中。子敬便當一行。」肅曰：「願聞妙策。」瑜曰：「子敬不必去見吳侯，再去荊州對劉備說孫劉兩家，既結爲親，便是一家。若劉氏不忍去取西川，我東吳起兵去取，取得西川時，以作嫁資，卻把荊州交還東吳。」肅曰：「西川迢遞，取之非易。都督此計，莫非不可？」瑜笑曰：「子敬真長者也。你道我真個去取西川與他，我只以此爲名，實欲去取荊州，且教他不做準備。東吳軍馬，收川路過荊州，就

問他索要錢糧，劉備必然出城勞軍。那時乘勢殺之，奪取荊州，雪吾之恨，解足下之禍。」

魯肅大喜，便再往荊州來。玄德與孔明商議。孔明曰：「魯肅必不會見吳侯，只到柴桑和周瑜商量了甚計策，來誘我耳。但說的話，主公只看我點頭，便滿口應承。」計會已定，魯肅入見禮畢，曰：「吳侯甚是稱讚皇叔盛德，遂與諸將商議，起兵替皇叔收川。取了西川，卻換荊州，以西川權當嫁資。但軍馬經過，卻望應些錢糧。」孔明聽了，忙點頭曰：「難得吳侯好心！」玄德拱手稱謝曰：「此皆子敬善言之力。」孔明曰：「如雄師到日，即當遠接犒勞。」

魯肅暗喜，宴罷辭回。玄德問孔明曰：「此是何意？」孔明大笑曰：「周瑜死日近矣！這等計策，小兒也瞞不過！」玄德又問如何。孔明曰：「此乃「假途滅虢」之計也。虛名收川，實取荊州。等主公出城勞軍，乘勢拏下，殺入城來，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也。」玄德曰：「如之奈何？」孔明曰：「主公寬心，只顧準備窩弓以擒猛虎，安排香餌以釣鰲魚。等周瑜到來，他便不死，也九分無氣。」便喚趙雲聽計：「如此如此……其餘我自有一擺布。」玄德大喜，後人有詩歎曰：

周瑜決策取荊州，諸葛先知第一籌。指望長江香餌穩，不知暗裏釣魚鉤。

卻說魯肅回見周瑜，說玄德孔明歡喜一節，準備出城勞軍。周瑜大笑曰：「原來今番也中了吾計！」便教魯肅稟報吳侯，并遣程普引軍接應。周瑜此時箭瘡已漸平愈，身軀無事，使甘寧為先鋒，自與徐盛丁奉為第二。凌統呂蒙為後隊。水陸大兵五萬，望荊州而來。周瑜在船中，時復歡笑，以為孔明中計。前軍至夏口，周瑜問：「荊州有人在前面接否？」人報：「劉皇叔使糜竺來見都督。」瑜喚至，問勞軍如何。糜竺曰：「主公皆準備安排下了。」瑜曰：「皇叔何在？」竺曰：「在荊州城門外相等，與都督把盞。」瑜曰：「今為汝家之事，出兵遠征，勞軍之禮，休得輕易。」

糜竺領了言語先回。戰船密密排在江上，依次而進。看看至公安，並無一隻軍船，又無一人遠接。周瑜催船速行。離荊州十餘里，只見江面上靜蕩蕩的。探的回報：「荊州城上，插兩面白旗，並不見一人之影。」瑜心疑，教把船傍岸，親自上岸，乘馬帶了甘寧、徐盛、丁奉一班軍官，引親隨精兵三千人，逕望荊州來。既至城下，並不見動靜。瑜勒住馬，令軍士叫門。城上問是誰人。吳軍答曰：「是東吳周都督親自在此。」

言未畢，忽一聲梆子響，城上軍一齊都豎起槍刀，敵樓上趙雲出曰：「都督此行，端的爲何？」瑜曰：「吾替汝主取西川，汝豈猶未知耶？」雲曰：「孔明軍師已知都督假途滅虢之計，故留趙雲在此。吾主公有言：『孤與劉璋皆漢室宗親，安忍背義而取西川？若汝東吳端的取蜀，吾當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

周瑜聞之，勒馬便回。只見一人打着令字旗，於馬前報說：「探得四路軍馬，一齊殺到關某從江陵殺來，張飛從秭歸殺來，黃忠從公安殺來，魏延從彝陵小路殺來。四路正不知多少軍馬，喊聲遠近震動百餘里，皆言要捉周瑜。」瑜馬上大叫一聲，箭瘡復裂，墜於馬下。正是

一着棋高難對敵，幾番算定總成空。
不知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七回 柴桑口臥龍弔喪 耒陽縣鳳雛理事

卻說周瑜怒氣填胸，墜於馬下，左右急救歸船。軍士傳說：「玄德孔明在前山頂上飲酒取樂。」瑜大怒，咬牙切齒曰：「你道我取不得西川，吾誓取之！」

正恨間，人報吳侯遣弟孫瑜到。周瑜接入，具言其事。孫瑜曰：「吾奉兄命來助都督。」遂令催軍前行。行至巴丘，人報上流有劉封關平二人領軍截住水路。周瑜愈怒，忽又報孔明遣人送書至。周瑜拆封視之，書曰：

漢軍師中郎將諸葛亮，致書於東吳大都督公瑾先生麾下。自柴桑一別，至今戀戀不忘。聞足下欲取西川，亮竊以爲不可。益州民強地險，劉璋雖暗弱，足以自守。今勞師遠征，轉運萬里，欲收全功，雖吳起不能定其規。孫武不能善其後也。曹操失利於赤壁，志豈須臾忘報讎哉？今足下興兵遠征，倘操乘虛而至，江南盡粉矣。亮不忍坐視，特此告知，幸垂照鑒。

周瑜覽畢，長歎一聲，喚左右取紙筆作書上吳侯，乃聚衆將曰：「吾非不欲盡忠報國，奈天命已絕矣。汝等善事吳侯，共成大業。」言訖，昏絕。徐徐又醒，仰天長歎曰：「既生瑜，何生亮！」連叫數聲而亡。壽三十六歲。後人有詩歎曰：

赤壁遺雄烈，青年有駿聲。絃歌知雅意，盃酒謝良朋。曾謁三千斛，常驅十萬兵。巴丘終命處，憑弔欲傷情。
曰：周瑜停喪於巴丘，衆將將所遺書緘，遣人飛報孫權。權聞瑜死，放聲大哭，拆視其書，乃薦魯肅以自代也。書略

瑜以凡才，荷蒙殊遇，委任腹心，統御兵馬，敢不竭股肱之力，以圖報效。奈死生不測，修短有命。愚志未展，微軀已殞，遺恨何極！方今曹操在北，疆場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尙未可知。此正朝士旰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之任。「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倘蒙垂鑒，瑜死不朽矣！
孫權覽畢，哭曰：「公瑾有王佐之才，今忽短命而死，孤何賴哉？既遺書特薦子敬，孤敢不從之。」即日便命魯肅爲都督，總統兵馬，一面教發周瑜靈柩回葬。

卻說孔明在荊州，夜觀天文，見將星墜地，乃笑曰：「周瑜死矣。」至曉，告於玄德。玄德使人探之，果然死了。玄德問孔明曰：「周瑜既死，還當如何？」孔明曰：「代瑜領兵者，必魯肅也。亮觀天象，將星聚於東方，亮當以弔喪爲由，往江東走一遭，就尋賢士佐助主公。」玄德曰：「只恐吳中將士加害於先生。」孔明曰：「瑜在之日，亮猶

不懼；今瑜已死，又何患乎？」乃與趙雲引五百軍，具祭禮，下船赴巴丘弔喪。於路探聽得孫權已令魯肅爲都督，周瑜靈柩已回柴桑。孔明逕到柴桑，魯肅以禮迎接。周瑜部將皆欲殺孔明，因見趙雲帶劍相隨，不敢下手。孔明教設祭物於靈前，親自奠酒，跪於地下，讀祭文曰：

「嗚呼公瑾，不幸天亡，修短故天，人豈不傷？我心實痛，酌酒一觴，君其有靈，享我烝嘗！」

「弔君幼學，以交伯符，仗義疏財，讓舍以居。弔君弱冠，萬里鵬搏，定建霸業，割據江南。弔君壯力，遠鎮巴丘；升懷慮，討逆無憂。弔君丰度，佳配小喬，漢臣之塔，不愧當朝。弔君氣概，諫阻納質，始不垂翅，終能奮翼。弔君鄱陽，將幹來說，揮洒自如，雅量高志。弔君弘才，文武籌略，火攻破敵，挽強爲弱。」

「想君當年，雄姿英發，哭君早逝，俯地流血。忠義之心，英靈之氣，命終三紀，名垂百世。哀君情切，愁腸千結。惟我肝膽，悲無斷絕。昊天昏暗，三軍愴然。主爲哀泣，友爲淚漣。」

「亮也不才，丐計求謀，助吳拒曹，輔漢安劉，騎值之援，首尾相儔。若存若亡，何慮何憂？」

「嗚呼公瑾，生死永別，撲守其貞，冥冥滅滅。魂如有靈，以鑒我心。從此天下，更無知音。嗚呼痛哉！伏惟尚饗！」

孔明祭畢，伏地大哭，淚如湧泉，哀慟不已。衆將相謂曰：「人盡道公瑾與孔明不睦，今觀其祭奠之情，人皆虛言也。」魯肅見孔明如此悲切，亦爲感傷，自思曰：「孔明自是多情，乃公瑾量窄，自取死耳。」後人有詩歎曰：

臥龍南陽睡未醒，又添列曜下舒城。蒼天既已生公瑾，塵世何須出孔明？

魯肅設宴款待孔明，宴罷，孔明辭回。方欲下船，只見江邊一人道袍竹冠，卓犖素履，一手揪住孔明，大笑曰：「汝氣死周郎，卻又來弔孝，明欺東吳無人耶？」孔明急視其人，乃鳳雛先生龐統也。孔明亦大笑。兩人攜手登舟，各訴心事。孔明乃留書一封與統，囑曰：「吾料孫仲謀必不能重用足下，稍有不如意，可來荊州共扶玄德。此人

寬仁厚德，必不負公平生之所學。」統允諾而別。孔明自回荊州。

卻說魯肅送周瑜靈柩至蕪湖，孫權接著，哭祭於前，命厚葬於本鄉。瑜有兩男一女，長男循，次男胤，權厚恤之。魯肅曰：「肅碌碌庸才，誤蒙公瑾重薦，其實不稱所職。願舉一人以助主公。此人上通天文，下曉地理，謀略不減於管樂，樞機可並於孫吳。往日周公瑾多用其言，孔明亦深服其智。見在江南，何不重用？」

權聞言大喜，便問此人姓名。肅曰：「此人乃襄陽人，姓龐，名統，字士元，道號鳳雛先生。」權曰：「孤亦聞其名久矣。今既來此，可即請來相見。」於是魯肅邀請龐統入見。孫權施禮畢，權見其人濃眉掀鼻，黑面短髯，形容古怪，心中不喜，乃問曰：「公平生所學，以何爲主？」統曰：「不必拘執，隨機應變。」權曰：「公之才學，比公瑾如何？」統笑曰：「某之所學，與公瑾大不相同。」權平生最喜周瑜，見統輕之，心中愈不樂，乃謂統曰：「公且退，待有用公之時，卻來相請。」

統長歎一聲而出。魯肅曰：「主公何不用龐士元？」權曰：「狂士也，用之何益？」肅曰：「赤壁鏖兵之時，此人曾獻連環策，成第一功。主公想必知之。」權曰：「此時乃曹操自欲釘船，未必此人之功也。吾誓不用之。」魯肅出謂龐統曰：「非肅不薦足下，奈吳侯不肯用公。公且耐心。」統低頭長歎不語。肅曰：「公莫非無意於吳中乎？」統不答。肅曰：「公抱匡濟之才，何往不利？可實對肅言，將欲何往？」統曰：「吾欲投曹操去也。」肅曰：「此明珠暗投矣。可往荊州投劉皇叔，必然重用。」統曰：「統意實欲如此，前言戲耳。」肅曰：「某當作書奉薦公輔玄德，必令孫劉兩家無相攻擊，同力破曹。」統曰：「此某平生之素志也。」乃求肅書，逕往荊州來見玄德。此時孔明按察四郡未回，門吏傳報江南名士龐統，特來相投。玄德久聞統名，便教請入相見。統見玄德，長揖不拜。玄德見統貌陋，心中亦不悅，乃問統曰：「足下遠來不易，統不即取出魯肅書并孔明投呈，但答曰：『聞皇叔招賢納士，特來相投。』」玄德曰：「荆楚稍定，苦無閒職。此去東北一百三十里，有一縣名未陽縣，缺一縣宰，

屈公任之。如後有缺，卽當重用。

統思玄德待我何薄，欲以才學動之。見孔明不在，只得勉強相辭而去。統到耒陽縣，不理政事，終日飲酒爲樂。一應錢糧詞訟，並不理會。有人報知玄德，言龐統將耒陽縣事盡廢。玄德怒曰：「豎儒焉敢亂吾法度！」遂喚張飛分付：「引從人去荆南諸縣巡視。如有不公不法者，就便究問。恐於事有不明處，可與孫乾同去。」

張飛領了言語，與孫乾前去耒陽縣。軍民官吏，皆出郭迎接，獨不見縣令。飛問曰：「縣令何在？」同僚覆曰：「龐縣令自到任及今，將百餘日，縣中之事並不理問。每日飲酒，自旦至夜，只在醉鄉。今日宿酒未醒，猶臥不起。」張飛大怒，欲擒之。孫乾曰：「龐士元乃高明之人，未可輕忽。且到縣問之。如果於理不當，治罪未晚。」飛乃入縣，正廳上坐定，教縣令來見。統衣冠不整，扶醉而出。飛怒曰：「吾兄以汝爲人，令作縣宰，汝焉敢盡廢縣事？」統笑曰：「將軍以吾廢了縣中何事？」飛曰：「汝到任百餘日，終日在醉鄉，安得不廢政事？」統曰：「量百里小縣，些小公事，何難決斷？將軍少坐，待我發落。」隨卽喚公吏，將百餘日所積公務，都取來割斷。吏皆紛然齎抱案卷上廳，訴詞被告人等環跪階下。統手中批判，口中發落，耳內聽詞，曲直分明，並無分毫差錯。民皆叩首拜伏。不到半日，將百餘日之事盡斷畢了，投筆於地而對張飛曰：「所廢之事何在？曹操孫權吾視之若掌上觀文，量此小縣，何足介意！」

飛大驚，下席謝曰：「先生大才，小子失敬。吾當於兄長處極力舉薦。」統乃將出魯肅薦書。飛曰：「先生初見吾兄，何不將出？」統曰：「若便將出，似乎專藉薦書來干謁矣。」飛顧謂孫乾曰：「非公則失一大賢也。」遂辭曰：「統回荊州，見玄德，具說龐統之才。玄德大驚曰：『屈待大賢，吾之過也。』飛將魯肅薦書呈上。玄德拆視之。書略曰：

龐士元非百里之才，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如以貌取之，恐負所學，終爲他人所用，實可惜。

也。

玄德看畢，正在嗟嘆，忽報孔明回。玄德接入，禮畢。孔明先問曰：「龐軍師近日無恙否？」玄德曰：「近治未陽縣，好酒廢事。」孔明笑曰：「士元非百里之才，胸中之學，勝亮十倍。亮曾有薦書在士元處，曾達主公否？」玄德曰：「今日方得子敬書，卻未見先生之書。」孔明曰：「大賢若處小任，往往以酒糊塗，倦於視事。」玄德曰：「若非吾弟所言，險失大賢。」隨即令張飛往未陽縣敬請龐統來荊州。玄德下階請罪，統方將出孔明所薦之書。玄德看書中之意，言鳳雛到日，宜即重用。玄德喜曰：「昔司馬德操言：『伏龍鳳雛兩人得一，可安天下。』今吾二人皆得，漢室可興矣。」遂拜龐統爲副軍師中郎將，與孔明共贊方略，教練軍士，聽候征伐。

早有人報到許昌，言劉備有諸葛亮龐統爲謀士，招軍買馬，積草屯糧，連結東吳，早晚必興兵北伐。曹操聞之，遂聚謀士商議南征。荀攸進曰：「周瑜新死，可先取孫權，次攻劉備。」操曰：「我若遠征，恐馬騰來襲許都。前在赤壁之時，軍中有訛言，亦傳西涼入寇之事，今不可不防也。」荀攸曰：「以愚所見，不若降詔，加馬騰爲征南將軍，使討孫權，誘入京師，先除此人，則南征無患矣。」操大喜，即日遣人齎詔至西涼，召馬騰。卻說騰字壽成，漢伏波將軍馬援之後，父名庸，字子碩，桓帝時爲天水關于縣尉，後失官流落隴西，與羌人雜處，遂娶羌女生騰，身長八尺，體貌雄異，稟性溫良，人多敬之。靈帝末年，羌人多叛，騰召募民兵破之。初平中，年因討賊有功，拜征西將軍，與鎮西將軍韓遂爲兄弟。

當日奉詔，乃與長子馬超商議曰：「吾自與董卓承受衣帶詔以來，與劉玄德約共討賊，不幸董卓已死，玄德屢敗。我又僻處西涼，未能協助玄德。今聞玄德已得荊州，我正欲展昔日之志，而曹操反來召我，當是如何？」馬超曰：「操奉天子之命，以召父親，今若不往，彼必以逆命責我矣。當乘其來召，竟往京師，於中取事，則昔日之志可展也。」

馬騰兄子馬岱諫曰：「曹操心懷叵測，叔父若往，恐遭其害。」超曰：「兒願盡起西涼之兵，隨父親殺入許昌，爲天下除害，有何不可？」騰曰：「汝自統羌兵保守西涼，只教次子馬休、馬鐵并姪馬岱隨我同往。曹操見有汝在西涼，又有韓遂相助，諒不敢加害於我也。」超曰：「父親欲往，切不可輕入京師。常隨機應變，觀其動靜。」騰曰：「吾自有處，不必多慮。」

於是馬騰乃引西涼兵五千，先教馬休、馬鐵爲前部，留馬岱在後爲接應，迺望許昌而來。離許昌二十里屯住軍馬。曹操聽知馬騰已到，喚門下侍郎黃奎分付曰：「目今馬騰南征，吾命汝爲行軍參謀，先至馬騰寨中勞軍，可對馬騰說西涼路遠，運糧甚難，不能多帶人馬。我當更遣大兵，協同前進。來日教他入城面君，吾就應付糧草與之。」

奎領命來見馬騰，騰置酒相待。奎酒半酣而言曰：「吾父黃琬死於李傕、郭汜之難，嘗懷痛恨。不想今日又遇欺君之賊。」騰曰：「誰爲欺君之賊？」奎曰：「欺君者操賊也。公豈不知之而問我耶？」騰恐是操使來相探，急止之曰：「耳目較近，休得亂言。」奎叱曰：「公竟忘卻衣帶詔乎？」騰見他說出心事，乃密以實情告之。奎曰：「操欲公入城面君，必非好意。公不可輕入。來日當勒兵城下，待曹操出城點軍，就點軍處殺之，大事濟矣。」

二人商議已定，黃奎回家，恨氣未息。其妻再三問之，奎不肯言。不料其妻李春香與奎妻弟苗澤私通。澤得春香，正無計可施。妾見黃奎憤恨，遂對澤曰：「黃侍郎今日商議軍情，回意甚憤恨，不知爲誰？」澤曰：「汝可以言挑之。」人皆說劉皇叔仁德，曹操奸雄，何也？」看他說甚言語。」

是夜黃奎果到春香房中，妾以言挑之。奎乘醉言曰：「汝乃婦人，尙知邪正，何況我乎？吾所恨者，欲殺曹操也。」妾曰：「若欲殺之，如何下手？」奎曰：「吾已約定馬將軍，明日在城外點兵時殺之。」

妾告於苗澤，澤報知曹操。操便密喚曹洪許褚，分付如此如此，又喚夏侯淵、徐晃，分付如此如此。各人領命去

了，一面先將黃奎一家老小拏下。

次日，馬騰領著西涼兵馬，將次近城，只見前面一簇紅旗，打著丞相旗號。馬騰只道曹操自來點軍，拍馬向前。忽聽得一聲砲響，紅旗開處，弓弩齊發。一將當先，乃曹洪也。馬騰急撥馬回時，兩下喊聲又起。左邊許褚殺來，右邊夏侯淵殺來，後面又是徐晃領兵殺至，截斷西涼軍馬。將馬騰父子三人，困在垓心。

馬騰見不是頭，奮力衝殺。馬鏗早被亂箭射死。馬休隨著馬騰，左衝右突，不能得出。二人身帶重傷，坐下馬又被箭射倒，父子二人俱被執。曹操教將黃奎與馬騰父子，一齊綁至黃奎大叫：『無罪！』操教苗澤對證。馬騰大罵曰：『豎儒誤我大事，我不能爲國殺賊，是乃天也！』操命牽出馬騰，罵不絕口，與其子馬休及黃奎一同遇害。後人有詩歎馬騰曰：

父子齊芳烈，忠貞著一門。捐生圖國難，誓死答君恩。嚼血盟言在，誅奸義狀存。西涼推世胄，不愧伏波孫。苗澤告操曰：『不願加賞，只求李春香爲妻。』操笑曰：『你爲了一婦人，害了你姊夫一家，留此不義之人何用！』便教將苗澤李春香與黃奎一家並斬於市。觀者無不歎息，後人有詩歎曰：

苗澤因私害蓋臣，春香未得反傷身。奸雄亦不相容恕，枉自圖謀作小人。

曹操教招安西涼兵馬諭之曰：『馬騰父子謀反，不干衆人之事。』一面使人分付把住關隘，休教走了馬岱。且說馬岱自引一千兵在後。早有許昌城外逃回軍士，報知馬岱。岱大驚，只得棄了兵馬，扮作客商，連夜逃遁去了。

曹操殺了馬騰等，便決意南征。忽人報曰：『劉備訓練軍馬，收拾器械，將欲取川。』操驚曰：『若劉備收川，則羽翼成矣。將何以圖之？』

言未畢，塔下一人進言曰：『某有一計，使劉備孫權不能相顧，江南西川皆歸丞相。』正是：

西州豪傑方遭戮，南國英雄又受殃。

未知獻計者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八回 馬孟起興兵雪恨 曹阿瞞割鬚棄袍

卻說獻策之人，乃治書侍御史陳羣，字長文。操問曰：「陳長文有何良策？」羣曰：「今劉備、孫權結爲唇齒，若劉備欲取西川，丞相可命上將提兵會合遼之衆，逕取江南，則孫權必求救於劉備。備意在西川，必無心救權。權無救則力乏兵衰，江東之地必爲丞相所得。若得江東，則荊州一鼓可平也。荊州既平，然後徐圖西川，天下定矣。」操曰：「長文之言，正合吾意。」即時起大兵三十萬，逕下江南，令合淝、張遼、準、糧、草以爲供給。

早有細作報知孫權。權聚衆將商議。張昭曰：「可差人往魯子敬處，教急發書到荊州，使玄德同力拒曹。子敬有恩於玄德，其言必從。且玄德既爲東吳之婿，亦義不容辭。若玄德來相助，江南可無患矣。」

權從其言，即遣人諭魯肅，使求救於玄德。肅領命，隨即修書使人送玄德。玄德看了書中之意，留使者於館舍，差人往南郡請孔明。孔明到荊州，玄德將魯肅書與孔明看畢。孔明曰：「也不消動江南之兵，也不必勦荊州之兵，自使曹操不敢正覷東南。」便回書與魯肅，教高枕無憂。若但有北兵侵犯，皇叔自有退兵之策。

使者去了。玄德問曰：「今操起三十萬大軍，會合淝之衆，一擁而來，先生有何妙計，可以退之？」孔明曰：「操平生所慮者，乃西涼之兵也。今操殺馬騰，其子馬超，見統西涼之衆，必切齒操賊，主公可作一書，往結馬超，使超與兵入關，則操又何暇下江南乎？」玄德大喜，即時作書，遣一心腹人，逕往西涼州投下。

卻說馬超在西涼州，夜感一夢，夢見身臥雪地，羣虎來咬，驚懼而覺，心中疑惑，聚帳下將佐，告說夢中之事。帳下一人應聲曰：「此夢乃不祥之兆也。」衆視其人，乃帳前心腹校尉姓龐名德，字令名。超問：「令名所見若何？」

「德曰：『雪地遇虎，夢兆殊惡。莫非老將軍在許昌有事否？』」

言未畢，一人階跟而入，哭拜於地曰：「叔父與弟皆死矣！」超視之，乃馬岱也。超驚問。岱曰：「叔父與侍郎黃奎同謀殺操，不幸事泄，皆被斬於市。二弟亦遇害。惟岱扮作客商，星夜走脫。」

超聞言，哭倒於地。衆將救起，超咬牙切齒，痛恨操賊。忽報荊州劉皇叔遣人齎書至。超拆視之，書略曰：

伏念漢室不幸，操賊專權，欺君罔上，黎民凋殘。備昔與先君同受密詔，誓誅此賊。今先君被操所害，此將軍不共天地，不同日月之讎也。若能率西涼之兵，以攻操之右，備當舉荊襄之衆，以遏操之前。則逆操可擒，奸黨可滅，讎辱可報，漢室可興矣。書不盡言，立待回音。

馬超看畢，即時揮涕回書，發使者先回。隨後便起西涼軍馬。正欲進發，忽西涼太守韓遂，使人請馬超往見。超至遂府，遂將出，曹操書示之。內云：「若將馬超擒赴許都，即封汝爲西涼侯。」超拜伏於地曰：「請叔父就縛俺兄弟二人，解赴許昌，免叔父戈戟之勞。」韓遂扶起曰：「吾與汝父結爲兄弟，安忍害汝？汝若與兵，吾當相助。」

馬超拜謝。韓遂便將操使推出斬之，乃點手下八部軍馬，一同進發。那八部乃侯選、程銀、李堪、張橫、梁興、成宜、馬玩、楊秋也。八將隨著韓遂，合馬超手下龐德、馬岱，共起二十萬大兵，殺奔長安來。長安郡守鍾繇、飛報、曹操，一面引軍拒敵，布陣於野。西涼州前部先鋒馬岱，引軍一萬五千，浩浩蕩蕩，漫山遍野而來。鍾繇出馬答話。岱使寶刀一口，與繇交鋒，不一合，繇大敗奔走。岱提刀趕來。馬超、韓遂引大軍都到，圍住長安。鍾繇上城守護。

長安乃西漢建都之處，城郭堅固，壕塹險深，急攻打不下一連圍了十日，不能攻破。龐德進計曰：「長安城中土硬水鹹，甚不堪食，更兼無柴。今圍十日，軍民飢荒，不如暫且收軍。只須如此如此……長安唾手可得。」馬超曰：「此計大妙。」即時差一令「字旗傳於各部，盡教退軍。」馬超親自斷後。各部軍馬漸漸退去。

鍾繇次日登城看時，軍皆退去，只恐有計，令人哨探，果然遠去，方纔放心。縱令軍民出城打柴取水，大開城門，

放人出入。至第五日，人報馬超兵又到，軍民競奔入城。鍾繇仍復閉城堅守。

卻說鍾繇弟鍾進，守把西門，約近三更，城門裏一把火起。鍾進急來救時，城邊轉出一人，舉刀縱馬，大喝曰：「龐德在此！」鍾進措手不及，被龐德一刀斬於馬下，殺散軍校，斬關斷鎖，放馬超、韓遂軍馬入城。鍾繇從東門棄城而走。馬超、韓遂得了城池，賞勞三軍。

鍾繇退守潼關，飛報曹操。操知失了長安，不敢復議南征，遂喚曹洪、徐晃分付：「先帶一萬人馬，替鍾繇緊守潼關。如十日內失了關隘，皆斬。十日外，不干汝二人之事。我統大軍隨後便至。」二人領了將令，星夜便行。曹仁諫曰：「洪性躁，誠恐誤事。」操曰：「你與我押送糧草，便隨後接應。」

卻說曹洪、徐晃到潼關，替鍾繇堅守關隘，並不出戰。馬超領軍來關下，把曹操三代毀罵。曹洪大怒，要提兵下關廝殺。徐晃諫曰：「此是馬超要激將軍廝殺，切不可與戰。待丞相大軍來，必有主畫。」馬超軍日夜輪流來罵。曹洪只要廝殺。徐晃苦苦擋住。至第九日，在關上看時，西涼軍都棄馬在於關前草地上，坐多半困乏，就於地上睡臥。曹洪便教備馬，點起三千兵，殺下關來。西涼兵棄馬拋戈而走。洪迤邐追趕。

時徐晃正在關上點視糧草，聞曹洪下關廝殺，大驚，急引兵隨後趕來，大叫曹洪回馬；忽然背後喊聲大震，馬岱引軍殺至。曹洪、徐晃急回走時，一棒鼓響，山背後兩軍截出，左是馬超，右是龐德，混殺一陣。曹洪抵擋不住，折軍大半，撞出重圍，奔到關下。西涼兵隨後趕來，洪等棄關而走。龐德直追過潼關，撞見曹仁軍馬，救了曹洪等一軍。馬超接應龐德上關。

曹洪失了潼關，奔見曹操。操曰：「與你十日限，如何九日失了潼關？」洪曰：「西涼軍兵百般辱罵，因見彼軍懈怠，乘勢趕去，不想中賊奸計。」操曰：「洪年幼躁暴，徐晃你須曉事。」晃曰：「累諫不從。當日晃在關上點糧草，比及知道，小將軍已下關了。晃恐有失，連忙趕去，已中賊奸計矣。」

操大怒，喝斬曹洪。衆官告免。曹洪服罪而退。操進兵直叩潼關。曹仁曰：「可先下定寨柵，然後打關未遲。」操令砍伐樹木，起立排柵，分作三寨。左寨曹仁，右寨夏侯淵，操自居中寨。次日，操引三寨大小將校，殺奔關隘前去。正遇西涼軍馬兩邊各布陣勢。操出馬於門旗下，看西涼之兵，人人勇健，個個英雄。又見馬超生得面如傅粉，唇若抹硃，腰細膀寬，聲雄力猛，白袍銀鎧，手執長槍，立馬陣前，上首龐德，下首馬岱。操暗暗稱奇，自縱馬謂超曰：「汝乃漢朝名將子孫，何故背反耶？」超咬牙切齒，大罵：「操賊欺君罔上，罪不容誅，害我父弟，不共戴天之讎，吾當活捉生啖汝肉！」

說罷，挺槍直殺過來。曹操背後于禁出迎，兩馬交戰，鬪得八九合，于禁敗走。張郃出迎，戰二十合亦敗走。李通出迎，超奮威交戰，數合之中，一槍刺李通於馬下。超把槍望後一招，西涼兵一齊衝殺過來。操兵大敗。西涼兵來得勢猛，左右將佐皆抵擋不住。馬超龐德馬岱引百餘騎，直入中軍來捉曹操。操在亂軍中，只聽得西涼軍大叫：「穿紅袍的是曹操！」操就馬上急脫下紅袍，又聽得大叫：「長髯者是曹操！」操驚慌，掣所佩刀斷其髯。軍中有人將曹操割髯之事，告知馬超。超遂令人叫拏短髯者是曹操。操聞知，卽扯旗角包頸而逃。後人有詩曰：

潼關戰敗望風逃，孟德倉皇脫錦袍。劍割髯鬚應喪膽，馬超聲價蓋天高。

曹操正走之間，背後一騎趕來，回頭視之，正是馬超。操大驚，左右將校見超趕來，各自逃命，只撇下曹操。超厲聲大叫曰：「曹操休走！」操驚得馬鞭墜地，看看趕上，馬超從後使槍搠來。操遶樹而走。超一槍搠在樹上，急拔下時，操已走遠。超縱馬趕來，山坡邊轉出一將，大叫：「勿傷吾主。」曹洪在此，一輪刀縱馬攔住馬超。操得命走脫。洪與馬超戰到四五十合，漸漸刀法散亂，氣力不加。夏侯淵引數十騎隨到，馬超獨自一人，恐被所算，乃撥馬而回。夏侯淵也不來趕。

曹操回寨，卻得曹仁死據定了寨柵，因此不曾多折軍馬。操入帳歎曰：「吾若殺了曹洪，今日必死於馬超之

手也！遂喚曹洪重加賞賜。收拾敗軍，堅守寨柵，深溝高壘，不許出戰。超每日引兵來寨前辱罵搦戰，操傳令教軍士堅守，如亂動者斬將諸曰：『西涼之兵，盡使長槍，當選弓弩迎之。』操曰：『戰與不戰，皆在於我，非在賊也。賊雖有長槍，安能便刺諸公？但堅壁觀之，賊自退矣。』諸將皆私相議曰：『丞相自來征戰，一身當先，今敗於馬超，何如此之弱也？』

過了幾日，細作來報：『馬超又添二萬生力兵來助戰，乃是羌人部落。』操聞知大喜，諸將曰：『馬超添兵，丞相反喜，何也？』操曰：『待吾勝了，却對汝等說。』三日後，又報關上又添軍馬，操又大喜，就於帳中設宴作賀。諸將皆暗笑。操曰：『諸公笑我無破馬超之謀，公等有何良策？』徐晃進曰：『今丞相盛兵在此，賊亦全部見屯關上，此去河西必無準備，若得一軍暗渡蒲阪津，先截賊歸路，丞相還發河北擊之，賊兩不相應，勢必危矣。』操曰：『公明之言，正合吾意。』便教徐晃引精兵四千和朱靈同去，還襲河西，伏於山谷之中，待我渡河北同時擊之。徐晃朱靈領命，先引四千軍暗暗去了。操下令，先教曹洪於蒲阪津，安排船筏，留曹仁守寨，操自領兵渡渭河。早有細作報知馬超，超曰：『今操不攻潼關，而使人準備船筏，欲渡河北，必將遏吾之後也。吾當引一軍渡河，拒住岸北，操兵不得渡，不消二十日，河東糧盡，操兵必亂，却循河南而擊之，操可擒矣。』韓遂曰：『不必如此。豈不聞兵法有云：『兵半渡可擊。』待操兵渡至一半，汝却於南岸擊之，操兵皆死於河內矣。』超曰：『叔父之言甚善。』即使人探聽曹操幾時渡河。

卻說曹操整兵已畢，分三停軍，前渡渭河。比及人馬到河口時，日光初起。操先發精兵渡過北岸，開創營寨。操自引親隨護衛軍將百人，按劍坐於南岸，看軍渡河。忽然人報：『後邊白袍將軍到了。』衆皆認得是馬超，一擁下船。河邊軍爭上船者，聲喧不止。操猶坐而不動，按劍指約休鬧。只聽得人喊馬嘶，蜂擁而來，船上一將躍身上岸，呼曰：『賊至矣，請丞相下船。』操視之，乃許褚也。操口內猶言：『賊至何妨。』回頭視之，馬超已離不得百餘

步許褚拖操下船時，船已離岸一丈有餘，褚負操一躍上船。隨行將士盡皆下水，扳住船邊，爭欲上船逃命。船小將翻，褚掣刀亂砍，傍船手盡折，倒於水中。急將船望下水掉去。許褚立於梢上，忙用木篙撐之。操伏在許褚腳邊。馬超趕到河岸，見船已流在半河，遂拈弓搭箭，喝令驍將遼河射之，矢如雨急。褚恐傷曹操，以左手舉馬鞍遮之。馬超箭不虛發，船上駕舟之人，應弦落水。船中數十人皆被射倒。其船反撐不定，於急水中旋轉。許褚獨奮神威，將兩腿夾舵搖撼，一手使篙撐船，一手舉鞍遮護曹操。

時有渭南縣令丁斐，在南山之上，見馬超追操甚急，恐傷操命，遂將寨內牛隻馬匹，盡驅於外，漫山遍野，皆是牛馬。西涼兵見之，都回身爭取牛馬，無心追趕。曹操因此得脫。方到北岸，便把船筏鑿沉。諸將聽得曹操在河中逃難，急來救時，操已登岸。許褚身被重鎧，箭皆嵌在甲上。衆將保操至野寨中，皆拜於地而問安。操大笑曰：「我今日幾爲小賊所困。」褚曰：「若非有人縱馬放牛以誘賊，賊必努力渡河矣。」操問曰：「誘賊者誰也？」有知者答曰：「渭南縣令丁斐也。」

少頃，斐入見。操謝曰：「若非公之良謀，則吾被賊所擒矣。」遂命爲典軍校尉。斐曰：「賊雖暫去，明日必復來。須以良策拒之。」操曰：「吾已準備了也。」遂喚諸將各分頭循河築起甬道，暫爲寨腳。賊若來時，陳兵於甬道外，內虛立旌旗，以爲疑兵；更沿河掘下壕塹，虛立柵蓋河南，以兵誘之。賊急來必陷，賊陷便可擒矣。

卻說馬超回見韓遂，說：「幾乎捉住曹操，有一將奮勇負操下船去了，不知何人。」遂曰：「吾聞曹操選極精壯之人，爲帳前侍衛，名曰『虎衛軍』，以驍將典章許褚領之。典章已死，今救曹操，必許褚也。此人勇力過人，人皆稱爲『虎癡』，如遇之，不可輕敵。」超曰：「吾亦聞其名久矣。」遂曰：「今操渡河，將襲我後，可速攻之，不可令他創立營寨。若立營寨，急難勦除。」超曰：「以姪愚意，還只拒住北岸，使彼不得渡河，乃爲上策。」遂曰：「賢姪守寨，吾引軍循河戰操，若何？」超曰：「令龐德爲先鋒，跟叔父前去。」

於是韓遂與龐德將兵五萬，直奔渭南。操令衆將於甬道兩旁誘之。龐德先引鐵騎千餘，衝突而來。喊聲起處，人馬俱落於陷馬坑內。龐德躡身一跳，躍出土坑，立於平地，立殺數人，步行砍出重圍。韓遂已被困在垓心。龐德步行救之，正遇著曹仁部將曹承，被龐德一刀砍於馬下，奪其馬，殺開一條血路，救出韓遂，投東南而走。背後曹兵趕來，馬超引軍接應，殺敗曹兵，復救出大半軍馬。戰至日暮，方回。計點人馬，折了將佐程銀、張橫，陷坑中死者二百餘人。超與韓遂商議：『若遷延日久，操於河北立了營寨，難以退敵；不若乘今夜引輕騎劫野營。』遂曰：『須分兵前後相救。』於是超自爲前部，令龐德馬岱爲後應，當夜便行。

卻說曹操收兵屯渭北，喚諸將曰：『賊欺我未立寨柵，必來劫野營。可四散伏兵，虛其中軍。號礮響時，伏兵盡起，一鼓可擒也。』衆將依令，伏兵已畢。當夜馬超却先使成宜引三十騎往前哨探。成宜見無人馬，逕入中軍。操軍見西涼兵到，遂放號礮，四面伏兵皆出，只圍得三十騎。成宜被夏侯淵所殺。馬超却自從背後與龐德馬岱分兵三路蜂擁殺來，正是：

縱有伏兵能候敵，怎當健將共爭先。

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 許褚裸衣鬪馬超 曹操抹書間韓遂

卻說當夜兩兵混戰，直到天明，各自收兵。馬超屯兵渭口，日夜分兵前後攻擊。曹操在渭河內，將船筏鎖鍊，作浮橋三條，接連南岸。曹仁引軍夾河立寨，將糧草車輛穿連，以爲屏障。馬超聞知，教軍士各挾草一束，帶著火種，與韓遂引軍併力，殺到寨前，堆積草把，放起烈火。操兵抵敵不住，棄寨而走。車乘、浮橋盡被燒毀。西涼兵大勝，截住渭河。曹操立不起營寨，心中憂懼。荀攸曰：『可取渭河沙土築起土城，可以堅守。』操撥三萬軍擔土築城。馬

超又差龐德馬岱各引五百馬軍，往來衝突，更兼沙土不實，築起便倒，操無計可施。

時當九月，盡天氣暴冷，彤雲密布，連日不開。曹操在寨中納悶，忽人報曰：「有一老人來見丞相，欲陳說方略。」操請入見，其人鶴骨松姿，形貌蒼古，問之乃京兆人也，隱居終南山，姓婁，名子伯，道號夢梅居士。操以客禮待之。子伯曰：「丞相欲跨渭安營久矣，今何不乘時築之？」操曰：「沙土之地，築壘不成，隱士有何良策賜教？」子伯曰：「丞相用兵如神，豈不知天時乎？連日陰雲布合，朔風一起，必大凍矣。風起之後，驅兵士連土澆水，比及天明，土城已就。」

操大悟，厚賞子伯，子伯不受而去。是夜北風大作，操盡驅兵士擔土澆水，爲無盛水之具，作縑囊盛水澆之，隨築隨凍。比及天明，沙水凍緊，土城已築完。細作報知馬超，超領兵觀之，大驚，疑有神助。次日，集大軍鳴鼓而進。操自乘馬出營，止有許褚一人隨後。操揚鞭大呼曰：「孟德單騎至此，請馬超出來答話。」超乘馬挺槍而出，操曰：「汝欺我營寨不成，今一夜天便築就，汝何不早降！」

馬超大怒，意欲突前擒之，見操背後一人睜圓怪眼，手提鋼刀，勒馬而立。超疑是許褚，乃揚鞭問曰：「聞汝軍中有虎侯安在哉？」許褚提刀大叫曰：「吾卽譙郡許褚也。」目射神光，威風抖擻。超不敢動，乃勒馬回。操亦引許褚回寨。兩軍觀之，無不駭然。操謂諸將曰：「賊亦知仲康乃虎侯也。」自此軍中皆稱褚爲虎侯。

許褚曰：「某來日必擒馬超。」操曰：「馬超英勇，不可輕敵。」褚曰：「某誓與死戰。」卽使人下戰書，說虎侯單搦馬超來日決戰。超接書大怒曰：「何敢如此相欺耶！」卽批次日誓殺虎癡。次日，兩軍出營布成陣勢。超分龐德爲左翼，馬岱爲右翼，韓遂押中軍。超挺槍縱馬，立於陣前，高叫：「虎癡快出！」曹操在門旗下回顧衆將曰：「馬超不減呂布之勇。」

言未絕，許褚拍馬舞刀而出。馬超挺槍接戰，鬪了一百餘合，勝負不分。馬匹困乏，各回軍中，換了馬匹，又出陣。

前。又鬪一百餘合，不分勝負。許褚性起，飛回陣中，卸了盔甲，渾身筋突，赤體提刀，翻身上馬，來與馬超決戰。兩軍大駭。兩個又鬪到三十餘合，褚奮威舉刀便砍馬超。超閃過，一槍望褚心窩刺來。褚棄刀將槍挾住。兩個在馬上奪槍。許褚力大，一聲響，拗斷槍桿，各掣半節在馬上亂打。操恐褚有失，遂令夏侯淵、曹洪兩將齊出來攻。龐德、馬岱見操將齊出，麾兩翼鐵騎，橫衝直撞，瀾殺將來。操兵大亂。許褚臂中兩箭，諸將慌退入寨。馬超直殺到河邊，操兵折傷大半。操令堅閉休出。馬超回至渭口，謂韓遂曰：「吾見惡戰者，莫如許、褚，真虎癡也！」

卻說曹操料馬超可以計破，乃密令徐晃、朱靈盡渡河西結營，前後夾攻。一日，操於城上見馬超引數百騎，直臨寨前，往來如飛。操觀良久，擲兜鍪於地曰：「馬兒不死，吾無葬地矣！」

夏侯淵聽了，心中氣忿，厲聲曰：「吾寧死於此地，誓滅馬賊！」遂引本部千餘人，大開寨門，直趕去。操急止不住，恐其有失，慌自上馬前來接應。馬超見曹兵至，乃將前軍作後隊，後隊作先鋒，一字兒排開。夏侯淵到，馬超接住，廝殺。超於亂軍中遙見曹操，就撇了夏侯淵，直取曹操。大驚，撥馬而走。曹兵大亂。

正追之際，忽報操有一軍，已在河西下了營寨。超大驚，無心追趕，急收軍回寨，與韓遂商議，言：「操兵乘虛已渡河西，吾軍前後受敵，如之奈何？」部將李堪曰：「不如割地請和，兩家且各罷兵。捱過冬天，到春暖別作計議。」韓遂曰：「李堪之言最善，可從之。」

超猶豫未決。楊秋、侯選皆勸求和。於是韓遂遣楊為使，直往操寨下書，言割地請和之事。操曰：「汝且回寨。吾來日使人回報。」楊秋辭去。賈詡入見操曰：「丞相主意若何？」操曰：「公所見若何？」詡曰：「兵不厭詐。可偽許之，然後用反間計，令韓、馬相疑，則一鼓可破也。」操撫掌大喜曰：「天下高見，多有相合。」文和之謀，正吾心中之事也。於是遣人回書，言：「待我徐徐退兵，還汝河西之地。」一面差搭起浮橋，作退軍之意。馬超得書，謂韓遂曰：「曹操雖然許和，奸雄難測，倘不準備，反受其制。」超與叔父輪流調兵，今日叔向操，超向徐晃，明日超向

操，叔向徐晃分頭隄備，以防其詐。

韓遂依計而行。早有人報知曹操。操顧賈詡曰：「吾事濟矣！」問：「來日是誰合向我這邊？」人報曰：「韓遂。」次日，操引衆將出營，左右圍繞。操獨顯一騎於中央。韓遂部卒多有不識操者，出陣觀之。操高叫曰：「汝諸軍欲觀曹公耶？吾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謀耳。」

諸軍皆有懼色。操使人過陣謂韓遂曰：「丞相謹請韓將軍會話。」韓遂卽出陣，見操並無甲仗，亦棄衣甲，輕服匹馬而出。二人馬頭相交，各按轡對語。操曰：「吾與將軍之父，同舉孝廉，吾嘗以叔事之。吾亦與公同登仕路，不覺有年矣。將軍今年妙齡幾何？」韓遂答曰：「四十歲矣。」操曰：「往日在京師皆青春年少，何期又中旬矣。安得天下清平共樂耶！」只把舊事細說，並不提起軍情。說罷大笑。相談有一個時辰，方回馬而別，各自歸寨。早有人將此事報知馬超。超慌來問韓遂曰：「今日曹操陣前所言何事？」遂曰：「只訴京師舊事耳。」超曰：「安得不言軍務乎？」遂曰：「曹操不言，吾何獨言之？」超心甚疑，不言而退。

卻說曹操回寨，謂賈詡曰：「公知吾陣前對語之意否？」詡曰：「此意雖妙，尙未足問二人。某有一策，令韓馬自相讎殺。」操問其計。賈詡曰：「馬超乃一勇之夫，不識機密。丞相親筆作一書，單與韓遂，中間朦朧字樣，於要害處，自行塗抹改易，然後封送與韓遂，故意使馬超知之。超必索書來看。若看見上面要緊之處，盡皆改抹，只猜是韓遂恐超知甚機密事，自行改抹，正合著單騎會話之疑。疑則必生亂。我更暗結韓遂部下諸將，使互相讎聞，超可圖矣。」操曰：「此計甚妙。」隨寫書一封，將緊要處盡皆改抹，然後實封，故意多遣從人送過寨去，下了書自回。

果然有人報知馬超。超心愈疑，逕來韓遂處索書看。韓遂將書與超。超見上面有改抹字樣，問遂曰：「書上如何都改抹糊塗？」遂曰：「原書如此，不知何故。」超曰：「豈有以草稿送與人耶？必是叔父怕我知道了詳細，先改

抹了。』遂曰：『莫非曹操錯將草稿誤封來了。』超曰：『吾又不信。曹操是精細之人，豈有差錯？吾與叔父併力殺賊，奈何忽生異心？』遂曰：『汝若不信吾心，來日吾在陣前賺操說話，汝從陣內突出一槍刺殺便了。』超曰：『若如此，方見叔父真心。』

兩人約定。次日，韓遂引侯選、李堪、梁興、馬玩、楊秋五將出陣。馬超藏在門影裏。韓遂使人到操寨前，高叫：『韓將軍請丞相攀話。』操乃令曹洪引數十騎逕出陣前與韓遂相見。馬超數步，洪馬上欠身言曰：『夜來丞相拜意將軍之言，切莫有誤。』言訖便回馬。

超聽得大怒，挺槍驟馬，便刺韓遂。五將攔住，勸解回寨。遂曰：『賢姪休疑，我無歹心。』馬超那裏肯信，恨怨而去。韓遂與五將商議曰：『這事如何解釋？』楊秋曰：『馬超倚仗勇武，常有欺凌主公之心，便勝得曹操，怎肯相讓？以某愚見，不如暗投曹公，他日不失封侯之位。』遂曰：『吾與馬超結為兄弟，安忍肯之？』楊秋曰：『事已至此，不得不然。』遂曰：『誰可以通消息？』楊秋曰：『某願往。』遂乃寫密書，遣楊秋逕來操寨，說投降之事。

操大喜，許封韓遂為西涼侯，楊秋為西涼太守，其餘皆有官爵。約定放火為號，共謀馬超。楊秋拜辭，回見韓遂，備言其事。『約定今夜放火，裏應外合。』遂大喜，就令軍士於中軍帳後堆積乾柴，五將各懸刀劍聽候。韓遂商議欲設宴賺請馬超，就席圖之，猶豫未決。

不想馬超早已探知備細，便帶親隨數人，仗劍先行，令龐德馬岱為後應。超潛步入韓遂帳中，只見五將與韓遂密語，只聽得楊秋口中說道：『事不宜遲，可速行之。』超大怒，揮劍直入，大喝曰：『羣賊焉敢謀害我！』衆皆大驚。超一劍望韓遂面門刺去，遂慌以手迎之，左手早被砍落。五將揮刀齊出，超縱步出帳外，五將圍繞，殺超。超獨揮寶劍，力敵五將。劍光明處，鮮血濺飛。砍翻馬玩，刺倒梁興，三將各自逃生。超復入帳中來殺韓遂時，已被左右救去。帳後一把火起，各寨兵皆動。超連忙上馬，龐德馬岱亦至，互相混戰。超領軍殺出時，操兵四至，前有許褚

後有徐晃，左有夏侯淵，右有曹洪。西涼之兵，自相併殺。超不見了龐德馬岱，乃引百餘騎，截於渭橋之上。

天色微明，只見李堪引一軍從橋下過，超挺槍縱馬逐之。李堪拖槍而走，恰好于禁從馬超背後趕來，禁開弓射馬超。超聽得背後弦響，急閃過，却射中前面李堪，落馬而死。超回馬來殺于禁，禁拍馬走了。超回橋上住劄。操兵前後大至，虎衛軍當先，亂箭夾射馬超。超以槍撥之，矢皆紛紛落地。超令從騎往來衝殺，爭奈曹兵圍裏堅厚，不能衝出。超於橋上大喝一聲，殺入河北，從騎皆被截斷。超獨在陣中衝突，却被暗弩射倒坐下馬。馬超墜於地上。操軍逼合。

正在危急，忽西北角上一彪軍殺來，乃龐德馬岱也。二人救了馬超，將軍中戰馬，與馬超騎了，翻身殺條血路，望西北而走。曹操聞馬超走脫，傳令諸將：「無分曉夜，務要趕到馬超，如得首級者千金賞，萬戶侯。生獲者封大將軍。」衆將得令，各要爭功，迤邐追襲。馬超顧不得人困馬乏，只顧奔走。從騎漸漸皆散，步兵走不上者多被擒去。止剩得三十餘騎，與龐德馬岱望隴西臨洮而去。

曹操親自追至安定，知馬超去遠，方收兵回長安。衆將畢集，韓遂已無左手，做了殘疾之人。操教就於長安歇馬，授西涼侯之職。楊秋侯選皆封列侯，令守渭口。下令班師回許都。涼州參軍楊阜，字義山，逕來長安見操。操問之。楊阜曰：「馬超有呂布之勇，深得羌人之心。今丞相若不乘勢勦絕，他日養成氣力，隴上諸郡，非復國家之有也。望丞相且休回兵。」操曰：「吾本欲留兵征之，奈中原多事，南方未定，不可久留。君當爲孤保之。」

阜領諾，又保薦韋康爲涼州刺史，同領兵屯冀城，以防馬超。阜臨行，請於操曰：「長安必留重兵以爲後援。」操曰：「吾已定下，汝但放心。」阜辭而去。衆將皆問曰：「初賊據潼關，渭北道缺，丞相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遷延日久，而後北渡，立營固守，何也？」操曰：「初賊守潼關，若吾初到，便取河東，賊必以各寨分守諸渡口，則河西不可渡矣。吾故盛兵皆聚於潼關前，使賊盡南守，而河西不準備。故徐晃朱靈得渡也。吾然後引兵北渡，

連車樹柵爲甬道，築冰城，欲賊知吾弱，以驕其心，使不準備，吾乃巧用反間，畜士卒之力，一旦擊破之。正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

衆將又請問曰：「丞相每聞賊加兵添衆，則有喜色，何也？」操曰：「關中邊遠，若羣賊各依險阻，征之非一二年不可平復，今皆來聚一處，其衆雖多，人心不一，易於離間，一舉可滅，吾故喜也。」衆將拜曰：「丞相神謀，衆不及也。」操曰：「亦賴汝衆文武之力。」遂重賞諸軍，留夏侯淵屯兵長安，所得降兵，分撥各部。夏侯淵保舉馮翔、高陵人，姓張，名旣，字德容，爲京兆尹，與淵同守長安。操班師回都，獻帝排鑾駕出郭迎接，詔操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如漢相，肅何故事。自此威震中外。

這消息報入漢中，早驚動了漢寧太守張魯。原來張魯乃沛國豐人，其祖張陵在西川鶴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人人，皆敬之。陵死之後，其子張衡行之，百姓但有學道者，助米五斗，世號「米賊」。張衡死，張魯行之。魯在漢中，自號爲「師君」。其來學道者皆號爲「鬼卒」。爲首者號爲「祭酒」。領衆多者號爲「治頭大祭酒」。務以誠信爲主，不許欺詐。如有病者，卽設壇使病人居於靜室之中，自思己過，當面陳首，然後爲之祈禱。主祈禱之事者，號爲「監令祭酒」。祈禱之法，書病人姓名，說服罪之意，作文三通，名爲「三官手書」。一通存於山頂，以奏天，一通埋於地以奏地，一通沉於水以申水官。如此之後，但病痊可，將米五斗爲謝。又蓋義舍，舍內飯米柴火肉食齊備，許過往人量食多少，自取而食。多取者受天誅。境內有犯法者，必恕三次，不改者，然後施刑。所在並無官長，盡屬祭酒所管。如此雄據漢中之地已三十年。國家以爲地遠不能征伐，就命魯爲鎮南中郎將，領漢寧太守，通進貢而已。

當年聞操破西涼之衆，威震天下，乃聚衆商議曰：「西涼馬騰遭戮，馬超新敗，曹操必將侵我漢中。我欲自稱爲漢寧王，督兵拒曹操，諸軍以爲何如？」閻圃曰：「漢川之民，戶出十萬餘衆，財富糧足，四面險固，今馬超新敗，

西涼之兵，從子午谷奔入漢中者，不下數萬。愚意益州劉璋昏弱，不如先取西川四十一州爲本，然後稱王未遲。

張魯大喜，遂與弟張衛商議起兵。早有細作報入川中。

卻說益州劉璋，字季玉，卽劉焉之子。漢魯恭王之後，章帝元和中，徙封竟陵，支庶因居於此。後焉官至益州牧，與平元年患病疽而死。州太史趙韙等，共保璋爲益州牧。璋曾殺張魯母及弟，因此有仇。璋使龐羲爲巴西太守，以拒張魯。

時龐羲探知張魯欲興兵取川，急報知劉璋。璋平生懦弱，聞得此信，心中大憂，急聚衆官商議。忽一人昂然而出曰：「主公放心，某雖不才，憑三寸不爛之舌，使張魯不敢正眼來覷西川。」正是：

只因蜀地謀臣進，致引荊州豪傑來。
未知此人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回 張永年反難楊修 龐士元議取西蜀

卻說那進計於劉璋者，乃益州別駕，姓張，名松，字永年。其人生得額纒頭尖，鼻偃齒露，身短不滿五尺，言語有若銅鐘。劉璋問曰：「別駕有何高見，可解張魯之危？」松曰：「某聞許都曹操，掃蕩中原，呂布二袁，皆爲所滅；近又破馬超，天下無敵矣。主公可備進獻之物，松親往許都，說曹操興兵取漢中，以圖張魯。則魯拒敵不暇，何敢復窺蜀中耶？」

劉璋大喜，收拾金珠錦綺，爲進獻之物，遣張松爲使。松乃暗畫西川地理圖本藏之，帶從人數騎，取路赴許都。早有人報入荊州。孔明便使人入許都打探消息。

却說張松到了許都館驛中住定，每日去相府伺候，求見曹操。原來曹操自破馬超回，傲睨得志，每日飲宴，無

事少出，國政皆在相府商議。張松候了三日，方得通姓名。左右近侍先要賄賂，却纔引入。操坐於堂上。松拜畢，操問曰：「汝主劉璋連年不進貢，何也？」松曰：「爲路途艱難，賊寇竊發，不能通進。」操叱曰：「吾掃清中原，有何盜賊？」松曰：「南有孫權，北有張魯，西有劉備，至少者亦帶甲十餘萬，豈得爲太平耶？」

操先見張松人物猥瑣，五分不喜，又聞語言衝撞，遂拂袖而起，轉入後堂。左右責松曰：「汝爲使命，何不知禮，一味衝撞？幸得丞相看汝遠來之面，不見罪責。汝可急速回去。」松笑曰：「吾川中無諂佞之人也。」忽而階下一人大喝曰：「汝川中不會諂佞，吾中原豈有諂佞者乎？」

松觀其人，單眉細眼，貌自神清，問其姓名，乃太尉楊彪之子楊修，字德祖，現爲丞相門下掌庫主簿。此人博學能言，見識過人。松知修是個舌辨之士，當時見張松言語譏諷，遂邀出外面書院中，分賓主而坐，謂松曰：「蜀道崎嶇，遠來勞苦。」松曰：「奉主之命，雖赴湯蹈火，弗敢辭也。」修問：「蜀中風土何如？」松曰：「蜀爲西郡，古號益州，路有錦江之險，地連劍閣之雄，回環二百八程，縱橫三萬餘里，雞鳴犬吠相聞，市井閭閻不斷，田肥地茂，歲無水旱之憂，國富民豐，時有管絃之樂，所產之物，阜如山積，天下莫可及也。」

修又問曰：「蜀中人物如何？」松曰：「文有相如之賦，武有伏波之才，醫有仲景之能，卜有君平之隱，九流三教，一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不可勝記，豈能盡數？」修又問曰：「方今劉季玉手下，如公者還有幾人？」松曰：「文武全才，智勇足備，忠義慷慨之士，動以百數。如松不才之輩，車載斗量，不可勝記。」修曰：「公近居何職？」松曰：「濫充別駕之任，甚不稱職。敢問公爲朝廷何官？」修曰：「見爲丞相府主簿。」松曰：「久聞公世代簪纓，何不立於廟堂，輔佐天子，乃區區作相府門下一吏乎？」

楊修聞言，滿面羞慚，強顏而答曰：「某雖居下寮，丞相委以軍政錢糧之重，早晚多蒙丞相教誨，極有開發，故此就此職耳。」松笑曰：「松聞曹丞相文不明，孔孟之道，武不達孫吳之機，專務強霸而居大位，安能有所教誨，以

開發明公耶？修曰：「公居邊隅，安知丞相大才乎？吾試令公觀之。」呼左右於篋中取書一卷，以示張松。松觀其題曰：「孟德新書。」從頭至尾看了一遍，共一十三篇，皆用兵之要法。

松看畢，問曰：「公以此爲何書耶？」修曰：「此事丞相酌古準今，做孫子十三篇而作。公欺丞相無才，此堪以傳後世否？」松大笑曰：「此書吾蜀中三尺小童，亦能暗誦，何爲「新書」？此是戰國時無名氏所作，曹丞相盜竊以爲己能，只好瞞足下耳！」修曰：「丞相祕藏之書，雖已成帙，未傳於世。公言蜀中小兒暗誦如流，何相欺乎？」松曰：「公如不信，吾試誦之。」遂將「孟德新書」從頭至尾，朗誦一遍，並無一字差錯。修大驚曰：「公過目不忘，真天下奇才也！」後人有詩曰：

古怪形容異，清高體貌疎。語傾三峽水，目視十行書。胆量魁西蜀，文章貫太虛。百家并諸子，一覽更無餘。當下張松欲辭回，修曰：「公且暫居館中，容某再稟丞相，令公面君。」松謝而退。修入見操曰：「適來丞相何慢張松乎？」操曰：「言語不遜，吾故慢之。」修曰：「丞相尙容一禰衡，何不納張松？」操曰：「禰衡文章，播於當今，吾故不忍殺之。松有何能？」修曰：「且無論其口似懸河，辨才無礙，適修以丞相所撰「孟德新書」示之，彼觀一遍，即能暗誦。如此博聞強記，世所罕有。松言此書乃戰國時無名氏所作，蜀中小兒，皆能熟誦。」操曰：「莫非古人與我暗合否？」令扯碎其書燒之。修曰：「此人可使而君，教見天朝氣象。」操曰：「來日我於西教場點軍，汝可先引他來，使我見我軍容之盛，教他回去傳說。吾即日下了江南，便來收川。」

修領命。至次日，與張松同至西教場。操點虎衛雄兵五萬，布於教場中。果然盔甲鮮明，衣袍燦爛，金鼓震天，戈矛耀日，四方八面，各分隊伍，旌旗颯彩，人馬騰空。松斜目視之，良久，操喚松指而示曰：「汝川中曾見此英雄人物否？」松曰：「吾蜀中不曾見此兵革，但以仁義治人。」

操變色視之。松全無懼意。楊修頻以目視松。操謂松曰：「吾視天下鼠輩猶草莽耳。大軍到處，戰無不勝，攻無

不取。順吾者生，逆吾者死。汝知之乎？」松曰：「丞相驅兵到處，戰必勝，攻必取，松亦素知。昔日濮陽攻呂布之時，宛城戰張繡之日，赤壁遇周郎，華容逢關羽，割鬚棄袍於潼關，奪船避箭於渭水，此皆無敵於天下也。」操大怒曰：「豎儒焉敢揭吾短處！」喝令左右推出斬之。楊修諫曰：「松雖可斬，既從蜀道而來入貢，若斬之，恐失遠人之意。」

操怒氣未息。荀攸亦諫，操方免其死，令亂棒打出。松歸館舍，連夜出城，收拾回川。松自思曰：「吾本欲獻西川州縣與曹操，誰想如此慢人。我來時於劉璋之前，開了大口，今日快快空回，須被蜀中人所笑。吾聞荊州劉玄德仁義遠播久矣，不如逕由那條路回。試見此人如何，我自有主見。」

於是乘馬引僕從望荊州界上而來。前至荊州界口，忽見一隊軍馬，約有五百餘騎，爲首一員大將，輕妝輓扮，勒馬前問曰：「來者莫非張別駕乎？」松曰：「然也。」那將慌忙下馬，聲喏曰：「趙雲等候多時。」松下馬答禮曰：「莫非山趙子龍乎？」雲曰：「然也。某奉主公劉玄德之命，爲大夫遠涉路途，鞍馬馳驅，特令趙雲聊奉酒食。」

言罷，軍士跪奉酒食，雲敬進之。松自思曰：「人言劉玄德寬仁愛客，今果如此。」松與趙雲飲了數杯，上馬同行。來到荊州界首，是日天晚，前到館驛，館驛門外百餘人侍立，擊鼓相接。一將於馬前施禮曰：「奉兄長將令，爲大夫遠涉風塵，令關某灑掃驛庭，以待歇宿。」松下馬與雲長趙雲同入館舍，講禮敘坐。須臾，排上酒筵，二人殷勤相勸，飲至更闌，方始罷席，宿了一宵。

次日早膳畢，上馬行不到三五里，只見一簇人馬到。乃是玄德引著伏龍，龍親自來接。遙見張松，早先下馬等候。松亦慌忙下馬相見。玄德曰：「久聞大夫高名，如雷灌耳，恨雲山迢遠，不得聽教。今聞回都，專此相接。倘蒙不棄，到荒州暫歇片時，以敘渴仰之思，實爲萬幸。」松大喜，遂上馬並轡入城。至府堂上，各各敘禮，分賓主依次。

而坐，設宴款待。

飲酒間，玄德只說閒話，並不提起西川之事。松以言挑之曰：「今皇叔守荊州，還有幾郡？」孔明答曰：「荊州乃暫借東吳的，每每使人取討。今我主因是東吳女婿，故權且在此安身。」松曰：「東吳據六郡八十一州，民強國富，猶且不知足耶？」龐統曰：「吾主漢朝皇叔，反不能占據州郡，其他皆漢之蠹賊，却都恃強侵占地土，惟智者不平焉。」玄德曰：「二公休言。吾有何德，敢多望乎？」松曰：「不然。明公乃漢室宗親，仁義充塞乎四海，休道占據州郡，便代正統而居帝位，亦非分外。」玄德拱手謝曰：「公言太過，備何敢當？」

自此一連留張松飲宴三日，並不提起川中之事。松辭去，玄德於十里長亭，設宴送行。玄德舉酒酌松曰：「甚荷大夫不棄，留敝三日，今日相別，不知何時再得聽教。」言罷，潸然淚下。張松自思：「玄德如此寬仁愛士，安可捨之不如說之，令取西川。」乃言曰：「松亦思朝暮趨侍，恨未有便耳。松觀荊州，東有孫權，常懷虎踞；北有曹操，每欲鯨吞，亦非可久戀之地也。」玄德曰：「故知如此，尚未有安跡之所。」松曰：「益州險塞，沃野千里，民殷國富，智能之士，久慕皇叔之德，若起荆襄之衆，長驅西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玄德曰：「備安敢當此？」劉益州亦帝室宗親，恩澤布蜀中久矣，他人豈可得而動搖乎？」

松曰：「某非賣主求榮，今遇明公，不敢不披瀝肝膽。劉季玉雖有益州之地，稟性暗弱，不能任賢用能，加之張魯在北，時思侵犯，人心離散，思得明主。松此一行，專欲納款於操，何期逆賊恣逞奸雄，傲賢慢士，故特來見明公。明公先取西川爲基，然後北圖漢中，收取中原，匡正天朝，名垂青史，功莫大焉。明公果有取西川之意，松願施犬馬之勞，以爲內應。未知鈞意若何？」玄德曰：「深感君之厚意，奈劉季玉與備同宗，若攻之，恐天下唾罵。」松曰：「大丈夫處世，當努力建功立業，著鞭在先。今若不取，爲他人所取，悔之晚矣。」玄德曰：「備聞蜀道崎嶇，千山萬水，車不能方軌，馬不能聯轡，雖欲取之，用何良策？」

松於袖中取出一圖，遞與玄德曰：「松感明公盛德，敢獻此圖。但看此圖，便知蜀中道路矣。」玄德略展視之，上面盡寫著地理行程。遠近關狹山川險要，府庫錢糧，一一俱載明白。松曰：「明公可速圖之。松有心腹契友二人，法正、孟達。此二人必能相助。如二人到荊州時，可以心事共議。」玄德拱手謝曰：「青山不老，綠水長存。他日事成，必當厚報。」松曰：「松遇明主，不得不盡情相告，豈敢望報乎？」說罷作別。孔明命雲、長等護送數十里方回。

張松回益州，先見友人法正。正字孝直，古扶風郡人也，賢士法真之子。松見正，備說：「曹操輕賢傲士，只可同憂，不可同樂。吾已將益州許劉皇叔矣。專欲與兄共議。」法正曰：「吾料劉璋無能，已有心見劉皇叔久矣。此心相同，又何疑焉？」

少頃，孟達至。達字子慶，與法正同鄉。達入見正，與松密語。達曰：「吾已知二公之意，將欲獻益州耶？」松曰：「是欲如此。兄試猜之，合獻與誰？」達曰：「非劉玄德不可。」二人撫掌大笑。法正謂松曰：「兄明日見劉璋，當若何？」松曰：「吾薦二公爲使，可往荊州。」二人應允。

次日，張松見劉璋。璋問：「幹事若何？」松曰：「操乃漢賊，欲篡天下，不可爲言。彼已有取川之心。」璋曰：「似此如之奈何？」松曰：「松有一謀，使張魯曹操必不敢輕犯西川。」璋曰：「何計？」松曰：「荊州劉皇叔與主公同宗，仁慈寬厚，有長者風。赤壁慶兵之後，操聞之而膽裂，何況張魯乎？主公何不遣使結好，使爲外援，可以拒曹。操張魯矣。」璋曰：「吾亦有此心久矣。誰可爲使？」松曰：「非法正、孟達不可往也。」璋即召二人入，修書一封，令法正爲使，先通情好，次遣孟達領精兵五千，迎玄德入川爲援。

正商議間，一人自外突入，汗流滿面，大叫曰：「主公若聽張松之言，則四十一州郡，已屬他人矣！」松大驚，視其人，乃巴西閬中人，姓黃，名權，字公衡，現爲劉璋府下主簿。璋問曰：「玄德與我同宗，吾故結之爲援，汝何出此

言「權曰：『某素知劉備寬以待人，柔能克剛，英雄莫敵。遠得人，心，近得民望。兼有諸葛亮龐統之智謀，關張趙雲黃忠魏延爲羽翼。若召到蜀中，以部曲待之，劉備安肯伏低做小？若以客禮待之，又一國不容二主。今聽臣言，則西蜀有泰山之安，不聽臣言，則主公有累卵之危矣。』張松昨從荊州過，必與劉備同謀。可先斬張松，後絕劉備，則西川萬幸也。』璋曰：『曹操張魯到來，何以拒之？』權曰：『不如閉境絕塞，深溝高壘，以待時清。』璋曰：『賊兵犯界，有燒眉之急，若待時清，則是慢計也。』遂不從其言，遣法正行。又一人阻曰：『不可不可！』

璋視之，乃帳前從事官王累也。累頓首言曰：『主公今聽張松之言，自取其禍。』璋曰：『不然。吾結好劉玄德，實欲拒張魯也。』累曰：『張魯犯界，乃癰疥之疾，劉備入川，乃心腹之大患。况劉備世之梟雄，先事曹操，便思謀害，後從孫權，便奪荊州。心術如此，安可同處乎？今若召來，西川休矣。』璋叱曰：『再休亂言！』玄德是我同宗，他安肯奪我基業？便教扶二人出，遂命法正便行。法正離益州，逕取荊州，來見玄德。參拜已畢，呈上書信。玄德拆封視之。書曰：

族弟劉璋，再拜致書於玄德宗兄將軍麾下：久伏電天，蜀道崎嶇，未及齎貢，甚切惶愧。璋聞「吉凶相救，患難相扶」，朋友尙然，况宗族乎？今張魯在北，旦夕與兵，侵犯璋界，甚不自安。專人謹奉尺書，上乞鈞聽。倘念同宗之情，全手足之義，即日與師勦滅狂寇，永爲唇齒，自有重酬。書不盡言，耑候車騎。

玄德看畢大喜，設宴相待。法正酒過數巡，玄德屏退左右，密謂正曰：『久仰孝直英名，張別駕多談盛德。今獲聽教，甚慰平生。』法正謝曰：『蜀中小吏，何足道哉？蓋老馬逢伯樂而嘶，人遇知己而死。張別駕昔日之言，將軍復有意乎？』玄德曰：『備一身寄客，未嘗不傷感而歎息。嘗思鶴鵲尙存一枝，狡兔猶藏三窟，何況人乎？蜀中豐餘之地，非不欲取，奈劉季玉係備同宗，不忍相圖。』法正曰：『益州天府之國，非治亂之主，不可居也。今劉季玉不能用賢，此業不久必屬他人。今日自付與將軍，不可錯失。豈不聞「逐兔先得」之語乎？將軍欲取，某當效死。』

「玄德拱手謝曰：『尙容商議。』」

當日席散，孔明親送法正歸館舍。玄德獨坐沈吟。龐統進曰：「事當決而不決者，愚人也。主公高明，何多疑耶？」玄德問曰：「以公之意，當復何如？」統曰：「荊州東有孫權，北有曹操，難以得志。益州戶口百萬，土廣財富，可資大業。今幸張松法正爲內助，此天賜也。何必疑哉？」

玄德曰：「今與吾水火相敵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相反，事乃可成。若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吾不忍也。」龐統笑曰：「主公之言，雖合天理，奈離亂之時，用兵爭強，固非一道。若拘執常理，寸步不可行矣。宜從權變，且兼弱攻昧，逆取順守，湯武之道也。若事定之後，報之以義，封爲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爲他人取耳。主公幸熟思焉。」玄德乃恍然曰：「金石之言，當銘肺腑。」

於是遂請孔明同議，起兵西行。孔明曰：「荊州重地，必須分兵守之。」玄德曰：「吾與龐士元、黃忠、魏延前往西川，軍師可與關雲長、張翼、德、趙子龍守荊州。」孔明應允。於是孔明總守荊州，關公拒襄陽要路，當青泥隘口；張飛領四郡巡江，趙雲屯江陵，鎮公安。玄德令黃忠爲前部，魏延爲後軍。玄德自與劉封、關平在中軍，龐統爲軍師，馬步兵五萬，起程西行。

臨行時，忽廖化引一軍來降。玄德便教廖化輔佐雲長，以拒曹操。是年冬月，引兵望西川進發。行不數程，孟達接著拜見玄德，說：「劉益州令某領兵五千遠來迎接。」玄德使人入益州，先報劉璋。璋便發書告報沿途州郡，供給錢糧。璋欲自出涪城親接玄德，卽下令準備車乘帳幔，旌旗鎧甲，務要鮮明。主簿黃權入諫曰：「主公此去，必被劉備之害。某食祿多年，不忍主公中他人奸計。望三思之。」張松曰：「黃權此言，疎間宗族之義，滋長寇盜之威，實無益於主公。」璋乃叱權曰：「吾意已決，汝何逆吾！」

權叩首流血，近前口啣璋衣而諫。璋大怒，扯衣而起。權不放，頓落門牙兩個。璋喝左右，推出黃權。權大哭而歸。

璋欲行，一人叫曰：「主公不納黃公衡忠言，乃欲自就死地耶？」伏於階前而諫。璋視之，乃建寧愈元人也，姓李名恢。叩首諫曰：「竊聞一君有諍臣，父有諍子。」黃公衡忠義之言，必當聽從。若容劉備入川，是猶迎虎於門也。」璋曰：「玄德是吾宗兄，安肯害吾？再言者必斬！」叱左右推出李恢。張松曰：「今蜀中文官各顧妻子，不復爲主公效力，諸將特功驕傲，各有外意，不得劉皇叔，則敵攻於外，民攻於內，必敗之道也。」璋曰：「公所謀深於吾有益。」

次日，上馬出榆橋門。人報：「從事王累，自用繩索倒吊於城門之上，一手執諫章，一手仗劍，口稱如諫不從，自割斷其繩索，撞死於此地。」劉璋教取所執諫章觀之。其略曰：

益州從事臣王累泣血懇告竊聞「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昔楚懷王不聽屈原之言，會盟於武關，爲秦所困。今主公輕離大郡，欲迎劉備於涪城，恐有去路，而無回路矣。倘能斬張松於市，絕劉備之約，則蜀中老幼幸甚，主公之基業亦幸甚！

劉璋視畢，大怒曰：「吾與仁人相會，如親芝蘭，如何數侮於吾耶！」王累大叫一聲，自割斷其索，撞死於地。後人有詩歎曰：

倒挂城門捧諫章，拚將一死報劉璋。黃權折齒終降備，矢節何如王累剛！

劉璋將三萬人馬往涪城來。後軍裝載資糧錢帛一千餘輛，來接玄德。卻說玄德前軍已到墊涪。所到之處，一者是西川供給，二者是玄德號令嚴明，如有妄取百姓一物者，斬於所到之處，秋毫無犯。百姓扶老攜幼，滿路瞻觀，焚香禮拜。玄德皆用好言安慰。

卻說法正密謂龐統曰：「近張松有密書到此，言於涪城相會劉璋，便可圖之。機會切不可失。」統曰：「此意且勿言。待二劉相見，乘便圖之。若預走洩，於中有變。」

法正乃祕而不言。涪城離成都三百六十里。璋已到，使人迎接玄德。兩軍皆屯於涪江之上。玄德入城，與劉璋相見，各敘兄弟之情。禮畢，揮淚訴告衷情。

飲宴畢，各回寨中安歇。璋謂衆官曰：「可笑黃權、王累等輩，不知宗兄之心，妄相猜疑。吾今日見之，眞仁義之人也。吾得他爲外援，又何慮曹操、張魯耶？非張松則失之矣。」乃脫所穿綠袍，並黃金五百兩，令人往成都賜與張松。

時部下將佐劉瓛、冷苞、張任、鄧賢等一班文武官曰：「主公且休歡喜。劉備柔中有剛，其心未可測，還宜防之。」璋笑曰：「汝等皆多慮。吾兄豈有二心哉？」衆皆嗟歎而退。

卻說玄德歸到寨中。龐統入見曰：「主公今日席上見劉季玉，動靜乎？」玄德曰：「季玉眞誠實人也。」統曰：「季玉雖善，其臣劉瓛、張任等皆有不平之色，其間吉凶未可保也。以統之計，莫若來日設宴，請季玉赴席於壁衣中埋伏刀斧手一百人，主公擲杯爲號，就筵上殺之，一擁入成都，刀不出鞘，弓不上弦，可坐而定也。」玄德曰：「季玉是吾同宗，誠心待吾，更兼吾初到蜀中，恩信未立，若行此事，上天不容，下民亦怨。公此謀，雖霸者亦不爲也。」統曰：「此非統之謀，是法孝直得張松密書，言事不宜遲，只在早晚當圖之。」

言未已，法正入見曰：「某等非爲自己，乃順天命也。」玄德曰：「劉季玉與吾同宗，不忍取之。」正曰：「明公差矣。若不如此，張魯與蜀有殺母之仇，必來攻取。明公遠涉山川，驅馳士馬，旣到此地，進則有功，退則無益。若執狐疑之心，遷延日久，大爲失計。且恐機謀一洩，反爲他人所算。不若乘此天與人歸之時，出其不意，早立基業，實爲上策。」龐統亦再三相勸，正是：

人主幾番存厚道，才臣一意進權謀。

未知玄德心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